

上海圖書館  
藏書

武擊技  
俠小說

# 南荒劍俠



鄭証  
因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鄭證因著



技擊長  
篇小說

南  
荒  
俠  
劍

上海正氣書局印行

技擊長篇小說

# 南荒俠劍目次

- |     |               |     |
|-----|---------------|-----|
| 第一章 | 索敵蹤俠劍走南荒…………… | 一   |
| 第二章 | 黎母峯深宵追愛子…………… | 一七  |
| 第三章 | 大竹谷驚心逢異叟…………… | 三八  |
| 第四章 | 鷹愁澗初會鬼見愁…………… | 五四  |
| 第五章 | 菩提菴鐵劍遇俠尼…………… | 六九  |
| 第六章 | 金都寨無心得盜劫…………… | 八四  |
| 第七章 | 羣雄會苗酋生惡念…………… | 一一〇 |
| 第八章 | 破奸謀鬼谷釋前讎…………… | 一三四 |

龍虎門  
三湘續

# 南荒俠劍

鄭證因著  
吳志學校

## 第一章 索敵蹤俠劍走南荒

南海漁人詹四先生，自從綠雲村仗義應援，解脫羅剎女葉青鸞一場大劫，這位老俠客他已經是退隱黎母峯封劍閉門的人，只爲二十年道義之交，眷懷舊友，這才趕到瀟湘，雖則沒把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以及他所邀來的一般天南巨盜，盡數殲除，可是也叫彭天壽等死傷了不少手下的黨羽，這次他到三湘之後，總算是鎩羽而歸。不過老俠客認爲他們是未了之局，和羅剎女葉青鸞那種道義之交，更是放心不下，所以竭力勸她一家人，重返天南，再訪尋彭天壽的下落，無論如何，這個惡魔不能再留他，可是羅剎女葉青鸞對於這次的事，十分痛心，十幾年舊日冤家，找到門上來，自己本是早就想到終有這場尋仇報復的事，隱跡綠雲村一時也沒敢把功夫撻下，那知這次若不是這一般好友仗義應援，只怕全家要落在彭天壽的手內，個人沒有能力去除掉這種勢難兩立的仇家，到現在灰頭土臉，再返天南，實非本願，所以一再的推辭，禁不得南海漁人推誠相勸，更因爲鐵劍先生也曉以利害，認爲現在羅剎女葉青鸞這種固執，實在是不能通權達變，所以把將來的情形，仔細的向葉青鸞加以警告。認爲這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在我們全走後，萬一他捲土重來，終恐怕要遭他毒手，他有二次的失敗，越發把對頭人看成誓不兩立，他什麼手段全會施展出來。羅剎女這才答應了隨南海漁人一同趕奔黎母峯，那屠龍手石靈飛，傷痕治好之後，他更與彭天壽已經是勢難兩立了，定要報這一枚毒藥苗刀之仇，所以這武林怪傑，再也不用別人邀約他，他要重入江湖，再訪彭天壽，自告奮勇的定要趕到黎母峯，他不能一

道走，他得先回他的燕山通天嶺，把他個人的事安置完了，和南海漁人約定了，跟他們前後至多不差十天，準可以趕到。鐵劍先生已經和南海漁人商量好，他要單走，因為知道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他已然帶傷走了，並且他手底下還有許多黨羽，他是否立即回轉天南，或是暫留這一帶，不能那麼放心不管他，既想着把這匹夫除掉，就得一步不能放鬆，要跟踪追跡，他雖然是個足智多謀，還有一般人得助，就讓他重返苗疆，我也要知道他的下落，所以自己決意單獨走下去，躡着彭天壽的踪跡，我們動手復仇，也不至像大海撈針，沒地方再去尋他，南海漁人連連說好，羅刹女葉青鸞自己也願和彭天壽把這十載深仇弄個乾乾淨淨，何況自己也是風燭餘年，雖則有一身本領，也不能保定祿命長存，遂也不再遲疑，收拾了一切，商和苗成全已經恢復了體力，在屠龍手石靈飛和鐵劍先生起身的第三日，他們也一同起程，羅刹女葉青鸞僱了兩隻船，自己和兒媳柳玉嬋，孫女金鶯，坐一隻船，連箱籠衣物全裝在這船上，南海漁人和鐵鷄子雍非，以及兒子商和苗，成同坐一隻船，溯江而上，雖然船行的慢，趕上風勢順時，順風逆水，倒也沒有多少耽擱，一路上安然無事，到了黎母峯，已經是夏末秋初，可是這一帶氣候溫和，和這黎母峯地近海面，正在南海口一個大港灣內，層巒疊翠，高峯插雲，山花吐豔，古樹參天，這種地方，景物清幽，住在這裏，真有入了仙家境之概，南海漁人所住的地方，也是這裏最高的黎母峯前，這座高峯，延長到一二里，亂峯措衝着這黎母峯，形如萬峯領袖，南海漁人，在這峯下建築了竹籬茅屋，菜圃花畦，從上面一道清泉，直繞着他這所房屋前，順着山溝流下去，林木蒼翠中，只有他這一處人家，因為這裏形勢太高，雖然有這麼好的景物，輕易沒有遊人到這裏來，一來為山道難走，二來面臨大海，濱海之區，雖則氣候溫和，可是每逢遇到天氣變化時，海風非常勁疾，平常人在這上面全有些呆不慣，所以南海漁人卜居在這裏，倒十分相宜，他是已經鍛鍊到武功夠了火候，雖然不能說爐火純青，可是也能夠抵禦寒暑，把他黎母峯這所房子，題名叫「抱璞山莊」，南海漁人後面所住的三間精屋，名叫覽翠堂。

這位老俠客住在這裏，就沒人知道。他是當代武術名家，風塵俠隱，在這黎母峯住下來，輕易不到下面去。在海邊上，有他這抱璞山莊自備的一隻小船，天氣晴和，波浪平隱時，有時叫鐵鷄子，雍非搖槳，南海漁人自己撒網，在海邊上捕些鮮魚，師徒去下酒，有時自己搖船，性之所至，這隻小船竟敢盪到海面上。附近的居民和漁戶們，認定他是一個隱仕高人，只稱他是南海漁人，連他的姓氏，多半全不知道。這次把商氏全家帶上黎母峯來，最高興的是鐵鷄子，雍非他認定了苗成，雖是葉青鸞家中一個傭僕，但是他那種血心扶主，真有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的氣節，所以滿心要交他這個朋友，只是在綠雲村為事情所逼迫，苗成又身受重傷，調治多日，才能起床，雍非那得盡情和他盤桓，如今在黎母峯聚合起來，自己認為是一生的快事，葉青鸞和兒媳柳玉蟾，孫女金鶯，住在一進竹籬迎面的三間草房內，商和跟雍非住在東面兩間廂房裏，這抱璞山莊原有兩個人侍候着南海漁人，師徒的一切，一個是老俠客在江湖上行道時，所收留的一個鏗行的趟子手，他身受重傷之下，被南海漁人救了回來，雖把他的命保住，但是一條左腿，已成殘廢，走起路來，一顛一拐，他這樣那還能再到江湖道上去跑，哀求着南海漁人，把他收留在身旁，他願意侍候老俠客一輩子下去，這人名叫韓義，他也算江湖道中的一個苦人，無家無業，無妻無子，南海漁人雖把他留在身旁，他倒能勤懇操作，很是得師徒的歡心。那一個却是鐵鷄子，雍非收的弟子，也是一個可憐的孤兒，在瀾滄江畔，家中富有田園，只為宗族的欺凌，把偌大的家業，完全被他一般惡族人霸佔了去，只逼得母子投江覓死，幸被雍非所救，雍非抱不平，出頭給他驅逐了一般惡族人，索回田產，可是這孩子骨格骨質頗好，遂和他母親說：「你雖有家財，門庭冷落，只這一子，執掌門庭，將來還是免不掉被人算計欺凌，倘能叫他學就一身本領，還有誰來敢算計你這份家財。」這位盧氏聽到雍非這種話，深以為然，並且母子二人投江自盡，若不是這位雍二俠相救，早已葬身魚腹，那還能活到將來，何況人家是為自己母子將來的打算，立刻欣然答應，把盧蕭兒拜在了雍非名下為弟子，

不過雍非和她說明，別看自己年歲已大，上面還有老師尊，必須把盧蕭兒帶到黎母峯，傳授他武功本領，你們母子二人，全是形單影隻，我不能作不近人情的舉。每年必叫他回來兩次，好在你家財富有，不用指着他學成，本領去闖事業，叫他練個三年五載的，稍有成就，立刻打發他回家奉母，侍奉你的天年，保守你的家產，接續你的香煙，這總可以行了吧。這位盧氏聽這雍非有這麼體諒，萬分感激，這時盧蕭兒不過十二歲，論起實在情形來，雍非想傳授他本門武功劍術，沒有十年的鍛鍊，那能夠放手叫他離開師門，雍非敢這麼從權，實在是另有他的打算，武林中投名師難，收好弟子尤非易事，雍非認定了這個盧蕭兒，天資骨格，相貌聰明，處處的全都過人，這是很難得遇到這麼好資質的孩子，只要他與我雍非有這段緣法，他天性再好，傳授他本門的功夫，定比較旁人是事半功倍，這種資質真要是一手教出來，自己也不枉在師門得來的一身本領，總算有了傳人。所以竭力的俯就着，把這盧蕭兒帶回黎母峯，師門中規戒至嚴，不過南海漁人因為他年歲已大，在自己門戶下，頗立了些功勞，已經應該叫他開門收弟子，這已是早許下他的事。雍非把盧蕭兒帶着，一見南海漁人，南海漁人也是十分高興，認為雍非得着這麼個好徒弟，將來光大門戶，定要在此子身上，所以連南海漁人全十分重視。盧蕭兒這孩子也天生聰明，他更能處處體着師父師祖的心，所以他的武功僅僅五六年功夫，已經有了非常的造就，這黎母峯有這麼一個傳門戶的第三代弟子，所以師徒二人心慰十分。這盧蕭兒到現在，不過十七歲，他自從師門受藝，得師父師祖的真傳，他倒捨不到離開這裏了，不過近年他的武功已經有了成就，雍非也不過分的約束他，他常常的回到家中，看着老母，住個十天八天，自己就要趕緊回來，這時南海漁人師徒二人，先後離開黎母峯，這裏倒全仗着他，和韓義照管着抱璞山莊，如今南海漁人師徒這一回來，添了這末許多人，盧蕭兒十分高興，更聽師父鐵鷄子雍非把葉青鸞一家的遭遇全告訴了自己，盧蕭兒十分痛憤，很想着遇到了機會，倒要會一會五虎斷門刀彭天壽，究竟是怎樣一個了不得的人。

物，盧蕭兒存了這種心念，他可是口角上決不露一字，葉青鸞婆媳母子全安置好了。南海漁人從回來後，即囑咐盧蕭兒韓義，對黎母峯應該十分謹慎戒備一切，彭天壽雖是受傷逃走，他的黨羽衆多，隨時全可派遣他的手下來我黎母峯探察動靜，我們在這黎母峯自從建抱璞山莊，能夠登臨到這裏的，全是我同道中人，這種極惡江湖的綠林，我們也若是任憑他涉足黎母峯，南海漁人就一往的威名斷送了。任憑彭天壽和他一般黨羽本領怎樣出衆，他只要敢妄窺我黎母峯，我們好歹得給他些顏色看，韓義和盧蕭兒聽到南海漁人的分派，十分注了意，可是自從葉青鸞全家到了這裏，安安靜靜的已經過了半月光景，他這一家人在黎母峯住着，最高興的是義僕苗成，他不只於跟鐵鷄子雍非得着歡聚，雍非也是趁着南海漁人不到前面來時，他帶着苗成拿着大瓶的美酒找一處峯巒重疊處，兩人是盡興的暢飲，談談講講，兩人實有相見恨晚之慨，那苗成是更跟那盧蕭兒十分投洽，只苦那葉青鸞婆媳母子，羅刹女葉青鸞她雖是風燭餘年，但雄心未死，更對這次綠雲村五虎斷門刀尋仇報復全仗着天南一般道義之交，千里應援，才解脫了全家劫難。雖是僥倖逃出彭天壽毒藥苗刀之下，終算是一場慘敗，瀟湘不能立足，被南海漁人強邀到這裏，固然是二十年道義之交，關懷甚切，我一家人再留在綠雲村又是未了之局，放心不下，他們又不能留在瀟湘，只好來到黎母峯小住，但是自己當年在天南一帶，也是成名的女俠，如今反倒寄人籬下，更有勢不兩立的仇家，未來的事，吉凶禍福未敢逆料，所以終日是抑鬱寡歡，唯有把自己無聊的心情，寄託在孫女全鸞身上，葉青鸞却是一步不肯放鬆的，在這虎口餘生的孫女身上用了工夫。兒媳柳玉嬋是個聰明的人，也感到綠雲村這場事後患方殷，婆母那種情形，自己何嘗看不出來，更兼丈夫天龍劍商是在綠雲村幾死於彭天壽毒藥苗刀之下，雖仗着鐵劍先生醫術通神，雷火針保全了性命，可是個人過去在天南，隨着母親也曾在江湖道上揚威立一萬兒。如今落到這場慘敗，羞見武林同道，所以從綠雲村起身，以及來到黎母峯，商和變成沉默寡言，他



心中是暗打主意，個人認爲這樣忝顏偷生，雖生不如死，他一心想着一雪此恥，不過隱忍未發，待機而動，只有金鶯她終是年歲小，雖是經過匪黨擄劫，被救回來，可是自從隨着家人到黎母峯，她十分愛這裏景物清幽，黎母峯高拔海面，在抱璞山莊前，能看到海邊的往來帆影入海鷗掠波，尤其是那漁船大隊出帆時，更愛他們衝風破浪，張網捕魚，身手矯健，所以金鶯除了跟祖母練功夫之外，常常的坐在崖頭，不肯離去，直到她母親柳玉蟾來招呼她，才肯進抱璞山莊。

這天在傍晚的時候，金鶯又來到山莊前，在那崖頭籬邊摘了幾枝野花，找一塊乾淨的石頭，把那花瓣全弄散了，看着海面上帆船的形狀，她用那花瓣在那石頭上擺成了海面的船形，自己看着形狀有不對的地方，挪移着花瓣改正那船的形體，自己很高興的玩着，忽然一陣海風吹上崖頭，把石頭上的花瓣，給它吹得到處紛飛，金鶯自己費了很大的工夫，不禁十分生氣，撅着嘴坐在那兒，看着飛散各處的花片兒，這時背後忽然有人嘆味一笑道：「船飛了，我看你作什麼？」金鶯嚇了一跳，扭頭看時，竟是師兄盧蕭兒，金鶯說道：「你什麼時候來的？也不告訴我一聲，你看多可氣，費了半晌的功夫，擺得好好的，被一陣討厭的風，給吹得沒有了。」盧蕭兒道：「你真是傻，鬧風不給你吹走，你也把它拿不進山莊去，我知道你是看着海面上的船，也想去遊玩一番，沒人帶你去，不是。」金鶯點點頭，盧蕭兒說道：「你不要着急，你没看見咱們自己有船麼？明天天氣好，我和師父說一聲，他若是答應，我帶你到海邊上遊玩半日，你看看那漁船上的情形，倒也十分有趣。」金鶯很高興的跳了起來道：「師哥，你說了可得算數，不要騙我，來到這裏，我很愛這個地方，比我們在綠雲村住着強的多呢，那裏離江也近，只是我娘從來不叫我出去，師哥，這兩天的天氣全好，明天早晨，我跟祖母練完了功夫，你可一定跟我去。」盧蕭兒道：「不過你得和你祖母說好了，她若是不叫你去，我可沒有那個胆子，敢帶你下黎母峯，你祖母比我師爺還難講話，我還是真怕見她，金鶯道：「我不怕祖母，祖母是最疼愛我，比我娘還好呢！」說着話，

天色已經晚了，柳玉嬋已經在莊門口招呼金鶯回去，盧蕭兒遂和她一同回到抱璞山莊內。這小姑娘金鶯，她把這件事記在心中，第二天跟祖母練完了功夫，她却纏磨羅刹女葉青鸞，要和盧蕭兒到海邊上遊玩一刻。葉青鸞道：「金鶯！難道綠雲村的事，你還不怕麼？我真不敢叫你再離開身邊。」金鶯笑道：「祖母你太胆小了，我詹師爺住在黎母峯，有誰來敢惹他，並且站在山莊前海邊上的情形，全能看到你老還怕什麼？你不叫我去，我往後可不好好的練功夫了。」葉青鸞含笑輕叱道：「小蹄子，大一歲口角上也學會了這麼厲害了，你在祖母面前這麼胡纏，叫你娘聽見定要責備你了，我今日破例的答應你一回，可不准你竟日貪玩，不好好跟我練功夫。」金鶯見祖母露了口風，立刻歡天喜地的跑向前面，見盧師兄正隨在鐵鷄子雍非的身旁，臉上有些不高興的情形，金鶯却招呼道：「盧師兄今日天氣多好，咱們快走吧！我祖母叫我去。」盧蕭兒尚沒答話，雍非道：「小姑娘往海邊去是誰的主意？」金鶯却拉住雍非的手道：「雍師伯是我的主意，我請盧師爺帶着我往海面上遊玩一刻。」雍非道：「這黎母峯上盡多遊玩之地，何必非到下面去不可，我看還是不去吧！」金鶯把嘴一撇，向雍二俠道：「雍師伯你怎麼也這樣難講話呢！海邊上又沒有多遠路，遊玩一刻就回來，又有什麼阻碍，好師伯叫我師哥領我去吧！你若不叫我到海邊上玩一會兒去，我可告訴我祖母，苗成天天被師伯引得喝起酒來沒完沒休，祖母定要不准我再喝酒了，我看師伯還那裏再找這個好夥伴。」雍非不由笑道：「小姑娘你也居然會借勢要挾了好吧！既是你祖母准許你，你們可要快快回來。」更向徒弟盧蕭兒說道：「你帶着這個小師妹下黎母峯，你可要當心看顧她，倘若有毫絲閃錯，你自己可趕防着絕不會寬恕了你！」盧蕭兒忙答應道：「師父只管放心，我到海邊上帶她遊玩一刻，午飯前一定回來。」雍非點點頭向他兩人一揮手，盧蕭兒帶着金鶯走出抱璞山莊，順着往下去的道路，盤旋着下來，趕到黎母峯山崖下，再回頭看時，這抱璞山莊如同懸在雲中，鐵鷄子雍非正站在崖頭上，看着他兩人，盧蕭兒來到海邊把自己

那隻船纜繩解開，叫金鶯上了船。他們這隻船並沒有艙房，船身也不甚大，使用起来十分靈便。盧蕭兒自己用槳，這隻船離開了岸邊，今日天氣倒是十分好，沒有風波浪不大。這盧蕭兒行船的手法十分嫺熟，海面上已經有這黎母峯山崖下所住的漁戶，放出了十幾隻漁船，沖波逐浪在水面上，很得意的正在張網捕魚。有的時候網着了較大的魚，手脚稍慢，竟被這魚躍出網去，在波心裏逃了牠的性命。金鶯看着拍手大笑，回頭向盧蕭兒說道：「師兄你看這漁家，真個有意思的事，我長大了，絕不願再離開這裏，我也要學學水性。」師兄你看好不好？」盧蕭兒道：「師妹，你不要盡看着他們，網着了鮮魚，十分可愛。這海面上是最凶險的地方，有時候遇到了大魚，小一點船兒，全要被撞翻了。」說着話，盧蕭兒把這隻小船已經盪離開岸邊很遠了，和那捕魚船相離已近。見那漁船上的漁夫，一個個展開身子，他們的船隻沖波逐浪，在波濤中絕沒有一點阻礙，任意在這波濤起伏中，抖起魚叉，那數尺大的鮮魚，魚叉又飛起，立時漂浮到水面。有的時候，那船隻已經看着要翻入水中，但是他們木槳翻動之下，依然能從危險中闖過去。金鶯看到駭目驚心，那盧蕭兒却是興高采烈。這盧蕭兒操船的手法，實不遜於海面上的漁人。他追逐着漁夫們的船隻，好在他們這般海濱的漁人，全認識盧蕭兒，是黎母峯抱璞山莊的人。不時的向他打着招呼。盧蕭兒向金鶯招呼道：「師妹，你看這海面上，身歷其境，比遠遠的看得多麼？我看你拚着命的非要來不可，真叫你來了，你又駭怕了，還是趁早回去吧！」金鶯被盧師哥說得面上有些不好意思，却把兩道細眉一蹙，扭着頭向船後面說道：「師哥，你這麼瞧不起人，我才不怕呢。海面上這些漁船，人家拚着命的捕魚，還像沒事一樣，我們這一隻空船有什麼要緊，何況風又不大，我可不去。」盧蕭兒道：「很好！我師爺輕易也不叫我出來，咱們今日索興在海面上多遊玩一刻，你可坐穩了，咱們追上前面那四隻大漁船。」這盧蕭兒故意的要看金鶯的胆量，究竟如何，他這隻小船沖着波浪往外盪來，離得較遠，水的力量可就大了，每一個波浪湧起來，這小船被托的船頭要高起二

尺來，再隨波浪往下一沉，那情形簡直船頭要扎入水中，金鶯雖口中說着不怕，這時她可實有些驚慌了，暗中用手牢牢的抓着船板，盧蕭兒在後面搖着槳不禁暗笑，他雖說是要趕上那四隻大漁船，事實上他也作不到，這種小船固然是輕快，可是波浪太大的地方，要是順流而下，還可以行，在這時想撲奔一定的方向，他可就沒有那麼大力量了。離着那四隻大漁船已遠，盧蕭兒也覺得力量不足了，他竟自把船頭撥轉想退回近岸一帶，就在這時，遠遠的由東向西順着海邊過來一隻快船，風帆滿引，沖波逐浪，船走得極快，海邊一帶，散着這些隻漁船，內中有一半全撒下網去，已撒網的漁船，就得慢慢的移動，可是那來的這隻海船，竟自從這漁船羣中穿行着，情形很是危險，他所走的路綫，有七八隻漁船全得躲避他，漁夫們就高喊着，招呼他們看篷守舵的，把風帆趕緊的落下去。這種水面上不用硬撞上，只要兩船稍微的帶一下子，立刻就得了底朝上，可是任憑漁夫們怎樣高喊。這隻漁船的人好似沒聽見，他依然往西疾駛着。漁夫們一陣嘩噪，見這來船無理的往前闖，他敢不守海面上行船的規矩，就有那好惹事的漁夫，高聲的罵着，這隻海船已經越過這邊十幾隻漁船來，可是他使用風帆的手法，也真有好本領，竟自在已經堪堪兩船相差時，他那船上把風帆的引繩，稍一牽動，在船舵上又使用的尺寸合法，那兩下裏也就是差着有數寸的地方，竟自閃開，可是盧蕭兒這條小船，他是由北往南，奔海岸上，這隻海船相隔着十餘丈，盧蕭兒看着情形不好，趕緊的打倒槳，把小船停一停，讓他過去，可是這時的海水波濤却由不得盧蕭兒，浪頭一個跟一個往海岸邊打去，他這一個不敢緊自往前闖，反倒更糟了，船後每一個浪頭催過來，打在船尾上就把船身打上數尺來了，連着兩次，這隻小船被波浪打得橫了過來，來船越近，相隔不遠的漁船，看見盧蕭兒這隻小船要翻，驚呼着，努力來搖着船救應，但是那裏還來得及，貼近海邊處也有兩隻小漁船，拚命的沖過來，預備着抱璞山莊這隻小船被撞翻時，好搭救，不過他們雖是想救，恐怕也全來不及了，這漁夫們十分憤怒，盧蕭兒也看出情形不好，自己才把兩隻木槳

一撒手，他打算把金鶯師妹揣起，憑自己的功夫，索興飛縱上這隻海船，和他拚一下。看看他究竟是那裏來的，這種視人命如兒戲的船夫水手，就在他才往前近身時，忽然海岸邊一聲長嘯，飛縱起一人，往近岸的小漁船上一落，竟自騰身又飛縱起來，已經落在盧蕭兒這隻小船上，盧蕭兒雙槳已經撒手，船身一震動，險些翻入水中，可是此人手揚處，暗器打出，竟自正中在海船拴船帆的滑車子上，應手而斷，唰啦的船帆猛落下來，他自己的船可吃不任勁了，船身連連幌動，竟自橫在水面上，船艙的中部，已經進了水，船頭上猛現一人，穿着一身短衣服，兩支褲腳高高的挽起，腳下一雙草鞋，臉色黑紫，面目猙獰，左手插在腰間，右手向這邊指着，高聲叫道：「什麼人這麼無禮，把我船帆打落，難道我這船碍着你事麼？」這時盧蕭兒才看出飛縱到船上來動手解救，暗器斷篷索的，正是師父鐵鷄子雍非，自己趕緊把雙槳又抄住，連連的撥動着水，叫船身稍穩定着，鐵鷄子雍非站在船頭上一陣狂笑道：「朋友，你問我爲什麼斷你船篷，我定要問你安的是什麼心腸，竟敢這樣橫冲直撞，你是安心想毀我們的船隻，朋友，你把招子放清了，來到雍非的家門口，你想賣弄這個，還差的多呢，朋友，你若是爲我們而來，何必弄這藉手腳，抱璞山莊就在黎母峯上，何妨到岸上一會呢。」那人却十分憤怒的說道：「大江大海，各走各的路，你們自不小心，隨便的把船擋在水道上，反敢逞強動手賣弄你的本領，你說那些話，我倒不明白，你是何居心了？」他說話間，從後艙已經出來四名水手，各把木槳裝好，鐵鷄子雍非却冷笑一聲說道：「朋友，你既是不肯認賬，咱們是光棍一點就識，用不着多說，彼此心照不宣了。」雍非跳到後艙，向盧蕭兒一揮手，叫他閃開，自己把雙槳抄起，連着撥動，這隻小船，直駛向岸邊，那隻海船也竟同時移動，向西走下去，雍非船到岸邊，金鶯已經嚇得胆戰心驚，雍非叫盧蕭兒把船拴好，讓金鶯也下了船，這位雍二俠絕沒有一句話，帶着兩人走上黎母峯，這時羅刹女葉青鸞也因為金鶯和盧蕭兒出去的時候，很久，中午的飯早已好了，不見他們回來，葉女俠不放心，站在門前來看他門，見鐵鷄子雍非帶領他們走

上峯頭，羅刹女葉青鸞這才放心，直等到他們來到門前，才向前招呼道：「雍二俠，你真不辭辛苦，還到下邊去接他們，他兩人太以貪玩了，中午已過，你們怎麼不早早回來，還叫韓義伺候着你們的午飯，太以不懂的體諒人了。」雍非微笑着道：「算不得什麼事，總算是安然回來，還你個好好的孫女，還責備些什麼，我的好徒弟是不許別人隨便責備的。」羅刹女葉青鸞是何等機警的人，聽鐵鷄子雍非的話，雖含着些玩笑的口氣，可是分明他話中含着別的用意，遂慘然問道：「雍二俠，難道他們遇見什麼事了？」鐵鷄子雍非微搖頭道：「這黎母峯抱璞山莊，全是神仙中人，神仙中人還會再生意外，那俗子凡夫就不用活了。」羅刹女葉青鸞越聽越不像話，還要問時，鐵鷄子雍非向弟子盧蕭兒說道：「快領你師妹去吃午飯吧，韓義今日給我們煮的幾尾鮮魚，十分可口，你師兄妹兩人辛苦了一早晨，快去嘗嘗這新鮮的菜肴，適才海面上的事誰也用不着放在心上，在雍老二從來不會責備人的，快快去吧！」這盧蕭兒一路上提心吊胆，因為今日險些把這小師妹金鶯葬送在海面上，預備着要受師父一頓責備，此時聽他這麼說着，素日師父的性情曠達，更與常人不同，丟得起，放得下，有時候犯了極大的錯處，他親眼看見，就許去開不問，有時本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他要是一時看着不肯寬容，不論當着什麼人，是絲毫不肯容情，盧蕭兒這時倒放了心，知道今日師父又犯了古怪的脾氣，立刻領着師妹金鶯，趕緊向後面走去，羅刹女葉青鸞容得盧蕭兒和金鶯走向後面，才問雍非道：「雍二俠，你不要對我老婆子再存戲弄之心，你要知道，我近來的遭遇，再也容不得事了，你快把他兩人遇到什麼事說與我，不要這樣迷離閃爍的，叫我不安了！」鐵鷄子雍非點點頭道：「正有事要和葉女俠商量，我們到書房中一談。」一同走進二道門中，西廂房內，天龍劍商和正在屋中翻閱着架上書籍，見母親和雍二俠進來，把書籍還在架子上，垂手往旁一站道：「娘怎麼想到這屋來？」葉青鸞略一頓，說道：「我有一些小事，想和雍二俠商量，羅刹女葉青鸞落坐，可是並不開口問，很想着等商和出去再講，因為商和從來到黎母峯抱

璞山莊這一家人中，就屬他心情特別頹喪，所以羅刹女葉青鸞知道雍非所見的事，又是與自己本身有極大的牽連，不想叫兒子聽見，故意說些閑話，這一來天龍劍商和更起了疑心，人在心情不快之時，更容易引起煩惱多疑，遂向羅刹女葉青鸞道：「娘有什麼事和雍二俠商量，難道兒子還不能聽麼？」鐵鷄子雍非一笑道：「師弟你怎麼這樣多疑，有什麼不能叫你聽的話，我們這黎母峯看着是安樂之鄉，半化作是非之地，強敵惠顧，早在意料之中，盧蕭兒帶着金鸞到海邊遊玩，看看海濱漁船捕魚的情形，事逢湊巧，竟有水面上綠林人物，想不利於他兩人，事出離奇，來得太以突兀，他兩人險遭毒手，他們師兄妹在我黎母峯下海邊上，駕船遊玩，這不算什麼出規矩的事，竟會遇上這般巧事，商師弟，你想怪也不怪，致於有那種不怕死的狂徒，他真敢找上黎母峯到我抱璞山莊來攪攪，那倒是意念之中的事了。」商和點點頭兒：「這種事小弟我何嘗不時在意思之中，知道我一家人尊債未清，仇家尚在不肯罷手，我們來到這裏，忝屬避禍，終非了局，果然真個能早早前來，也倒是件痛快事，二俠所遇到可是綠雲村所見的一般盜黨麼？」雍非微搖頭道：「我所遇的人，面目頗生，並沒有見過，所以我正在疑團沒釋，不曉得他們怎會就認出盧蕭兒和金鸞，當時雖是不能截留他，任他走去，我想這件事和葉女俠說過之後，還是稟明我恩師，我們也要提防一二，至於小徒和金鸞小孩子們，一時興致所至，他們又那知道隱患未除，謀我者已在目前呢？」羅刹女葉青鸞點點頭，商和道：「我只覺得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手段雖毒，黨羽雖多，我倒不想他們放在心上，只是我們這一家人，在綠雲村已經帶累得一般武林舊友，爲我們受到風霜之苦，和天南一般巨盜結下不解之仇，叫我商和日夜難安，問心有愧，我盼他們若能夠早日和我這一家人作個最後的了斷，只是鐵劍先生到今天沒有回來，屠龍手石靈飛老師父，原說是不出十日就要趕到天南，也是到今天沒見音信，這倒叫人放心不下了。」鐵鷄子雍非道：「商師弟，事已至此，你總然抱愧，於事無補，你何況做恩師和葉女俠是道義之交，應共患難，請你不用把這件

事放在心頭，鐵劍先生和屠龍手到今日不到，更無須爲他們擔心。他們剪除這般惡魔，或若力有未逮，但是他們保全自身，尚還足以和匪黨週旋，我們少時和恩師說明今日之事，只稍微的注意些也就是了，等得鐵劍先生和屠龍手一到，我們倒要搜尋盜黨的踪跡，還會等他找上門來麼？」商和嘆息一聲道：「也只好如此吧！」他頭一個走出屋去，回轉上房。

鐵鷄子雍非見商和走出去，遂向羅刹女葉青鸞道：「葉女俠，我看商和這些日子來，體力已經恢復如常，只是他終日裏抑鬱寡歡，倒叫人看着十分担心，雖說是遭逢不幸，把過去的辛苦盡斂，但是也不宜這樣，那麼壯氣全消，在武林中還怎能爭一席之地。」羅刹女葉青鸞長嘆一聲道：「我何嘗看不出，只是我一家遭逢的事，也難得叫他不時時痛心了，和你們令師徒全是生死道義之交，我說句不中聽的話，我一家人在武林中也是曾經威震一時，如今落到這麼一敗塗地，來到黎母峯，不過是寄人籬下，苟安一時，雍二俠你是知道，決非我葉青鸞的本硬吧，商和他那能過這種忍辱偷生的歲月，所以我很是着急，我正願意早早的和這一般匪黨作個澈底的解決，不要再牽延下去，所以如今聽得海邊上發現了這件事，我倒很是高興，盼他們早前來，我們一決最後的生死，倒落個心頭乾淨。」鐵鷄子雍非道：「葉女俠，你還要忍耐一時，我們師徒對你的事決不肯放下不管，只爲等待鐵劍先生到來，我們就立時決定，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他只要仍回天南，這一帶沒有他立足之地，他只有重返苗疆，我們倒要跟蹤追跡下去，再動手時，也就不能再留牽纏不了之局，葉女俠何必盡自不安呢，我們這些日來，雖則近於守株待兔，可是居然被我們等上了，免竟肯前來，我們張網等待，來一個先捉一個，反比大海撈針強得多了。」葉青鸞道：「雍二俠，你將來定能比你師父還能壽享高年，你這心腸是太寬了，不過這些日來，雍二俠你把我们苗成可弄壞了，終日裏總在沉醉中，好在是住在你們黎母峯，抱璞山莊，惹出事來，有你師徒担待，不與我老婆子相干了。」鐵鷄子雍非笑道：「你不叫他飲酒消磨日月，難道還想



他再去給你們賣命麼？我們已成了知己的朋友，將來我雍非遭了難時，還許仗這個血心的漢子來援手呢。」說着話，他已經站起，向外走着道：「我去見過師父，把這件事稟明了他老人家，防守抱璞山莊，倒還用不着他老人家動手，不過不稟明了，萬一有那不怕死的猴鬼子來攪擾，我師父又該責備我目無長上了。」鐵鷄子雍非已經走出書房，他還奔後面覽翠堂，去向南海漁人詹四先生稟告一切。

羅刹女葉青鸞自己心中納悶，出得書房，並沒回上房屋中，竟轉到門外，來到崖頭，向遠處開眺。那金鶯却從身後跑來，招呼了聲「祖母」。把葉青鸞手拉住，葉青鸞看了看孫女，這半日間臉上有些蒼白，遂正顏厲色的向她說道：「今日海邊上的事，我也不再責備你，往後再不許這樣胡鬧了，倘若不是雍二俠相救，你和你師哥未必逃得出惡人之手，倘生意外，也就辜負了一般老前輩們苦水屯救你一場了，你雖然年歲小，你是個很聰明的孩子，要把祖母的話牢牢記住。」金鶯被祖母說得把頭低下，這時已是午後，海面上除了幾隻商船來往，所有海邊的漁船，全在把船刷得乾乾淨淨，漁夫們多半離船，海邊上頗爲清靜，羅刹女葉青鸞回身來把這抱璞山莊周圍全端詳了一番，把所有出入的道路，全默默記在心中，領着孫女金鶯，回轉宅內，兒媳婦柳玉蟾，原來是不敢多言多語，雖則知道了金鶯在海面上又遇着事，但是因爲婆母不肯說，她自己也不敢再來責問，那天龍劍商和却是一句話沒有，不時的揷着手在窗前來走去，這一家人，無形中又起了一片愁雲，到了晚間，鐵鷄子雍非過來說，是奉師父命，請葉女俠這一家人到後面覽翠堂。羅刹女葉青鸞等，遂跟着雍非一同到後面詹四先生的靜室，到了這屋中，南海漁人讓大家落坐，盧蕭兒在這裏伺候着，挨次的全獻過茶，詹四先生向葉青鸞道：「雍非已向我述說過早晨海邊上的事，這倒在我意料之中，不過所來的人，又不是我們正式的對手，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他一定已回轉苗疆，但是我計算着他總有良藥良醫，傷痕未復之下，他不會這時就敢來黎母峯海邊所遇，若果是爲我們而來，定又是那彭天壽老兒所請出來的朋友，任憑他是怎樣扎

手的人物，我們也不難應付，據我想鐵劍先生和屠龍手，若不是自己改變了主張，他們也就該到了，我雖則終日在這覽翠堂中，不常到前面去，但是葉女俠、商和賢契，近日的情形，我暗中看得清清楚楚，怎的竟自在我黎母峯有不能安居之意，我實在是不大明白，你們既全是口口聲聲沒有名利之心了，只有眼前這個仇家是一樁大事，我跟你們不是泛泛之交，請你們來到黎母峯，也並非是真的畏懼彭天壽加害你們，我爲的既在綠雲村和彭天壽已經翻了臉，我老頭子辦事要管到底，作到底，不把這惡魔除掉，我決不甘心，就連鐵劍先生和屠龍手也全不肯再輕輕放過，只爲他們未能即日回來，這才略有耽擱我的本意，是想着把這惡徒們剪除之後，這黎母峯也就是你們一家人歸隱之地，這裏不是一個很好的所在麼？我們全在江湖上闖蕩多年，應該是提得起，放得下，我盼你們不必灰心，剪除強敵，我們自信還有這種力量呢，現在匪黨既已露面，我們犯不上爲他鬧得寢食不安，夜間只令雍非師徒略加警戒已足，只候鐵劍先生、屠龍手到來，我們同下苗疆，再沒有別的打算了。」商和站起來，向南海漁人道：「老前輩，對待我們這麼關心厚愛，救我們於危難之中，更爲我們謀未來，這種豪傑本色，令我這末學後進，只有刻骨銘心，也不便再說感謝的話，只是我們這仇家竟自這麼趕盡殺絕，步步逼緊，我們一家人來到黎母峯，抱璞山莊，雖蒙老前輩的福蔭，可是叫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一般匪黨們，把我們看作了畏刀避劍怕死貪生，這在武林中實在是令人貽笑無窮，也正是弟子最痛心的事，現在講不起，只有請老前輩幫忙到底，我商和也不願在老前輩前再說什麼了。」說到這句，忽然緊皺着眉頭，向羅利女葉青鸞道：「母親，我有些頭痛，我先告退了。」他站起來，匆匆走出去，羅利女葉青鸞着着他後影，不住點頭嘆息，知道兒子是一個胸懷大志，有氣節的武林後裔，如今遇到這種強敵，力量不能抵敵，連番失敗之下，他已經痛心到極度，這彭天壽不能剪除，我母子在人世上生存一天，心頭就沒有舒展之日了。南海漁人見商和出去，也向葉青鸞道：「葉女俠，你我二十年道義之交，決不是浮泛的武林朋友可

比，你要好好的開導那商和他近來的情形，把這件復仇的事時時不能去懷，這樣一個有勇有爲的武林後裔，就連這點事看不開麼？強敵雖然扎手，綠雲村那裏，敵暗我明，又在猝不及防之下，所以被他得手，我們連番失利，商和幾死於他毒藥苗刀之下，可是在武林中不能拿這點成敗就把個人的命運完全斷送了，你要好好的開導他，好在復仇的事，已在我們全盤計劃之下，那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手段任他如何惡毒，黨羽如何厲害，我們自信還能應付他，我和你這種交情，看到的不能不說，我們本身再生變化，那就要牽動全局了。」羅刹女葉青鸞道：「老前輩所見不差，我何嘗看不出來，商和這些日情形，我老婆子也有些無可如何！」南海漁人嘆息着說道：「這麼辨吧，我們暫以十日爲限，鐵劍先生和屠龍手如若不來，我們也不再等他們，他們的行踪歷來不願教別人限制，或許他們自作主張，也未可知，我們先下苗疆，訪尋這般匪黨，和他決一個最後的存亡，我這抱璞山莊，倒還不怕他們來攪擾，慢說還不容易就被他得手，縱然留守的人，不能應付，不過把我這抱璞山莊付之一炬，我老頭子這條命，終不會被他們要了去。」羅刹女葉青鸞點點頭道：「我也得盼這麼早作了斷，只好帶累老俠客了。」說到這兒，站起告辭，柳玉蟾始終是一語不發，尤其是對於商和說着頭痛走出覽翠堂，她因爲隨在婆母身旁，不敢跟了出去，自己就很是耽心，所以明是有一番話向南海漁人表示個人的心意，可是不願意多說話，再耽擱時候，這時隨着婆母羅刹女葉青鸞走出了覽翠堂，她實在不能忍耐，向婆母說了聲道：「我看商和的神情不對，他不是頭痛，別再想了別的方法，娘，我先走一步，看看他。」柳玉蟾說罷，這話一縱身已經從覽翠堂前竄出去了，竹欄牆八角門外，趕奔前面上房，來到屋門口，還不敢過甚慌張，恐怕商和斥責，輕輕把門開了，走進屋中，眼中所看到的，也正是她心中惦念的，果然所料不差，見那西牆下的案旁，他所坐的那個地方空着無人，牆上那把天龍劍已經不見了，柳玉蟾趕到屋中，見女兒金鶯好好的睡在床上，自己的箱子已然打開，柳玉蟾不由落下淚來，知道商和已走，這時羅刹女葉青鸞見

兒媳神色慌張，往前緊趕。這位老婆婆也跟著緊追出來，進得門來，柳玉蟾已經眼含着淚，從裏間走出來，一看婆母進來，慘然說道：「果不出我所料，他已經走了。隻身下苗疆，何況他實不是彭天壽和這一般黨羽的敵手，此行危險實多了！」

羅刹女葉青鸞神色間，略微的一凝神，却苦笑一聲，向柳玉蟾道：「很好，我商氏應有的劫難，大約無法避免，他去了很好，連我老婆子也覺在這裏寄人籬下，終非了局，何況我們在川江一帶，也曾以俠義道自居，如今這麼忍辱偷生，生不如死，你不要就心，可是只許他走，不許你再跟下去，你得給我好好的看護着金鸞，這一條命脈，爲我商氏門中少存血胤，我要跟踪趕下去，成全商和這種好男兒有血性的行爲，你也不必把事情看得就認爲我們完全得斷送在惡魔之手，鐵劍先生和屠龍手石靈飛一柄鐵劍，一對日月輪，足爲惡魔們之敵，詹四先生的飛虹劍，也不會容他們就那麼容易把我們母子消滅了，我認定了我母子一下黎母峯，南海漁人和我老婆子二十餘年道義之交，決不會不跟踪趕下去，那麼你要好好的爲老前輩保護着抱璞山莊，和他心愛的覽翠堂，那就是你報恩了，我們不必聲張，這種有肝胆有血性交情，只要立時被他們知道了，他們決不會就那麼放心得下，定要，不願再安排這黎母峯的事，想要把商和追回，他既有此時一走，決不能再回來，你要知道老婆婆的話，我不便就攔，就這樣辦吧。」羅刹女葉青鸞立時收拾了一個小包，揣在身上，這次連她的鐵拐杖全不帶了，只把五雲捧日攝魂釘藏在身邊，立時也悄悄離開黎母峯。

## 第二章 黎母峯深宵追愛子

柳玉蟾對於丈夫這一下黎母峯，雖然知道是凶多吉少，婆母葉青鸞這麼諄諄囑咐，不叫自己跟蹤趕，也是無可如何，一則婆母之命難違，二來寄居在抱璞山莊中，南海漁人他師徒全沒有眷屬，那

金鷺又交與何人在！這種無可如何之下，只有吞聲飲泣，暗自傷心，更想到南海漁人師徒相助之情，也不肯早早的張揚起來，直到天亮之後，夜間倒是沒有絲毫別的動靜，鐵鷄子雍非却奉師父之命，來請葉青鸞，柳玉蟾到此時無法隱瞞，只得把他母子夜間已走說與了鐵鷄子雍非，雍非聽了大驚失色，趕緊稟報了南海漁人，這位老俠客一聽長嘆一聲道：「他母子竟自把短短的時間不能忍耐，我也無可如何，既是他們急於尋訪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又是從我黎母峯走的，我焉能放心得下。」遂親自來到前面，向柳玉蟾問起他母子臨走的情形，柳玉蟾絲毫不再隱瞞，遂完全說與了這位老俠客。

南海漁人慨然說道：「商和這種情形，他雖然不能體諒我的苦心，可是情有可原，葉女俠竟自也不打個招呼，難道也怪罪我有故意拖延時日之意麼？」柳玉蟾忙說道：「老前輩不要多疑，我婆母實因爲老前輩師徒對我等如家人父子，只要知道他們離開黎母峯，定不肯容他們走開，我婆母認爲商和無論怎樣，不該有這麼一走，他既已離開黎母峯，若是把他追回，恐怕他也不能好好的在這裏再等候了，所以只有成全他，這才親自追趕了下去，老前輩多多原諒。」南海漁人道：「如今他們遠下苗疆，我再不能坐視不救，他母子均非一般惡魔之敵，我也只好跟踪趕去，這黎母峯只有託付商夫人替我多多照管，雍非師徒協助着保護這裏，若有彭天壽的黨羽前來，明白告訴他們，彭商兩家的事，只有到滇南猴山作個最後的了斷，倘若在我黎母峯敢任意猖狂，那是他要故意節外生枝，羅刹女葉青鸞和他們算清了這筆舊賬，詹四先生跟他們就有不能清算之仇了。」

柳玉蟾忙說道：「老前輩還是暫在黎母峯等候一時，商和跟我婆母雖是趕奔苗疆，坦途遙遠，他們也不是三五日能到得了，最近彭天壽的黨羽倘若真個前來，我們應付不到，不能爲老前輩保護這抱璞山莊，豈不有辱老前輩的威名。」南海漁人微微冷笑道：「我倒不把抱璞山莊放在心內，連我這四十年江湖上得來的一點威名，也許斷送在猴山，身外之物，又何足道。」更把鐵鷄子雍非和盧肅兒，喚

在面前諄諄的囑咐了一番，叫他們師徒好好看守黎母峯，鐵劍先生和屠龍手倘若到來，叫他們趕滇南，南嶽山上收我這把老骨也算他們盡了朋友之情，鐵鷄子雍非道：「師父何必說這種喪氣話，難道那彭天壽及一般羽黨就真個全長了三頭六臂不成？弟子也想跟着老師同下黎母峯，多少也可以盡一點力。」南海漁人搖頭道：「這倒不必了，你倘然是我好徒弟，你只聽從師父的囑咐，倘若我能夠生返黎母峯，你能夠把這抱璞山莊覽翠堂還好好的交付我，那就不枉我一身所學傾囊而贈了。」雍非道：「恩師放心，弟子決不辱命。」南海漁人遂轉回後面覽翠堂，收拾了盤川包裹，帶着飛虹劍走出覽翠堂，方到前面，那苗成却迎着老俠客說道：「老前輩，我主人和老太太又遠奔滇南，有累老前輩你再下黎母峯，這次只求老前輩把那惡魔彭天壽斬草除根，我主人這一家尚可保全不致就毀滅了，但是如若彭天壽不容易收拾時，求老前輩普濟天南同道，以江湖道的規矩，和他解這場是非，總要叫我主人商和能夠重返黎母峯，因為商氏門中三代單傳，到現在我主人只有一個小女兒，老前輩以長者的身份，阻止商和不叫他任意而行，落個同歸於盡，我苗成生生世世不忘大德。」南海漁人點點頭道：「苗成，你不要為這些事耽心，我也有辦法，夫人柳玉蟾，鐵鷄子雍非，盧蕭兒，一齊把這位老俠客送到了抱璞山莊前，看着這位老俠客，在這朝陽甫上，宿露未消中，走下黎母峯。」

且說那羅刹女葉青鸞，離開黎母峯，不過是三更過後，這位老婆婆只有暗自落淚，安定了心腸，無論如何，這次找到彭天壽，不能把他剪除，消去未來隱患，決不再生返黎母峯了，沿着荒江野岸往東南走下來，自己還存着萬一的希望，想追上商和，只是走到天亮，那裏有商和的踪影，羅刹女葉青鸞她直奔滇邊，沿途上留心着各處驛鎮，只是不見商和的踪跡，葉女俠也就無可如何，一路上也沒肯搭乘船隻，雖說是羅刹女葉青鸞是一個女中豪傑，遊俠江湖時，那種激昂曠達，什麼事丟得開，放得下，可是近來，雖則她的武功本領越加老練，只是人到暮年，對於天倫之愛，越發加甚，此時追尋不着商和，十分痛

心走了十餘日的光景，這天已入滇邊，經過了一處姚家山場，這是入滇邊第一個大鎮店，又是水路的碼頭，商賈船隻，全在這裏聚集着，所以這姚家山場的街道上，十分火熾熱鬧，羅刹女葉青鸞遂在這裏落店歇息。這座店，鄰近着江口，字號是老義和，店房很大，客人也多，因為葉女俠這種孤身有年歲的女人，店家倒是十分客氣，把她安置在東偏院一個小單間內，屋子十分乾淨，這小院中共有六間客房，三間北屋，東屋是一排三間，兩間相連，斷開一間，葉女俠到這裏，天色尚早，因為打聽明日往下一站走竹葉驛，得出去七十多里，還盡是山道，所以寧可早早的在這裏落了店，第二日一早再起身，羅刹女歇息了會子，在屋中悶悶無聊，閑步到店門前，看看街上來往的行商客旅，肩挑負販，好大一個鎮店，從江口起，這條長街足有里許長，兩旁的店舖林立，飲食使用的應有盡有，這時正有一撥航船到來，好幾家店房中的伙計們，全在碼頭上兜攬客人，葉青鸞站了一刻轉身回來，才走進店門，後面已跟進來一撥客人，他們一共是三個人，並沒有什麼行李，只店家給提着三個包裹，羅刹女因為背後有人，往旁閃了閃，讓他們過去，見伙計所提的包裹，露出兵刃來，不過在那時出門的人，攜帶兵刃不足介意，這三個人一個年約五旬左右，唇上有些短鬚，那兩個全在中年，雖然全是商人打扮，葉女俠一望而知全是久走江湖客，決不是什麼安善的客商，事不關己，也不十分留意他們，伙計領着這些人竟也走進了東跨院，他們竟住到了羅刹女葉青鸞旁邊，那兩間屋中，葉青鸞也回到屋中，這時天可就晚了，跟着已掌上燈火，在晚飯之後，葉青鸞這種鬱悶的心情，寄身這旅中，非常傷感，自己年過古稀，依然遭到這種禍事，一時不易擺脫，商和私自離開黎母峯，尚不知他已經到了那裏，自己跟踪趕下來，尚不知能否追上他，前途的結果，真不敢想他了。遂把桌上的燈油撥得留一點微光，躺在床上，歇息着，隔房中那三個客人，却是酒飯歡笑，直鬧了好一陣，才略微清靜下來，可是這三人的說話，偶然聲音高些，全談的一路上經過地方所遇到旅途上不常見的風土人情，更夾雜着關於這川滇一帶江湖上結納的情形，先前羅刹女

葉青鸞還不甚理會，後來竟聽到內中一人說道：「我們弟兄連一個熟習這條路的全沒有，這次彭五爺請我們出來，倒叫我得開開眼呢。」羅刹女葉青鸞心裏一驚，立時起身坐起，仔細聽他們，是否所說就是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可是他們話鋒又轉到別處，聽了好久，內中一人道：「天色可不早了，黃四弟，你可真沒看錯麼？」另一人答道：「我不會看走了眼，別的全不認得，只他那柄長劍，在包袱上插着，決不會錯的，何況年歲和那種像貌，更和江湖上所傳聞的一樣，彭五爺請我們出來，信上已經分明說他這對頭人中，所扎手的就是那黎母峯的詹老頭兒，和這個傢伙，他把那正式的對頭冤家倒還沒放在眼內，這次瀟湘事敗，完全毀在這兩個老兒之手，尤其是他這回重返苗疆，越發的不能輕視對手了，以那鐵劍先生最爲可慮，此人不除，慢說不能應付強敵，彭五爺苗疆上全不能立足，因爲鐵劍先生在南荒一帶，頗具威名，此次散綠林帖，請一般同道，正爲得應付這兩個老兒，我們已經發現他踪跡，就落在這姚家山場，我們何不趁這時下手，不要把這個好機會放過，以我們弟兄之力，若能先把這個強敵除了，我們趕到苗疆時，也顯着臉上有光，咱們別就攔了這就走吧。」跟着一陣收拾金兵刃的聲音，門微響，葉青鸞略沈了沈，向外察看，這三個匪徒已翻上房去，撲奔店外，葉青鸞也趕緊輕輕出了客房，暗中跟綴下來，直過了半越街，見匪黨翻到一家店房，葉青鸞不敢過於貼近了，離得遠遠的，從這店房的後面繞過來，先在民房上隱住身軀，見這兩個匪黨十分小心謹慎，全是矮着身軀，在屋面上圍着店房轉了一週，這才相繼飄身下去，葉青鸞也跟踪翻到店房上，在南面上房的房堦後，掩蔽住，從屋脊的瓦壘往前查看，只見匪徒們似乎不知道他們所找尋的對頭人究竟住在哪個屋中，這兩人凡是單間或是兩間相連的，必要偷窺一下，有的那屋中留着一些燈光，容易查看，可是那燈光熄滅的，他們竟故意向那客房中打進一點東西，把客人驚醒，容得裏面把燈光點起，他們隔窗查看，不是他們所找的人，立刻動身走開，這樣耽擱了好大的時刻，最後在緊靠東南角一間客房紙窗上，隱隱的現着一點燈光，他們



略一張望，兩個人立刻飛縱到院當中，附耳低聲打了招呼，飛身竄上房去，到店門的過道上面，和那巡風把守的聚在一處，羅刹女葉青鸞認定了這自稱金川四義的匪徒，必然已經發現了鐵劍先生，在那間客房內，此時自己顧不得什麼叫冒險了，遂輕輕從後房坡翻到正面的東山牆旁，飄身落到一個夾道中，從山牆轉出來，也就是東面客房靠南頭第一間，仗着屋簷下黑暗，羅刹女葉青鸞往店門那裏看了一眼，店門離着這裏隔着五六丈遠，夜色黑暗中，尚還不致被他們看見，矮着身軀，到了窗前，略一長身，向匪黨窺視的破窗口往裏看時，不禁暗暗吃驚，燈光暗淡之下，自己雖則不敢仔細查看，一瞥之間，因為是熟人，所以見那床上所掛着一半的蚊帳，下睡在床上的正是鐵劍先生，可是在桌案上放着酒壺酒杯，還有些殘肴剩菜，完全沒有收拾，羅刹女葉青鸞不敢停留，那匪黨們已經有一個縱身到院中，葉青鸞已經從牆角轉到山牆後，一聲身，仍舊竄上正面，隨手在後房坡把有屋頂的瓦片揭起幾塊來，心想：鐵劍先生他是一個精明幹練久走江湖的俠義道，在這五方雜處的地方，他真會竟這麼放肆起來，我赤手空拳之下，若是不能把他驚醒，也只好和匪黨們一拼了，想到這裏，向院中看時，他們仍然是一個一個在屋面上巡風，兩個落到下面動手，所幸是那巡風的匪黨，在屋面上盤旋時，到正房這裏時，他只從前坡翻過去，並沒停留，這時見下面兩個匪徒，已經貼到了房簷下，一個到窗口前，一個到風門前，各自探手從囊中掏出暗器來，那情形是從紙孔中仔細看準了，互相打招呼，已經要抬手發暗器，隔窗往裏打，羅刹女葉青鸞見情勢危險，那能再遲疑誤事，一長身，抬手連飛出兩片瓦來，向這兩個匪徒的腦後打去，兩個匪徒才待發暗器，已覺出後面這股子暗器的風聲勁疾，各自往下一矮身，縮項藏頭，叭叭的兩聲暴響，這兩片瓦完全打在門窗上，這兩個匪徒順勢一長身，竟把他們掌中的暗器向房上打來，一個是袖箭，一個是鐵蒺藜，可是羅刹女葉青鸞又把身形伏下去，這所來的三個匪黨，正是金川四義，動手行刺的是雙頭蛇謝守義，水蠟子錢保義，在房上巡風的是老龍神周子義，還有他們大爺鎮金川

盧尚義，他未曾跟來。

這兩下暗器發出，可是屋中燈光已滅，裏面人竟哈哈一笑道：「朋友們我等候多時，想在展某面前弄這種手段，還差的多呢。」這時房上巡風的老龍神周子義，已經撲到上房屋脊後，他已發覺羅刹女葉青鸞隱身這裏，掌中一口劈水刀，猛砍過去，葉青鸞是赤手空拳，依然不把他放在眼內，以三十六路擒拿法，竟自空手入白刃，在屋面上動上手，那兩個匪徒，雙頭蛇謝守義，水蠍子錢保義，聽到屋中人的話風，分明人家已有提防，各往院中一撒身，鐵劍先生展翼霄已經仗劍縱出來，那雙頭蛇謝守義和水蠍子錢守義，全是手底下賊滑異常，一個使用的是峨眉刺，一個是二郎拳，兩人左右夾攻，一齊撲到鐵劍先生冷笑道：「你們胆敢在展某面前想逞凶作惡，我要叫你看手。」身形往後一撒，掌中劍已把門戶展開，施展的是青萍劍術，這鐵劍先生是十年成名的劍客，這柄寶劍施展開，矯若遊龍，猛如獅虎，靜如山岳，動若江河，身隨劍走，變化神奇，虛實難測，人和劍忽前忽後，倏左倏右，雙頭蛇謝守義，水蠍子錢保義，雖說是成名綠林，在大金川一帶水面上獨霸一方，弟兄四人各都是很好一身武功，打得一手好暗器，只是今夜遇到這個硬對頭，立時有些相形見拙，兩人把全身本領施展出來，依然討不了一點好去，這一動手，客人和店中伙計們，早已聽見，可是誰敢再出頭多管這種事。

纏戰多時，那老龍神周子義，竟被葉女使用了環錯骨掌，把他打下房來，這周子義往地上一落時，遂在勢敗之下，仍不肯認敗服輸，竟自一翻身，連打出兩隻透風鏢去，老龍神周子義他一打呼哨，他自己已經又翻上了東廂房，招呼他兩個拜弟，趕緊撤退，這時鐵劍先生掌中劍一個「乘龍引鳳」一式，一領雙頭蛇謝守義的峨眉刺，一腕展翻雲，劍身一轉，把他峨眉刺削傷，這柄劍已經帶過來，水蠍子錢保義也正想逃走，已經縱身出去，鐵劍先生身隨劍走，玉女校梭，竟自點在了水蠍子錢保義左肩頭，還仗着他身手輕靈，往前一塌腰，一斜身，劍尖從肩頭劃過去，傷痕還算不重，若不是躲閃得急，他立時就

得傷在了鐵劍先生的劍下，被獲擒，這兩個人先後飛身縱上房，去那水蠟子錢保義，却一翻身向下招呼道：「展翼宵，金川四義，在川邊一帶，是怎麼個人物，你總有個耳聞，今夜錢四爺領了你這一劍，我不敢忘，現在彼此明白，苗疆上四爺要答你盛情。」鐵劍先生道：「很好，這裏是人烟稠密之區，展某不便處置你，苗疆上還我一劍之日，也就是展某最後成全你之時，我決不失信。」水蠟子錢保義說聲：「姓展的，你剛才夠朋友，咱們苗疆上見了。」轉身縱出去，這金川四義的弟兄三人，回轉店中，取了包裹，不等天亮，已經趕奔逃出姚家山場。

這時羅剎女葉青鸞也落在院中，鐵劍先生却向櫃房那邊招呼道：「伙計，你趕緊出來。」店中的伙計早已扒在窗戶那邊往外看着，立時開門出來，可還是遲疑懼怕，不敢就到面前，鐵劍先生道：「伙計，你不用耽心，我們這是江湖上尋仇報復，沒有你的牽連，這三個匪徒，跟到這裏，想下手殺害我，這位老婆婆，也是我一導來的朋友，起來接應，才把他們打發走，如今事情已經算完，沒有一點事了，你不要再胡亂猜疑，我絕不會給你多惹事，非天一亮就走，趕緊給我燒些水來。」伙計聽鐵劍先生交派的，完全不牽連店房，這種事還是真不能多管多問，連連答應着，立時到廚房去燒水。

鐵劍先生把羅剎女葉青鸞讓進屋來，葉青鸞道：「我真想不到竟會和展老師在這裏相遇，你真好，把我要急死了，匪黨人數多，我更沒有趁手的兵刃，那隻鐵拐杖，我並沒把它帶出來，一來攜帶着它不方便，二來也太扎眼，我只疑心你真個酒醉在床頭，那知你竟是故佈疑陣。」說着話，彼此已經落坐，鐵劍先生道：「葉女俠，爲何不在黎母峯安心等候，怎的竟來到滇邊，難道連南海漁人也下來了麼？」羅剎女葉青鸞嘆息一聲道：「我們何不願意等候一時，只是事情又有變化，商和已經私下黎母峯，他已經頭裏走下來了，我怎好不來呢？」鐵劍先生聽了十分動容，向羅剎女葉青鸞道：「這可真糟，他怎的竟這麼負起氣來，我明白了，定是爲我一人所誤，我本來已經和你們定規好，暗中偵查五虎斷

門刀彭天壽，他究竟是作如何的打算，往那裏隱匿，一般匪黨，竟自在湖南聚合起來，內中只少了那峨眉聖手魯夷民，他們聚合在湘邊，雄心不死，一面那彭天壽治療傷痕，一面他已經四下裏散開人，邀請川滇一帶綠林巨盜，往苗疆集合，他分明是要以全份的力量，再謀一逞，要和我們決最後的存亡，我看到惡賊這種情形，那敢再放手，所以緊隨着他們的踪跡，探查他們一羣的舉動，其中頗有扎手的人物，我只得和他所派出的人遠走川邊，這也就是各憑各人的力量，我要暗中給他減少些實力，雖是接到他的請帖的，我也要阻止他一下，所以我不敢再回黎母峯耽擱，以免誤事，暗中跟綴着他們，因為彭天壽過分狡猾，此賊不除，終爲大害，他又掀起偌大的風波，更不是剪除一人所能了結，所以我也很盼望他們全聚到一處，我們也好下手，那知道商和不能忍耐一時，他一人下去，不啻羊投虎口，這倒是一件最叫人難辦的事了。」

羅刹女葉青鸞愁眉說道：「到現在我也只好聽天由命的拼着看了。黎母峯盧蕭兒帶着金鸞，海面遊玩，險遭不測，商和他是自恨我們自身不能抵禦強敵，反帶累一般道義之交，全落個不能安枕，所以他才負氣下黎母峯，要以死生和彭天壽一拼，我雖是只有此子接續商氏門中後代，他雖是有些不度，極不量力，可是我這作母親的，也得原諒他的苦心，我母子之死生，只好付諸天命了，來到姚家山場，老義和店內，巧遇金川四義的三個匪徒，暗中計議被我探得一切情形，這才跟綴在這裏，待與展老師相會，也算不幸中之幸呢！」鐵劍先生道：「不錯，定是這種圖謀，他想從容佈置，正怕他的人不到齊，我們先別下手，很好，既有商和這件事，我想南海漁人他也必要跟蹤而來。」羅刹女葉青鸞道：「屠龍手石靈飛，老英雄，他本已定規好不出十日要趕回黎母峯，他爲怎沒到，連我也不能安心了，因為他不像展老師作事慎重，若水屯受傷，他是不肯甘心，必去報復，我還怕他私自單人獨騎趕到苗疆呢。」鐵劍先生道：「這倒還不至於，我們在中途已然遇上，他跟綴上彭天壽的羽黨，大約我們趕到苗疆他也走

不了後頭了，我們不必耽擱，趕緊起身走吧。」伙計這時送進水來，外面的雞聲報曉，天也就快亮了，葉青鸞道：「我翻回店中，取一個包裹，這就回來。」說着話，立刻仍然從房上翻回來，這時店中全還沒起來，遂不再招呼他們，把自己包裹提起，店錢放在桌上，往隔壁探查，那金川四義的三個匪黨，早已逃走，葉女俠翻回來，和鐵劍先生一同從這店內起身，離開了姚家山場，沿路上打聽探查，只是不見商和一點信息，羅刹女葉青鸞十分焦急，可是明面上不肯露出這種神情，又走了五天的功夫，這天走入大雪山山道中，這條道路十分難行，已經打聽好了，穿行這個山道，有三十餘里，可是上下盤旋，盡是繞道，算起來足有四五十里的路途，山裏倒是不斷的有人家，有村莊，並且這山裏氣候土脈也十分肥沃，在那山上面不斷的看到種的山田，菓木樹，有那大一點村莊，二三百戶人家聚集着，羅刹女葉青鸞和鐵劍先生走到太陽快落下去，算計起來，不過走出一半路來，只好在這山裏向裏面的居民投宿了。所經過的地方，正是一段山嶺，樹木非常多，間雜着一排排的菓木樹，鐵劍先生站住了，打量附近一帶，想找那人家多的地方，檢那屋室多的人家，也好借宿，只是眼裏看到的，全是零零落落，不夠個村集的情形，已經走過來的那好再退回去找尋，向葉青鸞道：「我們索性趁着天還沒黑，再往前趕一程。」葉青鸞口中答着，無意中偏着身子，向左邊一帶高嶺下查看時，恍忽間覺身後數丈外，樹叢間有兩人探頭往這邊看，及至葉女俠仔細看時，那兩個人已經隱入樹後，葉青鸞未免懷疑，可是她不能斷定就不是好人，鐵劍先生也看見葉女俠的神色有異，跟着已經往嶺下走來，往前又走了三四里路，這時天可就黑了，正往前走着，從迎面山環轉出兩人，全是農家打扮，一身短衣，高挽着褲脚，脚上捆着草鞋，背上各揣着一個竹笠，兩人的情形帶着很閒散的神色，倒揣着手，在道旁走來走去，鐵劍先生和葉青鸞來到近前，內中一個忽然說道：「老先生怎麼這時還往前走，再出去半里地，可就危險了，那裏有一處叫桃花岩，地方可太險，貼着山岩之下，只有一尺多寬的地方，還不是一直的道路，隨着山形轉，白天走在那裏，

全叫人耽心，脚跟一個登滑了，掉下去一輩子就别想再上來了，百丈深溪，那還會有好麼？」鐵劍先生忙拱手說道：「多請老哥的指教，我和這位老太太結伴同行，把較大的地方，全錯過來，正想找投宿之地，只是人地生疏，一時還找不到呢。」另一個農人道：「出門在外的人，那算得什麼，你們要是早早向附近打聽一下，早已找到安身之處了。」當時先前說話的那個道：「老先生，你貴姓？」鐵劍先生道：「豈敢，我姓展。」因為這種成名的俠客，走到什麼地方，也不願改變姓氏。那農人說道：「展老先生，你隨我來，你只在這山道附近看，這一帶那會找到可以投宿的地方，離此不遠，有一處地名大竹谷，那裏有幾個養山田菓木樹的，宅院也大，房屋也多，莫說你們只住個一天半天的，趕上天氣不能走時，十天八天人，家也不會介意。」鐵劍先生道：「多謝二位關照，若不然，我們真得露宿終宵，沒領教二位貴姓？」兩個農夫道：「我們這種在地裏作活的，沒有名字，他叫陳阿三，我叫黃阿七，快些跟我們走吧，天可黑了。」鐵劍先生和羅刹女葉青鸞，隨着兩個農人，橫穿着樹林子，順着一條橫山道走下來，所經過的地方，零零落落，有十幾戶人家，沿着山道上，有許多菓木樹，和所種的山田，借着那澗水的力量，灌溉得倒也十分豐腴，走出沒有半里路來，天色越發黑暗，可是這一帶的山道並不難走，是由人工開闢的一條條的小徑，隨着山勢高低起伏，分向各處，看這情形，越是往山的腹地裏走，反倒不甚荒涼了，又過了一段路，耳中聽得一片竹林發出來的喧聲，枝葉互撞，頗具聲勢，雖則沒到近前，已經知道前面必有一片廣大的竹林，果然又轉過一個山坳，在這暮色蒼茫中，一片濃密的竹林，直到眼前，看不清楚的地方，依然不斷，那老竹全有碗口粗，竹林以外，道路整治得乾乾淨淨，眼前這段道路，只要工夫一大，就看不出所經過的地方，是高是矮，一層磴道，忽起忽落，走了一段上坡，跟着又往下翻去，鐵劍先生問着兩個農人，陳阿三，黃阿七，問道：「天色可黑了，怎麼這大竹谷還不到？」黃阿七用手一指道：「客人你看那邊就是。」

鐵劍先生，跟羅刹女葉青鸞，順他手指處看去，只見前面是一條直往下走的山坡，每隔着數丈遠，便有一段平坦的石坡，接着一段磴道，下去足有四五丈，竟是一片山谷，在這暮烟繚繞中，往這大竹谷中看去，下面一片片的竹林，一處處的水田，從那左側一個嶺頭，有一處清泉，形爲匹練的往谷中流去，下面鬱鬱蒼蒼，盡是竹林古樹，地方還是很大，看到各處散佈起的炊烟，籠罩起整個的大竹谷，這種地方，鐵劍先生注着，倒是十分放心，名山勝境，雖不必隱着高人，可也多半是樂天知命的農家，度着他極安閑的歲月，不是名利客，不是是非場，雖則地處深山，諒無所懼，隨着兩個農人陳阿三、黃阿七，走下山坡，到了下面，見那遠遠已經現出一處處的燈光，全是從紙窗上透出來的，外面可沒有燈火，穿着樹林，竹林走過數箭地來，經過了十幾處人家，雖則天已黑，可是還不斷有人出入，看着鐵劍先生和羅刹女，驚疑錯愕，不過看了看依然轉身走他的路，在那谷上看着下面地方很大，可是人家的房屋和樹林，好像網集在一處，趕到了近前，下面的房屋誰也不靠誰，散漫在各處，經過了許多處有人家的地方，兩個農夫是毫不停留，直到從黑影中把這所有住在這裏的山民人家全走過來，才遠遠的一段石牆擋住去路。

身臨切近，見這石牆壘造的十分粗糙，可是十分堅固，牆並不高，只有丈餘，兩扇大門，上面有大鐵環子，這種形勢頗和住在深山裏既能防山水暴發，更能防野獸侵襲，這兩個農夫站住，問鐵劍先生和羅刹女葉青鸞道：「這就是我給客人找的安身之處，這大竹谷只有這個地方，房屋較多，這裏留幾個客人也十分方便。」鐵劍先生道：「主人姓什麼？」陳阿三道：「這裏主人姓黃，附近一帶，不只於大竹谷的山中，藥品竹木完全是他的，只這沿山一帶，他已經擁有四十里的山地，在這山裏面，也算是頭等人家呢！」鐵劍先生道：「主人叫什麼名字？」陳阿三道：「不知道，我們全是給他傭工的，誰管他叫什麼，全叫他黃六爺。」說着話，那黃阿七却向那大鐵環上，用石塊連敲了三下，這鐵環子竟發生極響的聲音，

少沉了片刻，裏面有人問道：「阿三阿七回來了，六爺正問你們呢。」立時裏面一陣門拴響動，這兩扇堅固的木門拉開，燈光現出來，門內出來三個人，一個年約五十上下，那兩個全是年輕力壯，短衣赤足，和陳阿三黃阿七是一樣打扮，每人手裏提着一個紙燈籠，陳阿三道：「李管家，客人來了，往那裏讓？」那管家道：「怎麼你越來越糊塗了，那時來了客人，不是往豹園那邊小客堂安置麼？」說着話，這個開門人往旁一閃，鐵劍先生，羅利女葉青鸞聽到這開門管家說的話，神色是絲毫不動，立刻走進門中，跟着陳阿三黃阿七把兩扇木門關閉，那兩個持燈的莊漢，他們是一語不發，在頭前引路，鐵劍先生和葉青鸞隨着他往裏走。

暗中打量這莊院中的形勢，只見這石牆裏好大的地方，沿着莊門裏左右全是兩片竹林，當一條寬大的道路，完全是碎石鋪的，十分平整，大約在二三十丈外，另有一段短牆，四扇板門關閉着，這持燈引路人，却不去叩門，轉向左邊，順着裏面這段牆往西走來，走出有三四丈遠，這面牆已然走盡，穿着一條竹林尖峭的小道，分明是奔了這座莊院的西石牆，可是往前走出沒多遠來，眼前的地勢也沒竹子，也沒有樹木了，坐西向東，完全是兩三丈高碗口粗的巨竹製造的一段柵牆，地方並不大，有五丈寬，七八丈長，小小的一座竹城，門敞着，也是竹子製的，裏面一排三間西房，紙窗上燈光很亮，緊靠着北柵牆，却也有一排房子，可是黑暗暗，這持燈引路的人，走到門口，向左右一撤身，後面的陳阿三黃阿七說道：「客人你看這個所在，多麼清靜，山裏居民，那裏蓋造得起這麼大的莊院？」鐵劍先生跟羅利女葉青鸞口中答應着，暗中可留神觀察，從進門就知道情形不對了，此時被引領到這地方，按此情形，只憑這竹柵牆有十年八年武功的，困在裏面就恐怕不易闖出去了，可是口中依然答道：「很好，真是難得！我們投宿到這麼個好地方，這全是二位老兄的照應。」說話間，已走到離西房的房門口，這黃阿七伸手把門拉開，鐵劍先生頭一個走進屋來，羅利女葉青鸞跟踪而入，進得這屋中，真叫你萬分疑心，測不



透這裏人是善良還是惡人屋中陳設簡單，竹製的幾件桌椅十分雅潔，三間屋却隔斷開，兩明一暗，則沒有什麼陳設，只有幾件簡單的用具，看着決沒有俗氣，陳阿三道：「客人，你們隨便歇息着，我們給你泡一壺茶來，少時再給你們預備飯食。」鐵劍先生道：「一個山行走路的人，能有這種地方安身，就很好了，不用照應，請你向主人說一聲，我也得拜見拜見主人，方好至此叨擾。」陳阿三說道：「客人，你只安心在這裏歇息着，我們主人現在不定有工夫沒工夫，只要我們給你回稟了，就沒有包涵了，今晚就是見不着，臨到你們走時，再向他道謝不是一樣麼？」鐵劍先生點頭答應，陳阿三黃阿七走了出去，羅刹女葉青鸞抬頭方要問鐵劍先生說話，鐵劍先生微搖了搖頭，阻止着羅刹女葉青鸞，不叫她開口，鐵劍先生却輕輕站起，脚下不帶一點聲息，避着燈光，向門前緊走了兩步，側耳傾聽，果然有輕微的腳步聲，才從那竹柵門走了出去。

鐵劍先生把身形往回一撤，大聲說道：「葉老婆婆，你看這大竹谷真是個好地方，遇上兵荒馬亂之時，這不就是世外桃源麼！據我看，這真是我們的幸運，山行遠路，遇到了這麼兩個好人，把咱們引領到這裏，你我雖全是江湖中人，但是這條道路真要是找不着投宿的地方，危險實多，我們明日臨行時，倒要向主人好好的答謝呢。」羅刹女葉青鸞看到鐵劍先生的動作神情，知道他已經覺出一切，故意說這種無味的話，遂也隨口答應着道：「誠然，我想找這麼一個地方，聳住下去，種幾畝山田，布衣蔬食，不爭名不奪利，豈不比在江湖道上奔波好得多麼！」正在說着，黃阿七已然從外面進來，端着一把紫砂壺，放到桌上，向鐵劍先生道：「客人們別拘束，喝些茶解解渴，稍沉一沉，他們也就送進飯來，二位可得將就一些，請這位老婆婆住裏間，在外間給展客人你放一張竹床，就歇息，雖則還有別的房间，已經被主人留了別的客人佔用了。」鐵劍先生含笑答道：「這就很好了，我們這麼打攪，已經十分不安，我們雖然是結伴而行，全是這般年歲的人，沒有什麼不方便。」

黃阿七却把裏間的軟帘掛起，他進去收拾了一切，把裏間的燈也點好了，他那神情上帶着非常誠懇，非常熱心，到了明間，伸手把展大俠的包裹，連着鐵劍提起，就往屋中送。鐵劍先生恐怕他不懷好意，自己這口利器焉能落在他手中，並且進來時，分明已經看得明明白白，這座竹柵牆比什麼全厲害，堅固異常，這柄利劍倘若真個有失閃，這裏再是我們的敵人，那可就危險了，非被困在這裏不可。立刻站起來，口中說着：「老哥，我們可不敢這麼勞動，我自己拿吧。」這黃阿七一腳邁進屋中，口中却答着：「客人你太客氣了。」背着身子，他分明是手握寶劍柄，已去按那啞吧。黃鐵劍先生這一跟的緊，他把手撒下來，把包裹劍全放在裏面那個木床上，鐵劍先生却是滿面陪笑，只看住他，黃阿七却如無其事，滿面含笑走出來。外面那周阿三却在招呼：「阿七，把門給我推開。」黃阿七趕緊把風門推開，陳阿三端着一個大木盤走進來，裏面却是兩菜一湯，兩碗米飯，還全熱氣騰騰，整治得十分乾淨，全搬到桌上。羅利女素青鸞看到這種情形，直有些測不透了，很像一個慷慨好客的富農，他這種待客的飲食，也頗為得體，雖不豐富，也不吝嗇，也沒有給預備酒，這倒是叫人減去疑心的地方。黃阿七、陳阿三兩人把飯菜擺好，把木盤放在門旁，兩人齊說道：「我們也還沒吃晚飯，不照應客人了，因為我們這宅中的廚師最不講理，只要天一晚了，他自管收拾把門一鎖，他不只於不伺候，還不許你再進廚房，你跟他打鬧，他反有理，說是你一定是用不着吃飯，肚子裏直餓，不會不早早回來。無奈主人十分信任他，我們恨他，也沒有法子。」羅利女道：「直爽人大約全是這樣，老哥們請便吧。」陳阿三、黃阿七撒身出去。

葉女俠此時也十分留意着外面的情形，聽了聽兩人果然走出竹柵門，葉女俠從那頭上拔下一個銀針來，用衣襟擦了擦，探入湯菜中，稍沉了沉，把銀針拿出來，在燈下仔細看了看，更向米飯中照樣的試驗了，銀針絲毫不變色，向鐵劍先生道：「我們走了一天路，現在承主人之情，給預備這種清淡可口的菜肴，請你趕緊用些吧。」鐵劍先生知道這飯食中不致有怎麼暗算，遂也放心大胆的和羅利女

葉青鸞一同進了飲食。一頓飯的時候，陳阿三、黃阿七始終沒進來，他兩人這種情形，又顯得這裏不致有什麼舉動。飯後沉了老工夫，陳阿三一人走來，把碗盞收拾了去，跟着帶着莊漢搭進一架竹床來，按放在門旁靠山牆這邊，却向展大俠道：「客人你用什麼只管喊一聲，這裏雖不是我們住的地方，柵牆南邊有兩個同伴在那裏住着，他們聽得見，我們也早早的得歇息，因為天剛一亮，就得跟着他們一同到地裏去操作。」鐵劍先生道：「叫你老兄辛苦了。」陳阿三帶着莊漢退了去，跟着却聽得呼的一聲，把柵門開了，鐵劍先生看着羅刹女、葉青鸞微微一笑，低聲說道：「籠中之鳥、網內之魚，我們不要想再出這個院內了。」羅刹女、葉青鸞冷笑一聲道：「不見得吧，真個就算作鐵壁銅牆，何況我們還沒看出這裏人是怎麼個路道？」鐵劍先生道：「決不會差了，我已看出八九分，這裏住着定是個非常人物。」說着話，鐵劍先生却向外走去，把風門推開，先咳嗽了一聲，這才來到院中，隱隱聽得似有兩人在低聲說着話，測度形勢方向，正是陳阿三、黃阿七所領進來時所經過的那條路上，鐵劍先生略微的一張望，已看到這院中大致的情形，這宅中定然住着有力的人物，這種設備，被他關在這裏面，就是猛獅、老虎，也是被他關到陷阱之中，不過鐵劍先生認為他們還未必就能把自己和羅刹女、葉青鸞加害了，但是查不出他的真情實況，多少也有些耽心，這種情形下，斷定他暗中定有伏守之人，遂故意的向屋中招呼道：「葉女俠，你看這院子蓋得多麼出奇，這裏要是防賊防盜，是最好的所在了，這種竹柵牆，比那石牆還堅固的多，真是一個好所在。」葉女俠遂在鐵劍先生說話聲中也走出來，鐵劍先生暗中示意，叫她往北邊看，葉女俠見五六丈外，一排較矮的房子，只是黑沉沉，任什麼看不出來，不像是住人的所在，門窗裝設，也全不一樣，並且一陣陣從那屋中發出來咆哮之聲，分明是裏面圍着什麼野獸，葉女俠道：「我住到這個地方，倒很安心，我們也不是不會功夫的人，這種竹柵牆，你我全不易出入，江湖道中人，說是明目張胆的在柵門鎖閉之下，沒法翻進來，還倒可以，可是若想暗中出入，只怕不易。」

了。」說着話暗中偵查竹柵牆外果然在樹影中不住的有人幌動鐵劍先生却招呼着葉青鸞退回屋中羅刹女葉青鸞道：「我們身入樊籠正如網中之魚想不到在這雲嶺一帶就遇見厲害的敵手不過現在還不知道謀我者究屬何人難道我們等候他發動麼？」鐵劍先生道：「不妨事你看他柵牆這麼高碗口粗的竹子十分堅固平常的人休想出入就是輕功好還不知上面竹稍掛着什麼障礙沒有有網鈴倒鬚鈎任你輕功多好也得發出響聲來可是我與這條綫兒上的綠林人從來沒有接觸他們雖然認出我們兩人但是知我不深我掌中這口鐵劍就是克制這堅固柵牆之物我要看看這裏面埋藏着什麼厲害的東西。」當時羅刹女葉青鸞道：「我們還是要設法探查他這裏面究竟是何等人盤據在大竹谷內？」鐵劍先生搖搖頭道：「不用去找他我想動手之後他定會前來只是葉女俠你手無寸鐵身藏的利器五雲捧日攝魂釘又輕易不能用我想你還是找一件稱手的兵刃比較得力。」羅刹女葉青鸞道：「你倒不必爲我耽心我自信還能和他們赤手捭旋。」說着話耳中忽然聽得竹柵牆外隱隱有一片脚步聲鐵劍先生把話鋒止住側耳聽了聽向葉女俠道：「匪徒已在發動大約這竹柵牆外一帶已經佈置了埋伏脫不過是強弓硬弩阻止我們沖出竹柵。」跟着聲音寂靜一些脚步聲聽不到了葉青鸞走到裏間把身上收拾緊趁倒塌五雲捧日攝魂釘上好了從裏間出來却把鐵劍先生那口利刃抽出來向鐵劍先生一遞道：「今夜要仗它發個利市斬關脫鎖全要仗着它了。」鐵劍先生把燈火熄滅攏了攏目光向羅刹女葉青鸞招呼了聲一同翻出屋來分向門左右先把身形隱住因爲尚不知道外面究竟有什麼力量在脚下摸了兩塊石塊一抖手向竹柵的上邊打去吧答兩聲上面跟着嘩楞楞銅鈴一陣響跟着外面嘭嘭的硬弩往上面打去更隨着弩箭是三四塊飛蝗石全打在竹柵上上面的銅鈴越發的連連響着鐵劍先生和羅刹女葉青鸞這才知道這裏預備的果然十分厲害就在這剎那間北邊的那排屋子發了響聲鐵劍先生一縱身從房簷下面竄了過去葉青鸞也跟踪而進連着兩個

縱身已到了北邊小房子近前，留神左右，以及房上，絕沒有匪黨的踪跡，來到近前，這才看清這排矮房子裝置的果然與平常不同，下半截完全是石塊壘起，非常堅固，上半截完全是整棵的小樹根，留着空隙，形如半截窗戶，當中一個門，也是很粗的木柱做成，這分明是圍禁野獸的地方，這時聽得裏面一陣陣吼叫騰躍，跟着那扇木門竟從裏面一陣響動，猛然間這扇門竟會向外開來，鐵劍先生向羅剎女葉青鸞一揮手，低喝了聲：「趕緊退！」葉青鸞仍然目注着那徐徐往外開的木門，却向這西房山牆角把人形貼在牆上，門雖敞開，並沒見人出來，可是在一眨眼間，已然看出這屋子後面並不是牆，也跟前面是一樣的裝設，可是同時見那後面的木柵欄外，似有人在用一件很長的器械探進裏面，耳中更聽得形如鐵栓開啓的聲響，鐵劍先生此時已經把身形退下來，這時不止於提防着裏面，更得留神竹柵牆防備着外面暗器的襲擊，跟着見那門中有幾點金星閃動，隨着這種吼聲又起，裏面嘩啦的一聲暴響，跟着一陣竹竿攪動的聲音，陡然的從門中竄出來三隻野豹，身形全有四五尺長，血口白牙，參差如鋸，這三隻野豹一竄出來，牠們似已鼻中嗅得人的氣味，更兼餓了一整天，正是把求食不得的時候，葉青鸞因爲緊貼到山牆那裏，相離少遠，尚沒被發覺，鐵劍先生距離過近，這三隻野豹一齊怒吼着撲了過來，鐵劍先生此時也沒亮劍，往起一躍，身騰身躍，竄向西房下，這三頭巨豹撲空，那形如鐵鈎利爪，落在這石沙子上，往下一蹬，勢子是很急，二次撲來，羅剎女葉青鸞也騰身而起，飛縱過來，往北面一落，正是這野豹子的背後，往下一伏，身竟自照定了一頭豹子的後腿抓來，那知這種野豹子靈敏巧快，似已覺察，背後有人一甩頭，把後尾竟自撤回，反向葉青鸞身上撲來，葉青鸞見這豹子果然厲害，不能輕視了野豹子，雙爪已到，葉青鸞身形一矮，往左一斜，往後一揚頭，這頭野豹雙爪撲空，羅剎女葉青鸞右掌用足了力，往這豹子的肩上奮力擊去，這一掌打個正着，這頭野豹子一聲長叫，往旁倒去，在地上連往左翻了兩下，好厲害的東西，竟自又挺身躍起，兩眼全紅了，二次用力一縱，橫竄過來，這次牠來

勢更凶，索性牠四隻利爪全往葉青鸞身上撲來，葉青鸞身軀往左一縱，已然閃開，竟用玉蟒翻身的式子，脚不沾地一擰身，竟自二次的撲到這豹牽的當中，伸手抓住了一隻豹腿，奮全力猛然把牠掄起，砰的一聲，摔在沙石地上，立刻骨斷筋折，死在了地上，這時那鐵劍先生正被兩隻猓豹圍上，這位老俠客，却施展開輕靈的身法，縱躍閃避，豹子雖則那麼勢猛，竄縱的迅疾，但是絲毫叫牠沾不了身，連着兩次撲擊，竟自被那一隻野豹已經撲到了左肩頭，好個鐵劍先生，身軀微往起一聲，却把牠兩隻前腿抓住，這種情形，可是危險十分，返頭豹只要猛力的一掙扎，就可以咬傷了鐵劍先生的頭面胸膛，這時這位老俠客，猛然雙臂往起一震，輕叱了聲：「去吧！」這頭豹往起竄得力猛，可是鐵劍先生就憑着一身的絕技，身形往起一拔，已然騰躍起，把這頭豹竟自甩出去翻到半空，從兩丈多高硬摔下來，撞在地上，已經腦漿崩裂，羅刹女葉青鸞就在這時，却已把那僅剩的一頭纏住，施展開竄縱跳躍之法，閃展騰挪之技，巧快異常，這頭豹子連着被擊了好幾掌，已經感到十分如瘋如狂，每一縱身起，地上的砂石完全震動，飛揚起來，好凶惡的野獸，鐵劍先生見羅刹女葉青鸞雖則不致被它所傷，可是急切間，竟不易撈着它了，連着兩次羅刹女葉青鸞從豹子的身上竄過去，想撈它的後腿，可是終於是不能得手，鐵劍先生怒叱一聲，好厲害的畜生，你竟敢這麼掙扎，自己奮身一縱，這頭豹子正是撲空，葉青鸞往旁一個轉身，竟自被鐵劍先生巧蹀七星步，反圍到這頭猓豹子的左側，牠吼了一聲，一甩頭，竟向鐵劍先生撲來，鐵劍先生身形不動，容得牠已到了左肩頭，身軀猛然往下一矮，左肩往下一沉，左掌往這頭野豹的前胸一戮，右掌已經猛然翻起，一掌往這豹腹上打去，只聽得一聲慘叫，把它的五臟全震動了，仰面朝天，死在了地上，鐵劍先生才一長身，突然從竹柵外面，叭叭的一陣響，連着四五隻弩箭齊向鐵劍先生和羅刹女葉青鸞身上射來，這一夾齊往後一縱身，貼到房簷下，閃避開，鐵劍先生却故意高聲招呼道：「你們這裏有人麼？可趕緊出來，我們一個借宿的人，怎麼把我們放到這種地方，養着這麼厲害的野獸不

把牠圍住了，隨意的放出來，險些把我們的命送了，我們與你何冤何仇，這麼害我們。」可是鐵劍先生空自向外呼叫，弩箭也不再往裏射，也沒有人答聲。鐵劍先生道：「咱們趕緊先回屋中，把門栓好，反正天亮了得有人來，再算這本賬不遲。」說話間，全各自緊緊縱身，退到屋門口，輕輕進到屋中。羅刹女葉青鸞道：「老俠客這是何意，我們難道就被他困在這裏麼？」鐵劍先生低聲道：「葉女俠，不要忙，他們分明是已密佈了網屋，不叫我們再逃出這裏，這倒很好，還給我們個機會。我現在已經拿定了主意，倒要查明他這裏究竟窩藏着是何等人，敢這麼下手，暗算我們。」葉青鸞道：「這四面全有把守之人，不使往外闖，只怕不容易出去吧。」鐵劍先生道：「那還不見得，略沉片刻，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有什麼厲害手段，可是我們下手須疾，不要容他聽見什麼聲息，我們要退出這竹柵牆，我從這屋中翻出去，他是四面有人，我認定了緊靠那東北角外面，隱身之處較遠，正是我下手的所在。葉女俠，你要看我身形趕到竹柵下，要用聲東擊西，你要冒險一行，反往東南施展你一身輕功本領，手脚可要快，你要往那竹柵上面兩丈高的地方，用力竄去，聲音越大越好，不要被他人認為是虛張聲勢，把他竹柵完全晃動，可得翻下來，要提防他那一排利箭，只要身軀翻下來，趕緊用燕子抄水的輕功，到我停身之處，我們就可以闖出竹柵，並且只要身形起落的迅疾，在這伸手不見掌的地方外面防守的全在兩大外，我們再用石子往竹柵上打它兩下，自然能逃開他們監視之下，那就好走了。」葉青鸞知道鐵劍先生敢這麼冒險闖出來，這全憑他掌中一口利劍，有斬鋼截鐵之功，答了聲：「好。」此時這位老俠客却也十分謹慎，把自己的衣服也收拾俐落了，把屋裏放的包裹也各揣在身上，向羅刹女葉青鸞打了聲招呼，自己推開半尺，身形已經站到窗下，羅刹女葉青鸞却跟他不差先後，風門一掩上，同時的動作。鐵劍先生往東北角一縱身，葉青鸞却把全身本領施展出來，身形聳起，却只輕輕一沾地，已經如飛鳥騰空，竟撲向竹柵上，這時的聲音非常大，上面銅鈴響，還不算，嘎吱吱一片暴音，數丈長的一片柵牆，整個晃動，葉青鸞已然在

一撲上去，却用雙足猛往竹柵的竹竿上一端，倒翻下來，趕到往地上一落，立刻矮着身軀，貼着窗下往東北疾如箭駛的縱過來，東南角的竹柵上，叭叭的一排弩箭，有打在竹竿上的，有穿着空隙打進來的，只在這暴響聲中，鐵劍先生已經把東北角下碗口粗的竹子，運腕力削斷了兩根，已經穿着竹柵到了外面，因為劍身上光華太亮，反倒趕緊的把劍納入劍鞘，隨手拾起兩塊石塊，從竹柵的空隙中仍然打向東南面，葉女俠在身軀沒穿出竹柵牆外，也是連發了兩塊石子，打到了柵牆上，三次弩箭聲起，鐵劍先生和葉青鸞已經離開竹柵六七丈遠，隱身在一片暗影中，伏身在地上仔細查看，只見那一般盜黨只注意到那竹柵豹園中，他們決不注意到這裏，鐵劍先生更看出這座莊院中，在明面上看看，不過是山居人家，因為地勢大院裏面到處的佈置些花草竹木，可是按這一帶的距離位置，完全是可以設暗椿，隱匿着，莊丁把守，夜間防備，有人從外邊侵入，鐵劍先生知道要想十分嚴密了，形藏不露一點形跡，若非有輕動絕技的決難辦到，遂向羅刹女葉青鸞一打招呼，各自騰身而起，施展開輕靈身子，用欲進反退之法，反往莊門一帶退下來，在莊門附近兩現身形，果然暗中伏身的人，立時發動，鐵劍先生運用「一鶴冲天」的輕功，連越過兩排樹木，把伏守的匪黨，完全避開，已經撲到莊門左側，沿着牆跟內一排矮房下，不從房上走，仗着身形輕快，羅刹女葉青鸞也把一身夜行的本領，盡量施展出來，縱躍如飛，已經連翻過四處，有人住宿的所在，前便和西面同一的樣式，見有一排竹柵牆，鐵劍先生心中一動，向羅刹女葉青鸞一打招呼，各自把身形隱往，伏身查看，四外情形，最可怪的是這邊和方才所聞出來的，豹園外該有一處不一樣，連四週的一片竹子，一排樹木，也和那邊相同，知道這也是作惡的一種佈置，說不定裏面隱藏什麼毒蛇猛獸了，羅刹女葉青鸞已經伏身檢了幾個小石頭，握在掌中，往有樹的池方輕輕打去，跟着裏面有人走出來，在樹林轉了一週，依然退回去，又向一排竹林前投進一塊小石子去，竹林這邊立刻也有人閃出來。



## 第二章 大竹谷驚心逢異叟

只是他們那種情形防備的不十分嚴厲，看了看這西面和南面兩段柵牆，只有兩人，在這裏伏守瞭望，葉青鸞向鐵劍先生低聲招呼，想入竹柵牆，還是把這兩個收拾了，比較穩當。鐵劍先生和羅剎女正是一樣的心意，羅剎女葉青鸞遂用兩塊石子抖手同時打出去，一塊向竹林，一塊向西面的樹林，石頭打到手，勁比方才大，叭叭的兩聲響，隨着這兩聲石子落後，見竹林那邊一支鋼鏢的亮影，向石子落處打去，樹林那邊却叭叭的一聲，一支袖箭已經釘在樹身上，同時裏面伏守的兩人也全竄了出來，可是鐵劍先生和羅剎女葉青鸞發動的也快，全是往下一俯身，猛往起一縱，兩人一樣施展「燕子飛雲」縱的輕功，起落的一刹那，已經到了那兩個匪黨身旁，兩個匪徒並不是什麼平常的莊丁，手底下非常俐落，覺出背後有人，立刻各自一掉身，他們不對付來人，反倒向相反的方向縱身閃避，這也正是他們狡黠之處。他們正爲得既要知來人是如何身手，更要呼應附近伏守的人接應，可是鐵劍先生和羅剎女焉能再容他兩人走開，葉青鸞一個「雲飛探爪」一脚點地，全身探出去，右臂往外這一伸，右手的食中二指正追上他，立刻點在他背後的輭麻穴上，這匪徒哼的一聲，已然摔在地上，鐵劍先生也是在往下一停身，「金鵬現爪」脚下微一用力，身軀塌着地面，隨着匪徒起落，已把他抓在掌中，左掌往外一翻，在匪徒的氣俞穴上輕點了一下，立時暈絕過去，鐵劍先生把他扔到竹林邊，可是臨撒手時這匪徒的肩頭有一點東西微微一晃，碰了鐵劍先生的手背一下，鐵劍先生一心想知道這大竹谷究竟隱匿着是那條綫上的匪黨，單獨據在這一帶爲非作惡，已經把他扔在地上的俯身二次查看，從他大襟頭抓起一物，不用看，用手一摸，已然辨明是這一帶江湖上所用的竹哨，立時從大襟頭上給他擄下來，羅剎女葉青鸞已然縱身過來，低聲問：「展大俠你在得着什麼？」鐵劍先生低聲道：「竹哨，那個匪徒

大襟上也定然掛着，葉女俠你把它取下來，我有用它之處。」葉青鸞趕緊翻身縱回來，果然伸手已到掌中，他們是每人配帶一個，這定是他們報警呼援之用，這時四下裏並沒有一點別的聲息，只有西邊一帶隱隱聽得有些零亂的聲音，或許他們已然搜尋過了竹柵牆發覺了人已逃走，鐵劍先生向羅利女道：「事不宜遲，我們倒要先看看這裏邊的舉動。」立刻伸手把背後的寶劍撤出來，用一塊石子打入了竹柵內，沒有回聲，沒有動靜，鐵劍先生是照法炮製，又把竹柵牆下竹根削斷了兩棵，開了出入的道路，自己提着劍，闖進柵牆，葉青鸞是跟踪而入，這裏面的房屋情形也和西邊一樣，在北面也是那兩間形式各別的屋子，鐵劍先生道：「葉女俠，你看這種奇怪的地方，叫我看個倒覺十分有趣，這定也圍着什麼野獸，留作害人之用，我們索性看看。」他們躡足輕步提奔這兩間有門無窗的屋子，還沒到近前，聽得裏面一陣陣輕微虎嘯之聲，鐵劍先生心中一驚，把寶劍隱藏在身後，因為劍上的青光閃爍，恐怕裝在上面，一掛鐵練把門鎖住，可是裏面有燈光，葉青鸞和鐵劍先生隔着木柵門往裏看時，只見這裏面有三四大長三四丈寬，這麼一座敞棚式，前後是一樣，兩座木柵門在靠東牆下單裝起一排堅固的柵門，裏面也不過只有一丈多深的地方，在這屋中懸着一個鐵燈，裏面點着油捻子，正有兩隻猛虎在地上來回轉着，不時的到了東邊的那個囚籠的柵牆前往裏怒吼着，有一隻較小的虎，把那銅鈎似的虎爪往那木柵裏探去，想要撈着什麼食物似的，那隻較大的猛虎，忽忽之下，竟自往那木柵上猛撞了一下，嘎吱嘎吱的一陣暴響，只是那木柵製得堅固，絲毫也撞不壞，這兩頭虎又後轉了回來，那情形好似已經飢餓，只是在這屋中找不着食物，可是這兩隻猛虎，雖然到了兩邊作出入道路的柵門前，決不想往外逃，也不想撞毀這柵門，鐵劍先生和羅利女趕緊撤身閃開，鐵劍先生道：「葉女俠，你看裏面的情形了麼？這裏面分明在囚禁着什麼人？只是裏面黑暗不易看出，我們何不招呼問問，要是武林同道，倒不妨把他救出來吧。」羅利女葉青鸞道：「我們可要提防着外面有匪黨經過循聲而至。」鐵

劍先生道：「我們謹慎些，諒不防事。」羅刹女葉青鸞在柵門外看到那兩隻猛虎，已轉到西牆下，遂湊到柵門前，向裏招呼道：「囚在虎圍裏是什麼人？你要趕緊答話，不要自誤。」葉青鸞的話，才落聲，猛聽得裏面招呼了聲：「外面敢是母親麼？我是商和，已被匪黨囚禁三日，無法脫身，母親可謹慎些！」裏面這一答話，葉青鸞跟鐵劍先生全是大驚失色，萬想不到商和會落到這裏，這時那兩頭猛虎聽得門口有人聲，立時撲了過來，發威作勢，羅刹女葉青鸞趕緊撒身避開，和鐵劍先生聚在一處道：「事出意外，萬想不到商和竟會落在了匪黨手中，更被囚禁在虎圍中，展大俠我們先要把他救出來，再尋匪黨。」鐵劍先生恨聲說道：「想不到所走的這段清靜山林，那知是一片腥風惡雨，斬殺個幾頭野豹，這兩隻猛虎，更得殲除，我這掌中劍三年來沒有血腥，今夜妄叫這口鐵劍飽飲血漿了。」又向羅刹女葉青鸞道：「虎圍中兩隻猛虎，正在飢餓之中，只要我們一把牠放出來，不能再少微緩手，一動手就要把牠除了，葉女俠咱們是如治重事，這猛虎發出怒吼之聲，那可保不定把牠這裏防守之人驚動了來，所以我們必須雙管齊下，不能叫牠這裏的匪黨冲這一人，斬開脫鎖之後，猛虎只要一闖出來，我們立時動手，你闖入虎圍中，把商和救出囚籠之內，先從柵牆拆斷，那兩根粗竹下退出柵牆，我了結了這兩隻猛虎，也就退出去。」羅刹女葉青鸞道：「展大俠，你難道一點慈悲之心沒有麼？一手斬殺終有些殺生害命，我想還是不要那麼辦吧！」鐵劍先生道：「葉女俠，你難道見了兒子被困，沒死在匪黨之手，立刻就要吃齋行善麼？多積陰德麼？請你把婦人之見，先行收起，這種慈悲心，現在用不着。」這時那兩頭猛虎，對於囚籠中所囚禁的商和可望而不可及，虎已餓得飢火中燒，只是裏面囚籠的木柵堅固，牠無法撞進去，已經急得眼紅，此時又嗅到柵門外有了生人，那會不饑涎欲滴，不住的在柵門那裏向外發威，羅刹女葉青鸞冷笑一聲道：「展大俠，我是想用以毒攻毒之法，我們既不傷生虎命，就用他所養的虎，把他這裏攪他個地覆天翻，不比我們動手省事麼？」鐵劍先生這才含笑點頭道：「好個慈悲的老婆婆，虧

你想得出這種好主意，很好，就這樣辦。」鐵劍先生立刻撲奔到柵牆的西北角，用掌中劍把這竹柵牆削斷了五根，開出一個四尺多高，三尺多寬大洞，這一來，人走着方便，虎也能從這裏撞出去，復反身來向羅刹女葉青鸞招呼了聲：「誰先得手，誰先退出柵牆，咱們可各不相顧，我把這兩隻野獸給牠引到後面，叫牠先來個自相殘殺。」葉女俠答了聲：「好！立刻把精神一振，往後退出數尺來，一擰身竄上了東房，鐵劍先生到了柵門前，這裏是用一掛大鐵鏈，一隻鐵鎖鎖着堅固的木柵門，鐵劍先生掌中劍一舉，噲的一聲，把這掛鐵鏈削斷，在火星四濺下，那兩隻猛虎也正往外撲，立刻被那隻較大的猛虎往外一撞，鐵鏈已斷，木柵門撞開，猛虎出籠，牠的渾身的毛，全炸起來，四隻金燈似的眼，兩張血盆大口，向鐵劍先生怒吼了聲，撲了過來，鐵劍先生用劍往那較大的猛虎頭上一幌，一縱身，反從牠頭上竄過來，隨手往後一甩腕子，掌中劍把這頭猛虎的後跨掃傷了一些，越發把牠激怒，立刻閃猛撲回來，這次的力量非常足，式子也非常猛，羅刹女葉青鸞趁勢從東房屋頂上一聳身，飛縱到柵門口，猛闖進來，鐵劍先生已經二次又激動了猛虎發威，那頭較小的，也在向鐵劍先生身上撲噬，鐵劍先生見葉青鸞已入虎圍，縱身到了竹柵前，一聲身竄到外面，可是故意的略一停身，兩頭猛虎已然追了過來，只是到了竹柵破口處，雖是連連怒吼，却逡巡不敢出來，鐵劍先生明白這是被帶虎圍的打怕了，遂趁牠略一遲疑之間，從這竹柵破口之處往裏一探劍，那頭猛虎不待閃避，鐵劍先生腕子一翻，劍尖子竟在虎頭上略削了一下，連皮帶肉削下四寸長一片來，這頭虎二次受傷，怒吼一聲，從那破孔的竹柵內竄了出來，那頭較小的也是跟踪而出，這一出竹柵，這兩隻猛虎倒如同野鳥出籠，平日拘束不敢進前的地方，現在又完全被牠闖出來，立刻把野性完全發作出來，狂吼之下，附近的草屋全在震動起來，更爲口中的食物，餓得不着，反倒被傷，這兩隻猛虎立刻一竄就是丈餘遠，非要把鐵劍先生惡咬一陣，吞下去，這種式子非常厲害，鐵劍先生却撲奔西北，兩頭猛虎也跟着緊追，可是這種虎吼的聲音，在這種深夜之中，能聽出

很遠去，守虎圍附近兩個下卡子的匪徒，雖則已被鐵劍先生和羅刹女收拾了，可是附近一帶尚有人把守虎圍，這裏虎吼的聲音各別，管虎圍的把式，也住在附近小房子內，首先是他聽得聲音差異，遂提着他那條制虎的蟒鞭，提着一個燈籠趕過來，但是來晚了，已被鐵劍先生引着這兩頭猛虎撲奔西北，一路飛縱，把那小樹花棚，地上的石子，全撞得傾倒翻飛，立時四面嘩嘈起來，胡哨連鳴，更有人大喊着，可了不得，老虎已經撞出竹柵，快着抄傢伙圍牠，喊成一片，這一來正好，若是沒有人，這麼四外吶喊，這兩隻猛虎還許只追鐵劍先生，不肯擇開，這裏的匪黨吶喊的聲音一傳出，去人是越聚越多，這兩隻猛虎形似瘋狂，可就不管是什麼人了。碰上就是算數，這麼凶猛的猛虎，那容易那麼制服捕捉，剎那間已經連傷了兩個匪黨，這時鐵劍先生一見匪黨們越聚越多，正合了自己的心意，趕緊輕身飛縱，隱入暗影中，這片莊院中，到此時如臨大敵，四下裏喊殺，往一處聚攏，燈籠火把，也亮出來，他們養這兩隻虎，原本就爲是用牠作惡，拘禁仇人，在白天一清早喂一遍，午後只喂個半飽，到夜間也是這猛虎最餓的時候，今夜牠饒沒得着可口的食物，反倒被傷了兩處，此時連着撲倒了兩人，才要吞食，已被那四下圍過來的花鎗，虎叉，刀棍，弓箭，動手之下，又從牠口中把人奪了去，越是這樣，這兩頭虎越發激怒，縱躍撲食，這時已經到了他後面宅院前，可是他這裏所有的人，也全集合一處，還因這虎是難得的猛獸，沒得着主人的命令，不敢任意殺害，匪黨們可吃了大虧，就在後面一道大宅院前，把這兩隻虎圍在當中，鐵劍先生在他們狂呼怒吼中，已然把身形撤回去，撲奔虎圍竹柵牆，這時羅刹女葉音鸞已經把裏面囚籠鐵鎖擰斷，商和雞被囚禁，也沒受傷，只是在裏邊不能出來，這時葉女俠把兒子救出囚籠，見他安然無恙，略略放心，趕緊帶他從虎圍中出來，問他那口劍時，也落在匪徒手中，此時無暇細說，他被擒經過，只知道這大竹谷的匪徒，名叫黃六奇，不知他出身來歷，他這裏情形非常怪異，立着虎圍，豹圍，裏面也有許多江湖道在這裏面盤據，可是三日來，所聽到的情形，他分明是一個大地主，山上的出產

和農田很多，每天派出去多少人，全是照料着山上的出產，和督飭種地的長工，壯漢，就沒有聽出他有一些犯法的事來，羅刹女葉青鸞也十分懷疑，這時鐵劍先生也翻回來，集在一處，見商和身體上動作如常，倒也十分安耐，羅刹女的意思，趁他這時兩隻猛虎未制服下，所有的人全被這兩隻猛獸牽制住，顧不到別的，我們正好這時從暗中趨進去，倒要看看裏面的形勢，如這姓黃的匪黨，究竟是怎麼個路道？鐵劍先生也深以為然，立刻從這莊院中邊牆一帶，黑暗之處，繞奔了後面，果然這還正是機會，兩隻猛虎撞出虎圈，他們還並沒疑心，是被人所毀，破壞虎圈，放了出來的，所以集合力量在那宅院前，一心想捕捉這兩隻猛虎，鐵劍先生和葉青鸞商和從東並轉過來，也正是他這宅院的後面，這裏面也有一道兩丈高的牆垣，黑沉沉，靜悄悄，這裏是一點聲息，毫無只有前面一陣陣喊殺之聲，送了過來，鐵劍先生頭一點，一聳身，單臂跨牆頭往裏探身，略一張望，牆內的地勢也不小，共計有三層院落，這後面一帶，全是羣房，廚灶，倉房之地，沒有一些燈火，鐵劍先生投了一塊小石子下去，向地上問了問，聽聲音全是平坦的地面，沒有埋伏，沒有陷阱，這才長身翻上牆頭，葉青鸞跟商和也全跟踪而上，一同落到牆內，順着東房往前翻了一道院落過來，偏東的一道跨院，黑沉沉的，分明是沒有人住的地方，因為猛虎出圈，宅中任憑什麼人，此時也再不能安睡，必受全驚動起來，又往西轉進一道大院落，見正房廂房全有很亮的燈光，鐵劍先生向羅刹女葉青鸞用手一指，葉青鸞會意，知道展大俠是保持自己的身份，看出這種地方多半是匪黨的家眷，自己已不願窺視人家周圍，葉青鸞向鐵劍先生商和一擺手，閃身退開，葉青鸞已經飛縱到正房的東窗下，只見雖然在深山野谷，房子的建築十分整潔，聽得裏面尚有人在說着話，把窗紙點破時，張望了一眼，立刻翻身退了過來，向鐵劍先生一揮手，撲奔前面，却向鐵劍先生低聲道：「這個匪巢十分奇特，他這家屬中老幼婦女，全不像是非作惡之人，真是怪事，咱們到前面總可以找尋些踪跡出來，翻到這座院落來，見前面是一道大三合院子，五間正房，六間廂房，一道六七丈

長的竹欄牆，上面滿佈着藤蘿，這院中大略人也走盡，不聞人聲，不見人影，鐵劍先生跟羅刹女全飄身落到院中，可是趕緊把身形隱蔽在東西廂房之下，因為已經看出這迎面五間，是一座廳房，掛着竹簾，燈光已經透出外面，恐怕裏面尚有人，鐵劍先生已經一縱身到了房簷下，側身往裏看了看，所站的是西面東半邊，分明沒有人，鐵劍先生用手指往隔扇門上輕彈了一下，試試裏面是否人已走盡，手指彈過之後，裏面依然沒有動靜，這才向葉青鸞母子一點手，這母子已經來到近前，鐵劍先生今商和隱身在暗處，在外面迎風瞭望，自己跟葉青鸞一掀竹簾，同進客廳，這屋中所看到眼中的，叫鐵劍先生跟葉青鸞驚詫十分，這裏分明是一個盜窟匪巢，設着虎豹圍，害人的地方，可是這屋中所入目的，完全相反，所佈置的雅潔整齊，書畫文玩，琴棋書劍樣樣的全，那麼精緻，一几一案，全放的那麼適宜相稱，不用看到屋中人，只看得房中的佈置，實夠一個隱居山林的高人雅士，這真是怪事了！鐵劍先生措着手皺着眉，仔細的在屋中轉了一週，只見靠裏面一排隔扇內，門帘挑着，裏面放着一架很精巧的香妃竹床，一座百古的書架，窗前一架書案，在書架旁的牆上，掛着口劍，看那劍的外形，十分古雅，鐵劍先生用手向牆上一指，向葉青鸞道：「葉女俠，你沒帶兵刃出來，頗多阻礙，何不借它一用。」羅刹女葉青鸞微搖了搖頭道：「我還不願意作這宵小行爲，取這種不義之物，我雖沒有兵刃，諒還敢到苗疆走走。」鐵劍先生道：「這是天與良機，把作惡人的利器得來，正是我們自身的公德事，爲什麼自失良機，我這口劍怎麼得來的，你難道不知道麼？」鐵劍先生說話間，伸手把牆上這口劍摘下來，用拇指一軋啞吧，噲的一聲，這口寶劍出鞘，這寶劍身上藍汪汪如一泓秋水，鐵劍先生右手握着劍柄，左手用拇指食指捏住了劍光，雙手往懷中一合，劍身一灣，猛然的左手二指一鬆，這劍身一崩直了，發出一種清嘯之聲，鐵劍先生頗有些眉飛色舞，這就叫寶劍須贈與烈士，紅粉要送與佳人，物必須得其主，像鐵劍先生這一流，他是精通劍術，以他的俠肝義胆，行道江湖，仗着他掌中一口古鐵劍，作了多少驚天動地事，所以他

愛劍如愛命，如今見了這口寶劍，立刻愛不釋手，隨手把書案上一盞冷茶端起來，把劍身放平，少微的倒在劍身上一些，劍柄往上一提，這點茶水順着劍身往下流去，往劍尖上流到地上，再往燈光下細看，劍身上一點濕潤之跡沒有，這才稱得起殺人不見血，在查看劍身水漬時，在燈光下一幌動，見上面似有字跡，鐵劍先生仔細一看，在上面鐫着「伏魔」二字，鐵劍先生趕緊把這柄劍鞘遞到了羅刹女葉青鸞手中，說道：「不必遲疑，速速把這劍揸起，你用它正好下苗疆，掃盡羣魔，你若不肯取時，正是你濟人作惡。」羅刹女葉青鸞何嘗不愛這口劍，遂答道：「饒作了偷兒，還有這些理。」自己說着話，也把劍鞘接過來，鐵劍先生也把這口伏魔劍交予葉青鸞，葉青鸞趕緊揸在身上，鐵劍先生道：「我倒要會會這個盜窟主人，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了不得的人物，我們多見識見識一個不同凡俗的江湖豪客，不也是件很快意的事麼？」葉青鸞也因為所經所見，過分離奇，全出乎理想之外，也想要會會此人，他對我們完全存了惡意，我們也要知道知道究竟跟他有何仇何恨，一同從裏間出來，葉青鸞忽然一眼看到靠屋角一架茶几上，擺着一個古銅爐，在銅爐前尚橫着一口劍，這口劍一入眼，看着眼熟，趕緊一縱身，竄了過去，伸手把這口劍抓起，略查看，並沒拔出鞘來，扭頭向鐵劍先生道：「你看這正是我家之物，商和的防身利器，落在他手中，他又那料到此時竟會物歸原主。」當時鐵劍先生點點頭道：「好，把它帶出去，我們或者還許要和他們動一番手呢。」剛說到這兒，只聽屋面上已經有一人一聲狂笑道：「我早料到就有這一招，不過朋友們手段少差，袁鶴焚琴，大煞風景。」跟踪到了院中，商和在上面迎風把守，他已經向來人撲去，雖則是赤手空拳，可是依然並不示弱，那人却一邊和商和插拳換掌，在屋面上連遞了三招，可是此人手底下十分厲害，商和險些被他打下房坡，鐵劍先生腳下一點地，騰身而起，竄上了對面的屋頂上，接應商和，好在商和並沒受傷，不過是腳下的步眼紊亂些，已經倒翻下房來，落在院中，鐵劍先生往上這一撲過來，已看見這來人大約年歲很大，只是屋面上黑暗看不真切，立刻往前一



欠身，口中招呼道：「宅主，你隱匿在這裏，究竟是何如人，我們還沒領教，看你這情形，也是江湖道上成名的人物，不要作小家氣，我們既敢自投羅網，絕不會再拚命圖逃，咱們把話講明白了，分個輸贏生死，又有何妨。」說着話，鐵劍先生已然一翻身，縱下房坡，落在了院中，房上這人也跟踪而下，屋中的燈光，院落中已能辨出面目來，見這匪人年紀已有六旬左右，瘦削的一張臉，細眉長目，掩口的紫鬚，從他的兩眼神光中看出此人不僅是武林能手，並且是個精擅內家武功，極有造詣的人物，穿着一身藍串網的衫褲，左手中帶着一個很大的指環，非金非玉，看不出是什麼打造的，赤手空拳在他形神態度上十分寧靜。鐵劍先生和葉青鸞看到這人的面貌，形色，就知道是個有來歷的人物，此時這人一抱拳道：「難得難得，今夜竟叫我會着這麼兩位成名人物，真是我畢生幸事，這位老俠客，你是威震南荒的鐵劍先生麼？這位老婆婆不問可知，也就是十五年前，威震綠林，兩川行道的羅刹女了，我這種綠林草寇，竟把這種成名人物引到大竹谷，我的拋磚引玉，倒是用着了。」鐵劍先生忙問道：「朋友你先用這麼恭維，你究屬何人，恕我眼拙，你要明白賜教，回頭咱們再講眼前的事。」這人微微一笑道：「我記得和展大俠家還有一面之緣，你是貴人多忘事，我這種無名小卒，說出名來，老俠客或者已經忘記了，在十年前，谷廠江上，曾有一個不得時的江湖道，在野谷中和你有過杯酒之歡，那時你還不深知我來歷，和我的行爲，不過我的姓名出身，當時倒也詳細的說與老俠客了。」鐵劍先生略一思索，忙答道：「朋友你敢就是那成名天南一帶，獨行盜俠鐵指環黃六奇麼？」此人却含笑點頭答道：「老俠客的記憶力，終是不差，十幾年的事，倒還沒把他忘掉。」鐵劍先生道：「我跟朋友你無恩無怨，你今夜對付我這種行爲，定是有人暗出主使，據我想，尊駕你一定是和那五虎斷門刀彭天壽頗有淵源。」這鐵指環黃六奇點點頭道：「我焉能不承認這件事，不過我這種處身綠林三十年來，既不利用同道，也不被同道所利用，少時我把此事講明，老俠客也就知道我黃六奇究竟是何居心了。如不見疑，何妨到屋中一敘。」這

時鐵劍先生和羅刹女葉青鸞、天龍劍商和看出此人不是平常的江湖綠林道，他既說出這種話來，定有個交待。遂含着笑道：「那有何妨，正要向尊駕面前領教了。」這時羅刹女葉青鸞有些不得勁了，身為俠義道，竟把人家寶劍盜在身上，此時宅主這麼客客氣氣，以禮周旋，反顯得自己的行為稍差了，鐵劍先生却向這鐵指環黃六奇說道：「先前不知尊駕隱居在這裏，我們認爲是勢難兩立的強敵，此次因爲苗疆訪尋五虎斷門刀彭天壽缺少一口劍，故此不告而取，暫借一用，我這種據他人之慨，主人定然要把我展翼霄看成貪鄙之夫。」那鐵指環黃六奇早已看見自己的伏魔劍落在人家手內，他却含笑說道：「展大俠不必介懷，我自從來到大竹谷決不想再離開此地，這口劍物得其主，在我黃六奇掌中，我雖然沒作多少濟困扶危的事，倒還沒殺過一名良義，沒辜負劍上的伏魔二字，假如贈與葉女俠，用它作些俠情義舉的事，豈不比較放在我這裏好麼？」葉青鸞此時倒只好是道謝了一聲，因爲這種情形既已取到手中，就不能再還給人家，那一來更覺難堪，一同進了屋中，前面已經也有人進來，因爲虎圈中兩隻猛虎，打死了一隻，仍然收回去一隻，更已經發覺虎圈、豹圈全被破壞，所拘囚的人，全數逃走，各處裏嚴厲的把守着，依然沒有一點跡象可尋，此時聽得後面已然進來人，立刻全趕了進來，到這裏聽候莊主命令，鐵指環黃六奇招呼外面送茶進來，遂向鐵劍先生道：「老俠客！我現在先向你面前謝罪，我黃六奇江湖道上也曾縱橫了三十年，從五年頭裏我一心洗手，從此閉門思過，不再參與江湖道中的事，我現在說出的話來，老俠客若不知我的爲人，定然不信，我是忠實的言語，我在這大竹谷一帶，稱得起是安善良民，我手下所用的人，今夜遇上事，居然也能夠動手，這分明是一個匪窟無疑，可是我自從入大竹谷以來，就與江湖上斷絕來往，這裏我擁有許多山田林產，不時的帶着人出去行圍打獵，把綠林中的事業，敢說是洗刷的乾乾淨淨，這般手下人，全是我親手教練他們用以自保，沿山百餘里，凡是我大竹谷出去的人，敢說是沒有一點作惡欺人的舉動，那虎圈豹圈不知道的正是我們作惡

的憑據，既是安善良民，要這種凶險的東西何用？可是我立這虎豹圍時，曾立下誓願，只要是過去的江湖道中人，他和我黃六奇有了認識的，不提舊事，不提我再入混水，我全把他待若上賓，好好的款待。若是敢對我洗手江湖的誓言加以輕視，還想把我黃六奇再入混水中，叫我重入是非場，我只有把他放入虎豹圍中，任憑他自生自滅，休想再出大竹谷。這次我對於葉女俠跟五虎斷門刀彭天壽結怨的事，當年雖也有個耳聞，可是知之不詳，尤其是這幾年來，我足不出大竹谷，焉能再和武林中成名的一般俠義道結怨爲仇？我黃六奇雖然愚蠢，也不致這樣吧！不過事情是由不得人，竟有我過去性命之交，一個綠林同道，他來訪我，現在我已知道此人，大約已然和老俠客和葉女俠會過了，他名叫鐵掌金丸崔萍，此人可知道麼？」羅刹女葉青鸞道：「我們在瀟湘苦水屯，已然見過一陣，正是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所請出來的能手。」黃六奇噤的嘆息一聲道：「我和他過去十年有過性命的交情，我在大竹谷裏閉門思過之後，他深知我的性情，決不肯再登門找我，這正是好朋友體諒人地方，不想前三天他竟自來到大竹谷，竟自不管我的信誓，要約我去到苗疆，上幫他的忙，找回他瀟湘慘敗的臉面，我跟他既是生死之交，論以往的交情，我應該不顧一切慨然答應，不過姓彭的跟我在綠林中，不過是見過面，我們的道路不同，行爲相左，既談不到交情，更毫無沾染，我爲他這麼個沒有什麼認識的綠林同道，變節賣命，太以不值，只是鐵掌金丸崔萍他以舊情動我，我在實難推却之下，只能告訴他，只要是不叫我出大竹谷，任憑叫我幫你什麼忙，我定要盡全力的相助，就落個瓦解冰消，我也不怨恨姓崔的無故陷害，那知道我話已出口，無法收回，他是明知我不能隨他下苗疆，他的來意，也正是要我這樣辦，這才把他真心實意說出，五虎斷門刀彭天壽綠雲村尋仇一場慘敗，他更要以全份的力量要和葉女俠及綠雲村助義的俠義道一拚生死存亡，所以他這次普散綠林帖，凡是散佈在天南邊荒一帶成名人物，全在他網羅之中，可是他這麼大舉的請人，必須遷延時日，更偵知葉女俠已經到了黎母峯，他認爲也存

着早半了結這場事之心，可是他所約請的人，沒到之先，深恐怕葉女俠先行下手，所以他要盡力的設法阻攔，黎母峯已然派去一般能手，到那裏故意的擾亂，牽掣得你們不能動身，更因為我這大竹谷是下苗疆必經之路，只要黎母峯所下來的人，經過這裏，我能夠設計邀劫，叫他門不易經過此處，也算幫了他的忙，盡了生死之交，朋友的義氣，這一來，我已經答應了他，焉能反悔，好在崔萍他還要去給彭天壽約請同道，並沒在這裏耽擱，跟着走去，果然黎母峯的人已然發動，我在萬般無奈之下，商老弟入我大竹谷時，我才把他動手劫留下，我準知道南海漁人領袖天南的老俠客，決不肯善罷干休，我也正好請大家前來表明我的心跡，我黃六奇既不是怕死怕事，也不是反覆無常，甘心作惡，現在只有任憑展老俠客的處置。一鐵劍先生點頭道：「尊駕有這番不得已之情，我們焉能再行對於尊駕有懷疑之念。彭天壽這種倒行逆施，他是自取滅亡，噬臍之悔，就在身前，苗疆一會，也就是他覆滅之時。」一鐵指環黃六奇微搖了搖頭：「展大俠我們這次遇合，不算平常，本是一場凶狠鬥，現在竟能化敵為友，實在難得，承蒙葉女俠跟展大俠拿我黃六奇當個朋友，不再相疑，我說出幾句話來，深盼展大俠、葉女俠對於我所說的慎重一番，也算我盡了朋友之義，這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他雖是不見得能夠獨霸天南的綠林道，威脅武林，可是他這些年來，他所結識的全是這東南一帶成名的綠林道，隱匿邊荒一帶的江湖異人，這次他和葉女俠清算舊債，黎母峯南海漁人也牽連在內，以至弄成現在這種僵局，各不相讓，這次苗疆一會，也就是兩家決最後存亡之時，黎母峯詹四先生是天南武林中領袖人物，彭天壽他是深知此人的厲害，何況展大俠、葉女俠，全是他的勁敵，他那會不盡全力對付，所以這次他散綠林帖，內中可請出了幾個扎手的人物，這班人有的多年江湖道上無聲無臭，隱跡消聲，其實他們全是雄心不死，遇到了這種機會，也想趁此重在江湖道上揚起「萬兒」來，展大俠我盼望你跟南海漁人要仔細的慎重一番，因為我黃六奇雖是寄身草野，但是我對於你們這一般行俠仗義的老師父們，只有敬仰

之心，絕無嫉視之意，在江湖道上，數十年保守下這點威名，實非易事，一旦間，若是毀在這場事上，未免太冤。」羅刹女葉青鸞連忙說道：「多謝尊駕，這番關照，尊駕既有這番善意的指示，何防把所邀請出來最厲害人物明白指示，也叫我們有個打算。」那鐵指環黃六奇便略一呻吟，向羅刹女葉青鸞說道：「論江湖道規矩，我跟鐵掌金丸崔萍已是生死之交，我從來是抱定了寧叫人負我，我不負人，這次他不爲朋友設想，逼我作這種不仁不義的事，我才不得已，只有略全信義，總算是把展大俠們留了一陣，現在我只有袖手不管，不能再洩他們的底，可是此番我黃六奇已經是趟到渾水中，任憑我怎樣擺脫，也未必得朋友的相諒，我請展大俠、葉女俠不必過於追問，只有一人極須留意，那彭天壽現在已經佈置下很大的力量，在他所請的人沒到之先，只恐你們不容易侵入苗疆。」鐵劍先生微微一笑道：「那還不見得吧！我展翼霄也曾苗疆寄跡了二十年，我這才是離開不久，難道就不容我再回去麼？」黃六奇道：「展大俠誤會了我的意思，彭天壽他沒有那麼大力量，能夠把苗疆整個的封鎖，當中展大俠和他所到的地方不同，他單獨的已經威脅住幾個部落，留些苗民甘作他的爪牙，爲他所用，展大俠你知道他確實落在什麼地方？」這一來把鐵劍先生倒問了個張口結舌，本來苗山一帶地勢很大，盡是些崇山峻嶺，往往有不同的部落散處在苗山一帶，各不相謀，各自生活，每一個地方，自成一部落，自己在紅花巖一帶，四十幾個苗墟，整整的住了十幾年，已經深得這般苗民的信仰，更施以教化，但是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他雖也落在苗疆，可是他所盤據的地方，已經很遠，從當初就聽說他率領着手下幾個親信同黨，隱匿在連雲嶺大猯山，那裏本是一班野苗居處，漢人沒有輕易敢深入那種地方，他竟威脅利誘，使一班野苗人聽憑他的驅策，他更仗着他一身武功，和他那狡詐的機謀，助着一班野苗人收復各部，落雄據一方，只是這種地方，根本就沒到過，所以這次倒被黃六奇問住了，答不出話來，黃六奇忙說道：「他敢這麼猖狂，正爲是有這麼個極厲害的根據地，他重返苗疆，計劃惡毒，野心太大，那裏是絕

不想久住下去。在這次他能夠把這邊荒一帶所有江湖綠林道最厲害的人物請出來，也正是想着把天南一帶的敵手一網打盡，他要重回川滇一帶，二次在綠林中把金字牌掛起，要作綠林中的霸主，他懷着這種野心，所以手段更辣，在他的佈置未週全，所請出來的能人未到齊，他要利用猿山的地利和野苗的人力，步步埋伏，要想闖進猿山勢比登天，到了時候，就是你們不去，他也要下帖延請，到那時恐怕還不止於對付你們這幾個滿湘結冤的人，就連這一帶的武林中的成名人物，也要下帖相請，他是想着趁這個機會把所有武林中稍有「萬兒」的人一網打盡，永絕後患，好隨他橫行天南之願。」鐵劍先生點點頭道：「這倒多教尊駕的指教了！不錯，連雲嶺猿山一帶，是苗疆上有名奇險之地，看起來，我們此時或者也就是結束江湖一生行道的結果，無論如何我們也要闖他一闖了。」黃六奇跟着說道：「以展大俠久在苗疆，只要不存輕敵之心，猿山地勢雖險，到時候也自能應付，我所說的據我所知，他所請的這一班江湖道中有一個極不出名極厲害的人物，此人天性古怪，他雖然在綠林中橫行了多年，但是從來單人匹馬，是一個獨行的大盜，他十幾年前，很作了些個驚人的巨案，但是他作案的辦法，手段不同，他能夠遠離開天南出去數千里，在大河南北作下一次買賣，來一年半載，任憑誰也見不着他的踪跡，並且他作案後，任憑多精明幹練的捕快，也找不出他一些痕跡，所以凡是經他的手所做的盜案，始終落為懸案，再也訪查不出真像來，此人得不義之財，費盡了辛苦，可是有的時候，他竟把所得來的作些俠情義舉，濟困扶危的事業，在川滇一帶，老百姓間，得着他實惠的實在很多了，可是誰也沒見着他本來的面目，行踪隱匿，居處無常，所以這多年來，武林中就沒有注意到他這麼個厲害人物。此人擅一身絕技，曾得過異人傳授，有卸骨法，有登平渡水的輕功，一身小巧的功夫，巧打神拿，在武功中單取一個門徑，使一條骷髏鞭，驚人，十二隻亮銀釘，能夠連環打法，複姓司徒單名一個空字，江湖道中稱他叫鬼見愁。」鐵劍先生聽到這兒，愕然道：「鬼見愁司徒空，我雖未會過，耳中已有這麼個人。」

物此人難道已被五虎斷門刀彭天壽網羅去了麼？「鐵指環黃六奇道：「此人現在雖還沒入猿山，已在他網羅之中，我因為敬重展大俠和葉女俠的爲人，不願意你門此番多這麼一個強敵，所以不避嫌疑據實相告，你們若是多費一番手脚，最好是能把此人阻攔下，不必求他相助，只要他不肯入猿山，就可以減去了敵人的極大力量。」鐵劍先生道：「那麼鬼見愁司徒空他住在那裏？」鐵指環黃六奇道：「他所住的地方，是最近這幾年移居到這麼個隱居地方，就在大雪山內從大竹谷這裏往東南走，有一百多餘里地，名鐵沙谷，鐵沙谷那裏有一道鷹愁澗，他就住在鷹愁澗後，不過那裏是一個很難去的地方，山勢險峻，道路難行，尤其到了鐵沙谷附近，真有些寸步難行，可是那個地方不難找，這鷹愁澗長有百餘丈，裏面正是那一帶水泉會集的地方，隔着半里地內，全可以聽到鷹愁澗水流之聲，展大俠和葉女俠若能到他那裏，以武林中幕名的朋友登門求見，連南海漁人老俠客的面子，把他說住了，不爲那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所利用，此人不輕應諾，他只要答應了，任憑彭天壽或者所去的人，有萬金的重禮擺在那兒，他也絕不肯管，只是所耽心的，就是所去的人，比較展大俠早到了，鬼見愁司徒空只要一答應他們，那就無可如何了。」羅刹女葉青鸞道：「老師父可知彭天壽跟鬼見愁司徒空的交情如何？」黃六奇道：「正和我一樣，沒有深交，不過所去的人，倒能夠把他爽快的請出來。」羅刹女葉青鸞道：「彭天壽他打發何人到鷹愁澗老師父可知麼？」鐵指環黃六奇道：「去的人在江湖道上頗有威名，就是那峨眉勝手魯夷民。」葉青鸞向鐵劍先生看了看，微微笑道：「原來是他。」遂向鐵指環黃六奇道：「此人我們在瀟湘綠雲村已然會過了，尤其是苦水屯，此人也曾大顯身手，他居然還能爲彭天壽効力幫忙，這倒很夠個江湖道上的朋友。」鐵指環黃六奇道：「此人雖然寄身綠林，很重江湖的義氣，作事是有始有終，所以他在彭天壽瀟湘一敗重返天南，這魯夷民依然不肯拋開他一走，不過據我所知，峨眉勝手魯夷民，他中途間已有耽擱，到現在還沒有到大竹谷，因爲他頗知道我出身來歷，

倘若從此經過，就是不肯來見我，也定要向我手下人打個招呼，展大俠和葉女俠若是能緊趕一程，或者能走到他頭裏，定能把此人說動，攔阻他赴彭天壽之會。」鐵劍先生點點頭道：「好多謝朋友，你這番照顧，咱們全是江湖道中人，我也不必作口頭感謝之辭，今夜的事，彼此心照吧！我立時告辭，要和那峨眉勝手魯夷氏再比較比較，誰走先招？」鐵指環黃六奇道：「何必忙在這片刻的耽擱，我既已答應幫助你們，把這場事取最後的勝利，我這裏得略具水酒爲大俠們壯行色，天亮後我指點展大俠們一條道路，到鐵沙谷鷹愁澗可以近着二三十里，諒可不致誤事了。」鐵劍先生和葉青鸞不好過於推辭，只可答應，黃六奇已經分咐莊丁就在這裏把桌椅擺開，工夫不大酒肴齊備，大家以主客之禮落座，鐵指環黃六奇却親身滿了一杯酒，送到天龍劍商和面前道：「我黃六奇一切無禮，冒犯之處，我深盼從今日今時解冤釋怨，我們往後能夠結成道義之交，商老師父可肯賞我這個臉麼？」商和因爲有鐵劍先生和母親在頭裏，自己是並無異言，此時間黃六奇這廝恭敬的謝罪，倒也真不好再記恨他囚禁之仇，遂也站起把酒杯接過來，說道：「老師父你也太客氣了！我商和在江湖道中，雖是碌碌無名之輩，可是追隨家母行道多年，倒也知道江湖道義的重大，老師父能夠這麼深明大義，慷慨相助，我商和再有的記恨之心，真是小人之輩。」鐵指環黃六奇哈哈一笑答道：「商師父，你真給我黃六奇一個全臉，我得痛飲三杯。」跟着向鐵劍先生葉女俠敬過酒，展大俠和葉青鸞全不過舉杯略一沾唇，不敢多飲，因爲前途上阻攔尚多，強敵全不是容易對付的人，所以處處謹慎，不敢放肆，黃六奇他却豪飲起來，談笑風生，所議論的全是當年江湖道中快心事，大竹谷中鷄聲報曉，紙窗上現了曙光，鐵劍先生和葉女俠商和金離席而起，向黃六奇告辭起身，黃六奇也不再挽留，親身送了出來，在這曉色朦朧中，看到大竹谷這種清幽之地，實在是別有洞天，鐵劍先生和葉女俠全十分嘆息，空到了這般年歲，爲恩仇二字牽纏，竟由不得你放手，還不如黃六奇能夠隱居到這大竹谷過安閒的歲月，享人世清福，這足見人生



遇合不同，福命互異了，一同走出大竹谷中，鐵指環黃六奇直送到山道上，指點着去路，叫鐵劍先生和葉女俠以及商和全要記清了，從大竹谷沿着山道走出四十餘里，過一道高嶺，從那道嶺過去，沿着盤山蹬道上下盤旋，只要辨着日光不差了方向，那一段道路，指奔正南，過了那段盤山蹬道之後，有一段很好走的山道，長有廿餘里，那裏也有人家，也有廟宇，只打聽着鐵佛寺，從鐵佛寺起，把方向就要變一下，完全得奔東南走，奔鐵沙谷有幾個易於辨認處，把方向找準了，那一帶只要見着老松林寒冰崖，再渡過亂草坡，走一段浮沙崗，再往東南去，也就是二十多里，就可到了鐵沙谷，鷹愁澗了。這幾處道路千萬不要記錯，你們若能緊趕一程，或者就許走在峨眉勝手魯夷民頭裏，不過入鐵沙谷渡鷹愁澗，千萬不要跟那鬼見愁司徒空起了誤會，他那裏是從來不准人涉足的，只要大俠們禮貌不差，他是很重江湖道義，絕不至無故反臉，鐵劍先生跟羅刹女葉青鸞，全對於黃六奇這種關照感謝萬分，兩下裏作別之後，鐵劍先生葉青鸞商和這才走下這段山坡。

#### 第四章 鷹愁澗初會鬼見愁

一路行來，這一帶所見到的全是安善的農民，遵着黃六奇所囑的道路，絲毫不敢耽擱，羅刹女葉青鸞向商和道：「我們母子的遭遇，真真出乎意外，但是冥冥中，總有意想不到的救應，轉禍爲福，化險爲夷，這樣看起來，應當越發的勉勵，我們雖然江湖上險惡萬分，可是總有一段因果報應，在我們遇到事，良心不泯，方寸不亂，以正義來應付他，沒有打不破的難關，你此番私下黎母峯，固然是有你的苦衷，只是你這個殘足的老母，已經意冷心灰，不敢指望我們母子再有見面之時，事實上，也實在那樣，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是多厲害的敵手，你一人焉能是他的敵手，不過我決不責備你，是意氣用事，冒昧而行，很是體諒你，以一個堂堂的武林正宗，在惡魔暗算之下，寄人籬下，苟且偷生，你感到是一生的奇恥。

大辱，才有這次的錯誤，大竹谷落在了鐵指環黃六奇手中。此人若果是那種綠林中梟張乖換的惡人，你也就休想活到此時，或者我們把這大竹谷弄個血腥滿地，如今局勢一變，化敵為友，叫我們能夠得到意外的幫助，這正是天地間正義猶存，人心未死，我們此番到鐵沙谷鷹愁澗，若能夠把這位江湖異人鬼見愁司徒空擋住了，或者還許把我們一身事好好的解決了。不過此後尚有許多阻難，我們要謹慎從事，不要有絲毫魯莽，免得貽誤大事，後悔無及。商和對於母親的教訓，只有連連的答應，決不辯別，鐵劍先生對於商和也是從旁勸勉，叫他不要對於綠雲村的事放在心頭，那五虎斷門刀彭天壽雖然作惡萬分，尚不致於任他猖狂作惡下去，他們一路行來，走了兩天的工夫，這一帶的道路，漸漸的有些荒涼，輕易也見不着裏邊所住的農人獵戶，鐵劍先生向羅刹女葉香鸞道：「這裏離鐵沙谷已近，我們形藏謹慎一些，大約到鷹愁澗已經沒有多遠了。」羅刹女葉香鸞默算着，鐵指環黃六奇所說的路，只要方向沒走差，應該離着鷹愁澗不過一二十里，越過兩個山頭，越發的荒涼難走，峻嶺重疊，山勢險峻，那一排排的老樹，全是千百年後沒人砍伐，最大的高有六七丈，兩三人合圍，野草叢生，荆棘滿地，他們走到這種山路上，全是十分戒備起來，因為這裏輕易見不着人，可是毒蛇野獸到處皆有，尤其這一帶猿猴滿山上亂竄，那高大的馬猴，更是凶暴異常，有時候牠竟從暗中向人襲擊，利爪巨口，凶悍異常，走了半日的工夫，竟自遇到了一撥獵人，他們出獵而歸，得了不少野獸，翻山越澗，正和鐵劍先生等走了個碰頭，這般獵戶們十分驚訝，這條道路不是平常人所能到的，就是好遊山玩景的人，也沒有這麼胆大，敢往這種人跡不到步步危險的地方來，漫說野獸不好防備，路走迷了沒地方找人去，困在裏面就出不來，獵戶們可就站住了，向鐵劍先生等問：「這三位客人你們還要走向那裏？大約你們是走迷了道路，再往正南走，只怕你們只能去，便無法再回來了，那一帶直通到鷹愁澗，連我們全無法到，那裏更是個絕地，這種亂山起伏的地方，任憑你多能走山道的，也要叫你走迷了道路，豈不是要自尋苦吃。」

麼？」鐵劍先生點點頭道：「多謝老哥們的指引，我們是聽人傳說，這裏有一座鷹愁澗，是這山中數百里內最名勝的地方，那裏生着幾種奇花異草，沿着鷹愁澗如同一座錦城，並且鷹愁澗上還隱居着一個世外高人，已經是陸地神仙，能夠飛行絕技，時時在鷹愁澗絕頂出現仙踪，實不相瞞，我們全是練武的人，聽到這樣好所在，更有這異人，那肯輕輕放過，所以我們結伴而來，要見識見識這種仙家勝境，萬一有緣也許能夠這位異人遇上，所以才冒險而來，正愁着這一帶道路不知走的對不對，幸遇老兄們，煩勞指引吧！」獵戶們聽了一齊的大笑起來，向鐵劍先生：「這位老客人，你年歲已經很大了，怎麼還這麼沒有經驗，狂妄聽他們的傳言，白白的受些辛苦，還是小事，萬一的遇到什麼危險，豈不冤枉，從來什麼地方有什麼奇異妙境，聽人講着大半是添枝添葉，繪影繪聲，其實你真到了那個地方，身臨其境，看到眼中，也不過是平常而已，你說的這個地名，倒有再往南翻過一道嶺頭，就是一片極大的山谷，名叫鐵沙谷，從鐵沙谷再往南去，就是鷹愁澗，你們只要一去了，準保你傷心後悔，看到眼中的，全是荒林野樹，山道是險峻難行，到那棘蓬蒿中，常常有極大的怪蟒出現，遇上了就是生死的關頭，尤其是真到鷹愁澗那裏，荆棘藤飛，容你到處能找到奇花異草，我們在這山裏打獵多年，這種地方我們統共來過三兩次，你看我們鐵籠中，我們冒險費這麼大的力氣，就為是得的這點野獸。」葉青鸞等早已看到他們提了不少頭極大的火狐和極小的猴子，那獵戶跟着說道：「那種地方就沒見有人跡到過，你們去了豈不受騙？客人這麼大年歲了，別自己找病，趕緊回去吧！」鐵劍先生忙的連連道謝，這般獵戶，他們也得緊着趕路，把這種好意向客人說出，至於人家走不走，那也無須再管，鐵劍先生容他走遠，向羅刹女葉青鸞母子說道：「巧得很！這裏的道路，正在無法辨別，幸遇這般獵戶，指示了我們的道路，我們緊趕一程，要在天黑前趕到鷹愁澗。」羅刹女葉青鸞，天龍劍商和全答了聲：「好！」按着獵戶們所說的方向，翻山越嶺，果然這一帶更難走了，一處處巉巖峭壁，就是有較平坦的地方，也是一人多高蓬

高，真是步步危險，若不是一身武功，這種地方寸步難行，走到太陽已經落下去，眼前是一段高嶺，越過這道嶺去，鐵劍先生一張望，向羅刹女葉青鸞道：「我看這一帶許就是鐵沙谷了，你看山石的顏色，也與別處不同，全是深黑色，這下面正是一道極大的深谷，谷中一堆堆隆起的分明不是突起的岩石，全像土堆一樣，可是這裏在高處絕聞不到一點塵沙之氣，你看天色可不早了，無論如何我們也得翻到下面。」這一座傾斜的山頭，仗着攀藤附葛，已經費了很大的時間，才到了這深谷中，果然鐵劍先生說的一點不差，下面一堆堆的全是細石砂子，有那高的隆起了有一兩丈，那較矮的地方，一脚踏下去，也能陷入半尺，這種地方，真是天生的絕地，這谷底下沒有一些草木，若是趕上雨季裏，山水多的時候，慢說是人，就是野獸也無法逗留，往東面望了望，竟看不出這道鐵沙谷有多遠，只是這鷹愁澗絕不會在這谷中，這裏既沒有泉眼，又沒有水道，一打量形勢，只有往這鐵沙谷的對面翻去找尋着鷹愁澗，尤其是這深谷中天黑的更快了，因為這種高山大嶺，晴明的白天，尚有許多的日光，照不到地方，何況這種低矮之處，趕到往對面一帶懸崖峭壁間，找尋上去的着脚之地，越發費了事，谷中是寸草不生，這崖壁間依然是滿佈着荆棘蓬蒿藤蘿蔓草，趕到搽升到山半腰，眼前已經黑暗了，鐵劍先生抬頭望了望，到上面的山頭，大約總還有三四十丈，這種情勢，過形危險之下，實不宜往上再走了，在山半腰找着一段懸崖上，可以停身之處，向羅刹女葉青鸞招呼道：「葉女俠，我們不如在這裏緩緩氣吧，上面還有那麼高的地方，天已經黑暗的看不出多遠去，好在今日天氣晴和，又在月望的時候，我們等候月光上來，辨別着落腳之處，再上這段山頭吧。」葉女俠深以為然，天龍劍商和更是累得筋疲力盡，遂在這段懸崖上歇息下來，好在身旁全帶着乾糧和水菓，不至於受飢渴之苦，可是天色這一黑沉下來，他們又停身在山半腰，形勢這份險惡，雖則是久走江湖的人，也覺着觸目驚心，一入夜這片鐵砂谷對面的高山當中，那麼寬大的深谷，東南風一起，尤其是風到這深谷中更顯得力量大，吹得兩邊山壁蓬蒿蔓草荆棘

籐蘿發出一種怪聲，狼嚎猿啼，深草中更不時的有蛇蟒一類的亂竄；這種聲音和在一處，叫你聽着刺耳驚心，鐵劍先生向葉青鸞道：「葉女俠，我從入江湖在江南行道，輾轉入了苗疆，所到的地方，不爲不多，什麼奇險之地全經過，真沒看過鐵沙谷這種奇險之地，好凶惡的地方，看到這種地方，就知道這裏所住的人，是如何的人物了。」羅刹女葉青鸞道：「不錯！我這些年來，武功本領雖沒有多大成就，可是我鎮定的功夫，倒覺着頗有所得，可是今夜來到這種地方，我老婆子也有些驚心動魄，看起來這個江湖怪人，他的綽號，很有些名符其實了，這裏形如鬼域，司徒空他叫鬼見愁，他住到這裏，豈不是正合適麼？」葉青鸞說着話，向商和看了看，他倚在背後的石頭上，正在歇息着，不由嘆息一聲，這時東方已經湧起了月色，漸漸的可以辨別出鐵沙谷一切的形勢，山風還是一陣陣吹進了谷中，下面那所有的一堆堆石沙隆起的小丘，有時被風捲得竟自揚了出去，鐵劍先生向羅刹女葉青鸞招呼道：「我們可以動身了吧！眼前可以辨別出大餘去，只要小心些，諒無危險。」商和這時也把精神緩足了，才站了起來，鐵劍先生忽然帶着十分驚異的低聲招呼：「快把身形掩蔽住！我的老眼不花，那東谷口一帶，定然是一個夜行人的踪跡，難道就是那鬼見愁司徒空麼？」羅刹女葉青鸞跟天龍劍商和趕緊全把身形矮下去，往後退了退，緊貼到山壁上，好在這裏有很多的籐蘿蔓草，足以可以掩蔽身形，葉青鸞跟商和全順着鐵劍先生手指處仔細查看，果然有一條黑影，忽起忽落，竟自往自己停身處闖了過來，鐵劍先生附耳低聲說道：「我們不要動，不到我們面前不必驚慌，我們要看清了來人才好。」可是這個夜行人相隔鐵劍先生停身的這段懸崖，還有十幾丈，竟自把身形略慢一轉身，竟也往上面攀，登，採，升上來，原想是查看他的面貌，那知道一些沒有看出來，這人的身形很是輕快，手上脚下靈活穩準，縱躍攀援，絲毫沒有一些慌張疏忽之處，眼中看的準，手脚上找的準，功夫不大已經和鐵劍先生等停身處相平了，他絲毫不停留，往上採升，鐵劍先生低低招呼了聲：「我們往上翻。」羅刹女葉青鸞，天龍劍商和見鐵劍

先生發話聲中，已經騰身而起，母子遂也是各抖起全副精神，跟踪而上，攀藤附葛，加着十二分小心，幸而那人相隔稍遠，並且山風很大，吹得藤蘿蔓草全搖動着，發出響聲，無形中給他們掩蔽了形跡，這時既已發現了這個強勇的夜行人。雖然沒對面動手，可是在這種情勢下，誰肯趕後一步？只有一盞茶時，已把這段懸崖撲了上來，這三人全把身形隱蔽住，再查看那人的踪跡，已不知去向。鐵劍先生在十分驚異中，向懸崖上面一路搜尋，始終不見此人的踪影，跟羅刹女葉青鸞母子聚合一處，細看前面的形勢，只見往前出去有一二十丈遠，是往下去一個亂石起伏的山坡，來到山坡前，鐵劍先生道：「葉女俠，你看這就是鷹愁澗了。」順着山坡往下，有十幾丈深的地方，竟是一道山澗，下面黑沉沉一片吼聲，大約在極深的地方，有很急的水流，因為兩邊是石壁，下面的水發出這種回響，顯得聲勢越發的大了，站在这片崇山峻嶺，也看不見一些燈光，鐵劍先生在這鷹愁澗前，沉心靜氣的查看一番，向東走出數丈遠去，忽然停住脚步，向葉青鸞招呼道：「葉女俠，這裏來，你看這裏大約就是那司徒空出入之處，這裏有一株多年的古松，傾斜着往澗中探出去，有丈餘才往上聳起，若往這株古松上往對面縱去，不過是三丈左右，只要落脚處找的穩，決無危險，不過這種地方，實不是隨便可以出入的地方。在平地上，只要輕功稍有根基，飛縱出三丈多遠，不是費事的事，只是這下面是百丈深澗，對面又不是平坦山頭，倘若這種意念稍一搖動，起了驚懼之心，畏怯之意，能把平時的本領減去三分，葉女俠你們母子看這裏可以出入麼？」葉青鸞說道：「身經百難，視死如歸，商和這次私下黎母峯，具着不再苟且偷生之念，他還有什麼可怕，我倒很信他能夠飛渡鷹愁澗，決不會就葬身在這裏。」鐵劍先生道：「很好，賢母子全有這樣堅忍之心，不拔之志，眼前這些阻難，更無所懼了，那麼我願當頭陣，任它怎樣危險，我們既然費了千辛萬苦，闖到這個地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葉女俠你看對面突起那塊岩山，也就是落腳之地，好在

這棵古松上着脚之處，枝葉全已折去，沒有什麼阻碍，我要先行一步。」鐵劍先生往後退了兩步，他一提長衫，立刻騰身而起，到了這棵樹幹上面，脚下一點，竟如一縷輕烟，飛縱過鷹愁澗對面，鐵劍先生一回身，向這邊點首招呼道：「你們跟着過來，落脚之處十分平穩，不必擔心。」葉女俠跟鐵劍先生所說的話，正是激勵商和不願意叫他退縮之意，這種奇險之地，實不是他那身功夫所敢嘗試，只是事到臨頭，若有退縮之意，易起人輕視之心，所以才故意的說那種激厲言辭，好鼓起商和的勇氣，這時聽到鐵劍先生的話，也明白俠客的用意，正也為的是鼓勵着商和免得自誤，葉女俠已經答應了聲，跟踪而起，飛縱過澗對面，商和也是輕身提氣，照着母親的步法，脚下用足了輕力，竄過鷹愁澗，可是鐵劍先生已然站到山澗的緊邊上，等待着商和往下一落，果然身軀往後一退，自己一換步，倒是挺住了身軀，可是這情勢是危險十分，鐵劍先生一把抓住商和的左腕，低喝聲：「身形快些隱蔽！」已帶着他騰身而起，縱上一段山坡，把身軀隱住，葉女俠也跟踪而上，可是停身後向附近仔細觀查，附近一帶別無動靜，鐵劍先生道：「在山澗那邊所見的人，到現在踪跡不見，我是始終不能釋懷，此人是敵是友，到現在尚未判明，我們不得不十二分的小心。我想鐵指環黃六奇所說的話，一定不差，鬼見愁司徒空，決不會離這裏多遠，我們隱蔽着形藏，搜尋他一番。」羅刹女葉青鸞點點頭道：「我也這麼想。」天龍劍商和也隨着翻過一段亂山頭，眼前現出一段極狹的道路，不過僅能走過一人，順着這條小道往上走了沒多遠，突然見前面徒現一條夾壁似的山溝，並且裏面非常黑暗，仔細觀查之下，地上的亂草似乎時時被人踐踏着，這分明是有人不斷在此經過，往上看這段夾壁，雖不甚高，也有十餘丈，鐵劍先生向羅刹女葉青鸞道：「看眼前的情形，離着鬼見愁司徒空寄身之處，不甚遠了，這裏雖然十分奇險，我們不得不冒險一行。」葉女俠道：「現在已到了這裏，任憑他是虎穴龍潭，我們也必須闖他一闖，我願在前邊引路。」鐵劍先生微笑着說道：「葉女俠遇到這種地方，無須存着主客之分，還是我在頭裏引路吧。這種

地方，不能不加以謹慎，只有把劍亮出來，提防意外，以免措手不及。羅刹女葉青鸞答了個好字，一抬手，各把寶劍撤出鞘來，仍然是鐵劍先生在頭裏走，羅刹女葉青鸞、天龍劍商和彼此全隔開四五尺，衝入了夾壁中，裏邊雖然黑暗，可是鐵劍先生這口古鐵劍，羅刹女葉青鸞這口劍，劍身上全各有一縷寒光，在這夾壁中倒可以微辨着眼前的道路，往裏走出十幾丈來，覺得脚下漸走漸高，又走過十幾丈來，漸漸的道路開展，已經出了這段夾壁，眼前是一段小山頭，這種地方，尤其特別，四圍全是一二十丈的山峯圍繞，形如一座高牆，這段小山頭，方圓有三四十丈，樹木很多，可是大致全見出行列來，彷彿是經過人工的採伐，可是地上所長的山花野草，又看不出道路來，不像有人常常到這裏走動，更找不出那鬼見愁司徒空居住的所在，也不見方才懸崖峭壁上那個夜行人。鐵劍先生向羅刹女葉青鸞、天龍劍商和一打招呼，各自盡力的把身形掩蔽着，往前搜查過來，沒有十幾丈，突然間左邊一排叢林中，陡發異聲，也辨別不出是什麼聲音，跟着那片樹帽子上，一片亂響，噍噍噍噍枝幹折斷，忽然數尺長的樹枝子，連番飛起，向鐵劍先生等頭上落來，情形怪異，雖然夜風陣陣，可是沒有那麼大力量，能把樹枝吹折在空中飛舞起來，鐵劍先生低聲向羅刹女招呼道：「我們要盡力搜查一下，這分明是暗中有對付我們之人了。」鐵劍先生立刻騰身飛縱起，直撲向那片叢林，羅刹女葉青鸞、天龍劍商和，母子二人也往左右一分，各自閃開地勢，全是脚下用力，騰身而起，隨着鐵劍先生的踪跡，搜尋過來，這時那樹枝子還不斷的往那邊飛過來，只得用劍撥打，只聽鐵劍先生怒叱了聲：「敢對老夫戲弄，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人！」一個「燕子飛雲縱」的輕身術，騰身而起，已到了那叢樹的樹頂上，輕登巧縱，掌中劍不住擺動着，在鐵劍先生撲上去時，竟從一片樹頂子上拔起一條黑影，竟看不出是人是獸，向五六丈外，一片深草中落去，鐵劍先生一個「燕子穿雲式」，二次騰身而起，緊追了去，羅刹女葉青鸞、天龍劍商和，也撲了過來。可是鐵劍先生往下一落，竟從那一人多高的荒草中飛起，許多石塊迎面打來，天龍劍商和



已看出這個是夜行人，故意的安心戲弄，暗中故意的賣弄本領，往旁邊一縱身，閃開迎面的石塊，隨手發出支鋼梭，一抖手，一點寒星，向石塊發出來的地方打去，鋼梭落處，好像一頭夜鷹，又從亂草中拔起，鐵劍先生絲毫不懼他的暗算，也把一身輕身本領盡量的施展出來，盡力的向那黑影處撲去，因為這條黑影他始終借着荒樹木隱蔽身軀，鐵劍先生撲過去時，只得用掌中劍搜尋他隱身之處，劍光顫動，那亂草荆棘隨手的斷去，羅刹女葉青鸞向商和一打招呼，這母子二人，竟自分散開，看出那條黑影落下去的地方，分三面往上面包圍，葉青鸞身手矯捷，和鐵劍先生的輕功造詣，不過略遜一籌，此時也因為這裏所見的人，既不肯露面，又有這種敵對之意，暗中襲擊，現在自己已立於能進不能退之地，只有拚命的和這敵人一決雌雄，所以也盡量的把輕身本領施展出來，三下裏親自撲擊，那條黑影竟往天邊一段嶺頭退去，鐵劍先生那肯捨去他，竟自大聲招呼道：「前面的朋友聽着！我們此來，是專誠拜望江湖同道司徒老英雄，朋友你若這麼故意的和我們爲難，那可就各憑本領，決最後的勝負了。」可是鐵劍先生雖然這麼發話招呼，前面那條黑影，依然是縱躍如飛，竟自翻上嶺頭，鐵劍先生和羅刹女葉青鸞，天龍劍商和此時雖還沒看出此人的面貌，可是他起落縱躍，這種身法太快了，彼此未免心驚，這真是強有力的敵人，鐵劍先生此時把心也橫了，自己倒要以一身所學，和他一較最後勝負，不看看此人，是誰來，這鷹愁澗也就別想再退出去了，前面那人已經翻上嶺頭，鐵劍先生和羅刹女全離開他五六丈遠，跟踪而上，這裏比較前面那懸崖峭壁，容易着腳，鐵劍先生和羅刹女翻上來時，商和可落後了許多，他不過才上到嶺半腰，鐵劍見前面這人順着嶺頭往前逃下去，以他這般輕靈緊快的身法，江湖中少見的人物，他竟自不肯現身對敵引誘，自己到嶺頭上來，他定懷惡意，一到這上面，見這嶺頭上亂石起伏，夾雜着些樹木荆棘，並且上面道路沒有多寬，最寬的地方不過四五尺，這上面沒法子對敵動手，只要一失腳掉下去，雖不能粉身碎骨，可是也得身受重傷，鐵劍先生暗打主張，想着到他落腳之處，稍

近自己，要施展最後的絕技，撲近了他，不容他再走開，在這上面留神着腳下的危險，見那黑影已然轉到這嶺頭的東南角上，相隔只有六七丈遠。鐵劍先生暗中把氣納丹田，竟施展開「蜻蜓三抄水」，燕子飛高，縱一身形騰起，隨着脚下略一站，兩次騰身已出來七八丈前面，那條黑影也正在把身形拔起，鐵劍先生出其不意，猛往一株斜探在嶺頭的古松上一落，脚二次騰空拔起，這次竟翻出去五丈左右，和那黑影是同時往嶺頭的南面落，相隔只有五六尺遠。鐵劍先生那肯再容他走開，脚尖才往下一沾，一提丹田之氣，右手的劍往前一抖，身形隨着劍起，連人帶劍向那人背後撲到，這次鐵劍先生招術進得神速異常，任憑他身形怎樣快，也不易再躲開，那知眼看着劍尖已經沾到了衣裳，這人脚下竟自一頓，身軀拔起，也是「燕子鑽雲」的輕功。可是帶着「細胸巧翻雲」的絕技，在半空中一個翻身，反向鐵劍先生的背後落來。這種出奇制勝的閃避，也不由鐵劍先生不驚心動魄，可是這時羅刹女葉青鸞已經撲到，竟自雙掌一錯，往前將步遮招，右掌向這人的左肩頭卸去，此人身形還沒轉過來，他的脚尖也就是才着地，竟自一個黃龍轉身，肩頭往後一擰，左掌用掌緣一找羅刹女的脈門，右掌駢食中二指「龍掙珠」，向葉青鸞面上點來，葉青鸞右掌往右一沉，左掌從下往上翻出，向此人的「曲池穴」上劈去。鐵劍先生也翻身把掌中劍一舉，喝聲朋友，請你趕緊亮萬兒，休要自誤，劍舉起可不往下落。這正是鐵劍先生保持着自己的身份，不肯以多爲勝，這時葉青鸞的掌到，和鐵劍先生的話全是同時，此人身軀往下一矮，他這雙臂往外一分，羅刹女的一掌劈空，此人雙掌往當中一合，身軀往起一長，「蓮台拜佛」式，猛往外一撤，雙掌是「排山運掌」式，向羅刹女葉青鸞華蓋穴上打來，葉青鸞用「爲封似閉」之身軀稍往左一斜，雙掌也從左往右向外一翻，橫劈他的雙臂，此人竟自一個「早地拔葱」身形聳起，不往前，不往後竄，却斜着往嶺半腰落去，那藤蘿蔓草被他踏得一陣作響，再看他時，已經輕登巧縱出去六七丈，重翻到嶺頭，鐵劍先生因爲他不肯答話，頗有些憤怒，此人的無禮，翻身壓劍喝聲：

「朋友，你想逃到那裏。」話聲中已經一聳身追了過來，天龍劍商和也跟踪趕到，葉青鸞也隨着鐵劍先生的身後，一齊追過來，那人就縱躍如飛，往前出去十餘丈，他却往南穿進一片叢雜的小樹林中，鐵劍先生和羅刹女葉青鸞、商和，追到這小樹林前，防他暗算，不得不察看一番，略一停頓之間，樹林中有人發話道：「遠客降臨，分明是尋訪這裏的主人，竟自先把這裏作了獵場，客人們終歸失望，我這鷹愁澗不會有所得的。」這人一邊說着話，已從小樹林中走了出來，鐵劍先生和羅刹女以及商和，分明看出就是動手之人，只是勿遠問並沒看出他像貌，此時他不以敵對行為相見，怎好就把他當作那動手之人，却往前近了兩步，拱手說道：「尊駕何人？我們是來拜訪這鷹愁澗的主人司徒空老師，怎奈沒有接引之人，只得冒犯擅闖進來。」那人一邊向前迎着，一邊發着笑聲道：「尊駕可就是名震南荒鐵劍先生，展大俠麼？我在下複姓司徒，名空，是江湖上無名的小卒，那敢當拜望二字。」羅刹女葉青鸞母子也向前施禮道：「原來就是司徒老師，適才嶺頭冒犯，想也就是尊駕了。」這人暗暗笑道：「我司徒空要是那麼無禮，豈不叫老師父笑話我，太以不懂得江湖道義，小徒無知，手底下略會幾手功夫，他竟自敢在老前輩們面前班門弄斧，幸蒙老俠客們手下留情，他才知難而退，我這個作師父的聽得信，那敢不緊趕了來，向老俠客們當面謝罪。」葉青鸞和鐵劍先生全十分驚異，趕情方才還不是他本人，他的徒弟已有那般好身手，此人的武功本領更是名不虛傳了。鐵劍先生忙答道：「久仰司徒老師武功絕技，名滿天南，只是先前不知道，老師父隱跡的地方，無法登門拜訪，如今好不容易知道這個鷹愁澗的所在，冒昧前來，又趕上道路生疏，竟在一個深夜中拜訪一個幕名的武林名家，我們還生怕引出老師父誤會來，老師父可能原諒我們麼？」這鬼見愁司徒空哈哈一笑道：「展大俠，你也太客氣了，我們師徒不能盡禮的迎接遠客，我們已覺抱愧十分，你再這麼謙虛，越發叫我司徒空置身無地了，山居簡陋，老俠客們不嫌這裏骯髒，請到裏面小坐如何？」鐵劍先生和葉青鸞、商和金拱手致禮，鐵劍先生道：

在下正要裏面叨擾。」鬼見愁司徒空一轉身道：「老俠客們，隨我來。」他頭前引路，穿入這片小樹林中，眼前突然現出一條整潔的小路，在十幾丈外，一段山岩之下，隱隱的有燈光。漸走漸近，看出靠一個山根底下，建築着一段竹籬茅屋，燈火也就是從那裏邊射出來。來到竹籬門首，鬼見愁司徒空向裏面招呼道：「藍玉，你還是趕緊出來，惹了禍，躲在屋中，當的了什麼，還不趕緊向人家請罪麼？」鬼見愁司徒空這一招呼，竹籬內那草房相隔着有七八丈遠，這座籬笆內也有些花木，那草房的門開處，一個人答着話道：「師父，我不致於那麼現眼，我這裏燒茶待客，真要是饒不我，我自己承當，還會連累了老人家麼？」此人已經在話聲中，騰身而起，往起一竄，就是三四丈高，往下落，竟往道旁的一棵樹梢子上，輕輕一登，又復騰身而起，兩個縱身，已經到了鬼見愁司徒空的身後，鐵劍先生等相離已近，這才辨別出那師徒二人的像貌，這師徒二人，身量是一樣高，只是從面貌上能分別出來，這司徒空年紀已經有六旬餘，黃焦焦的臉面，頭髮已經花白，而修長眉毛，眉梢往下垂，一雙精光四射的眸子，只是兩顴骨高些，唇上留着短鬚，已有花白之色，他那徒弟却是黑得特別，一雙短眉毛，兩隻精圓的眸子，塌鼻巨口，醜怪十分，看年歲也不過在二十左右，這鬼見愁司徒空向鐵劍先生以及羅剎女葉青鸞、天龍劍商和道：「這就是小徒藍玉，同道中送了他個匪號叫鐵面神猴，這個孩子天生來的身輕體快，在這廣愁澗附近，他更鍛鍊成了一身小巧的功夫，不過我在下已經是洗手江湖，不再和朋友們爭名奪利了，所以他也沒有到江湖上歷練，形如野獸般一些禮節不懂，叫老俠客們多多笑話了。」更喝叱着藍玉道：「你還不趕緊見過名震天南的劍鐵先生，展大俠，這位是十年前在西川行道名震武林的女俠羅剎女，這位是葉女俠的令郎商老師，適才你一切冒犯之處，趁此陪罪，就算饒了你。」那鐵面神藍玉一張醜臉帶着笑容，向鐵劍先生等躬身說道：「弟子多有冒犯之處，大人不見小人怪，不要再對付我才好。」鐵劍先生笑道：「過於言重了，看師敬徒，這是禮所當然，何況小朋友你這一身絕技，叫展某十分佩服，我已經

蒙你手下留情，保全了臉面，叫我在鷹愁澗栽了大跟頭，我應當向你道謝呢！」這鐵面神猴藍玉却帶着十分慚愧的看了看鐵劍先生，又瞧了瞧他師父，鬼見愁司徒空却向藍玉一擺手道：「頭前引路。」更向鐵劍先生等拱手相讓，一同往裏走來，到了這三間草房前，司徒空請大家一同來到屋中，鐵劍先生和羅刹女一看這裏面的情形，倒是一個山居的模樣，簡單的幾件粗製的桌凳，裏面收拾的却是十分乾淨，連羅刹女看到鬼見愁司徒空在江湖道上橫行時作過多少驚天動地事，他應該積存些金銀財寶，隱匿這裏，憑他的本領，一樣找十足的享受，可是眼中看到這屋中的情形，師徒二人分明是過着極清苦的生活，這倒真有些莫明其妙了。鬼見愁司徒空讓大家落坐之後，却招呼徒兒藍玉前去煮一壺茶，給老俠客們略解煩渴，回頭好好的預備一些下酒之物，把那已存了數年的美酒取來，我也要稍盡主人之禮，在這荒山絕頂，裏款待佳賓。鐵劍先生聽他這樣吩咐，遂說道：「司徒老師父，我們是慕名拜訪，你這裏清靜慣了，我們不願意過分的招擾，攪得你師徒不安，我們只願意就一杯茶，略談片刻，暢談一番，也就告辭了。看這情形，我們三人，奔鐵沙谷進鷹愁澗，司徒老師似已先知，這倒叫我們佩服不盡。」那司徒空並不答話，只是微微一笑，這時鐵面神猴藍玉從外面用一個白木盤送進一把紫砂壺，四個茶杯，鐵劍先生看這種茶具，更是驚異，和他這屋中的情形太不相稱了，那把紫砂壺是百餘年前之物，擦得全成了透明，在燈底下發出嶄亮的紫光，四個茶杯却是四個清玉碗，也不是平常所見之物，鐵面神猴藍玉把壺碗全放在桌上，把茶杯裏全斟上茶，挨次的獻到，這碗茶還沒喝到口中，已經聞到一股子清冽的香氣，這分明是洞庭湖的最上品雲露鮮芽所煮出來的氣味，鐵劍先生是一個遍遊名山大川的人，各處的名勝特產，差不多知道的很詳細，鬼見愁司徒空住在這種地方，遠隔數千里的名產香茶，他全收藏着，這倒是怪事了。此時看到這種情形，知道方才的想法，是完全錯誤，他師徒住在這奇險之地，沒有人跡的鷹愁澗，他們決沒受着清寒之苦，此人的情形越發可疑了。難道他江湖上一

切事完全没有放手，不過在這裏避人耳目而已。連羅刹女葉青鸞，天龍劍商和也是驚異不置。彼此飲茶談話間，鐵劍先生是個豪爽成性的人，自己就要痛痛快快的說明來意，可是才要開口，鬼見愁司徒空却把話攔截着，不是提到武功就是問到過去武林中成名人物，如何的下落，始終不容鐵劍先生述說來意，跟着聽到旁邊的屋中，一陣刀勺碗盞連響着，工夫不大，鐵面神猴藍玉從外面進來，見他臉上都帶了汗跡，鬼見愁司徒空微笑着道：「藍玉，這就算是罰你向老俠客們陪罪。」藍玉也向師父一笑道：「我的手藝如何，全憑客人的一句話了，弄不好，我落個白受累，還把師父不肯用的東西滿叫我遭踐了。」他一邊說着，已把桌上的茶具收去，把桌凳擺開，把那托茶具的木盤提着出去，倒真是忙了他一人，連着出入幾次，把桌上全擺好，所有下酒的菜肴，全是這川滇一帶的名產，所用的器具，更是精細異常，全是平常人家不易見到的，羅刹女葉青鸞和天龍劍商和母子二人相視着會意，這種成名的江湖巨盜，果然有出人頭地的本領，他名雖隱匿，鷹愁澗洗手江湖，在這種地方，他竟會弄出這樣精緻的飲饌，足見他已然作着俠盜的生涯，我們今夜倒也嘗到這不義之食，真也是一生難得的機遇，最安慰的是鬼見愁司徒空語言行動豪放異常，江湖上傳聞他是個詭計多端，極難招惹的綠林巨盜，我們今夜闖到這裏，他竟絲毫沒有猜忌之心，懷疑之意，一片英雄本色，我們倒也要放心大胆，別露出一些畏懼之心，懷疑之念，叫他師徒輕視了我們。這時司徒空已經讓鐵劍先生等入座，他自己在下首相陪，鐵面神猴藍玉親自執壺給鐵劍先生和羅刹女葉青鸞，天龍劍商和敬了一巡酒，更給師父滿上，鬼見愁司徒空向鐵劍先生道：「我這個頑劣的徒弟，隨在我身旁，雖然我没放他入江湖，可是我住在這種荒涼無人的鷹愁澗，就不斷的打發他出去購辦些師徒應用之物，他一次出去，雖不致於闖什麼大禍，也要找些是非，還是始終不肯認錯，全是因為人家欺負了他，他才動手，老俠客們看像他這種樣子的，可會吃虧麼？惟獨今夜，他雖則在老俠客們面前無禮，我倒是真沒想過分的責備他，因為不知者不

罪，老俠客們突然降臨鐵沙谷鷹愁澗，他捨命堵擋，不容來人侵入，這正是他忠心保護自己的家門，怕遭意外的侵襲，那想到他現在反倒親自向展大俠葉女俠面前謝罪。連我這個師父還沒見過他，肯這樣服軟，足見大俠們先聲奪人，怕你們還要報復不饒他呢。」羅刹女葉青鸞道：「司徒老師，我們可不敢當冒昧登門，我們已嫌失禮，那能再怨少師父的阻擋。」這時藍玉送酒送菜，忙個不住，所備的菜肴，雖則不多，可是樣樣很精緻，並且有遠隔數百里外的幾樣難得珍貴的特殊菜肴，這尤其叫鐵劍先生等驚異十分，在飲酒中間，鐵劍先生想到還是和他早早的說明來意，因為在那懸崖峭壁，分明有人也入鐵沙谷盡力追趕，竟失踪跡，真沒辨明此人的面貌，不敢斷定是否就是他師傅，可是大竹谷鐵指環黃六奇，已然明告訴我們，峨嵋聖手魯夷民，他必赴到鐵沙谷鷹愁澗，請鬼見愁司徒空入苗疆，我們既已然走了先步，萬一他這時趕來，事情就不好講了，想到這兒，遂向鬼見愁司徒空道：「司徒老師，你在這鷹愁澗隱匿多少年了？」司徒空道：「在這裏不過是四五年的工夫，我們愛這裏天生來的奇險異常，我生來最好練輕功提縱術，借著這懸崖峭壁，徒二人操練些工夫，倒是難得的機會。」鐵劍先生道：「大竹谷隱踪着一位江湖老英雄，司徒老師和他可常見麼？」司徒空搖了搖頭道：「我們已經好多年不來往了，只爲黃六奇自命不凡，在那大竹谷居然以退隱的高人奇士自居，把大竹谷佈置成叫人不愛看的樣子，我當初雖和他有些交情，自從他在大竹谷卜居之後，我們反倒不來往了。」鐵劍先生知道他有些言不由衷，連那鐵指環黃六奇，也給司徒空隱瞞了一半，他們分明是全沒拋開，江湖事業依然幹着江湖俠盜生涯，不過在朋友們面前，不肯承認罷了，羅刹女葉青鸞道：「我們路經大竹谷，也曾慕名拜訪，黃老英雄聽說司徒老師最近有出山之意，要爲朋友辦一件扎手的事情，這倒是很難得的事，以司徒老師這一身武功絕技，和過去的威望，任憑他天大的事情，定能迎刃而解，只是我們此來，有事相求，不過有些冒昧，司徒老師念在武林道義，還要担待我老婆子，一說到這句，鬼見愁

司徒空目注着他眼前的酒杯，神色不動，他突然的向羅刹女葉青鸞一擺手道：「怪事，我就不信有人敢這麼無禮侵入我鬼見愁的身旁。」他猛然一斜身，把面前的一雙筷子捻起，向門上橫窗打去，這一雙筷子形如脫絃之箭，穿窗而出，竟自落到院中，鐵劍先生等任什麼沒聽到，看他這種情形，分明外面有人，也全相繼站起，那藍玉正用木盤托着一盤菜，從門外進來，鬼見愁司徒空向鐵劍先生說道：「外面有人擅自侵入我這小院内，他分明是要來見識見識我鬼見愁是何如人，大俠們可不准多管我的閒事，只許你們看個熱鬧。」鐵面神猴藍玉菜肴已放在桌上，說聲師父，敢是外面有人要暗算我們，你不用管，交給我吧。他把木盤猛的扔在地上，翻身向門外就闖，鬼見愁司徒空一縱身已到門口，把藍玉的肩頭抓住，喝聲：「你敢多管我的閒事，閃開！」隨手一甩，竟把藍玉甩出四五步去，才挺身站住，鬼見愁司徒空已經縱身出去。

## 第五章 菩提菴鐵劍遇俠尼

鐵劍先生，葉青鸞，商和，雖則認為司徒空決不會有惡意，可是進入鐵沙谷鷹愁澗，很費一番手脚，這種地方是能進不能退，若是一旦發生什麼變故，遇上扎手的對頭，再想撤身逃開，就比進來時難了，所以決不敢稍有疎忽，大意，雖是鬼見愁司徒空不准多管，也不能在屋中等候，倒也要看看侵入鷹愁澗的究竟是怎麼個來頭，跟隨着全闖出屋來，再看院中，已不見鬼見愁司徒空的踪跡，那鐵面神猴藍玉，却跟隨出來，向鐵劍先生道：「展大俠客，我師父的脾氣古怪，你還是少管他的閒事爲是。」鐵劍先生道：「我們知道你師徒這身本領，那還會用我們幫忙，我們要看個熱鬧。」這時草房後，忽然發生一片兵刃互碰的聲音，和山石碎裂的暴響，鐵劍先生向葉青鸞招呼了聲：「後面已然動上手，我們到房上看看。」跟着騰身而起，三人先後翻到了草房的頂子上，只見這房後是一段傾斜的山坡，越往上走越



發險峻，那片叱咤之聲，就在那山腰上，兩條黑影正在狠命的搏鬥，這兩人的兵刃也是太以的湊巧，各使用一條軟兵刃，這時那星月之光，正照在那山崖一帶，雖則辨不清動手的人面貌，他們的手中兵刃已經看出，鐵劍先生不由一驚，低聲向羅刹女葉青鸞道：「葉女俠，你可看見了麼？跟鬼見愁司徒空動手的人，使用一條金絲紫藤鞭，那種身法輕快的情形，頗似峨嵋聖手魯夷民，他們兩人怎麼不相識了？」

「那知鐵劍先生話未落聲，兩人已經一聲大笑，一同飛縱了過來，竟自落在了房後坡，鐵劍先生見來人這一到了房上，看出果然正是那峨嵋聖手魯夷民，鬼見愁司徒空却自首先說道：「這真是笑話，我們真成了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鐵劍先生忙的拱手說道：「原來魯老師也趕到鷹愁澗，這真是難得的事，咱們下面一談。」鐵劍先生此時覺得這件事憤憤難平，費盡了辛苦，來到鐵沙谷，鷹愁澗，原指望着總算比魯夷民走了前步，會着了鬼見愁司徒空，以江湖道義來說動他，阻止他不叫再赴苗疆，助那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想不到始終沒容把話講出來，魯夷民竟在這時趕到，事情居然有這麼巧合，難道他們還是早已會面，故意的弄出這種局面，我展翼霄顧不得許多，倘若如此，來不能如願以償，我也不想再出鷹愁澗，連這峨嵋聖手魯夷民和我落個同歸於盡，也就值得了，相繼飄身到下面，魯夷民和司徒空把兵刃圍在腰間，一同走進屋中，鬼見愁司徒空却向魯夷民道：「魯老師，你可有不當之處，既然肯賞臉到我鷹愁澗，看望我之心，為何還在外面窺查我的動靜，我若不是手底下稍慢，倘若我暗器在手中，得罪了魯老師，那時就該和我司徒空翻臉不認朋友了。」峨嵋聖手魯夷民道：「骷髏鞭我連帶了你三次，這已經算你懲罰，你還這麼不爲朋友留餘地，太叫我面上難堪，我來到鷹愁澗，並沒有敢儘自窺查你，司徒老師一條亮銀骷髏鞭，十二顆子午問心釘，我沒有那麼大膽量，敢來問你，何況你那位高徒鐵面神孫藍玉，更是我領教過的人，我焉敢在你這師徒面前那麼無禮，自我難堪，我聽得深夜款客，這是鷹愁澗輕易沒有的事，我還沒容往裏窺察，你的那種獨門手法，一雙竹

箸穿窗而出，訪不着朋友，再把我兩眼打瞎，我豈不成了一世的廢人？你怎麼還這麼無情無理的當面責備，豈不叫人笑話？」談到這，却不笑，鬼見愁司徒空回答，向鐵劍先生和羅刹女葉青鸞、天龍劍商和拱手道：「人生何處不相逢，瀟湘苦水屯一別，誰又想鷹愁澗又能重會，老俠客們怎會這樣清閒，不要笑話我們，我和司徒空當年在江湖道上，是過命的交情，老俠客們也全是豪放不羈俠義道中人，一定能不笑話我們，這種疏狂無禮吧！司徒老師你們美酒佳肴，款待上賓，我這個不速客，可也能叨擾一杯麼？」司徒空微微一笑道：「這倒好講了，原來你和展大俠、葉女俠、商老師也全是舊友，這更顯得我司徒空孤陋寡聞了，好！我們酒興方濃，被你打擾，咱們還是坐下談。」說到這兒，招呼藍玉快來，給你魯師伯再添一個座位，藍玉從外面進來，向魯夷民招呼了聲，又給擺上一份杯箸，彼此重行落坐，鐵劍先生却向魯夷民道：「魯老師，你我過去的情形，要論到江湖道中的規矩，今夜來在司徒老師這裏，就不該講，不過我展翼霄說句極放肆的話，我早年寄身仗義道，並沒有超羣絕俗的本領，只仗着一口破鐵劍，居然叫我保全了這點微名，我只仗着磊落光明，任憑什麼事問心無愧，魯老師，你我不會不瞭然吧！可是名小卒，也無須乎作那種無味的欺騙，我們趕到鐵沙谷鷹愁澗的來意，魯老師，你不會不瞭然吧！可是魯老師，你也同時來到，我展翼霄更看的清清楚楚，魯老師，你不是來到鷹愁澗，為五虎斷門刀彭天壽約請司徒空老師、父苗疆助拳，對付我等？可是對不起，我們竟走向一條道路了，這是我們不揣冒昧，不度德不量力的地方，我們和司徒老師只能說是慕名拜訪，可以說沒有深交，魯老師今夜在這鷹愁澗，我們把話說穿，咱們若水屯的事，已成過去，二次重逢，是朋友是冤家，任憑魯老師自擇，你們現已說明，和司徒老師是多年舊友，疏不間親，我們來意就此算是作個了斷，這鷹愁澗我們以武林中朋友而來，我們還是朋友而去，與司徒老師無惡無怨，不過離開鷹愁澗，你們二人趕到苗疆，為五虎斷門刀賣命，那時咱們可再說再講，各憑武功本領，一賭生死存亡，展翼霄和葉女俠也是二十餘年道義之交，我們

只恨若水屯不給他弄個乾乾淨淨，到現在反弄得勢成野火燎原，這件事我不得不承認是我展翼霄一生辦的最大錯事。」說到這，立刻站起，向葉青鸞商和道：「蒙司徒老師過分的款待，我們別儘自招擾了，就此告辭。」鬼見愁司徒空，只兩眼望着鐵劍先生聽着說這片話，一語不發。峨嵋聖手魯夷民抬起頭來，看着鐵劍先生，微微一笑道：「展大俠，你先別走，展大俠你的來意說明，那麼你也不能就武斷的說定我魯夷民就是爲彭天壽約請司徒空而來，不要緊，你我既在此相遇，何妨多談一談，就是葉女俠對我魯夷民有什麼不滿之處，我也可以當面領罪，我們全是鷹愁澗的主人，司徒空的朋友，既或在這裏講不清的，離開鷹愁澗也一樣的解決，展大俠，我請你稍安勿躁。」鐵劍先生微微含笑，落坐之後，向魯夷民道：「魯老師，你不要怪我展翼霄這麼無情無理，只爲我們兩下站在敵對的地步，不得不這樣作了。」峨嵋聖手魯夷民道：「我和那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交情的厚薄，咱們姑且不論，無論俠義道中人，或是綠林道中的朋友，彼此間全以信義爲先，此次彭天壽尋仇報復，固有不當，可是我們既和他有交情，就不能不出頭爲他幫忙了，自從我們趕到三湘，事實的真相才算明瞭，若水屯一會，更見着南海漁人和展大俠出頭爲他兩家了解這場事，只是在各走極端之下，也不能深怪那彭天壽，他不這樣作，江湖道中也没有他立足之地了。他重返天南，這次在苗疆普請綠林中成名的人物，因爲他已經知道，對付葉女俠手段再弱了預備的力量稍差，和葉女俠重會之日，也就是他覆滅之時，這就叫羞刀難入鞘，可是我魯夷民在江湖道中，這些年來，雖則是走入歧途，可是還不敢作那滅絕天理，不顧道義的事，若水屯分明是展大俠你劍底遊魂，就是你不肯下絕情施毒手，也得把我一世的英名斷送了，可是展大俠你念到江湖朋友成名的不易，竟自格外的成全，我没露出一點痕跡來，保全我魯夷民，不致於栽在三湘，何況我並不是和展大俠葉女俠冤家對頭人，我焉敢不感念展大俠這番大仁大義，我二次又這麼爲彭天壽賣命，自己的力量不足，還到鐵沙谷鷹愁澗約請司徒空隨我下苗疆，我真要是那麼沒

有一點信義，那我魯夷民也就枉在江湖上闖這幾十年了，我來到鐵沙谷完全是另有一番心意，此心只有天知，好在展大俠葉女俠，在這種局面下，仍然不失俠義道的身份，倘若是在這裏一會面動起手來，我魯夷民這些年的江湖就白闖了，實不相瞞，現在這場事我所懼的，不是怕展大俠等這一班天高俠義道的武功威力，我所最注意的一人，就是苦水屯栽了跟頭的屠龍手石靈飛，你們兩家的事，恐怕全要毀在他一人之手。」鐵劍先生和羅刹女葉青鸞，全把面色一沉，現出愠意，認為魯夷民有離間自己這班人之意，羅刹女葉青鸞却說道：「魯老師，你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可不許信口傷人，屠龍手石靈飛是武林中最重氣節的人物，我們和他全是道義之交。」魯夷民忙說道：「葉女俠，不要誤會，我並非是那種下流的手段，聽我把話講明，自然明白我魯夷民的心意了，石靈飛他在江湖道中，威名遠震，在藍山通天嶺隱跡之後，過去的威名，江湖中未曾忘掉，這次出人意外的，他竟會下三湘出頭管這場事，這一來葉女俠和彭天壽的事就辦不了，他這一生恩怨分明，恩仇兩個字分的界線極清，五虎斷門刀彭天壽這一把刀，雖是給他自己種下殺身之禍，可也給天南一班俠義道留下了無邊的禍患，此人他必要報復這一刀之仇，他們若是重入苗疆，正要把彭天壽以及所請的一班綠林道置於死地，他個人寧可在這場事中落到骨化形消也不肯罷手，所以有他這一人，在苗疆這場事兩家的劫難無法挽回，不知要斷送多少成名的人物。至於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他本也想到約請司徒空到苗疆助拳，這是綠林中一種規矩，他只要下帖相請，接帖的人不到那就算是跟他作了不解的仇人。我爲得這件事反覆思量，我這才在彭天壽面前討了這個差事，要親自到鷹愁澗，無論如何，要把這鬼見愁請出去，叫他跟着淌一次混水，請司徒老師出頭，也就爲得是對付屠龍手石靈飛，我認爲只有他能有這種力量，能有這種手段，把石靈飛制服了，那時你兩家的事，才可以有合理的解決，我只盼把這場腥風血雨，變作白日青天，也不枉展大俠成全我一場，一方面對於彭天壽我決不是賣友求榮，這是我一番苦心。」

老俠客信不信只好由你了。」這時鐵劍先生和羅刹女葉青鸞，天龍劍商和，全站起來，向峨嵋聖手魯夷民拱手說道：「魯老師，你居心這樣慷慨仁俠，我們只有心感盛德，不是魯老師說明，險些生了誤會，我們趕到鐵沙谷，鷹愁澗，也是被好朋友指示而來。」魯夷民一笑道：「這是那黃六奇的主意了，司徒老師這個隱密的住所，只有他知道的最清，我猜的不錯麼？」鐵劍先生點點頭，魯夷民忙說道：「老俠客不必客氣，請坐。」鐵劍先生落坐之後，向鬼見愁司徒空道：「司徒老師我們的來意……」底下的話鐵劍先生還未說出，鬼見愁司徒空嘆笑道：「來意早知，就是叫我司徒空不要多管閒事。」鐵劍先生點頭道：「我們憑着江湖道義，作這種無禮的請求，可是未容開口，魯老師已經趕到，我深知道二位的情甚厚，我們只好把來意悶在心中，任憑他事情的演變了。」司空徒含笑說道：「我們師徒躲在這地方，你們兩家找上門來，非叫我淌這場混水不可，我司徒空有什麼驚人本領，值得你們這麼照顧我，我看簡直是安心要我這條老命。」峨嵋聖手魯夷民道：「你可錯怪了好人，成人之美何樂不爲，這只要你肯出頭幫忙，爲好朋友賣氣力，據我看就是把老命送掉，也值得。」鬼見愁司徒空笑道：「你倒比我慷慨，不過命只是一條，我好好的活在鷹愁澗，我師徒二人，一些沒有活膩的情形，不是出於我們本心願意作的事，未免叫人不能甘心吧！」魯夷民道：「我們不要說笑話，要知我此來已經斟酌再三，只有你司徒老師肯成全這件事，保全了雙方多少條性命，那屠龍手石靈飛他這次更要請出一位驚天動地的人物，非要你出頭化解一下，還許能保得他們兩家的事，不致於落個玉石俱焚，同歸於盡，所以這次請你出頭，並不是那一面的人情厚，和誰的交情重，這次你只要肯盡力幫忙，將來苗疆上這場事一辦完了，這天南一帶鬼見愁司徒空六字，就算是名重千秋。」司徒空哈哈一笑道：「魯老師你怎麼跟我動起生意口來，我沒見過綠林道能夠立碑刻石，流芳千古，你把我這綠林道罵苦了。」峨嵋聖手魯夷民却正顏厲色的道：「我不是和你說玩笑話，將來的事實上，定然還你個憑據出

來。一司徒空道：「任憑你怎樣說，我也不和你辯別，反正我算認了命，你叫我那時走呢？」魯夷民道：「現在還用你不著，我請你到苗疆，你可不能早露面，這件事全在你個人看當時的形勢而行，萬一能夠不像我說的到了那種不可解之時，你就可以不滿這次混水，挽回當時的一場劫難，全憑你的智慧本領了。」司徒空道：「你這種難題目完全照顧我一人，既不許我不管，更不叫我早早的露而，你叫我暗入苗疆看事作事，事情好壞吉凶禍福完全放在我司徒空身上，是不是？」魯夷民點頭道：「正是，要看看你這個老江湖的手段如何？」司徒空冷笑一聲道：「還是咱們弟兄有交情，反正我算被你成全到底，咱們就這麼辦吧！一鐵劍先生和葉青鸞商和，到此時才知道峨嵋聖手魯夷民竟肯這麼任勞任怨，成全這場事，在江湖道中一個沒有深交的朋友，也就很難得了，葉青鸞跟商和站起，向魯夷民致謝，葉青鸞慨然說道：「我母子一身的冤孽牽纏，跟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弄成了這種不了的局面，竟蒙一般江湖同道對我母子這樣關心，委屈求全，爲是成全我母子。此恩此德，沒世難忘，此次我們離開黎母峯，也就認爲是我商氏一家到了消滅之時，所以決不打算和彭天壽再有兩立之心，我們一家人不到死亡盡絕，決不肯放手了，如今竟蒙魯老師和司徒老師這麼不顧一身的榮辱生死，想對我兩家的事盡力週全，我們稍有人心，也要爲這班好朋友着想，苗疆一會這次我們和彭天壽一決輸贏之下，無論榮辱勝敗，決不再作牽纏，不論生死，我們和彭天壽的事，就此算個了斷，只要是魯老師，司徒老師怎樣解決，我兩家這段冤仇，我葉青鸞定然惟命是從，決不會辜負了老師父們這番成全之意，我雖是女流，也算是在江湖中闖蕩了半生，定要言而有信，老師父們爲我兩家的事，多出力吧！」葉青鸞這番話出口，司徒空和魯夷民全是十分嘆服，因爲這個老婆子當年在川滇一帶，那種鋒芒比誰全厲害，有一種百折不回的性情，就是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下三湘綠雲村尋仇，苦水屯一戰，葉青鸞決沒有絲毫求和之意，退步之心，那種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烈性，實在叫人胆寒，担心着他兩家不知要牽纏到幾時，今

夜在鷹愁澗竟說出這種甘心退讓的話來，足見她把一切情面全放在朋友的身上，在她本身是很難得的事，彼此間又談論些當年江湖路上一切豪俠的事業，已經東方發曉，鐵劍先生和葉青鸞商和，向鬼見愁司徒空，峨嵋聖手魯夷民告辭，魯夷民也因為自己要有要緊的事纏身，司徒空個人也另有打算，不再挽留，立刻送鐵劍先生等離開鷹愁澗鐵沙谷作別，之後，這三人仍循着原路翻回來，總算不虛此行，這次苗疆赴會，能得這麼兩個有力人物相助，前途的事總可化解許多凶險，一路緊自趕來，到第三日已經來到猿山東地面，這天天氣突然變了，竟自陰雨連綿，一連兩天沒有放晴，鐵劍先生和葉青鸞母子遂在天馬坪鎮甸上耽擱了兩日，不能起身，他們是住在這小鎮甸上，一座小客棧，中字號是福來棧，這個棧房只有十幾間客房，並且輕易住不滿客人，這天在中午之後，天稍微的放晴了，可是雲氣還沒散盡，鐵劍先生站在店門口，見街道上積水很深，外面很是清靜，沒有多少人來往，對着店門一箭多地外，正是九道嶺下，一片山坡奇翠的樹林子，有許多竹籬茅舍，建築在山坡一帶，那佈滿青苔的山壁，在這雨後更顯得十分清雅，在那山居的人家全在作着晚飯的時候，烟裊裊散佈在林木間，更增了幾分野趣，鐵劍先生因為在店中住了兩日，雖則道路還不好走，可是因為近山一帶的這種顏色，看着使人留戀，遂繞着一段的積水，奔山坡走來，近山坡一帶道路好走了，地上是完全砂石被雨水沖過，清潔異常，鐵劍先生走到這一帶，看着竹籬茅舍的人家，正在操作着這種安閒的生活，叫人看着十分可愛，胸襟非常舒暢，遂沿着山坡往上走來，一條很窄的山道，因為有這些人家不斷的修整着，接連不斷的有那平整的蹬道，走着非常得力，這時已經離開了嶺下的人家，漸走漸高，上面的氣候更是涼爽，紅日西沉，天上一片片的白雲尚沒斂淨，夕陽反射到天空，照得那白雲全變成紅色，鐵劍先生賞玩着夕陽反照的奇景，這時已經走上九道嶺的半腰，耳中忽然聽得一陣木魚之聲，停住脚步查看時，在這嶺頭轉角後，露出一段紅牆，鐵劍先生十分高興，心想這種淒涼幽雅的嶺上，古寺山僧，點綴着顯得這九道

嶺越發的高雅了，好在這裏並不荒涼，道路也好走，天色已晚，定然還得住在福來棧，趁這時還可以到廟中看看，萬一遇着可以談話的高僧，和他敘談敘談，倒也解旅途的寂寞。鐵劍先生遂沿着一段盤旋蹬道，往上走來，林木阻隔，其實並沒多遠，走上一箭遠來，已到廟前，趕到往廟門頭上一查看，不由把高興打去了一半，只見門頭上刻着菩提菴三字，原來這裏是女尼修煉之所，這座菩提菴從外貌上看整潔異常，圍着四週林木蒼蒼，這片木魚的聲音依然不斷，更隱隱聽得念佛之聲，鐵劍先生略一遲疑，自己想雖是個尼菴，個人這般年歲，難道還不可以到菴中隨喜隨喜麼？遂來到門前，叩打山門，等了半晌，裏面才有一陣輕微脚步之聲，跟着山門開處，走出一個年青的小尼姑來，看年歲也不過十五六歲的光景，面貌生得端正清秀，穿着件灰布僧袍，腰繫絲帶，白襪僧鞋，向鐵劍先生合十一拜道：「施主可是要到菴中佛前拜佛麼？」鐵劍先生道：「我是避山遇雨，整躲了這半日的工夫，走得路過多了，無意中路過寶菴，一來要瞻仰瞻仰這名山寶刹，二來向師父們討杯水喝，少師父可肯方便？」菴主可在菴中，容我拜見麼？」這個小尼姑往後退了一步，側身站在山門旁，向鐵劍先生道：「老施主太客氣了，荒山野廟，既沒有什麼香客，大施主們也輕易不肯到小菴來，施主自管裏邊請，一杯清茶，一頓素齋，小菴還管得起，施主自管裏邊請吧。」鐵劍先生見這小尼姑說話口齒靈俐，語言得體，遂拱拱手走進山門。這小尼姑跟隨進來，仍把山門關閉，用手向東邊一指道：「施主奔這裏來，先請到客堂稍坐，我師父正在唸經，容我去給施主通報一聲。」鐵劍先生遂跟着這個小尼姑往迎面佛殿旁走進來，轉過佛殿的東山牆角，後面也是一座大殿，小尼姑領着走進東面一道院落，這小院中只有兩間北房，正是菴中接待香客之所，鐵劍先生來到屋中，見裏面几案整潔，古樸中却帶着一片高貴之氣，自己十分高興，看見這客堂情形，如見其人，這菴中主人一定不會俗氣了，小尼姑讓坐之後，鐵劍先生隨口問道：「還沒領教少師父法名怎麼稱呼？」小尼姑答道：「弟子名叫修緣。」答話間她轉身出去，工夫不大從外面端進一



個茶盤裏面放着一隻蓋碗，這小尼姑把茶獻到鐵劍先生面前，說道：「還沒領教施主貴姓大名？」鐵劍先生道：「在下姓展，單名一個翼字。」鐵劍先生因爲自己在天南一帶，名震江湖，到處隨意的說出名，反招出許多無味的牽纏，所以只把名字說出一半，這個小尼姑轉身出去，鐵劍先生品着茶，這杯茶竟是用極好的龍井，清冽異常，這時那木魚聲已住，又等了很大的工夫，把一盞茶用完，鐵劍先生來回在這客堂中間走着，聽得這菴中靜悄悄的，沒有什麼雜亂的聲音，更不見有着它的尼姑出現，可見這菩提菴中沒有多人住着，門開處，修緣從外面進來，向鐵劍先生道：「展施主，家師在禪房相候，請裏邊坐吧。」鐵劍先生隨着走出客房，出了這段小院落，往北繞過第二層大殿，轉進當中的一座月洞門，這座院中地勢頗爲寬大，院中花木佈置的幽雅宜人，在北面三間精緻的禪房，在廊子下站定了兩個少年的尼姑，年紀雖有十六七歲，全是一色的裝束，整潔異常，果然站在那裏，鐵劍先生來到近前，這兩個小尼姑也全都施禮相迎，鐵劍先生抱拳答禮，走上遊廊，小尼姑把門拉開，修緣搶到頭裏，招呼道：「師父，展施主來了。」鐵劍先生也隨着走進禪房，只見迎門站着一位老尼，這份相貌看在眼中，未免心中一動，只見這老尼年紀也就在六旬上下，面色紅潤，兩道眉毛却是灰色，兩眼裸陷，目蘊異光，頭頂已受過戒，疤痕清晰，頂心却較常人凸起，穿着灰布僧袍，灰護領，白襪僧鞋，項間掛着百單八粒的佛珠，手執拂塵，向鐵劍先生合十道：「施主光臨敝寺，貧僧正在做功課，未能早探迎，施主多多担待。」鐵劍先生答禮道：「菴主不要客氣，冒昧登門擾亂，令師徒清修，更蒙菴主賜見，展某願求師太指示迷途。」老尼往裏相讓道：「不敢當，請坐。」遂一同轉向裏面，只見這迎面是一張神案，供着一尊玉石雕刻的南海大士像，案上面羅列着香爐蠟台，前面更放着一個木魚，兩部經卷，在靠後山牆擺着一個月亮桌，上面放着手抄的經卷本子，一個文方四寶的紫檀方盤，裏面的文具十分精緻，更看出這老尼不是平凡的僧人了，這老尼請鐵劍先生落坐，小尼姑獻上茶來，鐵劍先生遂向老尼問道：「沒領教菴主的法

號。」這老尼含笑答道：「貧僧法名靜空，不過是在佛門中妄竊修行之名，師徒們寄身菩提菴中，不過爲消滅前生的魔障，所以小菴中一不募化，二不指望大施主的佈施，我師徒在菴後有幾畝山田，有一片菜園，自耕自食，倒落得清靜，所以這菩提菴香火十分清淡，展施主光臨敝菴，這倒是我們這裏數月來僅有的貴客了。」鐵劍先生聽到老尼的法名，心中未免一動，自己隱約記得武林中有這麼一位世外高人，河山的劍客，這位老尼難道就是江湖中所稱的那伏魔大師麼？自己在敷衍答話之間，更仔細查看她師徒的舉動，仔細注意這位菴主靜空師太的神情，像貌已瞭然了一切，估量着自己所料不差，遂問道：「菴主，我在下有一點冒昧的請示，菴主不要怪罪，我記得十幾年前在天南一帶，那位伏魔大師，她也是佛門中有修爲的一位高僧，法名竟與菴主相同，菴主可就是那位靜空師太麼？」這老尼微微一笑，向鐵劍先生點了點頭道：「施主你這個姓氏，我也記起一人，武林中有一位成名的俠客，鐵劍先生，展大俠，一定是尊駕了。」鐵劍先生忙站起來，拱手說道：「在菴主面前不敢相瞞，我正是展翼霄，先生，展大俠，一定是尊駕了。」鐵劍先生忙站起來，拱手說道：「在菴主面前不敢相瞞，我正是展翼霄，先生，展大俠，一定是尊駕了。」鐵劍先生忙站起來，拱手說道：「在菴主面前不敢相瞞，我正是展翼霄，先生，展大俠，一定是尊駕了。」

「這老尼也打着問訊答禮道：「失敬得很，老俠客仗一口鐵劍，在南七省作了多少功德事，隱跡天南，爲邊荒上造了多少福，我這佛門弟子，自愧弗如了。」鐵劍先生忙答道：「菴主不要過獎，寄身到俠義道門中，在江湖中濟困扶危，除強抑惡，是我們的天職，但是空辜負義俠之名，有什麼驚人事業，值得菴主讚揚。」

「靜空師太道：「展施主，當年你在金陵助那大明後裔朱德壽脫身網羅，皈依少林門下，成全了他佛門中一段因緣，這已經是人所難能的極大功德事，少林門中得着這位異人，使他少林寺昌大起來，雖然屢遭劫難，但是他根基深厚，終算是爲少林寺樹立下百年大計，把他少林宗法整理得在佛門中放出異彩來，那還不是展大俠一手所賜麼？」

鐵劍先生遜謝不遑，忙說道：「菴主不要提那過去的事了，我一生的願望，未能叫我如願以償，只辦了這幾件小事，我很覺辜負了一生，到現在依然是飄泊江湖，毫無成就，更不如像菴主遁跡山林，皈依佛門中，古佛清燈，梵魚貝葉，倒顯得無牽無掛，既無名

利念，不入是非場，豈不清靜無爲，無恩無怨。」靜空師太微微一笑道：「展大俠，你把貧僧看得過高了。我只爲當年種下惡因，在江湖有多少牽纏，到如今我雖想擺脫一切，但是儘有許多事，找到我面前，叫我無法擺脫，不知我這今生的冤孽，到幾時才算消磨盡淨。」鐵劍先生一聽靜空師太這話，原來他依然沒脫却江湖上一切，自己雖沒會過此人，只是早已知道她本領高強，武功卓絕，掌中一百二十八手沙門慧劍，爲江湖中極厲害的手法，更有一掌五芒珠，在暗器中是佛門中獨有的一種打法，所以這位伏魔大師，當年在江湖道上，威震一時，這天南一帶，有許多成名的綠林道，全毀在她五芒珠和沙門慧劍之下，無意中今日在此會着她，這也是一生的幸事，遂和這位靜空師太談論起武功劍術，以及過去這一班武林中成名人物，這一僧一俗，談得十分投契，全有些相見恨晚，只願談話，天色已經黑下來，鐵劍先生起身告辭，這位靜空師太，認爲鐵劍先生是個紆立野鶴的性情，海闊天空任意的遨遊，認爲他是無意中來到天馬坪，所以並沒追問他有什麼圖謀，這一告辭，靜空師太才問鐵劍先生到那裏去，鐵劍先生道：「在下就住在這嶺下邊，天馬坪福來棧內，卷主如不棄嫌，明日再來拜訪，我們可以暢談終日。」靜空師太道：「展施主，既是住的地方相離很近，我已和展施主說過，我這菩提卷，輕易是不接待香客的，我也不願意那些大施主們，向小卷中作大佈施，展施主你惠臨小卷，貧僧十分高興，你如不棄嫌，我願以素齋款待展施主，你我再作半夜清淡，候那月上東山，你也看看我這九道嶺夜景，頗爲幽雅奇絕，另有一番不同的景色，展施主，可肯在這裏稍留麼？」鐵劍先生忙答道：「卷主肯這麼不以俗人看待我，我倒要在這裏招擾了。」靜空師太十分高興，立刻把自己四個小徒，全招呼進來，叫她拜見鐵劍先生，那個給鐵劍先生開門的，正是這位靜空師太的三弟子，還有兩個一個叫修其，一個叫修慧，這三弟子名叫修緣，還有一個最小的名叫修性，這四個女徒，全向鐵劍先生行過禮，靜空師太向四個弟子說道：「你們雖然也在本門中練了幾年武功，劍術不過是稍窺門徑，這位展大俠無意的來到菩提

惹。鼓談起來，這才知道他是名震天高的鐵劍先生。他的武功劍術，已到了爐火純青，你們往後要老俠客多多指教，名家的身子，自有他的絕傳，不是一般武林中所易見的手法。」這四個女弟子，全恭敬的向鐵劍先生行過禮，退出去，師兄弟四人，遵着菴主的囑咐，俱到廚房中去整治這席素齋，要款待這個難得的佳客。這幾個女弟子個個心靈性巧，她們這一席素齋獻上來，鐵劍先生讚不絕口，在飯後更泡了兩盞好茶，這一僧一俗，談論起武功鍛鍊之法，以及近年來，江湖道上所出的一班傑出的人材。鐵劍先生故意用話試探靜空師太，對於江湖道中事，是否還在未能罷手，這位靜空師太趕緊用別的話岔開，兩下裏談談講講，已經有二更左右，月光已經湧上天空，照得禪房的窗上樹影子不住的擺動着，鐵劍先生站起說道：「今日過承款待，天色不早，我該回店中了。」靜空師太點點頭道：「展大俠，既然要回店中歇息，我不再多留，你在我小菴前看一看嶺頭月色，另有一番佳趣。」說着話一同起身往外走，那女弟子修緣修性，在這裏伺候着，見師父和展大俠向門首這裏走來，那修性待要推門，這位靜空師太哦的驚呼了一聲：「我這菩提菴深夜中，還有什麼高人肯到這裏賜教？」這位靜空師太一縱身，用手把門已經推開，毫不遲疑，竟自竄出禪房，鐵劍先生也自一驚，一縱身，跟踪而出，見靜空師太在院中已經轉過身來，面向禪房屋頂上招呼道：「不知是那一個武林名家，來到我菩提菴賜教，老尼接迎來遲，難道你就拂袖而去，太以無情了！」說到這兒，向鐵劍先生招呼了聲：「展大俠，有人相訪，忽然又隱身而去，我怎能不趕緊的把這位遠客請回，你在這裏稍待，我去去就來。」這位靜空師太往起一縱身，竄上禪房，只往上面輕輕一落，二次騰身已經飛縱出菩提菴。鐵劍先生以事出離奇，這位菴主禪空師太舉動有異，也跟踪騰身而起，竄上了屋頂，見這位靜空師太身形是倏起倏落，已出去十餘丈，竟奔了前面那段高嶺，可是並看不見另外有什麼人的踪跡，鐵劍先生那肯在這裏等候，也把長衫一提，施展輕功提縱術，如飛的追趕去，鐵劍先生的脚下並不慢，雖則靜空師太先出去十餘丈，可是在鐵劍先生這

一盡力追趕，相隔已近，這時靜空師太已經翻上一座嶺頭，這裏也正是九道嶺的最高處，亂石起伏，沒有什麼正式的道路，一處處儘是阻擋道路的怪石聳立着，鐵劍先生發話招呼道：「菴主，既沒有來人，踪跡，何必儘自這麼在這崎嶇難行的山道上，空自奔馳，還是算了吧！」可是任憑鐵劍先生這麼招呼，靜空師太頭也不回，看那情形，腳底下似乎加緊，鐵劍先生心想這真是怪事，難道我的目力就這麼不濟麼？

見菴主奔了西北一片高聳起的峯巒，鐵劍先生心中一動，自己立刻捨開菴主所走的道路，却向正西微偏了偏，向一座較高的小峯頭，施展燕子穿雲的輕功，騰身飛縱上去，往上面一落，見靜空師太竟向一段險崖峭壁轉過去，隱約的看見離開菴主一兩丈外，正有一個夜行人，也向那邊轉去看情形，兩下相隔並不甚遠，以靜空師太那種身手，稍一施為，就可以追上那夜行人，可是始終竟自沒聽得靜空向那夜行人喝問，鐵劍先生飄身而下，也撲奔了那條險崖峭壁山道上追趕下來，趕到自己轉過這段山崖，已失靜空師太的踪跡，順着這一帶一路找尋，竟不知這位菴主趕到那裏去了。鐵劍先生又是懷疑，又是驚異！自己站在一座較矮的山峯上，四下查看，雖則月色皎潔，這種亂峯起伏的地方，也看不出多遠去，正在想着轉回菩提菴等候，忽然頭頂上很高的地方，有人招呼道：「展大俠，我們今夜真是笑話，被一個武林中怪人，把我們引到九道嶺，終被他逃出手去，這太以丟人了。」鐵劍先生抬頭看時，見靜空師太在六七丈高的一座峯頂上站着，在月光下那一件灰布肥大僧衣，被風飄擺着，真像一個得道的仙人，月光下宛視法像，鐵劍先生哈哈一笑道：「我看或許是菴主的老友，故意相戲，不必再追趕，或者反倒肯現身相見了。」這時靜空師太已從那峯頭輕登巧縱，翻下峯頭，對於有人暗中相戲這件事，此時既不動怒，也不驚異，好像是無足輕重，鐵劍先生也不肯過問，仍然各施展開輕功，轉來這段亂峯頭，已到了菩提菴後，繞着廟牆轉到廟門前，鐵劍先生知道這位靜空師太追趕來人，定有另外的緣由，自己和她沒有深交，既不便追問，也不能再留戀，遂在菴前告別，自己順着山坡踏月而歸，才轉下

那山居的住處，羅刹女葉青鸞，天龍劍商和已經從山下如飛的翻上來，鐵劍先生早已看出是他們母子，趕忙迎了上來，羅刹女葉青鸞跟商和停身站住，葉青鸞問道：「展大俠遇上什麼人，到這時不回店中，叫我母子好生担心了。」鐵劍先生含笑點頭道：「對不起賢母子，我閒遊嶺上，無意中在這裏遇上了一位方外異人，所以就攔到這時，咱們一同回店吧。」羅刹女葉青鸞跟商和跟着鐵劍先生往回走着，鐵劍先生把靜空師太隱居在菩提菴，說與了他母子，葉青鸞也驚異的說道：「這位靜空師太，可就是當年武林中所推重的，那位伏魔大師麼？」鐵劍先生點頭道：「正是她。」羅刹女道：「我久仰這位菴主，掌中一口劍，劍術神奇，一掌五芒珠，更是威震江湖，只是性情很怪，不容易和任何人接近，展大俠竟能夠和她這麼一見如故，真是難得，現在天色已晚，我明天也要冒昧的拜訪她一番，展大俠看可使得麼？」鐵劍先生道：「那有何妨。」說話間，已經走進天馬坪鎮甸，來到福來棧店門前，商和向前叫開店門，回到客房中，羅刹女葉青鸞細問這位伏魔大師靜空師太的一切，鐵劍先生把這位佛門弟子，現在雖然是清修九道嶺菩提菴中，可是她依然沒摺下那行俠作義的事業，羅刹女葉青鸞道：「關於這位伏魔大師，當初我在川滇一帶江湖上走時，已久震她的威名，不過那時，這位老菴主她輕於不露本來的色相，每逢辦一件事，真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所以全把她看成了劍仙劍俠之流，想不到如今她依然健在，並且二十年來，威名如舊，這才不愧義俠二字，我明日也是要拜訪她，見識見識這位武林中的異人，空門中的俠隱。」說話間，天色可就不早了，已經三更交過，鐵劍先生和天龍劍商和住在西廂房第三間，羅刹女葉青鸞住在第四間，葉青鸞站起說道：「展大俠，歇息吧，看天色已然放晴，我們明日拜訪過伏魔大師之後，也好就此起身，不用在此耽擱了。」鐵劍先生點頭，羅刹女站起走出這房間內，這時院中寂靜異常，各屋的客人早已入睡，店家也全收拾歇息了，葉青鸞走進自己的屋中，案上的一盞油燈，只留着一點燈光，屋中十分暗淡，走到桌案前，想把燈焰撥亮，忽然見油燈下壓着一張字東。

## 第六章 金都寨無心得盜跡

葉青鸞伸手從燈下撤出來，把燈焰撥亮，仔細看時，不禁點點頭，遂趕緊到隔壁三號房間。鐵劍先生道：「葉女俠爲何去而復轉？」葉青鸞道：「石老師竟也來到這條路上，只是他並不肯現身相見，又是何意，我不明白，所以向展大俠請教。」說着話把字柬遞與了鐵劍先生，鐵劍先生接過這張字柬來，就着燈下一看，只見上面的字寫得潦潦草草，語言十分含糊，上寫着：

瀟湘別後，一場修改，下無地自容，此次趕奔天南，並非爲友助義，實爲自身洗恥雪辱，綠雲村之事，不再過問，苗疆相遇，各行其事，彼此並無牽纏，各不相擾，恐生誤會，路經九道嶺之便，謹佈微意，恕不面陳，石靈飛頓首。

鐵劍先生看罷這字柬，幾乎笑出聲來，語氣和所說的事情，不倫不類，無情無理，遂向羅刹女葉青鸞道：「此人就是這種怪異的性情，這字柬寫得叫人可笑，不過鷹愁澗鬼見愁，司徒空那裏所得的情形，倒十分吻合了，峨嵋聖手魯夷民，把他的事知道的清清楚楚，現在更知道他把葉女俠和彭天壽的事，推個乾淨，他是不聞不問，決不再多管，他單獨去訪尋彭天壽，事先聲明，完全爲他自己個人復仇的事，雖然這麼荒謬，可也正看出他磊落光明，不作欺人的舉動，不沽名，不釣譽，也正是他坦白之處，這麼看起來，和彭天壽苗疆之會，葉女俠的事，倒許沒有多大波瀾，反是他和彭天壽這筆賬不易算了。」當時羅刹女葉青鸞十分嘆息，自己總想到因爲個人與彭天壽結怨，綠雲村風波一起，把許多武林同道，全牽連上，屠龍手石靈飛，保全了二三十年的威名，最後却因爲見這場事，要斷送了他這一輩子英名，葉青鸞是十分抱愧，鐵劍先生向葉女俠道：「這種事只好到了臨時靜看他自然變化，現在我們是無可如何，他明知道我們住在這裏，不肯相見，我們也不宜再找尋他，只好聽其自便了，葉青鸞仍然回到

自己房內歇息，大亮之後，天已放晴，葉青鸞遂約着鐵劍先生奔九道嶺菩提菴，來訪那伏魔大師，來到菩提菴前，鐵劍先生叩打山門，連招呼了數次，直等了半晌的工夫，裏面才有人答應，趕到廟門看時，並不是靜空師太的弟子們，却是這菴中管洒掃燒火的一位道婆，她却告訴鐵劍先生說是靜空師太，今日黎明時，帶領着四個女弟子下山去了，臨行時曾留下話，說是「展大俠若來訪，叫告訴展大俠，不必等候，他們師徒這次應至友之約，遠去苗疆，十天半月不準回來，請展大俠他日有暇，再來賜教。」鐵劍先生和葉青鸞相顧愕然，只好從原路回來，鐵劍先生向葉女俠道：「這種情形，我倒明白了，事情往一處湊合，倒很顯然，昨夜我在她菴中，忽然有武林中能手，到這裏故弄身手，等到我隨她追趕時，這位靜空師太把身形隱去，好久的時候，她忽然在峯頭現身，所追趕的那人始終不見，我已看出菴主對於暗中來訪她的人，定有另外的牽纏，不欲被外人知曉，我們店中又得到屠龍手石靈飛的字柬，這分明是石靈飛把這位靜空師太邀請走了，和他同下苗疆，爲他自己復仇，魯夷民所估料的一點不差，這靜空師太若真個隨着石靈飛去，會那彭天壽，這場是非真有些不容易好好的了結了，葉青鸞嘆息道：「這苗疆一會，是福是禍，只好聽天由命了，我們不便無事耽擱，還是趕緊趕奔苗疆才好，屠龍手石靈飛此番既已決意和彭天壽一決雌雄，此人他懷着這種心念，就要無所顧忌，我們若是過於耽擱了，恐怕要誤了大事。」鐵劍先生道：「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此次他已經安心和我們以最後的手段一決存亡，他苗疆中已有極厲害的佈置，不會容外人那麼容易就淌進去，彭天壽這次他更約請了許多南荒一帶的能人相助，此番相會正不知結果如何，我們這就起身，我看若是那彭天壽人沒請齊佈置未週之下，他決不肯早早的就叫我們這般人進去。」說話間，已回轉店中，叫店家算清店賬，立刻起身，從九道嶺往西南走，多半是山道，他們這一路上絲毫沒有耽擱，並且也沒有什麼阻礙，又走了兩天的工夫，已到了隸山北，地名榆林寨，這裏是入苗山的一個咽喉要路，在榆林寨落店之後，這裏的店房，非常講究，因



爲這種漢苗交界的地方，在這榆林寨往南不足二十里就是苗人的村落了，這榆林寨就是漢苗交易的大集鎮，入苗疆的全要在這裏停留一兩天，整備一切應用的東西，往苗疆回來的客人，只要趕到這裏也全要在這裏歇息兩日，所以這榆林寨商業十分繁盛，鐵劍先生所住的這個仁和老店是這榆林寨最大的買賣，凡是大商賈差不多全要投奔到他這裏，真是客至如歸，店裏設備的完善，伙計們伺候的週到，有管多號房間，鐵劍先生和葉青鸞商和，在東院偏佔了三間客房，鐵劍先生跟葉青鸞說道：「從這裏再起身，出去不足二十里，就算正式入了苗疆，可是這附近一帶，還是漢苗雜處的地方，漢人到這一帶的是很多，泰半是經營商業販賣貨物，以及內地的客人到苗山採辦苗疆中一切出產。所以苗疆苗寨中，全有住宿的地方，並且還沒有什麼隔膜，這一帶的苗族，多半和漢人有交往，語言並不隔膜，只是那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他卻沒在這一帶，他遠在隸山南最荒僻的地方，這苗疆中原有生苗熟苗之分，他所霸據的一個部落，那裏完全是生番野苗沒歸化的苗民，一切風俗習慣，全和這一帶不同，莫說漢人輕易不敢入他那個部落，就是這一帶所住的這幾寨苗民，也不時的和他們發生衝突，常常有互相鬥爭的情形，所以在這裏起身之後，這百餘里內用不着預備什麼，只要一入苗山南的地界，那就要好好的打點主意，一來彭天壽老兒他要暗中佈置阻擋他們，暗中侵入，二來那般野苗也不好對付，就是有不爲彭天壽所用的野苗，他也不肯收容我們，這般漢人，我們也不敢那麼放心，他們就向他苗疆投宿，所以只是要進了隸山，就要好好的預備乾糧水袋，此番入隸山與彭天壽相會，也就是我們拚生死存亡之時。所以我們打算在這裏略微的耽擱兩日，也可以從一帶苗民口中探聽探聽野苗部落裏的情形，彭天壽既然以那裏作了他根據之地，他定有一番佈置，我在這一帶苗疆中已經呆了多年，凡是一般熟苗的部落，大約還不致於對我們有什麼阻礙，只是這生番野苗之地，那般野人天生來的那麼凶暴，好殺貪狠，無理，任憑你有多大本領，也無法教化他們，雖則你用一種威力，能夠制服他，可

也不能永久歸心，還要時生反覆，所以我歷來不肯接近他們，對於他們所盤據的部落，一切情形，全十分生疎，所以我們必須慎重行事才好。」羅刹女葉青鸞點點頭道：「老俠客久走苗疆，雖然有沒到的地方，但是還比較着我們清楚多了，我母子但憑老俠客的指示吧！」彼此商量好，在第三日從這裏再身入苗疆，這店中客人出入十分火熾，在晚飯後，鐵劍先生吩咐店家，把屋中收拾完了之後，泡上茶來，在燈下和葉青鸞又詳細計劃了一番，直到了將近二更，店中已略微的安靜些了，客人也多半全回店安歇，鐵劍先生向葉青鸞道：「葉女俠請你只管歇息，我要出去一趟，到苗寨中略微的探查一下。」鐵劍先生收拾完了，把劍插在身上，推門看了看，這道院落中，別的客房全都熄滅燈火，已然歇息了，鐵劍先生翻上房來，四下打量了一番，直撲奔店門前，看了看街道上，也黑沉沉的，這時月光尚沒湧起，商家舖戶全入了睡鄉，鐵劍先生從屋面上直奔這榆林寨北寨口，出了榆林寨往東看，正是江灣，許多船隻全停船那裏，船上的燈火散佈在江口一帶，燦若繁星，這時只有江濤澎湃之聲，船隻上的人也全早早的歇息了，鐵劍先生直奔東南一條大路走來，曠野無人，施開夜行術的功夫，疾走如飛，走到三更左右，已到了苗寨聚集的所在，這時月色已經湧到半天，遠遠望去，儘是荒林野木，一處處的苗寨也全籠罩在黑沉沉的林木間，鐵劍先生掩藏着身形，漸漸的貼近了苗民所住的小村落，他們這一帶全是一二十戶人家聚在一起，此時因為夜已深了，苗民也全已入了睡鄉，鐵劍先生繞進了苗墟，自己認為這種時候，恐怕是白受一番辛苦，不容易探出什麼消息來，遂沿着了一處處苗民的小村落，往東南走出半里地來，突然見前面是一片遮天蔽日的榆林，鐵劍先生驀然心裏一動，自己忽然憶起七八年前好似見過這麼個地方，遂仔細查看思索，越看越覺着是從前見過的形勢了，漸漸的把這榆林寨轄了半週，這才想起果然這裏曾來過，在七年前自己在苗疆中受各部各首長的推戴，教化苗民，誘導他們作那安分守己的事業，游獵耕田如何改善，疏導水利，打造捕捉野獸的器械，給他們配合治療傷痕和毒蛇惡獸。

所傷的良藥，漸漸的把這一帶的熟苗全指導的各安生業，他們對於自己敬若神明，苗疆上只要有什麼事，經過鐵劍先生給他們主張解決，苗民們無不俯首聽命，所以這班苗民漸漸的全富庶起來，他們輕易沒有仇殺奪掠的舉動，無形中多保全了若干苗民的性命，不過這隸山以北，雖也是熟苗居住，可是鐵劍先生所存身的地方，離這裏尚有三百餘里，那裏是一個苗酋統轄兩千多戶，一個七苗寨，名叫南華寨，是這苗疆中最善良之地，那裏雖則還是未嘗歸化，可是自經鐵劍先生在那裏久住俠踪之後，竟自把那裏整理得和已經歸化的苗民一樣，這附近三四百里內，凡是熟苗，全憑南華寨酋長的調動，只要有疑難事，就要到南華寨向鐵劍先生求教，那一年因為這隸山北榆林寨南兩個小部落的苗民起了爭執，互相演成仇殺，這般馴善的苗民，看了這種情形，全認為是一件極不吉祥的事，和幾十年前那種凶蠻野性迥然不同，他們在一番爭戰之下，竟自有許多年歲老的不願意再叫兩寨的苗民全傷亡在這種爭執之下，遂各選出幾個首領人物，帶着厚禮到南華寨向那裏的酋長請求，把他們兩寨的紛爭，求教於鐵劍先生，免得他們演成了流血的大慘劇，鐵劍先生遂親自來到這隸山北，這兩寨一個叫金都，一個叫黃風，這金都寨佔據着榆林寨前一段三里地的高嶺，可是那黃風寨沿着嶺下有三百餘戶苗民，他們不靠着游獵，完全在這山下耕種農田，可是水源完全得由黃風寨過來，他們這兩寨的苗民所住的地方，全不是平原，完全種的是山地，這黃風寨所佔據的地方，在這榆林後嶺腰上，金都寨的水源也是接着山上的泉眼來灌溉，這年天旱，山水不暢，黃風寨竟把水源截斷，全都寨數百戶苗民所耕種的地畝，完全乾枯，這一來那能不起爭執，所以兩寨釀成了仇殺，鐵劍先生到這裏以後，一看他兩寨的形勢，全是很得地利，因為他們知識淺薄，無論什麼事全是墨守成規，不知改革，一遇天災人禍，就弄得無可如何，束手待斃，自己費了兩日的工夫，細查山上的水源，竟自把兩寨中挑了二百名壯丁，從上面另給開闢出來一道泉眼，不用從黃風寨經過，這樣一來，這兩寨是各不相擾，把這場事不費什

麼事給兩下化解了，兩寨苗民歡聲雷動，對於鐵劍先生認爲他是他們救命的恩人一樣，不只於化解當時的一場大禍，更爲他們子子孫孫造了無窮之福，這裏是往採山去一段要緊的道路，鐵劍先生更指示他們這種接近漢族的地方，他們這兩寨全是日有發展，這地方只要一富庶起來，難免就有人安心圖謀，見他們沿着榆樹林一帶築起了堅固的寨牆，不與漢人來往，自耕自食，更指示他們在耕種之餘，學習各種的技藝，沒有外人摻入苗寨中，本寨的人各安生業，不會有什麼是非，這金都寨，黃風寨，兩寨的首領，全得感鐵劍先生的教化，凡是鐵劍先生所指示的，一一的去照樣作下去，兩寨的人，在鐵劍先生走後，更共同的在山嶺上建築起一座石屋，作爲鐵劍先生的生祠，他們每年秋收之後，隨着獻神之禮，必要到這生祠中叩拜一番，以表他們感恩之意。鐵劍先生因爲這一帶和內地太近，所以七八年沒有再來過一次，這次無意中來到這裏，忽然想起舊事，遂想趁着夜間便到金都寨，黃風寨看看，跟當年的景象如何，遂穿過了榆樹林，走出半里地來，已到了金都寨的寨牆，完全用土石堆壘圍着，嶺下這十幾個苗墟，如同一座城牆，這苗民所住的地方，完全圍在這寨牆內，鐵劍先生遂從一個黑暗的地方，翻進了寨牆，提防着他這裏有巡查守夜的苗民，自己不願意再驚動他們，連翻過兩個小村落，遠處的高崗上，在他那石屋附近，火把光中看到有幾個苗民，全是措弓跨箭，提苗刀，在那裏把守着，深夜之間，這種情形，分明是有什麼事了，這一來倒引起了鐵劍先生好奇之心，倒要暗查他個究竟，爲什麼事夜中有這種舉動，施展開輕身小巧之技，盡檢那黑暗之處，連翻過數十戶苗民所居之地，反繞到這苗首所住的石屋後面，這一到了山嶺下面，樹木叢之所，找了一個略高的地方，隱住身軀，往下面查看，只見這金都寨，首領裘隆所住的一片石屋，出入不斷的是在辦着一件什麼應酬的事，鐵劍先生看着好生懷疑，可是他這全寨中只有他這一處燈火明亮，看別處全是黑沉沉沒有人走動，鐵劍先生見正當中的

這排石屋中，從他後面石牆上開着的兩個通風石洞內，也透露出來燈火之光。鐵劍先生輕身飛縱，撲向他石屋後面，先騰身躍登石屋頂上，矮下身軀，往他石屋前查看時，只見下面站着四名苗人，是全身武裝，在那裏靜悄悄的站着，跟着從外面連番進來兩個苗人，走向石屋中，聽他們用苗語報告，說是黃風寨那裏守山道的弟兄，尚沒見着來人的踪跡。鐵劍先生趕緊翻下屋頂，落在石牆後，趕忙的一騰身，貼着牆根縱走，兩手擄住了石牆的圓洞上面，只是幾根碗口粗的木柱，遮蔽着，爲是阻擋野狼侵入，上面也沒有糊紙，或是釘獸皮，鐵劍先生把身形懸住，從這圓洞往裏看時，只見這金都寨首領裴隆，正在迎面石案旁，他眼前正站着兩個苗人，向他說着話。只是這兩個人很帶着急的神色，那首領裴隆說道：「他們來信時，說是今夜起更後就可以趕到這裏，怎麼現在已經快到三更，會見不着一點信息，我們現在不能不緊急提防，要知道人心難測，他若只是令我們兩寨幫他這點小忙，我們爲得兩寨的弟兄們安全度日，不惹這種意外的是非，倒可以答應他照辦，可是若是安心算計我們，見我們金都黃風兩寨，土脈肥沃，糧食收得比別處多，乘機來霸佔我們兩寨，我們這些年來費盡了心血，把這兩寨整理的各安生業，不受天災，不遭人禍，我們那能就平白無故的把這兩寨讓別人佔據，已派出進山哨探的弟兄，怎麼到這時也不見回來，這真叫人莫明其妙了。」才說到這兒，忽然遠遠聽得響箭一聲，一聲的掠空而起，響箭越來越近，跟着寨前有一名弟兄飛跑進來，口中招呼着一報告裴隆首領，黃風寨傳下來響箭，來人已經快到了，實沒有惡意，在山道裏只發現兩人，後面並沒有野苗的大隊跟上來。——這個苗人更把這響箭獻與裴隆，他忙的站起，向面前那兩個苗人說聲：你們還是趕緊出後寨去等候迎接，更向這名報信來的弟兄說了聲：「你去傳諭本寨弟兄們，仍然照舊各處伏守，等待首領會過來人之後，聽候命令，再行撤下去。」——這三個苗人先後出了石屋，裴隆跟着也走出門口，鐵劍先生在後牆石洞也輕輕的一翻身，落到下面，立刻翻到屋頂上，伏身查看，聽到他們裏面說話的情形，這裏是迎接

兩個厲害人物，這金都黃風兩寨，對於來人分明是有不放心之意，暗中四處裏佈置了本寨的弟兄，提防意外，鐵劍先生可也加了小心，知道明面上看着全寨苗民已入睡鄉，其實他們正在暗中戒備，提防着一切，自己形跡上稍一疎忽，就要被他暗中伏守的人發覺，他竭力的隱蔽着身形，查看那首領裘隆，見他那石屋前所站的弟兄，一揮手，說聲：「隨我到後寨門等候迎接。」四個苗人各執一支火把，在前引領着，順着斜坡向南穿着一排排的石屋，正是奔黃風寨的那條山道，把他這裏苗民所住的石屋全走盡了，正是後寨口，寨門那裏依然緊閉着，有八九名苗兵把守。裘隆到了近前，喝令他們把寨門打開，帶領着守寨門的弟兄，一同出後寨門，在山坡的道上等候迎接來人。鐵劍先生在樹木後面，順着那條斜坡的山道，往上望去，相隔一箭地，正是黃風寨，寨門也大開着，那裏也站着許多苗人，全是執着火把，佩着弓箭，只見他們的首領古蘆沙在內，工夫不大，遠遠聽得一陣號令之聲，又沉了一刻，從黃風寨那邊寨門口，跑出一隊苗兵，分列在兩旁，跟着裏面是四支火把，引導着兩個漢人，後面就是黃風寨的首領古蘆沙，這兩個漢人一個身高六尺左右，黑紫的一張臉面，掃帚眉，豹子眼，塌鼻巨口，看年歲也有五旬左右，那一個身形高矮不差上下，只是比那個瘦的多，黃焦焦一張臉面，兩道細眉，一雙三角眼，尖鼻子薄片嘴，兩鬚骨特別高，一臉的奸猾之氣，兩人全是一身短裝，一個措一口厚背鬼頭刀，一個措一對雙拐，斜跨皮囊，各佩着暗器，一望而知是綠林中人物，來到金都寨前，那黃風寨的苗兵，只有四名緊隨在他們首領後面，跟隨過來，其餘的人全是遠遠站立，金都寨首領裘隆，往前緊走了幾步，向來人以苗禮致敬，這兩人拱手答禮，那裘隆往旁一撤身，住裏讓來人一同走進後寨門，本寨的苗兵，仍把後面柵門關閉，這一班苗兵，引領着直奔那首領的石屋走來，鐵劍先生暗中查看着，只這金都黃風兩寨的首領對來人這麼恭敬，這倒真是怪事，今夜無意中遇到這意外的情形，這倒真是難得的事了。遂暗中跟隨他們撲奔那裘隆首領所住的石屋而來，鐵劍先生仍然隱身在石牆後，綑在石牆上面洞口，往

裏查看他們究竟是怎樣一件事。這時那兩寨的首領，陪着那兩個江湖人，走進屋中，這兩個漢人在迎面石案兩旁落坐，裘隆古蘆沙兩首領分坐兩旁，所隨來的苗人，全在石屋外伺候着。這時聽得全都寨首領裘隆，向來人問道：「二位老師尊姓大名，我們還沒請教。」那個年歲略大的答道：「我姓韓名玉川。」那個年歲略輕的，說道：「我姓秦名通。」鐵劍先生一聽這兩人報名，已經知道他們是瀾滄江兩名巨盜，江湖中稱爲瀾滄雙傑，他們弟兄兩人率領一大批船幫，在瀾滄一帶也橫行了十幾年，自己隱跡苗疆，輕易不和內地的人來往，也沒聽見他們的消息，想不到竟在此地出現，這時全都寨的首領裘隆說道：「韓老師、秦老師，我們有話要當面講明，我們這苗疆上原分兩個大部，落就是以隸山劃界，我們隸山以北大部分的苗寨，苗墟，全是指着耕牧爲生，和隸山南的苗族，各不相擾，他們是多半以游獵爲生，從來兩下裏各自相安，誰也不越過誰的地界去，如今隸山南神狄寨，全狼墟的酋長派人傳信，叫我念其是同屬苗族之義，要幫忙他辦一件事，論起來全屬苗疆上的弟兄，很可以盡這一點力，不過我們這兩寨的弟兄，已經多年不再作那爭奪殺戮的事，若是我們力量能作的，我們還可以答應，倘若是那裏酋長強人所難，叫我們這兩寨以兵力對付別人，我們誓死不能從命，這是得跟老師們事先聲明的。」那韓玉川卻哈哈笑道：「裘隆首領，你也是過分多慮了，聽我把這件事的情形說與你們，你也能放心。因爲從全都寨黃風寨這條路，是奔隸山南神狄寨必經之路，從別處走沒有道路可通，現在我們全狼墟正要和一班不兩立的仇人，一拼生死，這般人可不是苗族，全是漢人，他們完全是內地，下勢必從你們這裏經過，他們越不過隸山，以北這幾個苗墟苗寨，我們全狼酋長，他在苗山的威力，你們不會不知，只爲他念其這些年來，你們很守本分，沒有侵犯他之處，所以這才好和你們商量，凡是有內地裏下來的人，不論從你們那個苗寨經過，要你們連環遞報，把信息立時傳到神狄寨，他更不且擾亂你們，只不過這一點小事，你們自忖不能盡力時，全狼酋長只有統率他的苗兵，沿着隸山以

北親自佈置下來，那可就破壞了以往的兩部落成規，並且你對於他的手下苗兵，稍有待遇不週，就要引起殺身大禍，那一來只怕你們這金都黃風寨各苗墟中，難免要遭到一番殺戮之苦，近年來金狼酋長得着彭大俠之助，威震苗山，誰敢犯他的鋒芒，他若是懷着惡意，也就伸手把你們這幾個苗寨佔據了，所以這次是由彭大俠主張着這樣辦，也正是爲保全你們，難道你還有什麼疑心麼？」那黃風寨首領古蘆沙道：「韓老師父，這麼說金狼酋長對我們並無惡意，不過按苗疆上的規矩說起來，他和我們部落不同，就沒有調動我們的權力，此次無故的叫我們辦這件事，我們不是怕死貪生，屈服在他威力下，既是他并不真個派他的苗兵入我們隸山北的界限，我們倒可以替他幫這點忙，只是除此以外的事，我們可不敢遵命，所進來的人，我們只能傳遞信息，不能替他動手收拾來人，二位老師可要把這種意思轉達於金狼酋長，有人從這裏出入，我們還是和平時一樣，我們決不留難阻擋，任憑他來，任憑他走，二位老師看這樣辦可行麼？」那秦通說道：「首領們自管安心，只是你們可得明白，叫你們傳遞信息，人只要進了苗疆，任憑他過境，只要到了神猿寨的地界，自有我們去辦理，可是我們這種辦法，你們這兩寨事先若是洩露，叫來人發覺，有了阻防，那時可對不起，只憑我們弟兄，就先要取你們的性命，那一寨洩了消息，定把他鷄犬不留。」那古蘆沙和秦隆，雖是憤憤不平，可只有點頭答應，這兩人把這話交待完，立刻向秦隆古蘆沙說道：「首領們既已答應了領受金狼酋長的命令，你們苗族中叫人相信的是什麼？」這時那秦隆古蘆沙面面相覷，只好站起，卻轉身向這後面石牆，把兩手往上一舉，再俯下身去，雙手垂到膝下，低着頭祝告道：「上天大神，我們今夜領受金狼酋長的命令，替他所辦的事，若是洩露於人，我們定遭毒蛇吮血之苦。」這兩位首領立過誓，瀾滄雙傑韓玉川秦通相繼站起說道：「多謝兩位首領的幫忙，神猿寨事情完了之後，金狼酋長和彭大俠，定有重謝，我們還得起回隸山佈置我們路上的卡子，咱們就算一言爲定了。」這兩人立時告辭，兩個首領秦隆古蘆沙，跟着出了這金都寨，裏



隆却只到後寨門外停住身，由那古蘆沙陪着韓玉川泰通奔他黃風寨而去。首領裘隆從寨門轉回來，吩咐手下弟兄小心把守各處，把苗墟內暗中防守的人全撤退下去。鐵劍先生暗中看到所有的情形，好生驚心，這五虎斷門刀彭子壽，此番的佈置竟有如此嚴密，這時下苗疆羣雄聚會，結果如何不敢想像了。此時見裘隆這種佈置的情形，他們對於神猿寨所發出來這種命令，明顯着是勉強服從他的指揮，實非出於本願，可是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和他一般餘黨，竟把這般凶苗野猿制服的仗，首聽命爲他所利用，這正是爲虎添翼，入苗疆會彭天壽有這般凶悍的苗人幫助他一切，這於自己的事十分掣肘。鐵劍先生想到這裏，遂翻到了金都寨首領裘隆所住的石屋上，飄身而下，落在門前，正有一名苗人守在門旁，驚呼之下，拔苗刀就要向鐵劍先生動手，鐵劍先生立刻喝叱道：「還不趕緊叫你們首領裘隆出來答話。」鐵劍先生這一嚷，守門的苗人驚異錯愕之間，這金都寨首領裘隆從裏面竄出來，喝問什麼人，可是一眼望到鐵劍先生，趕忙的一伏身，兩手往下一垂，口中說道：「恩主，你已經有好幾年沒來了，想不到如今竟會降臨金都寨，這真是我們金都寨苗民之福了。」鐵劍先生忙答着禮道：「裘隆首領，不要這麼客氣，你還沒有忘掉我展翼霄，咱們到屋中去講話，裘隆往旁一閃身，守門的苗人聽到首領口中所招呼的，他們也全想起，這正是金都黃風兩寨所崇敬的恩人鐵劍先生到了，趕忙把苗刀扔在地上，跪倒迎接。鐵劍先生向他也招呼了聲，不必多禮，立刻隨着裘隆首領走進屋中，落坐之後，裘隆問鐵劍先生這是從那裏來，有什麼事賜教，鐵劍先生含笑說道：「我不過無意中路經此處，可是忽然遇到你這兩寨中竟自迎接着兩個漢人投降於猿山，神猿寨我認爲，這真是怪事了，你們兩寨苗民自食其力，對於猿山以北大小苗墟，全沒有絲毫衝突，彼此相安，神猿寨一般野苗，更和你們素無來往，爲什麼竟自屈服在他人勢力下，聽從他這種命令，真是怪事，我展翼霄既和你這兩寨中有那種淵緣，我不願意看着你們慢慢的任人宰割，早晚這金都黃風兩寨要被異族割據，所以特意來向首領你來領

教，其中有什麼情形，你要從實說來。」裘隆被鐵劍先生這一問，頗有些侷促不安，帶着很慚愧的說道：「恩主！我們自經恩主爲我兩寨開闢了水源，自耕自食，兩寨的苗民，沒有不感激恩人的德澤，我們從來不惹是非，不和別處來往，何況神猿寨更和我們隔着一道隸山，從來沒有牽纏來往，此次忽然要我兩寨爲他効力，我們本不應當接受，只爲他所託付的事，對於我兩寨的苗民，並無妨碍，這神猿寨近數年來，日趨強盛，金狼酋長連吞併了隸山以南多少個部落，完全受他的管轄脅制，他領率的苗民數千人，全是凶暴異常，勇猛善戰，這次他以小事相求我們，若是拒絕了他，他定存報復之心，那時定要血流金都寨，叫我部下的苗民遭到了死亡流離之慘，我這作首領的於心何安，所以我和黃風寨的古蘆沙計議之下，只好勉強答應下來，致於他神猿寨跟何人結怨，我們是絲毫不知，老恩主到來正好，指教我們一切。」鐵劍先生含笑說道：「你可知道他苗山中也有有一個極厲害的漢人，助着那金狼酋長逞凶作惡，這好事也正是爲他苗山中那漢人所主動。」裘隆道：「不錯，我們也曾聽人說過，有一個五虎斷門刀彭天壽，竟自把金狼酋長收服，他霸據苗山十分厲害，稍有違犯他的，定遭他的殺戮，可是金狼酋長吞併各苗墟，也完全出於他的計劃調度，所以金狼酋長對於這姓彭的漢人，言聽計從，那苗山所有的大權完全在漢人手內，這種情形真是千古奇聞。」鐵劍先生嘆息說道：「這樣說起來，你們還是情有可原，完全是受他威脅，不過你可知他們所對付的，又是何人？」裘隆搖搖頭道：「我們又那裏知道。」鐵劍先生道：「那神猿寨這麼舉全力對付的，就是我展翼霄。」裘隆大驚失色，站起說道：「老恩主，你這話可是真麼？」鐵劍先生道：「我一生不作戲言，神猿寨完全被那彭天壽利用，他仗着他苗山的凶險，和他部落中所有手底下厲害的苗民，才敢和我這麼盡量施爲，爲得叫我們一入苗疆，就算入了網羅，現在我已經入了你這金都寨，你不必顧慮着我展翼霄從前的恩義，你趕緊照着他所吩咐的命令，飛報與他，免得你們一場殺身之禍。」裘隆急得面目變色的說道：「老恩主，我們雖是化外苗人，也

重的是恩義，老恩主曾救過我兩寨苗民的性命，我們能安生的活了這麼些年來，全是老恩主之賜，如今遇到這種事，我們焉能忘恩負義，出賣恩主，我們情願把兩寨的苗民性命送掉，也不願意再爲他所用，老恩主你只管放心，我不作那沒有天良的事，我這就召集全寨苗民，向他們說明一切，預備和神猿寨一拼生死。」鐵劍先生慨然說道：「袁隆，你不要這樣，你只要對我展翼霄沒有負心之意，也就很好了，我從來不作那不近人情，只顧自身的事，神猿寨彭天壽等，以武力脅迫，叫你們兩寨相助，非你本願，如今我又當面和你說明，他所對付的人，正是你曾受恩惠的人，這種情形，我知道你是在兩難之下，更願意表明你的心跡，情願不計殺身之禍，報我展翼霄以往之情，可是果然真這樣辦下去，不過白白的給金都黃風兩寨留下無窮後患，於我展翼霄身上毫無益處，那就只是義氣用事了，你果然對我展翼霄有報恩之意，我很有兩全之法，今夜我無意中查出這件事，於我們入苗疆會彭天壽，已得到極大的幫助，現在很好的辦法，就是你自管聽從他的命令，我們只要一入金都寨，黃風寨的境內，我們必然通知你們，不過給他們傳遞信息，有早晚之分，只要容我們已經離開這金都寨時，你這信息傳過去，他有提防，我們也有預備，這彭天壽是江湖道上一個惡魔，手下更有一班綠林巨盜相助，我們想到神猿寨決不是容易事，他必要一路埋伏，盡力阻擋，可是這裏邊事情是頗有出入，我們處處嚴防，暗中反能偵查他的一切舉動，比較着可以減少許多暗算，你們兩寨更可免去一切嫌疑，只是他與你們約定時，並沒指出和他們爲仇作對的全是什麼人，怎樣的像貌，如何的打扮，這就是他失着之處，那彭天壽他也正在四處邀請綠林進入苗疆，助拳幫忙，在我們漢人江湖道上有的一種俠義帖，綠林箭，是我們急難時約請能人之法，那彭天壽他已散出綠林帖，所有他請的人也一樣的非得從你們苗墟一帶經過，那麼和你們並無認識，只要你們看見漢人衝入苗疆，又不知是敵是友，一樣的也得用信號傳遞進去，叫他們提防防備，這一來我展翼霄要得了他極大的益處，我把我們現在入苗疆的人，形容像貌，和所配

的兵刃完全告訴你們，要詳細的說與了你這苗墟各處把守的人，叫他們遇到這班人時，不要暗中襲擊，好好的放行，任憑他們穿過各苗墟，可是那神猿寨所請的人，只要經過你這條路上，各處要路的地方，你們一面傳遞信息，一面阻擋一下，這一來足可以假亂真，搖亂他的耳目，叫他防不勝防，和自己人先要麻煩一番，我們可以乘虛而入，沿途上少受許多阻難。」金都寨首領裘隆，點點頭道：「恩主，所想的辦法很好，我也正願意稍爲恩主盡力，也算我們略盡報恩之心。」鐵劍先生遂把自己這次能入苗疆的人，大致的全和他們說了一番，裘隆字字謹記，他更把此去入神猿寨金狼墟，平常所走的路經過的地方，山林樹木，深澗高峯，容易辨認的說了一遍，他更找來一張紙，他們這裏是沒有筆墨，用燒黑的炭枝，大致的畫出圖來，可是更指示出那一個地方，可以改換方向，從別處繞過去，什麼地方有極險要的密徑，可以避開他防守的野苗，這一來鐵劍先生十分感謝他，裘隆把這圖畫好，鐵劍先生收起，向裘隆說道：「此番神猿寨既然叫你們暗中相助，你對於黃風寨首領古蘆沙要嚴厲的囑咐他，暗中謹慎提防，那彭天壽狡詐多疑，恐怕他還要暗中派人來查看你們動靜，倘若你們有不盡力的情形，落在他眼中，你和古蘆沙眼前就有性命之憂，不要視同兒戲才好，我不便在此盡自耽擱，我們在明日夜間，就要入金都寨，一切事你要多多謹慎。」裘隆帶着慚愧的送鐵劍先生出來，才出屋門口，鐵劍先生攔住他道：「不要往外送了，免得走露消息，於你我十分不利。」裘隆道：「我一切自當謹慎，聽從恩主吩咐，恩主此次入神猿寨，不得已時，有用我兩寨之處，我們願率兩寨苗民精銳，爲老恩主効死命。」鐵劍先生點點頭道：「很好，你有這種心意，我就很感謝了，這次神猿寨之會，不是你們所能辦的事，咱們再會了。」鐵劍先生已經騰身縱起，飛登上屋頂，疾如飛鳥般翻出金都寨，這時東方已經發曉，一路上往回走着，到了榆林寨，天光已亮了，鎮甸外全是一片綠野，宿露未消，清風送爽，鐵劍先生認爲這一夜算是沒白辛苦，總算是得着極大的益處，才走進鎮口，見羅刹女葉青鸞，跟天龍劍商和母子二人正向寨外

走來，鐵劍先生含笑迎上前來，說道：「葉女俠，敢是不放心了麼？」葉青鸞一看鐵劍先生面上的神色，把心放下，知道他雖然一夜未歸，定有所獲。點點頭道：「我母子坐候終宵，這一個鎮甸上已完全搜尋遍，不見老師父的踪跡，好叫我們耽心。」鐵劍先生含笑說道：「咱們回店中再細談一切。」遂一同回轉仁和老店，到了店中，這時客人們也不過將將的起來，鐵劍先生雖然一夜未歸，這麼多的客人也倒沒有人理會了，回到屋中，鐵劍先生略事梳洗之後，這才把夜間所經所見詳細說與了葉青鸞母子，羅刹女葉青鸞道：「展老師，這一夜間倒是不虛此行，巧遇彭天壽派人這樣安排，可以給我們免去了多少麻煩，更無形中得到了金都寨首領裘隆指示了苗疆的道路，不過我們已經到了這般地步，雖然說我們力量單薄，也顧不得許多，只有前進沒有後退，依我看我們趕緊動身入神猿寨，與彭天壽一會，倒覺得安心，現在已經認定了死生由命，勝敗榮辱，也只在此舉了。」鐵劍先生道：「此次葉女俠私下黎母峯，我想南海漁人師徒，他們定要跟蹤趕下來，我想在這裏稍候一兩日，候他們趕到，同入苗疆，也好把我們力量加厚一些。」天龍劍商和道：「老前輩我認爲不必等候詹大俠了，我此次已經決心要和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決最後的生死，所以我毫不顧慮的悄悄離開黎母峯，家母跟蹤趕下來，也非我商和所願，我願意把這件事由我一人承當，若是在這裏等候南海漁人，小姪我實覺臉面上難堪。」鐵劍先生點點頭道：「我們先走，倒也沒有什麼妨礙，現在事情已經到了這般地步，他神猿寨就是鐵壁鋼牆，龍潭虎穴，我倒也得闖他一闖了，入苗疆的要路，金都，黃風兩寨的首領，雖則已經暗中相助，可是那彭天壽詭計多端，他難免對於兩寨的苗民，有懷疑之處，提防他暗遣心腹，暗中監視偵查我們，若是明着從這兩寨過去，他這兩寨苗民，決不敢阻攔，可是這種情形，若被那彭天壽和金狼酋長偵知了，這種情形，定要給他兩寨惹出是非來，我們若想早走，我想就在今夜起身。葉女俠以爲如何？」葉青鸞道：「正合我意。」這一天的工夫，在店中歇息了一日，直到黃昏之後，向店家說是到臨近的鎮甸上去訪尋朋友，

在那裏須耽擱數日才能回來，房間不必給留着了，把店飯錢付清，一同離開店房，天色並不甚晚，月光還沒上來，黑沉沉曠野再也看不到行人，鐵劍先生送帶着這母子趕奔金都寨來，到他寨牆附近，是裏面苗民所住的地方，全是黑沉沒有一點燈火，只靠寨門裏面有幾名苗兵在那裏把守着，鐵劍先生沿着寨牆下往東繞出一箭多地來，自己頭一個翻上寨牆，裏面靜悄悄毫無動靜，葉青鸞、商和全跟踪而進，各自施展開輕身小巧的功夫，縱躍如飛，撲奔了後柵牆，見那裏全張着火把燈籠，一隊苗兵散佈在柵門一帶，全是配着弓箭苗刀，來回在柵門一帶梭巡盤查。鐵劍先生向葉青鸞低聲招呼道：「你們貼着後柵牆往後繞過一箭地，聽得這面有聲息擾亂，趕緊翻出金都寨，在黃風寨寨門附近等我，我們要爲兩寨的首領留些餘地，免得他們多添了無味的麻煩。」葉青鸞跟商和全輕輕的貼着寨牆下往東飛縱出來，鐵劍先生容他母子走開，自己停身之處，離着柵門有四五大丈，遠遠用一拳大的石塊向後柵門打去，口中並喝着一金都寨的弟兄們，我在這裏借路而行，不多管我的閒事，不阻擋我的去路的，我決不加害你們，敢違我的命令，立時叫你們全寨寨民化成劫灰。」這一發話，那寨門附近的苗兵，一陣嘩噪，全散佈開。鐵劍先生停身是在一片林木中，那苗兵手脚頗有十分俐落的，已經往後一撤身，各找隱蔽身形之地，弓弦響處，嗖嗖的四五條利箭射過來，鐵劍先生容他們箭離弦，已然一個飛鳥穿林騰身縱起，竟猛撲過來，可是那苗民却也十分厲害，竟自一連四口苗刀飛擲過來，齊向鐵劍先生身上打來，鐵劍先生身形往下一落，已然避開兩口苗刀，更把雙臂一振，把後面稍慢一些的兩口刀打落地，上身軀已經二次騰起，竄上了後柵牆，翻到柵牆外，趕到那苗兵再用弓箭攢射時，鐵劍先生已然連着兩次縱身隱入黑影中，向黃風寨寨門撲過去，這裏應該立時把響箭傳出來，向黃風寨打招呼，警告他有人暗闖進來，叫他們堵截，可是他竟不致立時傳遞響箭，這正是首領襄隆暗中潛伏，他已看出來，人正是恩主的人，跟隨恩主同入苗疆，直到鐵劍先生和葉青鸞集合一處，衝進了黃風寨的柵門時，那

全都寨的響箭才發出來，這一來把這入苗疆的咽喉要路，竟自不費吹灰之力闖了過來，離開黃風寨，不過是二更將過，再往前走，雖然是路上不斷的有苗墟，全遵着神猿寨金狼酋長的命令，暗中伏守着，苗兵嚴厲的把守着安緊的道路，可是各苗墟雖是防守緊嚴，那擋的住鐵劍先生一般在這一夜間已出來四十餘里，闖過了七個苗墟，天亮之後，白天是不能走了，找了一個隱密的地方，歇息了一天，到夜晚時，仍然起身趕路，再往前走，這道路荒涼，因為這一帶已經接近了猿山，也漸漸的有野苗的部落，雖則是生苗熟苗以猿山劃界，但是因為這一帶大地荒涼，人烟稀少，這種野苗們聚集個一二十戶，佔據着山南一帶，也沒有人來肯管他了，鐵劍先生等到了這種地方，也倒要加了十二分小心謹慎提防，從黃昏後起身，走到二更之後，已入了猿山，猿山以北一道高峯，按着全都寨表隆首領的指示，這條山道大約有十幾里的道路，越過中峯去，蜿蜒十幾里的道路，那裏可完全是野苗的部落了，鐵劍先生和羅刹女商和，入了北嶺山道之後，沿路查看着形勢，時時防到這叢林壑岩間，隱伏着野苗襲擊，走了有六七里，並沒遇到什麼阻礙，眼前是一個往下走的斜坡，山道並不難走，也不險峻，只是傾斜的山道，越走越矮，遠遠的見斜坡下，隱現出火光，鐵劍先生向羅刹女商和一打招呼，遂退向山坡的道旁，爲是隱蔽身形，好慢慢往前淌下去，才出來有半箭地，羅刹女葉青鸞突然聽得身旁貼近一段山壁一人，多高的荒草中，聲息有些異樣，可是也沒敢向前而走的，鐵劍先生打招呼，商和離自己身後也有數丈，羅刹女趕緊把身形停住，仔細往左邊山壁下查看時，附近一帶已經看不出什麼跡象來，只往前六七丈外有一條黑影，橫穿山道往右邊過去，可是這條黑影極快，竟看不出是人是獸來，羅刹女葉青鸞脚下輕了一點，飛縱了過去，要查看究竟，是人是獸，身形縱起，這一撲過去，商和也跟踪而起，竄了過來，這母子撲到近前，羅刹女葉青鸞已把劍撤出鞘來，一劍向那草中劈去，那枯枝亂草隨着劍落處紛紛折斷，可是裏面並沒有什麼隱伏潛藏，這時鐵劍先生雖則竄在頭裏去，可是走在這種地方，也是眼觀四

路提防着意外的事情。此時已經看到羅刹女葉青鸞母子的舉動，似有所見也。跟着翻回來，低聲問：「怎麼樣？可是暗中已發現有人伏守麼？」羅刹女搖搖頭道：「不敢斷定，不過在疑是之間，我們小心就是了。」仍然順着山道，各自隱蔽身形，撲奔山坡下，遠遠已經望見在山道旁沿着高低錯落的斜坡上，有幾十戶苗民散佈在這裏，鐵劍先生却頭一個翻下山道，可是此時全都謹慎異常，全把身形掩蔽着，各自施展開輕身小巧之技，離着這個苗墟還有十幾丈遠，可是全避着他這野苗所住的石屋附近，鐵劍先生頭一個從右邊山壁下一排野樹林前，縱身而起，正在身形縱起時，苗墟那邊弓弦連響，兩條利箭，全向鐵劍先生射來，箭射的手勁非常的大，這兩支箭，還是射的極準，以鐵劍先生這種輕靈身法，險些爲這兩支利箭所傷，鐵劍先生已然疑心自己這麼躲避着，他們苗墟中雖有暗中把守的野苗，竟有這般厲害的人物，這真是怪事。鐵劍先生這裏幾乎被利箭所傷，羅刹女葉青鸞跟商和也全跟踪撲過來，葉青鸞可就沒敢把那口伏魔劍還入劍鞘，商和也把天龍劍早撤到手中，這母子二人聽見苗墟那邊有人發箭暗襲，身形縱起，已戒備，往這邊一縱身時，各自撲到一株大樹旁，可是身形一到，這邊嗖的又是兩條箭射到了，羅刹女葉青鸞掌中一翻，把奔自己頭上這支箭削落地上，天龍劍商和雖也把箭閃開，可是被箭尾的羽毛掃了肩膀上，這支箭射過去，正射在身旁一株榆樹上，那麼堅硬的樹幹，箭落處箭頭已經全沒入樹中，鐵劍先生低聲喝叱：「趕緊隱蔽，我們看看動手的人。」各自把身形借着樹木隱起，往苗墟那邊查看時，在山坡下面插着兩支火把，火苗子竄起多高，有兩個苗民措弓跨箭，全提着苗刀來回在那裏走着，決沒有動手的情形，並且他們的弓依然在身上措着，苗墟那邊黑沉沉也看不見人影，鐵劍先生等全驚疑不置，認爲事出離奇，十分怪異，遂低聲向葉青鸞母子打招呼，繞出這片樹林，從苗墟對面那一處多的荒草中穿行過，只要躲開苗墟前把守的苗人，就可以把段山道闖過去了，羅刹女葉青鸞認爲苗墟中另有暗中把守的人，這三支利箭分明是從他們那裏射過來，只



是没查看出放冷箭的人，不能無故的向前動手，遂往這樹林後隱蔽着身軀，躡足輕步繞了過來，已經越出這段叢雜的樹木，貼着山壁下矮身疾馳，可是忽然弓弦連聲的振響，唼唼的一連四五支利箭，向鐵劍先生所經過的地方射來，苗民弓箭使用的雖然純熟，但是始終自己這邊人身形發現出來，他們怎會竟有這般厲害的手段，能夠看出隱伏的人在這裏，經過這次，鐵劍先生却一面躲避着他暗箭的襲擊，一面查看箭手的來路，果然這一注意到苗墟那面弓弦響處，這才發覺在離開那苗民石屋前一片蓬蒿之中，竟埋伏着厲害的箭手。鐵劍先生可是認爲這種情形，還不止於是這苗墟中一般野苗就有這種手段，知道恐怕還有主動之人，暗中調度，這時已經和葉青鸞商和，沿着山壁闖過十幾丈來，鐵劍先生把身形停住，向身後一打招呼，葉青鸞湊到近前，鐵劍先生厲聲說道：「一般野苗就敢這麼暗算我們，這種狽寨我們還想到得了麼？隨我來，我要看看他有什麼厲害的人物，暗算我們。」鐵劍先生跟着身形縱起，竟向這苗墟前撲去，口中却喝問：「什麼人攔路傷人？」身形快起，落之間，已到苗墟前，那兩名把守苗墟的野苗，知道人已落到近前，他們才發覺，各持苗刀，一聲怪叫，往前一撲，可是這兩個苗人，刀還沒遞到鐵劍先生身上，突然在那苗墟左側，像是兩木相擊的聲音，叭叭連響兩下，嗖嗖的利箭帶着風聲射了過來，鐵劍先生把掌中劍施展了一手，「春雨黎乾」一個盤旋蓋頂，把四五支箭全削落地上，兩個野苗的苗刀也到，也被鐵劍先生蕩開，可是這時已經看出在苗墟旁，一個草堆的後面，有人揮刀低聲喝着，那箭嗖嗖的左右正面射過來，果然暗中伏守的苗人，潛伏在苗墟屋頂，樹木草堆的後面，鐵劍先生知草堆後隱藏着指揮襲擊的人，腳下一點，已騰身而起，竟自撲向草堆後面，往下一落，已離開草堆六七尺遠，見有一個漢人裝束，手提厚背鬼頭刀的人，正在指揮他身旁兩個野苗，向左右退去，鐵劍先生身形快，已到了他們近前，厲聲喝道：「大胆狂徒，你敢暗算老頭。」這提鬼頭刀的竟自一聲不響，一擰身，人隨刀進，掌中的鬼頭刀掄起來，帶着風，向鐵劍先生斜肩帶臂劈下來，鐵劍先

生掌中劍如封似閉，劍身斜着往右向一展，噲的一聲，劍已掃在他刀背上，一溜火星，隨着掌中劍往前一探「太公釣魚」劍尖兒奔這個匪徒的胸前刺來，匪徒的刀被展出去，忙往右一閃身，一振腕子，把刀帶回來，竟向鐵劍先生猛割下來，鐵劍先生見匪徒身手非常靈活，左手劍袂往後一領，掌中劍從自己胸前後一帶，一個「玉蟒翻身」身形往左一轉，一抖腕子，織女投梭，這種劍招快似電光石火，往這匪徒左肋下扎去，正在這時這一招堪堪的已經傷着了這個匪徒，突然身後猛喝了一個「打」字，一股子暗器風聲已到了腦後，鐵劍先生只好把劍往下一沉，左腳往後一滑，身軀已然轉過來，掌中劍「橫摔千鈞」鏢已經順着左肩膀上打過去，鐵劍先生把身形轉過來，已經看到離開丈餘，遠正有一個身形矮小的匪徒，他在發鏢之後，把他左手的雙拐一分，已然撲了過來，這時鐵劍先生已然辨出這兩個匪徒，正是金都寨所見的那兩個彭天壽的黨羽，鐵劍先生怒叱一聲：「小輩們也敢在老夫面前用這種手段，我看你那裏走！」腳下一點地，騰身縱起，人到劍到，掌中劍奔那匪徒的咽喉上便點，這匪徒往右一斜身，雙拐翻起，從右往左猛往劍身上便砸，這時羅刹女葉青鸞、天龍劍商和一見鐵劍先生動了手，也撲了過來。可是這一來四下伏守的野苗，各自鳴起號角，苗墟中也全響應，殺聲起處，百餘名凶悍的野苗，全飛撲出來，四下聚攏，更有些提着亮子火把，火光閃閃，下烟氣騰騰，照着這些野苗，形如鬼魅一般，吶喊着殺聲聚攏過來，這時羅刹女葉青鸞已撲到，那使鬼頭刀的匪徒迎前，把掌中劍擰動和她動上了手，那天龍劍商和却跟十幾名野苗戰在一處，立刻這苗墟前化作戰場。可是這兩個匪徒他並不是鐵劍先生和葉青鸞的對手，動手之間，那使鬼頭刀的已被羅刹女葉青鸞掌中的伏魔劍，把刀削斷，這時使雙拐的匪徒，武功本領倒是不弱，他使用的是一對鑲鐵雙拐，施展開上下翻飛，帶得嗖嗖的風響，鐵劍先生用輕靈巧快的身形，和變化神奇的招術，已把這匪徒連傷了兩處，忽然在那苗墟後面起了一片呼號之聲，火光大作，連那後面的林木野草立時燃燒起來，這兩名匪徒，他們竟自飛身一

縱，竄出去逃奔苗墟，可是四下裏這圍攻的苗人，更是窮凶極惡，沒有一個怕死的，他的箭如雨點一般向鐵劍先生們這邊射來，這時靠東邊山壁下，竟有人高聲招呼道：「展老師，何必跟這些禽獸一般的野人們這樣無味的牽纏，還不隨我來。」鐵劍先生聽得這種呼聲，分明是南海漁人，遂向羅刹女葉青鸞，天龍劍商和一打招呼，各自縱越如飛，撲向東邊山壁下，來到近前，在一株樹後閃出一人，正是南海漁人，鐵劍先生招呼了聲：「四先生你也到了。」那南海漁人答了聲：「這裏我們不要管他，自有人來收拾隨我來。」這位老俠客一轉身退入樹後，可是那苗墟前一般野苗們，已經分出二三千名來，追了過來，鐵劍先生和羅刹女商，全隨着南海漁人身後，轉入樹林中，沿着山壁下往南竄出來，耳中聽得追趕過來的苗人，不住的一聲聲慘嚎着，似已有多人受傷，跟着他們所竄過來的那片山壁下，也燒起來，這時南海漁人引領着已經離開這條山道的斜坡，出來有半里之遙，用林木隱蔽着身軀，回頭向苗墟一帶查看時，只見那半山腰一帶，火是越看越旺，把山道前所有的草木全引着了，勢成燎原，羅刹女葉青鸞和商和忙向南海漁人道：「老前輩，你終於趕了來，現在我母子也不說什麼了，已入苗疆，老前輩不能放手不管，只是怎麼知道我們已到這條路上，暗中策應，那苗墟一帶難道還有我們的人麼？」南海漁人點頭道：「鐵鷄子雍非和盧蕭兒已經全跟來了。」羅刹女葉青鸞點頭道：「令師徒全這麼不辭風塵之苦，我們母子不辭而別，反倒累得老前輩徒遠下苗疆，這實在叫我更覺慚愧了。」南海漁人答道：「葉女俠，離開黎母峯之後，雍非跟着知道了信息，他對於你母子關心尤切，立刻催促着我追趕下來，可是黎母峯我覺得難免有盜黨前來擾亂，所以囑咐他師徒兩人，給我照顧門戶，那知道他們竟敢不聽我的命令，悄悄的跟踪趕下來，直到天馬坪我們才聚合一起，在那榆林寨，已然追上你們，是我帶領他們要另尋捷徑，先趕到狹山苗寨，把彭天壽這老兒所有的佈置和他的力量，完全查看一番，不想來到這狹山，暗中一看，所有這狹山南一帶的道路，這賊子完全安排下他黨羽，我知道這次彭

天壽這老兒，也要用他全份的力量，來對付我們，只是我一路上竭力探尋屠龍手石靈飛，他竟爽約不到黎母峯，叫人實在放心不下，我們此番入猿山，重會彭天壽，若能把他集合一處，也好增加了我們幾分力量。」鐵劍先生道：「四先生，你倒不必多慮了，屠龍手石靈飛他這次已經十分負氣，定要和彭天壽一決生死存亡，這次猿山聚會，葉女俠和彭天壽的事情，反倒容易了斷，只是這個屠龍手要和彭天壽弄成不了之局。」遂把大竹山遇見黃六奇，羅刹女葉青鸞得劍，那峨嵋聖手魯夷民竟自不忘苦水屯，我對他保全威名之意，明是爲彭天壽幫忙，暗中對我們相助，竟請出一個江湖中最厲害的人物來，在鐵砂谷鷹愁澗訪鬼見愁司徒空，在那裏和峨嵋聖手相會，曾蒙他指示了一切，更請這位綠林中怪客司徒空，到苗疆中爲屠龍手石靈飛保全一切，防備到他們在不可開交，爲兩家助一臂力，免得弄個同歸於盡，所以這件事倒是十分重要了。南海漁人點點頭道：「我也聽得一些信息，有幾個已經多年不露面的江湖朋友們，全要趕奔苗疆，雖則沒查明他們究竟是爲誰去的，可是既往這路上來，一定是

要參與我們這場事了，倘若是真的，一般江湖上舊友全甘心爲彭天壽所用，那天要逼迫我們各走極端，到那時，不弄他同歸於盡，我焉肯甘心。」鐵劍先生道：「現在事情還不能斷定，這一班江湖能手，準是爲誰來的，我們在天南行道以來，雖則也結了不少仇家，可是我們自問作的事滿合天理，順人情，一般江湖道中的朋友們，真個的能夠全和我們翻臉成仇，大約還不見得吧，或者就許有我們同道中人，不忍看着我們兩家這場事全弄到血染苗山，或者有那顧念江湖道義的，來爲兩家解和也未可知。」

南海漁人點點頭道：「但願如此，正說到這兒，來路上林木間唰唰的一陣響動，跟着兩條黑影疾如飛箭已經撲了過來，南海漁人道：「他師徒已經來了。」果然鐵鷄子雍非和盧蕭兒、爺兒兩個，在那叢林木間，竄出來，眨眼間已到近前，鐵鷄子雍非帶着徒弟盧蕭兒，向鐵劍先生見過禮，南海漁人問道：「苗墟中怎麼樣了？」鐵鷄子雍非用手指道：「師父你看，這次我們爺兒兩個，已給他燒了個乾淨，弄得

他這一帶再找掩蔽身形之處，要等到來年，那兩個黨羽又被我們爺兒兩個收拾一番，叫他已嘗到我們這般人的利害，我們還是趕緊往下一站趕吧，這裏雖則給我燒光了，從這裏到神猿寨，金狼墟還得經過十幾個苗墟，他們更加嚴厲的防守起來，最厲害的還是這般野人，箭法實在不可輕視，倘若他們在暗中隱伏，我們若是一個防範稍疏，難免要吃了他的苦頭。」羅刹女葉青鸞遂向鐵鷄子雍非道：「叫你們師徒過分的辛苦了，一班同道們急難相助，雖是俠義道中常有的事，只是我請一班人到這種地方來，担着極大的危險，還找不到食宿之地，這也太對不起一般朋友了。」鐵鷄子雍非道：「葉女俠無須客氣，就是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不把苗人收爲他所有，走在這種道路上，我們也不敢求食宿，這種凶蠻如野獸一般的野苗，他們天生凶殘暴戾，那厲害的真比野獸還難制服，就是他肯款待我們，我們也不敢親近他們，好在乾糧帶得十足，到這一帶來，更是難得的機會，叫我們看看化外野人生活的狀況，也不算開開眼麼？」說到這兒，鐵劍先生道：「看那天上的星斗，大約已到四更左右，我們還是緊趕一程，在天亮之後，這一帶的道路更不好走了，我們白天還是歇息下去，免得沒到金狼墟，和這般野獸一般的苗人多結仇怨。」說話間一同起身，這六人散開來，各自檢那隱蔽身形的地方，登山越澗，繞着有苗墟的地方，走到天色將曉，這才全到了猿山北，這一帶的情形，尤其是得謹慎防備，雖則各處也是聚族而居，你就看不到一個成村落的地方，屋少全是山洞住的多，這一班俠義道，也得找那沒有苗墟的地方，山洞深谷隱蔽着形跡，閃過了猿山，走了一天的路程。鐵劍先生把金都寨裴隆所畫的那個地圖取出，和古海漁人仔細查看，這種猿寨金狼墟，按着裴隆所記載的，並沒多遠的道路了，這種猿寨就在猿山的東南，不過七十里，那麼這一天所走出來的已經有五十多里，再有半日的工夫，就可以到達彼此一議，定了神猿寨附近，還找一個適宜之地，暫時隱蔽起來，我們要把那金狼墟檢查一番，再行遞帖拜訪，大家認爲必須這樣，總得暗中把他這裏的情形看出個大致來好動手，冒然的前去拜訪，

實在危險太多，此次一入苗山，到了猓山以南，不啻魚投網中，若是再有疎忽冒昧，定遭失敗不可了，大家在一個山岩下歇息了這一天的工夫，到了夜間，辨查着方向往東南淌下來，好在這班人全是各具一身本領，不斷的有盤查伏守的野苗，這班人中有鐵鷄子雍非師傅，變着法子戲弄他們，終沒露出形跡來，趕到後半夜，這一帶形勢越發緊了，凡是有道路的地方，全有野苗把守，鐵劍先生等知道神猓寨已近，大家散開來，全彼此相隔開一兩丈遠，可是一旦不論那個人遇到伏兵，全可以互相呼應，這一帶全是極難走的山路，約莫到了四更左右，鐵鷄子雍非和他這個徒弟盧蕭兄，全走在衆人的頭裏，他們師傅仗着身形輕靈巧妙，快機警異常，每淌出一段路來，必要檢査前面，是否有伏守的苗人，趕到翻下一段山坡，趕緊招呼大家，把身形隱起，從這山坡下一箭地外，已經到了神猓寨，一片平原的曠野，大約有三四里地的面積，遠遠的也是被一片亂山環抱起，架着堅固的柵牆，順着高矮不平的道路，往東西排下去，那條柵牆看不到盡頭處，在迎面有一座高大的柵門，已然緊閉着，點着幾支火炬，在那柵門內，盡些些凶悍壯健的野苗，措弓箭，握着雪亮的苗刀，在柵門內來回的梭巡着，鐵劍先生等彼此一打招呼，各自找那較高的地方，隱住身軀，仔細往那邊查看時，隱約的看出這道柵牆內，他是圍起來許多苗墟，形如一個大城市，這定是他們那金狼酋長所盤據的苗疆重要之地，彼此聚攏一處，南海漁人和鐵劍先生及羅刹女葉青鸞商量道：「我們已到神猓寨，這金狼墟尚沒在近處，這是苗酋駐紮之地，也是他手下所統率的有力部落聚集之所，我們現在應該先找尋一個能以存身集合之處，這時不便再到神猓寨裏，一離着天亮，沒有多大的工夫，恐怕不容我們放手去作，我們在白天養足了銳氣，到明日從天黑之後，我們一齊的入神猓寨，搜尋金狼墟，暗查彭天壽的舉動，縱有阻難也易於應付，葉女俠你以為怎麼樣？」羅刹女點點頭道：「現在大致看來，這神猓寨幅圓極廣，這裏面大致有不少的苗墟，我們雖只有金都寨裘裘隆的指示，但是這金狼墟他沒到過，我們入手搜查，頗費手脚，還是從明晚用一夜

的工夫，也容易下手，商量定了，就在這附近搜尋存身之所，被那盧蕭兒在一個斷崖後，找着一個極大的山洞，大家在這裏潛伏隱蔽，是一個極好的地方，因為往南去是一段山脈阻隔，神猿寨那邊完全被遮斷，這山洞門更被那幾段高聳起岩石遮蓋，就是附近兩三丈內有人經過，也不易被他們看到。鐵鶴子雅非跟徒弟盧蕭兒，各把火摺子亮開，在這山洞裏搜尋一遍，只於是地上潮溼，有些腐亂的荒草，連天龍劍商和也跟着齊動手，把山洞外的荒草砍了許多，鋪在了山洞內，大家在裏面歇息之後，在黎明左右，聽得神猿寨一帶，號角連鳴，鐵劍先生等全飛登高處，往他那神猿寨一帶看去，只見他寨門大開，從裏面衝出一隊苗兵，各執着火把，直奔這邊，山道如飛的撲上來，那寨裏面一隊隊的苗兵，全兩邊排開，直從這裏山道口排到寨門那裏，跟着後面出來一個身量高大，面如鵝鐵，耳掛金環的苗酋，身旁隨着十幾名矮健的苗兵，這麼仔細的一看，並沒有一個漢人在內，這時山道內也連連的起着號角之聲，工夫不大，從山道裏出來一隊野苗，圍隨着五個苗酋，身量是高矮不一，在那火把光下，看着他們一個個全是矯健異常，神猿寨所出來這個苗酋，那情形上是對於來人很客氣的，可是山道中所走出這五個苗酋，見了他全是行着苗人的大禮，向他參拜，跟着互相退回寨門內，那列隊寨兵，隨着全撤進去，到那間那寨門一帶，仍然是只剩那幾個守寨的苗兵，這邊鐵劍先生所站的地方，是最高之處，遠遠的望着神猿寨內，這一行的人影子，全辨不清了，可是隨着的那些個火把的光焰，直出去有一里多遠，尚看見隱隱的那光亮還在移動着，鐵劍先生看到這種情形，這金狼墟定然就在附近一帶了，這時天色已經漸漸的亮了，大家全退下了高處，聚在石洞前，互相猜測方才的情形，認為那寨中出來的定是那金狼酋長，他所迎接的也是他所管轄各部落強有力的苗酋們，這樣看起來，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他，不只於約請一班天南綠林同道，更把這苗疆中播動是非，定是叫那苗酋金狼酋長，發動他苗疆全力，把我們看作了來掠奪他苗寨的仇人，這彭天壽手段也過分惡辣了，越是看到這種情形，對於神猿寨

不仔細偵查看一番見這裏尚未可以安身，只要形跡謹慎一些，雖然他神獠寨對這裏是出入必經之路，但是這一段形勢是亂石起伏，倒還容易掩蔽形藏，大家也有在石洞中，也有在山岩下，各自歇息起來，惟有那盧蕭兒却不肯老老實實的在這裏隱藏，他這一天的工夫，差不多把這一帶全搜尋，在傍晚的時候，聽得那獠山來路一帶，一遞一應往遠處傳來號角，跟着又有響箭掠空而過，盧蕭兒和鐵鷄子雍非，全借樹木荒草隱藏着身軀，到了山道附近，一段山峯後，隱身查着，在這響箭過去很大的工夫，山道那邊竟自過來一隊人，是半漢半苗，這裏面倒看出來有幾個江湖人物，不過鐵鷄子雍非對着他們面目生疎，認不出是那一帶的綠林人物，這般人被那野苗引領着，全進了神獠寨，從這撥人過去後，隔不多時候，就有響箭號角響起，大家知道這全是他約請來的人，已經相繼趕到苗疆，天色黑暗之後，南海漁人向大家說道：「我們收拾一切，在今夜要盡一夜的工夫，把全狼墟裏面的情形要查他個明白才好，我們在這裏這麼隱藏着形跡，只能暫時，不能久待，一來我們所帶的乾糧有限，並沒有三五日的富裕，二來既然已入苗疆，倘若我們行跡被他們先發覺了，倒反顯得我們這樣對付他有失我們的身份，叫那彭天壽和金狼酋長反倒有了藉口，好在他全狼墟大致也不會甚遠了，我們入了神獠寨之後，在沒搜尋着全狼墟之前，務必要一切謹慎，我們雖則是對付彭天壽而來，並非是把全狼酋長作對手，可是這班野苗也不可輕視，他們全自幼練就了翻山越嶺，追飛逐走的本領，雖則不是我們武林中的功夫，可是他們這種本領，一半是天賦，一半是自幼操練，實在並不賴弱，我們把裏面的情形探查明白之後，現身到神獠寨，遞帖拜訪彭天壽，我們還是不能承認和那全狼酋長有仇視的情形。」大家點頭答應，各自收拾好，向海漁人道：「我們這麼多人，若是完全集合一處，入神獠寨最爲不利，據我看，我們還是分爲三路走，人全散開，比較着形跡可以隨時隱匿起來。」遂吩咐商和跟隨自己身旁，羅刹女葉青鸞和鐵鷄子雍非作一路，鐵劍先生帶着盧蕭兒作一路，分爲左右中三路，往裏搜尋，找到全狼墟再



行集合商量好了之後，一同離開這石洞，撲奔山下，大家一查看這種形勢，神祿寨眼前這種設備，尚阻擋不住大家，鐵劍先生帶着盧蕭兒從山道口橫穿過去，奔神祿寨以東，如飛下去。南海漁人帶着天龍劍商和撲奔柵門以西，羅刹女葉青鸞和鐵鷄子雍非，却撲奔這柵牆的西南一帶，全躲避着防守的野苗撲奔柵牆。

## 第七章 羣雄會苗酋生惡念

單說鐵劍先生和盧蕭兒施展開輕身小巧之技，從山道口繞過來，出來有兩箭多地，這才撲奔柵牆，來到柵牆附近，鐵劍先生向盧蕭兒招呼，苗人的弓箭十分厲害，你師爺叫你跟隨我來，你可不准擅自胡鬧，倘若叫你受到毫髮之傷，叫我怎見他們師徒。盧蕭兒微微一笑道：「展師爺，你不用替我擔心，我沒把這羣醜鬼放在心上，我決不會給他們暗算，我若不是因為怕是耽誤了大事，我早就尋他們開心了。」鐵劍先生十分後悔，不該叫他隨在自己身旁，這個孩子跟他師父鐵鷄子雍非全是差不多的性情，到處不肯服人，可是在這種地方，就十分危險了，這時已然跟了來，無可如何，還沒容自己吩咐，那盧蕭兒已然一抖手向柵牆內，打進石塊去，石塊落處裏面並沒有動靜，盧蕭兒已經騰身而起，竄上了柵牆，到了柵牆的頂端，他却輕輕的貼在上面，略一查看之下，已然翻進柵牆內，身手輕靈，起落迅速，鐵劍先生也十分讚嘆，這孩子小小年紀，他已練出這一身本領，將來再練些年，定是武林中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自己也跟着騰身而起，有他前面開路，不用再提防什麼，已經翻上柵牆，落在柵牆內。那盧蕭兒已經鹿伏鶴行，直往南衝出去，鐵劍先生也跟踪趕下來，直撲奔偏着東南一片略有燈火的地方，來到附近，那盧蕭兒已然伏身在一片荒草中，鐵劍先生到了他身旁，他却低聲招呼道：「展師爺，你看這裏不像苗人所住的苗墟，他們房屋沒有這麼齊整。」果然順着他手指處一看，在前面建築片木板屋，

一排有十幾間長，一共是四排，圍着這片木板屋，也圍起一道短柵欄，在短柵欄南邊，有一排高大的榆樹，可是這樹木是孤零零只有十幾株，跟別處的樹林也不相連，看着有些不合這一帶的形勢，這時盧蕭兒却說了聲：「我們到這裏面看看，住的全是什麼人？」鐵劍先生才要攔阻他，可是他已經騰身縱起，竟自竄進了短柵欄，他身形才往裏一落，突然在那榆樹林中，鳴的一聲，竟從極高的地方發出一聲號角，木板屋這邊一陣弓弦響，喇喇的竟自射出一排箭來，完全向盧蕭兒落身處射去，那盧蕭兒已然疾如飛鳥般，從短柵欄內飛縱出來，落在荒草內，可是那邊的箭依然向這面攆射過來，分明是他們已然看見盧蕭兒的踪跡，鐵劍先生這時辨查出在那榆樹林中，他們早已建築起一個瞭望樓子，能夠望到寨門一帶，外面所進來的人不容易辨查，極容易被他們的襲擊，這時鐵劍先生認為不能在此盡自隱藏，遂騰身而起，要繞着他這苗墟東南一帶，先把身形撤開，再往裏淌，可是這苗墟裏面忽然一陣大亂，他們的弓箭手突然轉了方向，直向西邊，他這苗墟所建築的那長形的木屋射去，就在這時突然見到從他們屋頂上，凌空拔起兩條黑影，以鐵劍先生那麼好的目力，竟沒看出這兩條黑影往那個方向落下去，一班伏守的野苗，全撲過去，也有竄到那木板屋上，也有繞着在地上搜尋，這羣苗人的身手十分矯捷，盧蕭兒低聲說這分明是有人誘他們向那邊撲去，我們把身形撤開，決不致再被這羣苗人追擊了，鐵劍先生答了聲「好」，遂繞奔這片樹林，以東轉過去，到處盡是林木荒草，隱藏着身形，向那片短柵牆內再看時，足有百餘名野苗，全從裏面闖出來，更燃起十幾支火把，他們全如飛的撲向大柵門一帶，搜尋下去，大致看出這裏正是防守神猿寨入口之處，駐屯的苗兵，這一來更給鐵劍先生加了警戒，每遇到可疑的地方，全十分謹慎提防着，被他暗中伏守的苗兵發覺了行踪，今夜探查越發的費了脚了，和盧蕭兒各自施展開輕身術，一路閃避着，散漫開各處聚集的苗墟，往北直出有三里來多地，一帶所住的苗人更多了，相隔開一兩箭地必有一個小部落，並且在四下裏全有梭巡把守的苗兵，看他這

裏的情形，這定是離着那金狼墟不遠，果然又淌進半里多地，只見這一帶排着四處聚集的苗屋，他們所住的地方，建築的比較整齊，形勢也與所過來的，那些苗墟部落比較着嚴整，每一個部落裏，看那情形，全有二三百人，堅固的柵牆，在柵牆外，隔開十幾丈，在地上就有一堆枯草，燃燒着，夾着油松木材，火光熊熊，冒起數尺高的火苗子，每一堆火前，全有幾名苗兵，在那裏來回走着，身上是弓箭苗刀，套索，全帶得齊整異常。鐵劍先生和盧蕭兒，隱身暗處，查看一番，鐵劍先生和盧蕭兒道：「此處的情形，已經無疑的是到了金狼墟了，這前面四寨是他金狼墟最有力的守衛，我們必須十分謹慎着，在沒把事情探查明白之前，決不宜露了形跡，你必須要小心謹慎，免得誤了大事，只要這裏把他們弄驚了，那可叫自己找麻煩，因為我們雖然不是懼他，可是此來不想和他們正式對敵，因為我們是自己先行失着禮，暗探金狼墟，在江湖道上說，不是光明正大的行爲，諒你也明白這種道理，隨我來。」鐵劍先生精神振奮着，在他偏東邊兩座苗寨之間，看定了一班巡守的苗人，先打過去兩塊問路石，完全落在他那寨前所燒的火焰中，鐵劍先生這種腕力，又是加了十成力，打出把那火焰堆打得火星飛濺起數尺來，守衛的苗人，全驚得怪叫了一聲，圍攏在火堆前查看，這一來，鐵劍先生帶着盧蕭兒，已經從黑影中穿過這兩座苗寨，再往前走，前面是一片數十畝大的廣場，在半里地外一座重崗峻嶺，下面築起一道石城，不過這道石城，並不算高，只不過兩丈左右，可是上面每隔幾步必有一個苗兵，在那裏梭巡把守，看這種形勢，這正是金狼墟了。鐵劍先生見上面防守的雖嚴，可是安安靜靜知道南海漁人等淌進去，並沒有把形跡敗露，遂和盧蕭兒順着這石牆往東北轉過來，走來約有半里之遙，已到了這寨後，靠嶺下一帶見裏面防守的略微鬆懈，遂和盧蕭兒各自施展，燕子穿雲的身法，竄上了石城，幸喜沒被上面伏守的苗兵發覺，靠這石牆裏面，每隔十幾丈，全有一道土石築起的馬道，鐵劍先生和盧蕭兒因為辨不清下面，是否有埋伏，遂從這馬道翻下來，這寨內以東西的地方大，屋裏全有一排建築的木石房子，可是全是

東西相對，沒有南北方向的。從近身處往西直查看出有數十座整排的石屋，只是看不見像那苗墟所住的地方，處處還得躲避着裏面伏守的苗兵，更因爲已到了這金狼墟內，彭天壽等一般江湖道中人也全在這裏盤據在屋面上，往裏搜尋，更得提防着他們這一般羽黨，又繞過一片林木來，見往北去不過一兩箭地外，一片火光，不時的閃爍着，鐵劍先生遂穿着一片極多的林木，往北淌過來，檢了一棵高大的松樹，猴升到樹上，再往正北一帶看時，見裏面單有一處木柵牆，東西長有五六十丈，往後看去，看不出佔着多大的地方，這道柵牆滿用整棵樹幹建築起來，比較土石堆壘的石牆還要堅固，一道兩三大寬的大柵門，此時依然洞開着，在離開門前地上也燒着一堆松枝，火焰竄起很高來，劈拍的不住起着爆音，柵門左右一邊是八名苗兵把守着，那雪亮的刀，被那火焰照着，時時的閃出一縷縷青光，柵門內附近是一片空地，兩邊種着許多樹木，當中是一條寬闊的道路，再往後面就是一排排的石屋了，那山道上全現着火光，這裏非常的嚴肅，守柵門的苗兵們，沒有一個敢隨意說話的。鐵劍先生遂從樹上縱身下來，盧蕭兒也在樹幹後探身查看了前面的形勢，知道這裏是苗酋所住的地方了，避開了柵門附近一帶，翻到這柵牆上，盧蕭兒先往裏面地上用石塊問了路，下面沒有埋伏，遂輕輕落在裏面，沿着這當中夾道的樹木後面，處處掩蔽着身形，往後淌過來，只是鐵劍先生到了這種地方，絲毫不敢大意，和盧蕭兒彼此相隔開數丈遠，爲得是猝遭襲擊，可以易於閃避，幸爾是雖在黑暗中穿行，依然是謹慎着，果然這樹林中竟有潛伏把守的苗兵，鐵劍先生因爲身形輕快，起落無聲，才往前一縱身時，突然在一株大樹後，正有一名苗兵，一長身，他似乎對於這邊發覺了一點形跡，提着苗刀正要作勢撲過來，鐵劍先生已然把身形向樹後一閃，可是盧蕭兒也跟縱過來，他却也遵着鐵劍先生的囑咐，時時在謹慎着形跡，身形往下一落，趕緊找障身之處，不過他總不如鐵劍先生脚下輕，那名苗兵一縱身撲了過來，這時鐵劍先生認爲行跡既已敗露，在這種地方，可不能不下手，先把他制服了，免得聲張起來，把這次夜

探金狼墟的事全在自己手中破壞了，當時鐵劍先生已經作勢要從他身後撲去時，盧蕭兒也要動手。只在這剎那之間，猛然在那苗人的頭頂上喇啦的一段樹枝下來，正打在他身上，他一聲驚叫，轉身抬頭，向他頭頂上查看時，這苗人發覺那樹帽子不住的幌動着，他竟往起一縱身，向樹上撲去，苗刀掄起，猛砍了去，把那樹帽子砍下一大片枝葉來，他身形再落下來，却退出很遠去，向樹上查看。鐵劍先生見他這種情形，反把身形縮住，暗中看他這種動作，分明是認爲樹上已經有什麼形跡，只是他才往那砍斷樹上查看時，在他身後的樹頂上，又是一聲暴響，一大段橫枝，又折斷下來，竟自向他身上砸去，這次他已經有些防備到了，一縱身閃開，把那段樹枝用苗刀砍向一旁，他二次又撲向身後，這株大樹頂子上，竟自猛升上去，把那苗刀不住揮動，連着一路亂砍，枝葉紛飛，可是任什麼搜尋不到鐵劍先生已然看出這裏似乎又有人在捉弄他，當時向盧蕭兒一打招呼，繞着樹後離開這裏，只是心中懷疑這分明是有人在暗中相助，只是這人武功本領，實在自己之上，就這麼連番對付那苗人，一些形跡也沒有查出來，認定了決不是南海漁人和鐵鷄子雍非師徒，只是現在趕奔金狼酋長所住之處，將查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一般羽黨們，遂帶着盧蕭兒往後淌過來，把這段蒼松夾道的道路走盡了，前面是一排排高大的石屋，每兩三間，就隔斷開，沿着這最後面柵牆一帶，足有二十餘座房子，可是每處不過三四間的地方，在偏着西邊一處較高的山崗下面，迎面建築着有七八丈長一座高大的房子，在東西各有一排十幾丈長，全是木石堆架起，形如內地倉房，當中是一片十幾丈寬，二十丈長的院落，在這院當中，有一座石台，在這石台前，擺着一個極大的石槽，這種設置，全是苗人集會之用，錯非是苗酋住所，決不會有這種設備，鐵劍先生和盧蕭兒把身形隱蔽住，向石台後面望去，離開十幾丈外，有一排高大的石屋，那石屋前站着四名面目猙獰，身軀高大的苗兵，在那裏提苗刀來回走着，有幾支火炬，插在地上，在這忽明忽暗的火光中，看着這種化外的野人，真是如入鬼境，鐵劍先生帶着盧蕭兒從西邊繞過來，撲奔那

迎面石屋的西南角，往這高大石屋後面看，後面已到了一座高峯下，柵牆也至此為止，正是金狼墟的最後面了，看到這石屋的後面，在那石牆上一丈五六高的地方，開着三個洞口，寬有三尺，低有二尺五六，全用木柱子阻擋着，因為裏面潮溼異常，可以藉着牆上的洞口通風透氣，這種石牆尤其易於攀登上下，全是川巨石堆壘，那石塊參差不齊，就是不擅輕功捉縱法的，也容易攀援上下，鐵劍先生和盧蕭兒轉到石牆後，往牆下一落脚，突然見這石牆的東南角上，修起一條黑影，輕快異常，已經飛登這石屋屋頂上。盧蕭兒恐怕形跡被敵人發覺，一矮身騰身而起，向石屋上面縱去，鐵劍先生怕盧蕭兒有失，閃也跟踪而起，這一老一少相繼的落在石屋頂上，可是再查看這條黑影，踪跡已失，盧蕭兒更已躍到屋頂的東南角上，往遠處查看，也是絲毫不見一些踪跡，此時因為入金狼墟的是分三路進來，不能十分斷定準是敵人，鐵劍先生向盧蕭兒一打招呼，仍然一同飄身落在石屋後，鐵劍先生向盧蕭兒用手一指，叫他查看偏東邊那個石洞口，自己却往起一聲身，貼到石牆上，偏着身子從當中這個石洞口往裏看時，裏面地勢極大，却也點得是那烟火騰騰的油鉢，裏面一派陰森之氣，注意查看時，這屋中已經坐着十幾個人，可全是沉靜異常，裏面一半是漢人，一半是苗人，仔細辨認，見那彭天壽正和這金狼墟酋長坐在了迎面一座大木柴兩旁，沿着東西排下去座位，鐵劍先生輕輕的把身軀掩在石洞口的偏東邊，看着座上所來的綠林人，不禁時時點頭，果然這般人全到這裏，姚家山場所會的金川四義也全到了，綠雲村苦水屯只有那鐵掌金丸崔萍在座上，還有五六個，鐵劍先生仔細辨認時，不禁暗暗心驚，這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交遊竟會這麼廣，他所認識的朋友，竟不只於綠林中人物了，因為靠西牆下一排座位上，有三個江湖道，正是那滇邊武林中名手葉氏三雄，雖然不算得驚天動地的人物，可是在南荒一帶，也就很夠扎手的了，還有三四個認識不清，從他們外貌上看來，也定是江湖上有力量的人物。那彭天壽滿臉怒容，金狼酋長也正扭着頭向東看着，似乎也帶着憤憤不平之色，這時聽得彭天壽說

道：「我真想不到這苗疆上方圓二百里內，全是金狼酋長武力所及的地方，連一個苗民全不敢不遵酋長的命令，從隸山以南，一路上設伏把守，直到這般人已經侵入神隸寨，到現在居然所佈置的卡子上，一處沒有發覺所進來的人落在那裏，這真是奇事。」那金狼酋長聽到五虎斷門刀彭天壽的話，扭過頭來，恨聲說道：「這倒怨彭老師你對於我部下的苗民立法不嚴，他們竟認為無足輕重，才敢這麼疎忽，若依我的主張，從那一條路上，那一個苗墟被人侵入，立時把他們首領斬首，多殺他幾個，自然不敢這麼疎忽大意了。」靠西南角落上，一個江湖道，看年歲有五旬左右，生得黑紫的一張臉，濃眉重目，掩口黑鬚，一開口帶着廣西的土音，向五虎斷門刀彭天壽道：「彭老師，現在也不必再瞞怨這些事了，你得知道對手的人，究竟是如何的人物，我們這張網以待，難道還怕他前來麼？雖然他們侵入苗疆，我們力量不足，未能把他們阻擋住，我認爲這全是小事，既已知道他們到了，我想他們不會盡自在附近潛伏，既全是江湖道成名的英雄，他們也不肯儘自作那種鬼祟的行爲，我想也就在這一兩天內，必有信息，或者也就許投帖拜望，我看還是大家分散開，把這金狼墟無論如何把守住了，不能再任他們隨意出入，他們深入苗疆，還許不致叫他們任意猖狂，我想最好分幾路排搜一下，只要是我們搜尋着他們的踪跡，以青人之禮，接迎他們入金狼墟，多少也先給他們些面上難堪。」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微搖了搖頭道：「辛老師我現在最着急的是還有一位老友，到這時不見到來，真叫我十分失望，難道我彭天壽在江湖路上，對於同道中有什麼失禮之處，臨危求助，遇難呼援，是我們江湖的規矩，我想一般的朋友們，不能不賞我彭天壽這個面子，真要是置江湖道的義氣而不顧，姓彭的從此感激他一輩子了。」這時那鐵掌金丸崔萍却說道：「彭老師，你說的可是那鷹愁澗司徒空那老兒麼？我看他未必肯來，你就不該請他，那司徒空狂妄無人，他雖是一樣和我們寄身綠林，這些年來目空一切，在天南一帶，他又看的起誰，所以我也曾一力主張，不肯指望着不近人情的老兒能夠給你出頭出力，難道司徒老

兒不來，我們這般人就接不下來麼？」五虎斷門刀彭天壽被崔萍這番話說得臉一紅，恨聲說道：「這次南荒聚會，也就是我們和這一帶的俠義道標榜的武林同道們，分一分強弱的時候，致於和那葉青鸞老婆子的事，倒不足介意，苦水屯一戰，竟有那南海漁人一黨，以全力對付我姓彭的，我實在不服，所以這次我決意的和他們分一分最後存亡，也是爲我同道中保全天南一帶的臉面，並非是姓彭的一身仇怨，所以我大胆的傳綠林箭，請天南江湖同道苗疆一會一決雌雄，我認爲只要念到我們綠林中的義氣，只要在這一帶立足的，就不能置身事外，鬼見愁司徒空，他也算天南道上有致的人物，他若是真個不顧同道的義氣，那是他自己承認他不算天南道上的朋友了。我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只要不死在這次羣雄會上，我們倒有本賬好算了。」鐵掌金丸崔萍，却說道：「彭五爺，你就是這種脾氣，這種話還是以不出口爲是，倘若他另有緣由，被別的事牽纏住，不能趕到這裏，你豈不要錯怪了好朋友，事情是放在心裏，不必說出口來。」他底下的話還沒說完，突然從外面闖進一名苗兵，向金狼酋長報告說：「前寨接得響箭，猿山上總卡子已然接進客人來，已經快到狼墟了。」彭天壽忙的站起，向金郎酋長道：「我險些錯怪了好人。」鐵劍先生潛伏在後面，見五虎斷門刀彭天壽這種神色，知道他是已然料定了來人是何如人了，值得他這麼注意的，定是他十分倚重的江湖道。果然這時彭天壽却向座上的一般同道拱拱手道：「衆位稍坐，我到寨門迎接一下，或者許是司徒空已經到來。」他立刻慌慌的走出屋去，鐵劍先生往下一伏身落在牆下，復往起輕輕一縱，已到了石屋上，向前看去，只見有一隊苗兵，持着火把分兩行護衛着，彭天壽向外面走去，鐵劍先生不禁嘆息一個江湖道在苗疆中造成這般勢力，也很難得，若是好好的幹下去，在這苗疆中站在極尊嚴的地位上，苗疆內耀武揚威，也足以自豪，又何必這麼多行不義，處處結仇樹敵，已經在苗疆中能夠立足，依然貪心過重，想要趁着葉青鸞這場事，把天南一般武林中人一網打盡，妄想作天南的綠林盟主，這正是他自取滅亡了，遠遠的望着他們已經



豹奔了金狼墟的寨門而去。鐵劍先生趁這時更把附近一帶全勘查一番，出入的道路，以及金狼墟後高峯下的形勢，全默記在心中。這時那盧蕭兒却也從房上翻到上面，才要向鐵劍先生說話時，那彭天壽和所迎接的人已經翻回來，仍然是苗兵的火把引導，漸漸的走進。鐵劍先生伏下身去，仔細查看時，原來彭天壽所迎接進來的，只是峨嵋聖手魯夷民，那彭天壽一邊走，一邊和魯夷民說着話。可是他頗有些怒意，那魯夷民面色上也帶着不滿意的情形。鐵劍先生此時放了心，知道鬼見愁司徒空果然是言而有信，竟自照着在鷹愁澗所定的辦法，他要等到那不得已時，再行露出。鐵劍先生忽想到和盧蕭兒暗入金狼墟的時候已經不短，可是南海漁人和葉青鸞等他們這兩路，怎會全沒趕到這裏。難道已經遇到了阻礙了麼？轉身來要向盧蕭兒打招呼，向金狼墟附近查看他們那兩路人的踪跡。可是一回頭時，盧蕭兒竟已踪跡不見。鐵劍先生驚異十分，趕緊往石屋四週查看，也不見他的踪跡。鐵劍先生好生怪異，這孩子已經諄諄囑咐過他，不准他任意的行動。這時他竟私自走開，倘若在這裏他遇到勁敵，叫我展翼霄實，在是丟人現眼了。遂往後面搜查下來，忽然看到後面那高峯一帶，似有一條黑影，在半腰上晃動了一下。鐵劍先生看了看附近沒有苗兵，貼近了柵牆，再仔細查看時，那條黑影已經不見了。鐵劍先生是又怒又恨，翻過了這道柵牆，撲奔這道高峯下搜尋下來。原來盧蕭兒也在鐵劍先生身旁查看前面來人的情形，自己忽覺得背後被一件輕微的東西打上一回頭，見有一條黑影在身後房簷上一晃，已經不見，因為前面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和來人快走到了石屋前，他沒敢向鐵劍先生打招呼，悄悄的翻身竄過來，往房下看，沒有什麼可疑的形跡，不過自己身上確實是被打了一下。盧蕭兒遂飄身落在下面，他才往地上一落，在三四丈外有人縱身而起，却向後柵牆那邊逃去。盧蕭兒竟自緊緊追趕過來，前面那人身形好快，已飛縱上柵牆，翻到外面，在那柵牆高處，他這動作之間，盧蕭兒已然看出分明是一個面貌奇醜的幼童，雖然倏忽之間，看不十分真切，自己越發起了疑心，遂跟踪追趕，也翻

出了柵牆前面這人竟一直的撲奔了山峯下，盧蕭兒更是胆大包身，緊緊追趕下來，前面那人不發話，盧蕭兒也不敢聲張，恐怕驚動了伏椿暗卡，惹出別的是非來，師父師爺定不肯輕饒自己，仗着有一身本領，遂不捨他，已經趕到山峯下，這裏並沒有什麼通行的道路，盡是些巉崖峭壁，盧蕭兒論眼前的情形，不宜再緊自追趕，道路生疎，何況這又是苗疆上重要之地，可是他這種初生的牛犢，不怕死，他肯不顧什麼利害，依然縱躍如飛，追了上來，趕到翻上六七丈來，盧蕭兒也覺這種地方危險過甚，最容易招人暗算，所以身形略一停，因為這裏離開金狼墟寨牆已遠，遂向上喝問：「前面是什麼人？既是故意招引我，隨你到這裏來，你爲什麼不敢跟你小俠動手？」那知前面那人竟自一轉身，貼身在山壁旁，向下招手道：「俠義道的門下，不要滿口賣狂，有胆量的隨我來，怕死貪生，趕緊的回去。」盧蕭兒却厲聲說道：「南海漁人門下，那有怕死貪生之輩，任憑是龍潭虎穴，小俠也敢跟你去見識見識。」答話間，盧蕭兒脚下暗中用力，猛然騰身撲了上去，可是那人竟自比他快，肩頭一晃，已經又竄上去，三丈多高，盧蕭兒是跟蹤追趕，盧蕭兒在黎母峯，跟師父鐵鷄子雍非及師祖南海漁人學就了一身功夫，尤其是輕功提縱法，造就的，尤其是有獨到的功夫，對於翻山越嶺，實比平常一般武林道中人有獨到之處，今夜來在金狼墟，遇到了這種情形，他要盡量施爲一下，和此人一較高下，他把輕身術盡量的施展開，輕登巧縱，真是疾如脫弦之箭，可是前面這個少年，腳底下功夫，尤其是意外的驚人，盧蕭兒把一身本領盡量全施展出來，相隔着四五丈，只是追不上他，這一來，盧蕭兒又是慚愧，又是憤怒，何況又是深夜之間，隨着鐵劍先生進了這虎穴龍潭之地，追上這麼遠來，自己也有些心驚了，前面這人分明是誘敵，盧蕭兒大聲招呼道：「前面這人，你究何居心，要把小爺誘到那裏？」在他發話聲中，自己更覺得背後一陣勁風撲到，盧蕭兒猝然心驚，往旁一撤身，要防備後面所來人，也是這苗疆上的敵黨，身軀一縱，已貼到一處懸崖峭壁，可是後面這條黑影竟自施展着燕子三抄水的絕技，倏起倏落，已然從他身旁一縷的黑

烟似的猛撲上去，竟自追趕前而那人，身後那人猛然身軀騰起，飛縱上一段懸崖，落在上面，却招呼道：「展老前輩，鐵沙谷早已領教過了，請老前輩掌下留情。」只是他停身處雖是地勢略高，可是依然黑沉沉，追過去的這人，也一停身，更聽到那人的喊聲，盧蕭兒知道是鐵劍先生趕到，盧蕭兒脚下用力一點懸崖，身軀猛撲過來，這時鐵劍先生已然抬頭發話道：「上面何人，還不趕緊下來答話。」上面那個倒真是聽話，已經飄身而下。盧蕭兒這時已經看出這人年歲和自己不差上下，長得奇醜異常，這時鐵劍先生竟帶着驚異的口吻道：「呀！你們師徒這麼早全到了。」這時盧蕭兒忙向鐵劍先生問道：「他是何人竟敢對我們這麼相戲？」鐵劍先生向盧蕭兒道：「這就是鷹愁澗鬼見愁司徒空老師父的令高徒，鐵面神猴藍玉。」盧蕭兒早已聽說過此人，莫怪他有這麼好身手，果然名不虛傳，他已經有這種本領，那鬼見愁不定手底下多麼厲害呢，這時鐵面神猴藍玉向鐵劍先生道：「老師父也到的不晚，我今夜入金狼墟查看這裏的情形，無意中竟和這位師兄相遇，我雖沒有和他見過，我猜得着或許是南海漁人的門下，我們年紀不差上下，所以故意引到這清靜地方來，以便親近親近。」盧蕭兒聽他此時口中雖則這麼說着，但是方才引逗自己的情形，分明有意相戲，遂心中暗暗的打算着，遇到了機會，定要和他較量一番。鐵劍先生微笑道：「司徒老師，現在那裏？」那鐵面神猴藍玉搖搖頭道：「他老人家究竟已到那裏，我分毫不知。」鐵劍先生道：「這話怎麼講？你不是隨他一同入苗疆麼？」藍玉道：「我師父簡直是不要我了，他從一入金郡寨，就不叫我再追隨他，並且還告訴我，只要在苗疆中給他惹了禍，栽了跟頭，從此就算把我除名，展老前輩你看我師不是故意作難我麼？所以我反倒形藏謹慎，說起來更是笑話，從金郡寨到這裏已經過了三天兩夜，我們一些乾糧食物沒帶來，却叫我等到這裏事完之後，才可以和他老人家會在一處，可是我既沒有住處，又沒有飲食，只好找尋那苗人的晦氣，我入苗疆之後，飲食一切，完全照顧了他們，展老前輩，師父全到了麼？」鐵劍先生道：「我們從昨日趕到神猴寨，

就在這寨北山猿裏面隱蔽着，暫時安身在石洞內，把這裏形勢和他所約請來的究竟有什麼出奇制勝的人物，探查明白，方可正式的到金狼墟和彭天壽一會。雖則司徒老師不肯就現身相見，這倒無關，只要他能到了苗疆，我們也就放心了，這次的事還要仗令師徒多多盡力吧。」鐵面神猴藍玉隨說道：「老前輩已然把金狼墟查看過了，彭天壽這次倒是請了不少的江湖同道，老前輩可全認識他們麼？」鐵劍先生道：「有好幾個十分面生，我還看不出他們是那道的綠林人物。」藍玉道：「老前輩只要正式赴會時，可要謹慎提防，那彭天壽所請的同黨中有雪山二醜在內，這兩個傢伙我們全見過，我師父更說過他們出身來路，手底下全十分厲害，一個叫雙刀安震宇，一個叫雙頭蛇傅康，方才我也在他石屋前查看過，這兩人就在那屋中靠西面第五六座所坐的那兩個，那雙刀安震宇長得身量極高，形如一座黑塔，那個雙頭蛇傅康，却是身量極矮，面貌是奇醜異常。」盧蕭兒一旁聽出這個話，險些笑出來，他倒知道人家長得醜陋，却忘了自己，這時鐵劍先生却是鄭重的聽着藍玉講，也隨着問道：「這雪山二醜我倒是聽說過，綠林中有這麼兩個厲害人物，只是從來沒見過，他們有什麼驚人本領，你可知道麼？」藍玉道：「那雙刀安震宇，他擅使雙刀，可是與平常武林中所使用的兵刃不同，他是一對溜金厚背截頭刀，這種刀比那平常所用的鬼頭刀砍山刀全重着一倍有餘，這種重兵刃，他竟運用到雙刀的刀法上，天生來的神力，只要招術撒開，能把刀光裹住全身，能攻能守，平常的兵刃簡直沒法和牠遮招，所以在大雪山一帶，盤據二十餘年，就沒有人能夠勝過他一招，那雙頭蛇傅康却是一身小巧的功夫，使一條蛇頭，也是武功驚人，更擅打幾種暗器，手法陰毒異常，這兩個扎手的人物，真要是翻臉動手時，要緊自提防，萬不可輕視，那封字幫掌舵的金剛掌辛子羽，練就了一種掌力，能夠開碑斷石，武功上尤其得有真傳，其餘的人我也認不清的。」正這次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所請到苗疆的，全是綠林中出類拔萃的人物，實不能輕視了他們，據我看彭天壽這次實是沒懷好意，他這綠林箭大約走遍了天

南據我看還是早早的動手，時日耽擱多了，他力量越大，就不容易收拾他們了。」鐵劍先生點點頭道：「我們已經決定不再耽擱。」鐵劍先生正要問後話時，耳中聽得金狼墟那一帶，號角連鳴，連那鐵面神猴藍玉也是一驚，側耳細聽，向鐵劍先生說道：「入金狼墟還有什麼人？」鐵劍先生道：「我們是分三路進來，詹四先生和葉女俠也全到了。」鐵面神猴藍玉道：「金狼墟這種號角連鳴，恐怕是他們那兩路已和他們接觸上了，這分明是聚眾報警的號令，我本是要和這位盧帥兄一塊兒談談，現在我們趕奔苗墟中查看吧。」鐵劍先生道：「你不要這麼稱呼，他是鐵鷄子雍非的愛徒，論起輩份來，應該是他師叔呢！」鐵面神猴藍玉忙說道：「我這麼點年歲，那敢那麼狂妄，老前輩不要管我們的事，這場事完之後，我們還要多親近呢。」鐵劍先生道：「你在那裏存身？」藍玉答道：「我就住在這峯頭，爲得是離他金狼墟很近，白天我隱藏在上面，倒可以查看他金狼墟的一切。」鐵劍先生說道：「很好，若有事時，我也好就近向你打招呼。」盧蕭兒向藍玉道：「現在金狼墟內號角連鳴，我們不便在此久留，藍師叔，你若真是不棄嫌，我金狼墟事完之後，我要稟明師父師爺，到鐵沙谷和你一處住些日，也可在你面前討教幾手武功絕技。」鐵面神猴藍玉道：「討教二字我可不承認，我可是久仰南海漁人和你師父鐵鷄子雍非武功劍術實在，是武林少有的人物，你曾受他兩代的親傳，咱們能在一處盤桓些日，可以互相把所學所能多得許多益處，只看機緣如何，既或你師父師爺不叫你到我們那荒山野谷去，我還許要到黎母峯訪你呢。」盧蕭兒道：「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說話間已經往回下趕來，翻山越嶺，漸漸到了北面峯頭，這裏已經可以看到金狼墟，鐵劍先生把脚步停住，往下仔細看時，並不見金狼墟所有的苗兵移動，只是這金狼墟寨牆四週，多添了幾十支火把，那金狼墟內一處處黑影中，時時的有夜行人往返追逐，鐵劍先生向盧蕭兒道：「我們趕緊到金狼墟內接應他們，看情形他們許是動上手了，現在還不宜正式的和彭天壽挑開帘兒的招呼。」那鐵面神猴藍玉道：「老前輩，我可不能跟你們一道走。」

了，我那位師父，他說出什麼來不許我錯一步，我實在是我不敢惹他，咱們再會了。」藍玉說罷，腳點岩口，騰身而起，身法這種輕快，起落之間，已出去六七丈遠，他竟撲奔了西南，鐵劍先生不禁嘆息，鬼見愁司徒空和他這個徒弟，全有這麼一身好功夫，若能夠歸心俠義門中，定能作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只是他們師徒這種性情，如同野馬一般，再不肯受什麼拘束，師徒隱身在鐵沙谷，鷹愁澗，明着是洗手江湖，暗地裏依然作着他那俠盜生涯，盧蕭兒對於藍玉縱躍的功夫這麼快，尤其是羨慕，認定了他這身本領，是半由天賦，半屬人爲，就是師父怎樣的教授得法，徒弟怎樣用心的操練，也不容易造就出這麼純的功夫，以鐵鷄子雍非那種巧快的身形，若是和這藍玉較量起來，也未必能勝過他。盧蕭兒和鐵劍先生望着藍玉的背影，沒入了黑影中，這才一同飛縱下山，峯撲奔金狼壩後寨牆，來到寨牆附近，鐵劍先生才待往聳身縱躍時，那寨牆上忽然翻下一條黑影，輕飄飄往地上一落，盧蕭兒對於這種身形起落之式，已然看慣了，雖則在暗影中還沒辨出面貌來，已知是師父鐵鷄子雍非到了，他開口招呼，果然雍非已經飛縱過來，向鐵劍先生和盧蕭兒一擺手，低聲說道：「不要高聲，我們從寨後繞着走吧。」鐵劍先生却低聲問：「四先生和葉女俠以及商和，難道還沒退出來麼？」鐵鷄子雍非道：「大約這時或者已經撲奔神獠寨的大牆，今夜的事，好生離奇，我們險些形踪敗露，到現在還沒判明暗中助我們的究竟是何人。」說了這話，他已經騰身縱起，往西南這邊轉過來，才到了西柵牆的轉角，方要轉過去，突然從牆角那邊一件暗器迎頭打到，雍非他在頭裏，往旁一縱身，鐵劍先生和盧蕭兒也全往暗影中一閃，竟是一個石塊落在地上，這時柵牆上面有兩條黑影往上一落，把柵牆碰得微微作響，跟着聽一人說道：「這人好快的身形，我沒容他落穩，就撲上來，依然被他走脫，連他面貌全沒看出，我招呼你隨我堵截時，他的身形尚沒離開我眼底，就這麼跟踪追趕，依然被他逃得無影無踪，雖然分明是那羅刹女葉青鸞所約請的人，可是此人身手上竟有這麼好的功夫，他也太快了，我們怎麼樣，再搜尋一下吧。」

上面停身的另一人答道：「二哥，我看還是不必多這種事好，在來人似乎有意躲避我們，那葉婆子既已入了苗疆，雖是暫時把形跡掩蔽着，不肯現身相見，難道她還能有少日的耽擱麼？我們回去吧。」上面這兩人竟自翻了回去，鐵鷄子雍非和鐵劍先生、盧蕭兒聚在一處，轉過柵牆，順着西邊這片荒曠之地，撲奔大寨門以西，出來有半里多地，只是沿着柵牆一帶，火把之光到處的接連着，全在有人把守，除非是硬往外闖，決不容易出去，他們眼看着已到前面寨牆，忽然這西南角寨牆外，一陣陣喝叱之聲，更夾雜着受傷倒地呼嚎之聲，全是這里苗人的聲調，在這片聲音中，火把之光一連熄滅了十幾支，柵牆外七八丈內，一片黑暗，可是這一亂的當兒，那靠柵牆南邊一帶的苗兵，竟自吹起號角，鐵劍先生向雍非招呼道：「時機已至，我們還不趁此往外闖等待什麼？」這時鐵鷄子雍非連話也不答，飛身縱起撲上柵牆，可是從南方闖過來的苗兵，似已發現雍非等的形跡，竟有兩名提着鋒利的苗刀，大叫着如飛的撲過來，有一名已然竄上柵牆，舉苗刀向鐵鷄子雍非身上劈來，這要是還在全狼墟內，鐵鷄子雍非只有逃避不敢動手，此時可不再管他那些，這名苗人又十分凶狠，就在這柵牆上，雍非腳下一用力，擄住牆頭，身軀往後一坐，上半身竟全撤進柵牆，腳底下可是紋絲沒動，那名苗人鋒利的苗刀，用足了十分力砍下來的，這一砍空了，他們就仗着身形矯捷，可是沒有武功的真傳，刀一劈空，身軀往前一栽，鐵鷄子雍非已經左手抓住了他的左肩頭，用力往後一帶，借着他的力量，自己的身軀可縱下牆去，這苗人被雍非甩向牆裏，身軀是臉朝下被摔下來，那盧蕭兒也正趕到，將才腳一落地，可是這個苗人整個兒的身軀向盧蕭兒頭上砸來。盧蕭兒身軀微往下一矮，雙掌往上一翻，指尖沾着了這苗人的身軀，借勢猛往後一送，加上盧蕭兒的力量，把這個苗人又扔出丈餘，摔了個腦漿迸裂，盧蕭兒已經騰身縱起，竄上柵牆翻出外，任憑其餘的苗人追趕，可是這一老一少身形縱躍如飛，眨眼間已出來兩箭多地，盧蕭兒和鐵劍先生聚在一處，鐵劍先生低聲道：「今夜已嘗試到苗人的厲害，他們這班身子，得自

天賦，苗疆赴會時，你不要輕視。他們，盧蕭兒點頭答應，向鐵劍先生道：「兩次暗中接應我們，另有別人，多半是那司徒空，此人行踪無定，他是任意而行，此次他慨然入苗疆，他那個性情是決不肯躲在偏僻的地方，等待着事情的變化，我看今夜多半他也入了金狼墟。」剛說到這，從西北如飛的竄過兩條黑影，鐵劍先生和盧蕭兒全往兩旁一撤身查看來人，就聽有人低聲發話道：「那邊敢是展大俠麼？」鐵劍先生一聽，是羅刹女葉青鸞的聲音，這時第二條黑影已飛墜到面前，正是鐵鷄子雍非，彼此聚合一處，鐵劍先生遂問他們入苗墟是否已和裏面的苗酋匪黨接觸，葉青鸞道：「彭天壽果然時時在懷疑提防，我們才淌裏面時，險些被他發現了踪跡，這裏邊寶多能手，此次若不虧得雍老師，我的踪跡非被他們發覺了不可，可是內中竟有一個江湖異人，不知他是何居心，有時是故意相戲，有時又暗相助，所以我們始終未能貼近苗酋會集之所，也未能和你們這兩路聚合，我們頗疑心是那鬼見愁司徒空，他已趕到苗疆，可是雍老師在盡力試探之下，連發兩次暗器，引逗他動手，居然竟被他把暗器接去，逃得無影無踪，爲得追趕這人，沒容仔細探查，反倒奔出了金狼墟的道路，更因爲聽得西南一帶，已起了嘩嘩的聲響，裏面的江湖能手們，也紛紛出動，無論如何，我不能和他們相見，所以只好趕緊的退了出來。」鐵鷄子雍非隨着一同走，聽到羅刹女說出他的暗器被人家接去，不禁慚愧的說道：「雍老二今夜算栽了個跟斗了！」這兩位風塵異人，脚下並沒敢停留，是一邊走着，一邊說着，鐵鷄子雍非話沒落聲，突然聽得西三丈外，有人發着話聲說了句：「叫你也會厲害，省得到處賣狂！」鐵鷄子雍非十分憤怒之下，喝了聲：「你是什麼人？」身軀往下一矮，雙掌一穿，騰身而起，向那發聲之處撲去，鐵鷄子雍非這種身形，施展得巧快異常，可是他身軀撲過來，瞥見一條黑影，騰空拔起，往高處竟竄到三丈左右，燕子掠波式，斜往西北落下去，這種身形的快法，實在驚人，可是鐵鷄子雍非也跟踪縱起，定要追上他，看看究竟是如何人物，鐵劍先生羅刹女葉青鸞，盧蕭兒，也全跟踪追趕下來，可是前面那條黑影，倏起



倏落，輕靈巧快，捷如飛鳥一般，後而這四人，全是盡力的要追趕上他，只是相隔着四五丈遠，以鐵劍先生的輕功絕技，在武林中已經是很難得的人物，何況鐵鷄子雍非輕功也不軟弱，在盡力追趕之下，只是相隔着數丈遠，就是撲不到此人的身後，前面眼看着已經到了山口附近，這黑影身形竟自反倒加快了，他竟施展開蜻蜓三抄水，起落之間，已經出去六七丈遠，山口旁盡是些荒草樹木，鐵鷄子雍非和鐵劍先生認爲他一入山口，再不能追趕了，隱蔽身影之地盡多，這種地方最不宜動手，鐵鷄子雍非在憤怒十分之下，把丹田之氣一提，腳下一點地，竟施展開平生輕功上獨得的功夫，登洋渡水的身法，嗖嗖的一連兩個縱身，堪堪撲到了一座叢雜的荒林邊，從斜刺裏猛出一條黑影，鐵鷄子雍非在極怒之下，一個猛虎出洞式，身軀用足了力量撲擊上去，耳中忽聽得哦了一聲，這條黑影斜着竟縱出丈餘，竟喝叱道：「雍非你要瘋麼？」鐵鷄子雍非不禁急的熱汗全流下來，自己所撲擊的竟是恩師南海漁人，自己追隨着南海漁人在天南一帶，也行道這些年，今夜爲了追趕一個敵人，竟自險些和師父動起手來，這要叫同道們知道了，可算笑話死了，這時鐵劍先生羅刹女葉青鸞、蘆蕭兒相繼趕到，南海漁人已經縱身過來，此時鐵鷄子雍非反倒不敢在師父面前認錯了，雖則鐵劍先生等全是自己人，個人也覺面上難堪，遂含糊說道：「我們聚合一處，追趕這一個江湖能手，到這裏竟自失蹤，反倒和恩師遇到一處，師父可見着什麼人麼？」這時商和也從山口外一片叢林中轉過來，他似已用過十分力量，已經微微作喘，鐵劍先生等也全向前和南海漁人打招呼，南海漁人一見他們四人會合一處，竟會追趕不上這人，已然明白一切，和自己所遇正屬相同，遂向鐵劍先生和羅刹女招呼着，一同順着山口上來，奔隱身之處，那座石洞一邊走着，南海漁人道：「這苗疆中倒是不白來這一趟了，不止一般盜黨頗有勁敵，我認爲這苗疆中還隱匿着不能判明的人物，是敵是友，還未可知，可是頗具好身手，我們的武功本領，未必就對的了這暗中隱匿的人，我從金狼墟中路淌進去，雖然到處有伏守的苗兵，倒還沒被他們

阻擋住，我把苗苗所住的附近，倒細細查看一過，知道這次彭天壽果然請出來江湖一般能手，可是我還能把這裏集合的所有綠林道中成名的人物，一一辨認出來，就有人暗中和我故意的爲難，阻止我的動作，我跟商和盡力對付之下，可是始終沒看出敵人的踪跡，和面貌，隱現無常，竟和我們故意的引逗起來，我想把他誘出了金狼墟，所以也不再查看彭天壽等的一切，盡自追趕這人，依然被他隱身而去，可是我們只要在那裏稍一停留，不是那裏突然火起，就是苗兵無故的暴噪起來，舉燈籠火把到處緊急搜尋，我因爲我們暗入金狼墟，是有背江湖的規矩，所以明是吃着虧，也不便盡自和暗中這廝纏，只好退出金狼墟，不料在寨牆附近，又發現了此人的踪跡，這次我盡量的要追趕上他，直追到山口附近，在許多林木荒草間，更失了他的踪跡，我看此人是故意叫我們早早退出金狼墟。鐵劍先生聽了點點頭道：「我看這暗中人，決無惡意，這樣看起來，決不是鬼見愁司徒空一人了，按眼前這種情形，我們不宜過於耽擱，因爲我們入苗疆，一路上顯然的已露了踪跡，那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他更是已知道我們這般人入了隸山地界，他已經在佈置提防，若是盡自耽擱下去，倘然他搜尋着我們的踪跡，反倒顯得我們有故意的不守江湖道的規矩，咱們還是趁早的到金狼墟投帖拜見。」南海漁人想到眼前的情勢，也只好如此，翻過兩個山峯，已到了石洞前，南海漁人又把鐵劍先生入金狼墟的情形，細問了一番，盧蕭兄也把那鬼見愁司徒空的徒弟誘自己到金狼墟高峯後面，連鐵劍先生全和他相見的情形報告了一番，南海漁人聽得鬼見愁司徒空師徒已到，這倒是一件很難得的事，夜間所遇的情形，是有此人在內，自己雖知道江湖上有這麼個怪傑，可是決沒會過他，至於那第二個人，就猜測不出了，彼此談論會子那屠龍手石靈飛，到現在依然沒到，雖然他是一個極得力的助手，這次大家倒不盼他前來了，很願意在他沒到之先，把這場事解決下來，因爲此人那種天性十分怪道，所認定了要作的事，百折不回，只要他一趕到苗疆，定要翻起一片波瀾，收拾這場事恐非容易了。大家已經商量定，在第二

日天明後就趕到金狼墟，大家歇息了會子，天色大亮。這天風日晴和，碧藍的天空，萬里無雲，一輪紅日，才昇起，山頭上峯嶺間，宿露未消，野鳥全在那天空上盤旋飛鳴着，南海漁人詹四先生和鐵劍先生展翼，羅刹女葉青鸞，鐵鷄子雍非，商和，盧蕭兒，一同走下山口，直奔那金狼墟大寨牆。撲奔正門，敲着還有數箭地遠，那金狼墟已經鳴起了號角，苗兵列起了隊伍，從寨內衝出，分兩行竟自往這邊迎過來，南海漁人很是詫異，怎麼我們突然出現，這神狻寨竟會預先知道，派人迎接，這倒真是奇事，這兩隊苗兵，全是武裝整齊異常，分站在兩邊路旁，由寨門裏衝出四名苗寨的首領，脚下很快，來到南海漁人等面前，內中一人竟用漢語答話，向這邊說道：「金狼酋長聽得大俠們駕到，所以趕緊派我們迎接，酋長也將出金狼墟迎接了。」南海漁人等此時也不便多問他們，只有拱手答禮，由他們領導着直奔神狻寨大寨門，才到寨門口，裏面的號角是一連一聲接連不斷，只見裏面遠遠的有一大隊苗兵，脚下全是疾馳着，飛奔到寨門口，分兩行左右對立，當中閃出一條道路，這種苗兵魁偉的身軀，矯健的體格，猙獰的面貌，雪亮的刀光，在那晴和的日光下，苗刀鏢槍和他們身上的金環，全閃爍着發光，這種聲勢雖沒有內地裏千軍萬馬那麼軍容偉狀，可是僅僅這數百人列隊，叫你看眼中，竟顯出殺氣騰騰，後面却是那金狼酋長和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峨嵋聖手魯夷民，迎了出來。兩下裏來到切近，鐵劍先生跟羅刹女葉青鸞隨在南海漁人的身旁，一同向對面答着禮，商和，雍非，盧蕭兒全隨在身後。彭天壽却滿面笑容的說道：「邊荒之地，竟蒙這般大俠光臨，這真是江湖上難得的盛會，我給老師父引見，這就是掌管猓山苗墟的金狼酋長，他雖是化外苗族，頗知道敬重我們武林中朋友們。」南海漁人齊向金狼酋長見禮，這金狼酋長雖是他能說漢語，不過他略作異常的客氣，却頗帶着傲慢之色，南海漁人不去理他，遂在和魯夷民一番恭敬謙讓中，往裏走來，一同進了後邊這座金狼墟，只聽得迎面的石屋中已經有人在互相談着話，南海漁人聽着十分耳熟，向鐵劍先生看了一眼，羅刹女葉青鸞也聽出裏面說

話的分明是那屠龍手石靈飛，想不到他竟早早趕到。在這相讓謙遜着，走進裏面，一進石屋中，裏面的人全站起來，只緊靠在牆下一人，發着笑說道：「老朋友們，我來得不晚吧？我居然還走在你們頭裏，免得你們投帖遮東的麻煩，我覺得十分省事，不過你們沒想到我會來得這麼快吧？」說話的正是屠龍手石靈飛，南海漁人拱手說道：「你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鐵劍先生目光一瞬之間，竟自看到那座位上有菩提卷靜空師太，以及他四個女弟子全趕到了，鐵劍先生暗暗點頭，這屠龍手石靈飛真個厲害，他竟把這空門俠隱極難請的人，竟肯隨他下苗疆，這位靜空師太隨着他一來，這次的風波越發大了，五虎斷門刀彭天壽請南海漁人等一同落坐，這裏在座的綠林道也全是他所請來的人，可是從昨夜鐵劍先生探查之後，並沒多添了什麼面生的人物，由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指引着彼此見禮，這裏有南海漁人等所不認識的，是那廣西省葉氏三雄，葉兆雄，葉文雄，葉天雄，以及雪山二醜的雙刀安震宇，雙頭蛇傅康，其餘的人多半是天南一帶江湖道上會過面的人，敍禮已畢，分東西落坐。那神隸寨金狼酋長手下苗人獻過茶，他却首先向南海漁人道：「我雖然生長化外，管領苗疆，可是我早聽人說過，南海黎母峯大俠詹四先生，是中原一位最出名的人物，還有這位鐵劍先生，他也在各苗墟中居住多年，以行俠作義，威震邊荒，這是很願意相見的人，今日全出現在我這裏，金狼墟我這作主人的要好好款待一番了。」鐵劍先生却代答道：「酋長，我先向你告個罪，我們無故的不敢到苗疆來侵犯，苗酋長你的神威，只爲我們這位朋友彭天壽，他屢次相召，約我們前來瞻仰瞻仰神隸寨的威嚴，和酋長的武力，可是我展翼霄寄身化外，也是十幾年的工夫，我對於苗疆上的習俗倒還明白一二，我們此番來到神隸寨，得事先聲明的是，我們和酋長你毫無牽纏，更沒有拌怨，按苗疆上的習俗，我們尤其是和酋長你沒有一點牽連的事，一不侵犯疆界，二不曾劫奪牲畜，並且過去沒有恩怨仇殺，我們此來以客人的地位來拜望酋長，這是我們得首先說明的，至於這位彭老師他本身跟我們是江湖上一種恩怨，我們自

有了斷，只要是酋長你不存仇視之意，我們決不能動你苗疆上一指，我們千里迢迢，趕到神隸寨，深入苗疆腹地，所來的人就沒有怕死貪生之輩，我們是全和這位彭老師清算舊債，不過在酋長你的境內過分的招擾，我們定然不會忘了酋長這份厚情，彭老師我這話可是應該怎麼交待？」鐵劍先生原本是跟金狼酋長說着話，反倒問起彭天壽來，這正是已經懷疑到他在苗疆上搬弄是非，可是彭天壽尚未答話，金狼酋長却哈哈笑道：「這位展老師，你的話恐怕不盡然吧，若說是入苗疆只爲尋訪彭老師而來，就該一入我隸山境內，就應令我部下苗民早早的飛報進來，可是我老師父以忠厚成名的俠客，那把我們這般化外的野人，放在眼內，一入苗疆，就和部下苗民爲仇作對，這也未免輕視了我苗族，不過衆位遠來是客，我還不能那麼無禮相待，只有到時候我們要多瞻仰瞻仰老師父們的武林絕技，叫我這化外苗人也可長了見識。」鐵劍先生聽到金狼酋長的這種話風，就知道這苗酋已被五虎斷門刀彭天壽煽惑動了，事已至此，無可如何，既然已經深入苗疆腹地，決不會有什麼好結果，這次下苗疆，算聽天命，羅刹女葉青鸞却十分憤怒，這天下苗疆完全是爲彭天壽一人帶累得一般武林道義之交，跟着担這種危險，想不到這苗酋他又生惡念，彭天壽也過於萬惡了，遂向五虎斷門刀彭天壽道：「彭老師，咱們這場事冤孽牽纏，可以在今日作個了斷了，好漢作事好漢當，這苗疆倘若煽動起是非，我老婆子可要向你一人講。」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冷笑一聲道：「葉女俠，你這種話也太以無情無理了，你們入苗疆肯來和我彭天壽一會，我佩服到十分，不過總要走正大光明之路，憑你們這一般威名的俠義道，爲什麼暗入苗疆沿途上更殺傷金狼酋長部下的苗民，難道也是彭天壽主使麼？」南海漁人呵呵一笑，一手捻着銀髯，向彭天壽點點頭道：「彭老師我老頭子從來作事是一秉大公，敢作敢當，你既是投東相邀，叫我們苗疆一會，只爲你不夠得上江湖上的朋友，我們才肯前來，不過你既然沒在漢苗交界的地方預備你手下的弟兄接引我們，這隸山一帶，漢人輕易不能到的地方，彭老師我們總然

一身是胆，敢那麼放心，不錯與彭五爺是朋友，決不肯作那宵小的行爲，可是我們得入這種奇險之地，人地既生疎，更不知有如何的手段來對付我們，倘若我們還未到神猿寨被暗地邀劫，中途喪命，你彭老師推諉不知，我們難道還能硬拍在你身上麼？光棍怕掉個兒，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只可謹慎一番，要依我看，很可以不必節外生枝，只說我們現在的事，難道彭老師你就那麼小家氣，認爲我們來到這種勢力之下，我們就不能辨別一言？彭老師你要那麼想，可就全看錯了。」南海漁人把這麼兜着圈子一問他，彭天壽不由臉一紅，立刻說道：「詹大俠，你責備的很是，這倒怨我未能早早的遠接高迎，無奈天南一帶，你們已經擠得姓彭的沒有立足之地，我彭天壽寄身在這裏，也和你們所差不多，不過作客而已，現在我們撂下這些小節，還是題咱們這件事吧。」羅刹女葉青鸞道：「彭天壽，你對我母子不肯甘心，我們這次來到苗疆，就等於登門請罪，我要請示你彭五爺，要把我母子怎樣處治，才肯甘心？」彭天壽微微笑道：「葉女俠請你不要這樣講，彭天壽恩怨分明，我不願作趕盡殺絕的事，不過當年我兩家一事不把他弄個皂白出來，我彭天壽實不甘心，現在要想解冤釋怨，也倒容易，我在苗疆上忍辱蒙羞的十幾年，不敢到內地去，現在我要在天南一帶，再賀一賀「壽」兒，我彭天壽雖然年歲已老，但是我還要在江湖上再幹幾年，只問葉女俠以及天南一般老師父們，能否容我姓彭的立足，我認爲決沒有過分的要求，只要肯答應我這點小事，給姓彭的一點虛面子，我們回到川邊，捧我姓彭的開山立寨，咱們以往任憑有多大冤仇，從此就算一筆勾消，我彭天壽決無過分的刁難，這總講得下去吧！」鐵鶴子雍非一旁從鼻孔中哼一聲，自言自語道：「這才叫大仁大義。」天龍劍商和實在忍不下去，向彭天壽道：「姓彭的，你這種人情面子，請你完全收起，我們母子決不領情，現在我們既已趕到苗疆，你有什么手段，請你盡量施爲，你要想在天南一帶耀武揚威，那並不是難事，以你姓彭的這身本領，和那一囊毒藥苗刀，還會打不出江山來麼？我要想借着我母子這場事，作要挾着天南一帶的俠義道全屬在你

手內，事後任你橫行，不得過問。彭天壽你想的倒好，只可惜商和沒死在你苗刀之下。二次和你相會，什麼事恐怕不容易，叫你趁心如願了。」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哼了一聲道：「我倒也那麼想過，不過我從綠雲村相訪之後，我深爲後悔，恐怕我的苗刀要招出殺身之禍來。葉女俠的五雲捧日攝魂釘馬背善罷干休，所以我才想這麼把兩家的事和平解決，我並沒有十分的故與賢母子刀難，可是商師父他既然這麼講，我彭天壽一切事也只好勉從尊命，不過商師父你要知道，我彭天壽要真個想下絕情，施毒手，商師父你就不會重到苗疆了。」商和道：「彭天壽，咱們用不着逞口舌之利，現在的事我們已經勢難兩立，只要你把我母子這條命留在這兒，你就永絕後患，若是不能把我母子除掉，彭天壽不止於重入江湖，你算妄想，這種辣寨也不叫你能再這麼張狂。」彭天壽道：「商和你已是敗軍之將，還敢在彭老師面前這麼張狂，難道你就看我彭天壽不能打發你麼？」這時彭天壽所請到的雪山二醜，雙刀安震宇，雙頭蛇傅康，彼此情話低聲的，是在商量着什麼，忽然那安震宇站起來，說道：「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全是江湖道上成名人物，何必從口舌間，傷兩家的和氣，商師父，你們既然來到苗疆，這也足見不失英雄本色，彭五爺綠雲村苦水屯一場失敗，並沒有等待養足了銳氣，能夠立刻請一般天南俠義道到此一會，也很夠朋友，你們兩家的事，據我們作朋友的眼光，很容易解決，彭五爺想入江湖，這也不是什麼對不起朋友的事，我們寄身江湖的人，好名勝於愛命，我們很可以借這個機會，彼此以一身所學，互較高低，彭五爺倘然能夠勝了老師父們，那只有在川邊許他開山立寨，凡是這次來苗疆的朋友，此後不得再和他爲難，倘若姓彭的二次栽在苗疆，不止於對葉女俠過去的冤仇一筆勾銷，天南一帶，再不許他涉足，只有叫他老死苗疆，自生自滅，我們這次既然參與這次盛會，凡是在場的人，也要隨着他兩家共榮共辱，只要彭五爺一敗塗地，我們這一般赴會的人，也情願永遠不再到天南一帶，這樣一來，是最公平不過，兩下何必作那種無味的爭執。」這時鐵劍先生却答道：「這位安老師的辦法

甚善，我也很願意和一般朋友們分一分存亡榮辱，彼此免得在天南一帶不能安心。」這時那金狼酋長却說道：「一般俠義道，來到我這邊荒之地，既然不叫我參與你兩家的事，我樂得多開開眼界，長長見識，可是我也得稍盡主人之禮，我要爲雙方老師父們敬酒三杯，聊盡主人之禮。」羅刹女葉青鸞忙站起說道：「請酋長不必費心，我們還是即早解決我兩家的事，免得作無味的耽擱。」那金狼酋長却一陣狂笑道：「你們真把我這野人看成一點禮節不懂麼？那真是笑話了！」隨即向門外喊了一聲，立刻進來四個身高力大的人，把桌椅擺開，設了兩座，那位靜空師太，始終是一語不發，好像是没有她的，牽纏一樣，葉青鸞却向鐵劍先生看了一眼，鐵劍先生只微微一笑，對於苗酋這種舉動，決不放在心上，那屠龍手石靈飛，他從落坐之後，把兩眼一閉，比那靜空師太還嚴肅規矩，也好像是來到這裏，給人作陪客來了，剎時間，把桌案擺好，坐凳也全按着人位全安排下，兩下裏是東西對坐，跟着那般苗人用蠢笨的木盤，從外面送進來杯箸，這所預備的在衆人眼中看着十分扎眼，所用的食箸，完全是鐵條煅成，酒杯也全是鐵製。一份份擺好，一個苗人從外面又托進兩把酒壺來，雖是這野人的部落，可看出他所用的這些器具，完全是在內地漢人手中打造的，這兩把酒壺，有一尺餘，式樣還是十分古雅，完全是白銅打造，這時金狼酋長請大家入座，菩提惹的靜空師太和四個女弟子，全是吃素齋，雖明知道這苗疆中決不懂這些規矩，可是靜空師太却毫不作理會，隨着大家一同落坐，這兩邊所設的座位，一東一西，相隔着一丈五六尺遠，這時幾名伺候的苗人，却從外面一盤盤的送進菜肴來，這些菜品，脫不過是飛禽野獸，創製的那能入漢人之口，這般人也明知道他這種設席款待，不過出於彭天壽授意的一種虛偽禮節，並且裏面還不準含着什麼惡意，菜肴擺好，那金狼酋長，却站起來，招呼他手下的苗人，用那大木盤酒壺送來，他一手挽着酒壺的壺柄，一手托着壺底，頭一個他先向羅刹女葉青鸞說道：「此次葉女俠來到苗疆下，爲得跟彭老師一場舊怨，兩下不能罷手，我盼望你們來在神猿寨中，從此能夠言歸



於好，盡解前嫌，我這化外野人，款待上賓，殊嫌失禮，獻酒一杯，願祝你們雙方的事，好好的把他講下，也算稍盡我神猿寨主人之禮。」他說着話，在這桌前探身把酒壺遞過來，鐵劍先生和葉青鸞坐的是正對面，此時望着葉女俠把雙眉一皺，以目示意，羅刹女葉青鸞知道要自己親自提防，這苗酋定懷惡念，果然金狼酋長是明為獻酒，暗施毒手。

## 第八章 破奸謀鬼谷釋前讎

羅刹女葉青鸞在親自提防之下，也跟着站了起來，把面前的鐵杯舉起，更帶出十分恭敬之意，眼望着金狼酋長說道：「酋長蒙你對我們這般冒昧而來，以種族不同的人，竟蒙你這麼過分款待，我是感激十分，我們只有願意為酋長的話，能夠和平解決下來，並向酋長祝福吧。」說着話，把酒杯往外一遞，那金狼酋長把酒壺的壺嘴兒送了過來，鐵壺鐵杯搭在一處，羅刹女葉青鸞既已得着鐵劍先生的示意，自己也在時時提防他們，所以雙臂早運足了力，就這樣神猿寨的金狼酋長，把鐵壺往裏一送時，力量是非常大，這種地方無論如何，不能帶出形式來，全是暗中作用，葉女俠用酒杯一接他酒壺時，險些個把杯出手，自己的雙臂竟被震得往回一退，趕緊一用力，仍把鐵杯的杯口搭在他壺嘴上，那金狼酋長把酒壺向前一傾，杯中酒已滿，可是他仍然往外一送，羅刹女葉青鸞可有些接不住他這猛力的一送了，杯中酒已經流出許多來，金狼酋長微微一笑，羅刹女葉青鸞臉一紅，說了聲：「我老婆子太失禮了。」自己十分驚異，一個化外的野人，竟有這麼足的內力，看起來無論如何到了什麼地方，不能對人加以輕視，這時鐵劍先生不等他讓到面前，已站起，手持鐵杯，向金狼酋長道：「我們來到神猿寨，十分招擾，酋長你還這麼客氣，我們只好拜領盛情，我就叨擾你一杯。」那金狼酋長仍是雙手捧着壺，往這右邊一回身，口中說道：「我禮應聊表敬意。」他往這右邊一擰身，雙手執壺，橫送過來，往鐵劍先

生的酒杯一搭，立刻兩下裏把力量用上，這位金狼酋長把酒壺一傾，才從壺口倒出一點酒來，鐵劍先生猛然把酒杯往起一揚，口中說道：「我是不能飲酒的，只有心領酋長的盛情吧。」他這酒杯往起一揚，那金狼酋長雖則用盡力量，還要把他酒杯給壓下去，只是無論如何，這酒杯休想再矮下去一分，並且那酒杯是生鐵鑄成，酒壺是紫銅所製，全是堅硬異常，禁得起重力的東西，這時兩下這一較力，那杯口已傷，酒壺的壺嘴也向上彎去，金狼酋長他這才猛把酒壺往回一撤道：「這位展老俠客，你竟不賞臉，我只有再向這位領袖天南俠義道的詹老俠，再敬一杯了。」這時南海漁人看到這金狼酋長這種手底下的力量，實足驚人，他分明是仗着天生的神力，更得着那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傳授了他一切武功的練法，造就成他這麼個鐵打金剛，這要不略示警戒，恐怕再用這種力量對付到商和雍非，定要當面出醜，自己這一站起來，卻用單手擎杯，向金狼酋長道：「我也曾走過苗疆，真還沒見過能像酋長這麼慷慨大方的首領，既承你這麼看得起我們，我倒要叨擾三杯，金狼酋長他是在這桌案的外面，南海漁人坐在正座上，和那位伏魔大師並肩而坐，所以金狼酋長得探着身子向裏面敬酒，南海漁人這支鐵杯，往外一遞，金狼酋長的酒壺往裏一送時，兩下裏才碰到一處，可是南海漁人却不用酒杯的力量，手攏着杯口，在兩下裏往一處一搭時，却用食指、中指、無名指和他的酒壺壺咀一碰，時中把真力用上，微往起一撩，這酒壺的壺咀完全彎轉，並且金狼酋長的雙臂，也被震得往回一退，南海漁人含笑說道：「酋長，這是我沒有這種口福吧，酒壺已毀，不能再用，我們對酋長這份心意，只好心領吧。」那金狼酋長已有些怒意，不過神色上不肯過分帶出來，一扭頭，向他手下苗人喝聲：「換酒來！」站在屋門口的苗人又拿起一把酒壺送了過來，金狼酋長却向南海漁人道：「這杯酒不叫我敬了，這在我們苗疆的習俗上，是對人一種極不恭敬的，我身為神狽寨領袖，焉能那麼失禮？」說話間金狼仍然雙手擎着酒壺，這次他却已提防到南海漁人的手法，暗中蓄足了力，向裏送，南海漁人依然用酒杯往外一接，可是

這金狼酋長他在酒壺送到，手底下往外一轉，竟自避開南海漁人的手指，壺嘴已經和杯口搭上，只聽得微微作響，這支鐵杯在南海漁人手中，已經變了形狀，被他手指所捏之處，往一處合攏起，跟壺嘴搭在一處地方，也竟自往裏捲過來，已經不成杯形，南海漁人却是左手捻着銀鬚，微微一笑道：「我過分失禮了，這酒杯竟毀成這樣，酋長咱們還是算了罷。」金狼酋長臉一紅，竟成了黑紫色，他竟自臉上現出一種猶笑，向南海漁人道：「我這杯酒不敬到老俠客面前，我這神猿寨的領袖，豈不叫外人笑話。」南海漁人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很好，酋長的美意，那好不領，我得借用一用酒杯了。」這位老俠客暗中把鷹爪力的功夫全運到這條右臂上，先從伏魔大師面前起，把那鐵杯拿起一個，才要往外一遞，那杯口即行合攏，他却也不向金狼酋長再發話，隨手把每人面前的酒杯，完全是一拿一放，全給他擺在桌的中央，每個鐵杯全是照樣的給毀壞，這一來金狼酋長是目瞪口呆，哈哈一笑道：「我這野人的地方，果然連所預備的酒具全不中用，我只好失禮了。」他滿面羞慚的往回退。對面那桌上一般匪黨也全是帶着驚慌失色，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却站起來，他把自己面前一個酒杯拿起，斟了一杯酒，匆匆的來到了這邊席前，向金狼酋長道：「酋長，你不必把這些小事介意，我們這苗墟中，本沒有款待上賓的預備，我替你敬一杯酒吧！」他說着話，丁字步一站，左脚已欺到桌子下，右脚斜橫在左脚後，雙手捧杯，向南海漁人道：「老俠客，請飲這杯，這只看老俠客你賞我彭天壽的臉不賞了。這可引用我們漢人的俗語，將酒勸人無惡意，詹老俠客，請飲這杯。」南海漁人哈哈一笑道：「彭老師，你太客氣了。」伸手往他酒杯的當中杯口兩邊，手指一攏，兩下裏這種力量，就算全用上了，南海漁人在他這種外面，殷懃獻酒，暗地裏是故意的給我個難堪，我和金狼酋長暗中較力時，連毀了他那些酒杯，此時他以整杯的送出來，這決不能再用那種硬力，這杯酒只要洒在席上，那就算自己當面給他的侮辱，這時那手攏杯口，用這種柔力往外奪，可是彭天壽却是雙臂之力，全貫足了，向外用足了內力的要撤出來，這一來，

他和南海漁人兩下的力量就算拉平，一邊手底下是十分得力，一邊只憑右手三指攏着杯口，兩下裏把這酒杯在桌案的當中微微來回幌動之間，那伏魔大師靜空師太口中却念了聲：「阿彌陀佛，我是不茹葷酒，二位老俠客，這麼不迎人情，只有這酒在桌子上面來回的這麼幌動，倘若潑翻，豈不罪過，有許多正事待談，二位請坐吧。」他竟自把手掌伸出，却自用兩個手指，揮向酒杯的杯口，和杯底上猛往起一抬，南海漁人和彭天壽全被這種內力一震，手招不撒開，那個手指用力，準得受傷，這支酒杯已被靜空師太奪出手來，輕輕的放在桌上，五虎斷門刀彭天壽瞧了這靜空師太一眼，口中却還說着：「蒼主真是到處裏給人排難解紛，可惜我們不是有惡意，這是盡友誼，我只得失禮了。」說着話他退下來，這時那封州幫掌舵金剛掌辛子羽，却說道：「在座的老師父們，全是各挾一身絕技，今日還是早各自施展一番，我看無須乎在作那別的舉動，全是江湖道中人，不要忘了磊落光明四字，衆位以爲如何？」這邊羅刹女葉青鸞站起說道：「這位辛老師父，說得極是，我們現在已經叨擾過，酋長的款待，正好在衆位老師父面前請教一番，我和彭老師的事，也要早早作個了斷吧。」此時大家相繼起立，現在已經預備動手，彭天壽他不作什麼客氣，站到屋門口，抱拳拱手，往外相讓，南海漁人詹四先生，頭一個引導着羅刹女葉青鸞，鐵劍先生，展翼霄，天龍劍商和鐵鷄子雍非，虞蕭兒，屠龍手石靈飛，靜空師太，和她手下四個女弟子，修真，修慧，修緣，修性，一同來到外面，五虎斷門刀彭天壽率領着一般盜黨，和金狼酋長，也全走出來，這時外面不僅是金狼墟本寨的精銳苗兵，把這苗墟四週完全佈置的如臨大敵，這金狼酋長，他所率領的四十多個苗墟中，凡是那勇猛善戰的苗酋，全召集到神猿寨，所以五虎斷門刀這次他一切的行爲，已經是成了殺身之禍，無論如何你不能把這般凶悍嗜殺的苗酋，全挑撥起來，和天南一般俠義道爲仇作對，只要把他們牽連上，不僅是這一般人爲仇作對，就許從此爲漢苗造成了流血的慘劇，這般苗人又全是化外的野苗，從來是在有人嚴厲督飭之下，尚不時的引起凶慘殺戮。

的事情，何況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以他那狡詐的手段，從中撥動，他竟把天南這般俠義道要斷送在苗疆，這種居心毒惡，天理難容，任憑這般苗疆赴會的俠義道，處境多麼險惡，終未能叫他稱心如願，這就是天地間終還有正義在。且說這一般俠義道，完全來到外面，只見這金狼酋長滿面殺氣，領率他一般親近苗酋，向南海漁人這一般人招呼道：「此處不是較量武功之地，我這金狼墟有一段極好的所在，正宜於武林老師父們施展本領之地，衆位如不見疑，可隨我來。」此時南海漁人等既然已經深入虎狼羣中，龍潭虎穴也要見識見識了，忙答道：「很好，就請酋長引路，我們正願意多瞻仰瞻仰貴寨中的一切。」這金狼酋長向手下苗酋們把手一揮，前面有四名苗兵引路，順着石屋旁邊往後面轉去，南海漁人等隨着他們一同往後走來，繞過這片石屋之後，其實這狼墟內地勢本來到處有空曠之地，若是在這裏較量武功，很可以找到好適宜之地，可是他們並不停留，前面引導的人，一直夠奔西南角的寨牆，那裏有一隊苗兵把守着，早把兩扇堅固的柵門打開，引導的苗兵直向寨門外走去，南海漁人等對於這種情形，認爲這苗酋和彭天壽定有用意，一邊隨他走，大家已經暗中戒備着，出了這寨門，竟往金狼墟後面一段草徑上走過來，鐵劍先生和盧簫兒見這裏正是昨夜追趕鐵面神猴藍玉所經過的地方，再往前去，就是那段高峯絕壁，前面引導的人，不奔正面山峯下，他却引領着一直向懸崖峭壁走去，這種情形，鐵劍先生等更不能多問一字，只有你領到什麼地方全算着了，數十人走在這種荒曠的高峯下面，只有一片脚步的聲音，全是一語不發，引導的人一直夠奔山峯底下，一排林木間，遠遠着這一帶本也是無路可通之地，可是從一片柏林穿出來，在山峯下緊貼着西南角一個山環，現出一個小小的山口，只有四五尺寬，地上荒草全已除去，到了這山口前，金狼酋長和五虎斷門刀一般人全停身站住，往里相讓，南海漁人却含笑說道：「酋長，我們來到貴寨中人地生疎，還得仗着酋長你處處的指引，我看還是請彭老師你先行一步，他也算得這神猿寨半個主人了。」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微微一笑。

道：「不錯，我應該頭前引路，以免得叫朋友們有什麼多疑之處。」說着話他淌到頭裏，一同他所領率的黨羽們闖進山口。南海漁人鐵劍先生，羅刹女葉青鸞，屠龍手石靈飛，伏魔大師等，全不再向那金狼酋長客氣，也不再向他多謙讓一聲，脚下加快，緊隨在這一一般江湖道的身後，這就是暗中存了些顧忌，萬一這山口內埋伏了什麼，也好不叫他們這般人走開，立時動手，趕到一進這座山口，屠龍手石靈飛從鼻孔中哼了一聲，可是他決沒有說什麼話，只向南海漁人看了一眼，帶着冷笑。南海漁人也看着這裏的形勢，原來這是一個死山口，裏面並沒有多大的地方，方圓不足半里，四面全是筆立矗直的高峯，一入這山口，如同到了井底一樣，除了山口別無出路，這種地方若是把山口堵塞，人困在裏面，總然武功本領處處的全有超羣絕俗的功夫，能夠飛登這種懸崖絕壁，可是倘若裏面埋伏下十幾個好箭手，只怕就是你肋生雙翅，也飛不到上邊去，在神猿寨中有那麼些適宜動武之地，竟全不用，定要來到這裏，分明是另有陰謀，既然已經到了這裏，只好是見機而作，時時要注意着這一般敵人的舉動神色，這時連那苗酋等也全跟隨進來，那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引領着直奔裏面，靠正南的一段山峯下，那裏却早已經人佈置過一片曠地，把地上的荒草荆棘盡除，可也沒有桌椅歇息之具，只沿着山峯下，用那巨大的石塊，排列的整整齊齊，權當坐具，這種情形，看看倒是十分有意思，化外蠻荒之地，這種待客實地，是少有了，五虎斷門刀和他手下一般黨羽們，全往偏西山峯下一站，南海漁人等也全隨到近前，金狼酋長也跟過來，向南海漁人道：「詹老俠客，你看這種地方，很不易找尋吧，這是我神猿寨金狼墟操練之地，今日把他用爲接待天南俠義道之所，這裏施展一切武功，定能隨心所願，老俠們看這個地方可好麼？」南海漁人此時對於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以及苗酋金狼酋長，再沒有絲毫容忍之意，因爲他們這種舉動，正足以表明他們的心跡，以這種荒涼的死谷，來對付苗疆赴會的江湖朋友，他居心如何，已經洞悉肺腑，這種安心作惡，完全取一種仇視之心，那裏還能再爲他兩家和平解決，這只有各憑本領，

盡力施爲，有能爲，還許能逃出苗疆，望返天南，一個應付不利，定遭毒手，這種情形下，只有盡全力應付。這羣惡魔，不過對付這一般江湖能手，倒還沒有什麼可懼之處，唯獨他引領到了這種險惡的死谷中，倒叫人十分的耽心。這時所有來到苗疆赴會的人，彼此間不用打招呼，已經全心裏瞭然。這場事不和苗酋金狼酋長以及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拼個最後存亡，決難好好離開金狼墟了。事情逼迫到這兒，那金狼酋長向南海漁人道：「詹大俠，你看這一個野谷，我們平日間拿他當作操練苗兵之地，決想不到今日在這種地方，竟自會接待領袖天南的俠義道，我們生長邊荒，從來不知道什麼叫武術，自從彭天壽老師來到神狽寨之後，我們才知道這種武功的奧妙，所以我也曾跟着他學過一些俗淺的功夫，在我們苗疆中，施展起來，已是驚人，因爲是他們平生沒見過的，可是要在你們這般武林中成名的俠義道眼中看來，那真是笑話了，可是今日既然老俠客們駕臨神狽寨，我要在老俠客面前獻獻醜，看看我這邊荒苗人，是否對武功也肯下功夫。」這金狼酋長這種輕描淡寫的話，他可不管五虎斷門刀彭天壽跟葉青鸞的這場事，他竟首先要求和赴會的人較量功夫，這倒是出人意料之事。南海漁人微微一笑道：「酋長，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我們雖然對於苗疆上多年來不曾來過，可是我們已經久仰苗族中天賦的一種絕技，爲武林中所難見的功夫，那毒藥苗刀，以及登山越嶺，追飛逐走的功夫，實比較我們練武功的人，勝強百倍，酋長你既然肯叫我們瞻仰瞻仰，我們是求之不得，酋長你儘管賜教，我在下情願奉陪。」這時葉女俠實在的有些看不過去，忍辱含羞，避禍黎母峯，也就爲的是綠雲村事情將將完了之後，彭天壽的踪跡未得，只好是忍耐一時，可是黎母峯敵踪又現，孫女金鶯，二次險遭毒手，商和私下黎母峯，這才跟隨下來，二次尋訪彭天壽，一般武林道義之交，爲這場事飽受風塵之苦，深入苗疆險地，所爲的是彭天壽這個惡魔一人，興風作浪，引起天南俠盜之爭，現在兩下既然見面，反倒把正題拋開，這苗酋金狼酋長，他竟自替那彭天壽橫擋在頭裏，把我們兩家的事置之不顧，反倒先要使天南

一般俠義道，跟他這般野苗爲仇作對，這也未免過於藐視我葉青鸞本身的事，不值一顧，立刻憤然站起，向金狼酋長道：「酋長，我們來到神猿寨，對於酋長你本身往日無冤，近日無仇，我們只有拿江湖道的身份來拜訪，瞻仰苗疆和漢族不同的風俗人情，這絕沒有一分仇視之意，我和彭天壽老師我們在湖南原有舊仇，我一家住在瀟湘江畔，綠雲村中，彭老師竟找到那裏，和我一家人清算舊債，這種尋仇報復，我們只有各憑本領，一決雌雄，彭老師從綠雲村事敗逃走，不肯甘心，他在苗疆中佈置了一切，約我們前來，把我兩家的事，作最後的判斷，所以我們這來到神猿寨，是爲得彭老師所召，我們只有先把我兩家的事作個解決，至於酋長你要以武術功夫和我們這般人互相印證一下，那倒很可以用「以武會友」四字，不得有絲毫含着仇視之心，可也得在我們兩家的事作個解決之後，現在酋長你就要和我們這般人較量功夫，我們實在不敢從命。」那金狼酋長哈哈一笑道：「葉女俠，這你可是實在多疑了，彭老師的事，我們若是安心替他出頭，論起我們的友誼來，我也應該替他担承一切，不過你我們過去的事，我們並沒參與過，此時若是那麼無情無理攬到我們身上，這真欺得我們化外苗人，不夠得世路人情了，既然是葉女俠不肯叫我在這時見識見識一般老俠客們的武功本領，我倒不好勉強，不過既然已經到了我苗疆內，若是不叫我們在老俠客們面前叨教一些功夫，我們決不肯那麼輕輕的就叫這般難得見的天南俠義道離開我神猿寨，你們兩家的事，只管講。」羅刹女葉青鸞此時真有些說不出的苦，彭天壽他竟結納了這種凶悍無理的惡苗人作他的護符，此時若真和這苗酋翻臉，果然是叫那惡魔彭天壽稱心如願，只得暫時忍耐，遂向彭天壽說道：「彭老師，你我今日苗疆一會，我們兩家的事，足可以不再牽纏，作個乾乾淨淨的了斷，我要當面領教彭老師，你究竟想要叫我葉青鸞怎樣領罪，你才肯放手，這裏當着一般武林中朋友面前，彭老師，你要拿出江湖道好朋友的身份來說，你的真情實話，至於你那些陰謀狡計，很可以收起，我葉青鸞此次帶着我兒子商和來到苗疆，就是落



個分身碎骨，也要和你姓彭的作個最後了斷。我們兩家的事，彼此全不要欠來世債。彭老師請你把你的真情實話講講吧。」彭天壽憤然作色的說道：「葉青鸞你不要出口傷人，我彭天壽決不會使用什麼陰謀狡計。我們兩家的事，在綠雲村拜訪時，我已經當眾交待過，就是當年你下手過毒，不爲我彭天壽留絲毫的餘地，我忍辱的活了這些年，我是等待著最後的日子，只要彭天壽命不絕，我要出我胸中這口惡氣。現在我決沒有過分的要索。當年在川滇一帶，是你葉青鸞把我逼迫走的，現在依然叫我把我成全回去。我彭天壽要重返天南，叫我在天南一帶，江湖道中，也要佔一席之地。這件事只有你葉女俠能夠叫我姓彭的如願以償，我有什麼不可解的事，我把你請到苗疆，依然是請求你高抬貴手，叫我姓彭的帶着這口氣離開苗疆，在天南有立足之地而已。這件事你不能成全我，你想我們還能兩立麼？」羅刹女葉青鸞冷笑一聲道：「姓彭的你真是大仁大義，這番話你可惜講得晚些了，在綠雲村你未曾賜教之先，要是請出一般江湖同道來，在天南彼此一會，兩下裏無論有多大冤仇，也可以彼此罷手，現在實在是晚了，姓彭的你也想想綠雲村苦水屯你所使用的手段，我們現在沒有別的途徑可走了，彭天壽要想高桌子矮板凳把你彭五爺請回天南，那倒是很容易事，彭天壽你也看看所到的人，你得怎樣才能叫這天南一般俠義道肯那麼去作。」說到這兒，葉女俠冷笑了笑，向彭天壽厲聲喝道：「你不把葉青鸞毀在你五虎斷門刀下，你那種妄想也只好來世再談吧！」這時雪山二醜，雙刀安震宇站起來，向葉青鸞道：「葉女俠我安震宇和你素昧平生，不過我耳中有你這麼個人，知道姓商的一家在川滇一帶很抖過威風，可是自從你們銷聲匿跡之後，我們空留下這個女俠的影子，在十幾年間，這天南一帶才沒有你這麼一位威震江湖的人物出現，如今你居然還健在，更重回天南，不過你和姓彭的冤有頭，債有主，自有你兩下去了斷，用不着旁人來多管這筆閒賬，只是葉女俠你也過於的口不擇言，彭天壽要重返天南再入江湖道，就得等到來世再見，我安震宇就不信這個，難道你們天南一般俠義

道：就把江湖路完全的置諸掌握中，我們綠林道的人物，生死存亡，全要操諸你們一般人之手，你們也太以的目中無人了。葉青鸞我久仰你，當年稱雄在川滇一帶，不過仗着你那五雲捧日攝魂釘，震懾住一般江湖道，可是我安震宇還沒把你那獨門的暗器放在眼中，姓彭的定要在你葉女使目覷之下，重返天南揚威立「萬」兒。葉女使你自本領盡管施爲，咱們在天南道上，倒要一爭存亡，強存弱死，各憑本領去作，葉女使今日在神狹寨金狼墟，我安震宇要親自和你叨教幾招，實不相瞞，我倒要嘗嘗你那五雲捧日攝魂釘有多麼厲害。」這安震宇這片話說得十分輕狂，無禮，羅刹女葉青鸞却冷笑一聲道：「安震宇你認爲我葉青鸞所說的話跡近輕狂，藐視了一般江湖道，你要替姓彭的打這個抱不平，葉青鸞也倒願意和你安震宇較量幾手功夫，不過現在我不能奉陪，你要稍等片刻，葉青鸞是爲彭天壽而來，我只能和姓彭的作對手，我們生死存亡分下來之後，那時自然向你安震宇領教。」說到這兒，却一扭頭向五虎斷門刀彭天壽道：「彭天壽你我的事，今日只有你我親自解決，我葉青鸞是一個女流，我還不願意假手他人報我的新仇舊恨，彭天壽我葉青鸞今日還要領教你毒藥苗刀的厲害，你就請動手吧！」那雙刀安震宇見葉青鸞這麼當衆的折辱了他，他在雪山一帶是綠林道中極難惹的人物，和他盟弟雙頭蛇傅康全是各有一身本領，他們自入江湖道以來，仗着武功得有真傳，行爲上更知謹慎，十幾年的工夫，就沒有遇到了阻難，也沒有人敢輕視他們，今日葉女使這麼對付他，他馬能容忍下去，厲聲說道：「葉青鸞你不肯和我安震宇較量一下，今日的事，我看你就不必講了，我安震宇既然當面和你要求，我要見識見識你武功本領，你不肯和我下手，有我安震宇在任憑你有多大的事，也得改日再談！」雙刀安震宇這種話一出，這分明是明白的告訴葉女使，只要不先和他動手，對於彭天壽的事，就休想在今日作什麼了斷，有他一人擋在頭裏，只有翻臉動手，再沒有第二條道了。這時鐵鷄子雍非，他却一聲不響，縱身竄出去，用手向雙刀安震宇一指道：「姓安的你好狂的話，你有什麼本領，就

敢擋在頭裏，不容葉彭兩家解決他們兩下的事，我雍非是南海漁人門下弟子，論身份地位用不着你這種小卒出頭，不過我雍非對於你這種無禮的情形，看着實有些不慣，來來！你有什麼本領先和我雍非施展施展，我看你還未必準成，你別把你自己看得那麼重了，就憑你姓安的一人要兜攬這場事，只怕你未必兜攬的起來吧！

「雙刀安震宇見鐵鷄子雍非他竟自對自己這麼當面凌辱，立刻一縱身也竄了出來，向鐵鷄子雍非道：『你敢藐視你安老師父，我看你是活膩味了，你本不值和姓安的作對手，不過我只爲你這番輕狂無禮，我要教訓你一番。』說話間，把外面長衣一甩，他那拜弟雙頭蛇傳康，竟自把雙刀遞了過來，這安震宇握住刀柄，把雙刀往外一撒，這種兵刃，本不是什麼出奇的器械，在武林中是極平常，安震宇這兩口刀一出鞘，刀形竟自與平常所用的不同，刀身長着半尺，由刀頭到刀尾足夠三尺五長，可是刀身極狹，形如劍身一樣，只有到刀尖子那裏向外翹起，刀尖子反捲過來，微帶着鈎形，並且從刀鞘一撒出來，刀身上藍汪汪一縷寒光，鐵鷄子雍非在南海漁人門下也是成名的人物了，經的多見的廣，各種奇形的兵刃見過很多，可是他這兩口刀究竟是何名稱，竟自叫不出來了。從刀形上看來，就知道此人得有絕傳，這兩口刀上定有不同手法，不得不對此人特別的留意，在兵刃上凡是帶鈎帶刺軟形兵器，除了平常招術之外，全含着的一種剋制敵人兵刃的力量，自己使用的九合金絲鞭對付他雙刀無足介意，只是他這種奇形的刀，就要被他頭上這種鈎形剋制了。鐵鷄子雍非見雙刀安震宇這樣狂妄無禮，絲毫不作客氣，竟自亮兵刃，只好也不再向他作那無味的牽纏，身軀往後一退，伸手從腰間把圍着的九合金絲，抖了出來，那雙刀安震宇，他更一句話沒有，也往外連退了數步，雙刀抱在左臂上，右手伸着掌式，往左手的刀背上一搭，向五虎斷門刀彭天壽等一班綠林道略一施禮，立刻身軀回轉去，向鐵鷄子雍非說了聲：『朋友你亮招吧！』鐵鷄子雍非答了個「好」字，把掌中的九合金絲鞭雙手一攬，斜着在面前雙臂半張，脚下却用力一點地，騰身而起，向雙刀安震宇面前縱來，鐵鷄

子雍非身形靈巧，左脚才往地上一沾，左手一鬆鞭頭，右手往外一甩時，這條九合金絲鞭已然翻起，掄圓了向雙刀安震宇頂標上便砸，安震宇斜身錯步，往右一幌身，雙刀已然分開，可是刀身亮着往右幌身之勢，竟自猛的從右往左翻回，這兩口奇形刀，竟向九合金絲鞭揮去，雍非鞭已砸空，猛然往後一坐腕子，金絲鞭往起一撤，一個「鷄子翻身」式，這條金絲鞭，隨着轉身之勢，從左二次翻回，反向雙刀安震宇的右肩頭後砸去，這種鞭法十分靈活，安震宇雙刀剝空，金絲鞭又到，他身軀往左一橫，半轉身式，雙刀一分，右手的刀向九合金絲鞭上順着鞭身往外一掛，左手刀已向鐵鷄子雍非的下盤斬去，他的右手刀往鞭上一搭時，鐵鷄子雍非驀然一驚，趕情他這奇形的刀頭，反捲過去的鈎形，至這種地方，可就顯出厲害來，他扁着刀身，只要是貼準了金絲鞭，只要手腕子上一用力，往回下腕子上微微一坐，立刻能用這刀頭上的倒捲鈎，把金絲鞭擄住，何況他又是雙刀，自己的兵器只要被他刀頭勾住了，休想再逃開他左手這一刀。鐵鷄子雍非也是久經大敵的武林名手，在安震宇右手刀才一施展之下，他竟自反用了險招，身軀猛然往後一擰，腳底下却也用了十二分的力量，左脚並不提起，踏着地往後一轉，右手一掄鞭尾，却把腕子的力量用足了，在一轉身之下，反用自己的後背往九合金絲鞭上猛然一抗，這種自己和自己兵器叫上了力量，可是左掌隨着也翻出去，反向雙刀安震宇的左腕子上切去，果然這一式算把自己的危險脫過，雙刀安震宇的刀頭搭着九合金絲鞭，他那麼雙掌一分，身軀往前一挺，這種力量也是全貫到兩隻胳膊上，被鐵鷄子雍非這種險招用上了，他的右手刀險些個被鐵鷄子雍非的金絲鞭給牽出手來，自己更得把左手的勢往下一撤，閃避他反身斬腕的掌法，兩下裏各自往外一縱身，安震宇已然知道這黎母峯南海漁人的門下，武功本領，果然驚人，他遂把雙刀的招術盡力施展出來，他這種刀身，又狹又長，趕到招術連環施展之下，刀身上帶得颼颼的風響，那刀身上寒光閃爍，他的身形這種起落進退，飄忽若風，果然這雙刀安震宇是另有絕傳，所施展出雙刀的招術，也更和平常

的刀法不同。鐵鷄子雍非更把這條九合金絲鞭盡力的把招術撒開，鞭身金光燦爛，條起條落，盤旋飛舞，如同一條金龍飛舞一般。兩下裏一搭上手，就是十幾招，鐵鷄子雍非也仗歷來以小巧的功夫見長，今日在金狼墟這個鬼谷內，更把一身所學盡量的施展出來，兩下裏倒顯着勢均力敵，可是鐵鷄子雍非心裏可明白，自己恐怕不容易取勝，此人這種刀法上實有驚人的本領，尤其他起落進退，身形巧快，實比個人勝着一籌，這條九合金絲鞭雖列入重兵器之屬，只是無形被他這種奇形的雙刀剋制住，有許多招術不能施展出來，剎那間兩人又連遞了四五招，鐵鷄子雍非見安震宇這雙刀的招術越發變換的神奇莫測，並且他已經把自己九合金絲鞭奪出手去，雙刀的刀頭盡自向鞭身剝，鐵鷄子雍非想到自己這次見得頭一陣，無論如何也得拼出死命和他一爭輸贏，勝負把掌中九合金絲鞭一抖，竟變換鞭法使用，他用花椿八打莊稼十六棍，這條九合金絲鞭一變成棍法，鐵鷄子雍非更把全身的力量完全貫到這條右臂上，連走了三四式，這雙刀安震宇他的刀法上也是招術越施展越快，鐵鷄子雍非金絲鞭，猛然用了手橫掃千鈞，鞭身抖直了單手握鞭尾，往安震宇右肋上橫掃過來，鐵鷄子雍非這一招往外一撒出來，這就要使用連環八手，這種鞭法的招術，用一口氣的工夫要變化他八式，安震宇在他這條九合金絲鞭橫打過來時，他並不往起縱身，閃避身軀，猛然往下一矮，左脚已然斜向邁出，雙刀向前探着，往外一抖腕子，鐵鷄子雍非的九合金絲鞭，帶着風聲，從他頭頂上砸過去，容到金絲鞭才從頭頂上翻過去，他這斜俯着的身軀，往起微一長，掌中的雙刀，已經趁勢進招，雙刀往右一帶，右脚原本在後探着，全身的重力，此時全交到左脚上，用脚尖躡着地，身軀隨着雙刀往右一帶之力，這身軀的高矮不差分毫，竟自身隨刀轉，雙刀向鐵鷄子雍非雙足上斬來，這種式子變化的雖是靈活巧妙，可是任何人看着，他使用這種招術，自己吃着大虧。他這雙刀遞出來，鐵鷄子雍非金絲鞭橫着捲空了，雙刀向下盤斬到，雍非竟自不往高處縱身閃避，他反倒左脚往左斜着一滑，右足往前一提，往左上上了一步，由

左往後猛一翻身，掌中的九合金絲鞭，鞭絲倒翻着，從上向下猛砸過來，向安震宇頭頂上猛砸，下面奔他雙腿的雙刀，僅僅的差着半寸，沒傷着他下盤，他這第二鞭翻出來，已經向安震宇的頭頂上落去，雙刀安震宇，刀一推出去，鐵鷄子雍非九合金絲鞭到，安震宇他的雙刀，已全到了自己的身左側，這時忽然他左肩頭往下一沉，右肩頭往上一翻，「臥看巧雲」式，雙刀竟自在這時倏然變招，雙刀往上一翻，刀頭往金絲鞭上一架，可是他忽然左手的刀猛撤出來，往下一沉，竟向鐵鷄子雍非的小腹上戮去，他右手的這種捲頭刀，竟自用那鈎形的刀頭，把金絲鞭攔住，這一來，鐵鷄子雍非任憑他手底下如何的巧快，自己的兵器被人家買住了。下面這一刀又到，金絲鞭不撒手，小腹上就得受傷，在這種情勢危急之下，他竟自把全身力量，貫到右臂上，一抖九合金絲鞭，把安震宇右手這把刀一震，已從他刀頭上退下來，腳底下也用上力，猛然往後一蹶身，可是雙刀安震宇同時發動，雙刀的招數，鐵鷄子雍非雖然閃避這麼疾，已然被他把小腹上點上，幸而是身形退得快，刀頭又是鈎形，算是把小腹上劃傷了一道血槽，只有二三分深淺，可是血已經滲透了衣衫，天龍劍商和趕忙一蹶身竄過來，盧蕭兒也趕過來向前救護，鐵鷄子雍非把九合金絲鞭換到左手，右手按着傷痕，向商和盧蕭兒說了句：「傷痕很輕，不用管我。」跟着扭頭向雙刀安震宇道：「朋友，你刀法高明，咱們離開苗疆，或還有相見之時。」一翻身退下來，天龍劍商和見雍非這種動作非常，知道傷痕不致礙着性命，可是雍非總算是仗義幫忙，沒自己的事，竟自栽在這裏，於心太不安。趁着雍非退下來時，商和竟自闖了過去，向雙刀安震宇道：「朋友，你刀法與眾不同，是有獨到的功夫，商和願在朋友你刀下領教幾招。」自己回手把背上措的天龍劍撤出鞘來，雙刀安震宇見天龍劍商和過來動手，這是正合他心意的事，遂冷笑一聲道：「商老師，你母子以一支鐵拐杖，一口天龍劍，也曾在川滇一帶耀武揚威，我們弟兄耳中早有大名，只是這些年來，你們母子已經離開天南，我們弟兄空懷着素仰之心，只是你母子的俠踪，難得再見，今日在苗疆，居然叫我

們一會成名的人物，這真是我們一生的幸事，商老師，請你亮劍賜招。」安震宇說着話，身形往後退出數步，去脚下一停，口中又說了個「請」字，他掌中的雙刀，刀尖向上往左一舉，已經把門戶亮開，天龍劍商和也跟着立門戶，兩下裏各自把招數施展開，商和這次私下黎母峯，就為得要和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一決生死，此時自己這一和安震宇動上手，安心默想不再生出苗疆，所以一動手，商和把一身所學盡量施展出來，商和是家傳的武功，他掌中這口劍，並非弱者，論功夫也有二十餘年的火候，所以跟安震宇一遞上招，兩下裏居然戰個平手，論功夫本領，商和可實不是安震宇的敵手，只為他現在死生置之度外，安震宇的雙刀，雖然得有異人的傳授，可是商和處處避的險招，這種動手的法子，反到把安震宇牽掣的雙刀上不能盡量施展，兩下遞手二十餘招，安震宇看出商和是安心拚命，自己不趕緊施展絕招，非要敗在他的天龍劍下不可了，他立刻把雙刀上的招數一緊，竟自施展開下盤的功夫，身形往下一矮，這兩口刀盤旋飛舞，刀身上帶起了嗖嗖的風響，這種招數可十分利害，他施展的是連環九式，這兩口刀隨着他的身形旋轉，人和刀裹在一處，他連運用了三招，天龍劍商和這口劍已被他逼的只能封閉，不能還招，這時安震宇雙刀正是由左往右橫斬商和的中盤，商和對於這種招數，不能硬接硬架，因為寶劍是一種輕兵刃，他這雙刀用力砍出來，他只要用寶劍硬接，定然被他雙刀崩出了手，所以必須以巧來勝他，這時雙刀到天龍劍商和左手的劍快，往左一領，身軀隨着往左一個盤旋，用抽身繞步之式避開他的刀頭，自己的身形隨着脚下步眼的移動，已反欺到安震宇的左肩頭後，掌中劍可隨着遞招，一抖腕子，天龍劍向他的左肩後猛刺過來，安震宇雙刀橫斬，刀一走空，他猛然一個黃龍翻身，身軀可是矮下去，掌中五龍捲尾，反向商和的下盤戮來，商和掌中劍刺空，往起一聳身，向外竄出去，五尺多遠來，脚下才沾地，一斜身，本是往回下一換步，反身現劍好提防他背後襲擊，可是雙刀安震宇，他已經在這五龍捲尾式，刀一走空之下，他在這雙刀甩過去，借着刀身的力量，他的身軀竟自又

隨着一個盤旋，這二次轉身已經翻起過三尺來，雙刀是狂風掃落葉，仍然向天龍劍商和的兩腿上戮來，這種身形刀法，使用的迅捷異常，任憑天龍劍商和怎樣的閃避，也沒有他這種招數遮得快了，天龍劍商和撥草尋蛇式，把掌中劍斜着向下揮，只把安震宇右手的刀崩開，可是左手的刀，已經掃過來，天龍劍商和向後斜探着的左腿，竟沒撤回，被安震宇捲頭刀掃在腿肚子上，可是他竟自二次下毒手，身軀又是一個玉莽翻身，他竟全身蹀起，這兩口捲頭刀，雙刀齊下，向商和斜肩帶背劈下來，商和腿上受傷，雖然是猛力抽身，也有些來不及了，在這眼看着斷送在他雙刀之下的一剎那，猛然身後一聲長嘯，一股子勁風吹到他身左側，一口利劍竟自猛往他雙刀上，一崩，安震宇他雙刀的力量已然用足來，人竟自用劍身這麼猛架，安震宇他用盡力往回一帶雙臂，刀才撤出一半來，噲的一聲，刀劍互相一震，安震宇覺得兩臂發麻，虎口也震得疼痛異常，他右脚往後一滑，預備從右往後一翻身，雙刀斜劈暗中襲擊的來人，不過他想這麼施展，來人已經不能由他逃出手去，這口劍向外一展，已經削在他的左膀上，他的身軀才算翻過來，雙刀再砍出來，背後這人已然退出數尺去，雙刀安震宇這一回過身來，才看出暗中襲擊傷他的正是鐵劍先生展翼霄，安震宇怒聲喝叱道：「你敢暗算我安震宇，展翼霄你枉稱天南俠義道。」鐵劍先生冷笑一聲，方要答話時，那安震宇拜謁雙頭蛇傅康飛縱出來，這時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更打發手下一般黨羽，把雙刀安震宇接迎下去，雙頭蛇傅康向鐵劍先生道：「展翼霄你在天南道上也是成名的人物，竟自這麼暗算我盟兄安震宇，豈不失了你俠義道的身分。」鐵劍先生恨聲說道：「你們綠林道所以一向被江湖道中輕視，也就是因為你們心地不良，天龍劍商和已經敗在安震宇之手，他竟敢下絕情使毒手，這可是江湖道上好朋友所該做的事麼？那展翼霄這柄鐵劍下就是容不得這麼橫行，天南道上要容你們這般綠林人橫行，我展翼霄就枉在俠義道中稱名道姓了。」這雙頭蛇傅康厲聲說道：「展翼霄你有什麼本領，敢說這等狂言？我傅康倒要見識見識你這等沽名



釣譽的俠義道。」他說着話，伸手從背後撤下一雙判官筆來，鐵劍先生也無暇再和他多費言詞，立刻左掌一起劍決，已把門戶亮開，雙頭蛇傳康把雙筆一分，斜身撤步，往左緊走了三步，身軀向右半轉，已經柔身而進，往鐵劍先生面前一落，掌中的判官筆往外一遞，向鐵劍先生兩眼便點，鐵劍先生微一幌頭，雙筆點空，掌中鐵劍往外一遞，「樵夫問路」式，向傳康胸前一劍刺來，雙頭蛇傳康往左一帶，判官筆身形也往左一閃，雙筆翻回，向鐵劍上便砸，鐵劍先生掌中劍往下一沉，左手劍決一領，身形倏往左一盤旋，掌中鐵劍也隨着圍過來，向雙頭蛇傳康攔腰便斬，傳康的雙筆往左一帶，筆尖向地，猛往劍上一捺，鐵劍先生急忙一坐腕子，把掌中劍往回一帶，一反腕子，這口劍由下往上，向傳康的下盤遞來，這一捺陰劍手法，用的非常迅疾，雙頭蛇傳康右腳往後一滑，身軀向後一轉，往後一抖左臂，左手的判官筆向劍身上一封，他的左腳往前一提，鐵劍先生才一撤劍，傳康右手的判官筆已經從他的身右側猛翻過來，向鐵劍先生右肩頭猛砸下去，鐵劍先生左手劍決，往左一展身形，隨着往左一帶，一提右腿，右腳反往左腿前，向左一探步，掌中劍也隨着身形帶過來，猛往外一遞，「玉女投梭」式，這口鐵劍竟向傳康的右肋刺去，這一劍變化的輕靈巧快，傳康撤雙筆往外猛砸，可是他手底下却慢了一些，劍尖已經扎在他的右肋下衣服上，雖則沒傷着他，衣服已被鐵劍穿透，傳康猛往左一擰身，飛縱出去，鐵劍先生哈哈一笑道：「雪山二……」這底下的字還沒出口，雙頭蛇傳康竟在身軀往下一落，他微一斜身，口中却喊了個「打」字，他的右臂一揚，兩顆鐵蒺藜，竟向鐵劍先生面門和胸口上打到，鐵劍先生急忙往左一斜身，只是他的鐵蒺藜出其不意，鐵劍先生雖然閃避得快，奔胸口這一顆，已經險些打在右肋上，鐵蒺藜尖子，已經掃在衣服上，衣服也被刮破，鐵劍先生一聲斷喝：「小輩！你敢暗算老夫！」一縱身，已經飛躍起來，奔向傳康的身後，雙頭蛇傳康暗器發出，他已經又騰身縱起，鐵劍先生到他身後時，他已經又竄出一丈五六，鐵劍先生脚下才一沾地，雙頭蛇傳康却二次翻身，手揚出，又是一枚鐵蒺藜。

打到鐵劍先生已有提防，一震腕子，用掌中劍把鐵蒺藜擊落地上。此時鐵劍先生已經安心要為江湖道除此惡人，脚尖一點地，二次把身形縱起，那雙頭蛇傅康早蓄惡念，他竟自在鐵劍先生身軀跳起時，他本是做勢也要騰身逃避，可是微往左一偏身，在掌中早扣好的兩支喪門釘，抖手從左臂下發出，向鐵劍先生咽喉小腹打來，這種手法十分惡毒，鐵劍先生身軀懸空，決不能閃避，身軀往下一沉，就讓把奔咽喉這喪門釘躲過，奔小腹這支喪門釘準打在胸口上，那知從斜刺裏竟有人喝叱了聲：「無恥匹夫！」隨着這喊聲，一點寒星竟自和他打出的喪門釘撞在一處，正落在鐵劍先生面前，雙頭蛇傅康本想這一手暗器準可以把成名天南鐵劍先生傷在自己的手下，從此雪山二醜威震綠林，那知竟被別人一支亮銀鏢把自己的事破壞了，他回頭查看來人，更提防着鐵劍先生追趕到，就隨着暗器往地下一落時，已經有一人飛縱出來，往他和鐵劍先生當中一落，他這才看出正是那羅刹女葉青鸞，雙頭蛇傅康把雙筆一分，他却反向葉青鸞喝叱道：「武林狡技，你們竟自這麼不守江湖的規矩，暗地下手，以多為勝，難道姓傅的就真個對付不了你們兩個嗎？」鐵劍先生連三被他這麼暗算，已經怒不可遏，向羅刹女葉青鸞說道：「葉女俠你不必多管，我展翼霄今天不斬此惡獠誓不返天南。」可是羅刹女早已身軀往下一矮，已經騰身而起，展翼霄只得退了下來。葉青鸞即縱向傅康身前，脚一沾地，身軀往下一沉，掌中仙人指路，向傅康胸前刺來，葉青鸞這一劍本是虛式，雙頭蛇傅康判官筆往上一抖，向劍身就崩，羅刹女葉青鸞右臂往後一帶，身形旋轉翻身，用劍向傅康右胯斬來，傅康雙筆封空，往左一轉身，把雙筆帶着也是旋轉身軀往後退步，雙筆向伏魔劍上就砸，羅刹女身軀往下一矮，劍身一翻，反向往傅康的雙足削來，傅康騰身一縱，已經竄起丈餘高，往下一落時，羅刹女已然跟踪趕到，遞劍向他背後便點，傅康身軀往下一矮，跨虎登山式，左手筆往外一伸，右手掌從他自己的左腿旁往後一擦，向羅刹女的劍上猛迎上來，可是羅刹女葉青鸞此時對於這一般匪黨，完全認為他們全是自己的仇敵，人無

害虎心，虎有傷人意，你對於他們任憑存什麼善意，他們也不肯再向和平解決的路上走了，只有各憑手段，以絕生死。傅康的判官筆，已經和劍身碰到一處，羅刹女葉青鸞把內力完全貫到右臂上，猛然一震腕子，劍身一抖，和他的判官筆一撞之下，噹的一聲，劍身上發龍吟之聲，可是招數業已變化，竟自用了手倒轉陰陽，貼着他判官筆下，劍身略一斜，往上一翻，攪他的判官筆，腕子往外一抖，伏魔劍已經點在傅康的右肋上，啾的一聲，伏魔劍從傅康的右肋上穿過，去羅刹女往外一撒劍，回身一縱，退出丈餘遠來。那傅康仰面朝天，摔在地上，血已竄出，那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一聲怒吼，已經縱身過來，那邊金狼酋長手下的苗兵，也飛縱出四名來，撲向雙頭蛇傅康的身旁，把他搭起來，飛奔鬼谷外而去。這裏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向葉青鸞，厲聲說道：「葉青鸞，你和姓彭的事情，尚還未了，你竟敢傷我的好友，咱們的事，從這時起，生死不分出來，休想算完了。」葉青鸞冷笑一聲道：「彭天壽，現在很可以不必多費言詞，我也正願意在金狼墟和你姓彭的分個生死存亡吧。」彭天壽伸手從背後撤下來，兩下裏各自要亮招動手，忽然有一人招呼道：「你們先等一等，我和姓彭的還有點未了之事。」葉青鸞和彭天壽一扭頭，見正是屠龍手石靈飛已經飛縱到面前，向羅刹女葉青鸞道：「葉女俠，現在請你先讓一場，我和彭天壽不能欠來世債，我們苦水屯的事，現在總得要本利清還。」羅刹女葉青鸞忙答道：「石老師，我看你很可以不必動手，我和彭天壽的事，今生今世不能善解，我不願意再牽連好朋友，還是容我和他動手後，石老師有什麼事再講吧。」屠龍手石靈飛冷笑道：「葉女俠，倘若你把姓彭的結在劍下，我和他的事，還去向誰講，現在由不得你，無論如何，要在這時阻擋，我姓石的翻臉不認得人，我可把你看做仇人了。」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憤怒十分，向石靈飛道：「姓石的，你口齒間這麼猖狂，也過於輕視了我彭天壽，難道你沒嘗過毒藥苗刀的利害麼？」石靈飛冷笑一聲道：「正為得你的苗刀利害，我才要趕到苗疆，我再仔細領教領教你的手法，彭天壽今日這鬼谷，就算你葬身之地了。」這屠龍手石靈飛說話。

間，把日月輪合到掌中，葉青鸞再無法阻止他，彭天壽也往退後一步，五虎斷門刀往面前一橫，向石靈飛喝了聲：「只當進招，彭五爺早早的打發你上路。」葉青鸞只得退了下來，石靈飛把日月輪一分，往前一起步，已到了彭天壽的面前，雙輪一舉，向彭天壽身上猛砸，彭天壽往旁一撤身，向石靈飛攔腰便砍，石靈飛右手日月輪，往刀上一捺，左手日月輪已然翻轉來，向彭天壽胸膛上便砸，彭天壽左脚往後一滑，側身一轉，刀刃平着猛斬過來，砍石靈飛的肩背，石靈飛往下一矮身，刀從頭頂上過去，雙輪用足了力，往右一翻，往彭天壽的右肋上猛砸，彭天壽一斜身，竄出三四步去，身形才一停，他竟自從左往後一個盤旋繞步，這口刀帶着一片風聲，反欺過來，向石靈飛砍下來，這種力大刀沉，凶猛非常，石靈飛豈容他這一刀砍到自己，一個玉蟒倒翻身，從右邊往後一轉身，雙輪帶着風聲，向彭天壽的刀上砸去，彭天壽便撒身就走，屠龍手石靈飛，此次下苗疆，他是安心要和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一拚生死。此時明知道他的苗刀厲害，可是在那苦水屯是猝不及防，以致被他所傷，現在可要故意的要試試他苗刀如何的厲害，歷雙輪，一面追趕他，口中還不住喝罵着道：「彭天壽，你認爲你那毒藥苗刀，就能夠真個保得住你的性命，那化外的苗人，不過仗着他制服那披毛帶掌的野獸，姓彭的你學得了這點本領，就認爲是不傳之秘，你給練武的把臉全丟盡了。」彭天壽此時已經一連兩個縱身，向那山壁下草木多的地方逃下去，他還是真個安心要用那毒藥苗刀制服赴會的羣雄，要論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所使用的毒藥苗刀，決不像石靈飛譏誚他那麼能夠被人輕視，實是不可輕犯的暗器，石靈飛口中一邊喝罵着，已然撲了過來，那彭天壽早已把刀囊向右一推，在石雲飛三次縱身，相離他還有兩三丈遠，彭天壽猛一翻身，他停身在一株高大的榆樹下，身形在樹隙間，這種地勢，找得他左右全有遮攔隱蔽的地方，他這猛一翻身時，石靈飛知他準要立時發作，果然彭天壽怒喊一聲，撒手一揚，喇喇的連打出兩口苗刀，一口奔石靈飛的胸口，一口奔他的小腹，上下這兩口刀同時到，屠龍手那放在心中，自己掌中壓着雙輪，

身形並沒閃躲，只用雙輪上一翻，把這兩口苗刀全打落，可是彭天壽他這種制敵護命的暗器，焉能這麼容易叫你糟踏了，他這兩口苗刀正是用作誘敵之法，石靈飛雙輪這一往外展，彭天壽以兩口苗刀已是買的這一式，他竟二次斜身從左肋下一連兩次甩出三口苗刀，這三口苗刀是奔上中下三盤，同時發出，同時打到，刀身帶着一種輕嘯的聲音，也正顯出他這種暗器的威力，石靈飛雙輪推出去，彭天壽二次的苗刀到，這種動作神速異常，如同電光石火，不過剎那之間，石靈飛雙輪往回一翻，不過他只能夠再磕飛了兩口，必需閃避開一口，這時日月輪猛然往自己胸前一合，他身軀却往右一探，爲是把面門這口苗刀避開，用雙輪把當中和下面的苗刀震落，可是那彭天壽果然狡詐陰毒，倒已經打出五口苗刀，並不想在這五口苗刀上取勝，就在石靈飛往右一探身，他第六口刀用着十二分的力量，甩出來，正當石靈飛往右閃身的式子，任憑你身形怎樣靈活，雙輪已向兩口苗刀封出去，上半身才往右探出來，硬往回再帶，那可就沒有苗刀快了，石靈飛暗叫不好，當當的兩聲響，日月輪已把先打過來的兩口苗刀磕飛，自己用力的索性借着往右幌身之力，猛往右一栽，身軀的形勢是向右倒去，彭天壽這第六口苗刀竟穿着石靈飛的左臂上面打過去，只把石靈飛的衣服穿破了一些，石靈飛脚下也暗中用了力量，斜縱出數尺來，此時這屠龍手那肯再容他還手發刀，雙輪一壓，竟不顧一切的猛往起一縱身，餓虎撲食，猛撲過來，竟向彭天壽的身上雙輪一塊兒落，這種式子非常的力量大，那彭天壽這次六口苗刀完全打空，石靈飛又撲到，他竟自一甩肩頭，騰身而起，原本停身就在樹隙間，這時他往外一竄，已經從這樹身後出去丈餘，石靈飛那肯再捨他，雙輪砸空，才要往起縱身再追他時，突然聲如虎嘯，從頭前這樹頂子上有人下來暴喊了聲「站住！」石靈飛也自一驚，往後一撤退時，見正是那神狹寨金狼酋長，怒氣滿面的橫在石靈飛的面前，厲聲說道：「這位老師父們，已和彭老師較量的勝負不分，很可以就此罷手，你隨我來，我有一點事向你請教，你若不肯聽從，可怨不得我這野人無禮了。」石靈飛

這時見他氣勢汹汹，滿臉殺氣，暗中緊自提防他，又往後退了一步，眼角中已經望到那邊南海漁人等全站起來，各自手按兵刃，預備動手，石靈飛哈哈一笑道：「酋長，你有什麼賜教，自管講來，何必用這種面目對待我們，這神狻寨全是你金狼酋長之地，到那裏也是你勢力所及，走咱就到那邊去。」石靈飛才查看那彭天壽時，已然順着那懸崖峭壁，縱躍如飛，翻了回去，石靈飛隨着金狼酋長回轉到動手之處，南海漁人和羅刹女葉青鸞等，全迎接過來。這時只有那位伏魔大師靜空師太，穩坐在青石上，絲毫不作理會。那金狼酋長停身站住，面向着南海漁人等說道：「一般老師父們，我們這苗族生長化外，長在這種蠻荒之地，自然沒像漢族的人能多得教化，可是我們一樣長着五官四肢，不能把我們就看作了禽獸一般，這位石老師父，他竟把我苗疆上所擅長的飛刀，看作只能夠拿他對付披毛帶角的野獸，這分明是把我們苗族不當作人看待了，我這金狼酋長還不大服器這種說法，我這次要只用苗刀來和這位石老師父較量一下，看看我苗疆上這點功夫，是能夠制人，還是能夠制獸。」這位金狼酋長此時更不容別人答話，他回身向他本隊那邊一點手，隨他在鬼谷的，除了一般熟練苗兵，還隨來四位苗疆上最厲害的苗酋，就是那玉龍墟青蘆酋長，虎牙墟風奴酋長，月魂墟四山酋長，大石墟古沙酋長，這四個是在這隸山四十餘個苗墟中，最厲害的人物，全是隨着這金狼酋長開闢苗疆最得力人物，此時全夾在金狼酋長面前，一個個全是怒目相視，看着屠龍手石靈飛，石靈飛却冷笑着向金狼酋長道：「酋長，你認爲我姓石的出言不遜，辱沒了你苗人，其實我也無須乎辯別了，我們自有我們的舊債牽纏，已經一再的聲明，和你苗疆上沒絲毫牽連之處，我石靈飛很明白，酋長，你早想施展你苗族的絕技，遇到了這個機會，正是你如願之時，我石靈飛既然輕視了你，任憑怎樣較量，石靈飛決不會皺一皺眉頭。」這時南海漁人詹四先生，在石靈飛答話之間，見五虎斷門力彭天壽仍然翻了回來，和他手下盜黨不住的交頭接耳，那所有伺候這裏的苗兵，也全各自退出鬼谷的出口處，盧蕭兒更在這時推了南海漁

人一把，這種情形分明是賊黨們另有奸謀，羅刹女葉青鸞站在南海漁人的身後，無意中看到峨眉聖手魯夷民，滿臉愁容，不住連看着，羅刹女葉青鸞雖則知道他是對自己這般人有關照之心，但是無法猜測，究竟現在彭天壽還有什麼陰謀詭計。這時南海漁人已經向金狼酋長問道：「酋長！這苗疆一會，雖說是葉女俠和彭天壽有舊仇，可是別的人全帶嫌怨，酋長你要試試苗刀的威力，也很好，但不知怎樣賜教？」金狼酋長道：「我們這野人所會的這點功夫，在武術中算不得什麼了，沒有傳授沒有操練的方法，只有憑着從小在這高峯大嶺間練出來這點手法，和登山越嶺的能力，現在我要和老師父約定，我們弟兄五人要分守在這鬼谷的上面，其餘的人我全叫他們退出，我就連彭老師他也得聽從我的辦法，不得再伸手，多管我的閒事，老師父們以武功本領任憑往上面闖，我們弟兄全憑囊中的苗刀，要看看這野人的手底下是否也有些功夫，只要老師父們能闖上四週的絕壁，我願率我管轄的苗民聽憑老師父們的教化指導，倘若老師父們不能闖過我弟兄的苗刀下，沒有別的，只有請這位石老師向我們這苗疆上的首領們以及彭老師謝罪，你們兩下事，更得從此一筆勾銷，詹老師父這麼辦以為如何？」南海漁人知道現在決不會再阻擋他，不和他這所較重一下，從他身上就把苗疆赴會這場事完全破壞，彭天壽這個惡魔依然存留在苗疆，終是後患，遂含笑說道：「既然酋長這麼主張，我們那好再却酋長的美意好，盡請施為，我們要在酋長手下領教一番，這時那峨眉媚聖手魯夷民却趕着一羣匪黨站起時，又向鐵劍先生搖了搖頭，不過在這種倉促之間，簡直是沒用了。那金狼酋長却轉身去向五虎斷門刀彭天壽等招呼道：「現在請眾位老師父們，暫時退出鬼谷，在我們五個弟兄和赴會的老師動手之下，不論是哪一位要是對赴會的人稍有不利，那可休怪我這金狼酋長不懂得交情面子，我要請他立時離開我苗疆。」這時彭天壽等也不答言，立時領率着一般人向鬼谷口退去，那靜空師太在這時才站起來，却望着彭天壽的背影自言自語道：「惡魔任你盡量的施展，那毒謀詭計，老尼我看你

終逃不過最後關頭。那彭天壽雖則聽見靜空師太這種話，他們却連頭也不回，脚下全是加緊的走出谷口，這時裏面只剩下這五個酋長和這般赴會的人，那金狼酋長向那四人招呼了聲，我們先到上面等候老師父們動手吧！那四個酋長答應了聲，立時散開，各自撲向那懸崖峭壁，在他們往上面猱升時，已然看出敢情那直上直下的山壁，在那藤蘿蔓草中隱藏着三處可以着脚的小道，在他們每一分撥荆棘蔓草時，就看出有尺許寬落脚之處，是由人工修治的，順着這凹凸不平的山壁，左右盤旋着，全可以落足停身，就是有間斷開的地方，也不過相隔丈許，就又找着了可以着脚之處，不過這種暗中隱藏的鳥道，不是他們自己人也不易在匆遽間查出來，趕到這五個酋長已經離着上面山頂還有數丈，猛然聽得谷口這邊砰砰的連响了一陣，聲音很大，谷裏面全被震得起了回聲，這時羅刹女葉青鸞向南海漁人道：「我們難道就這麼甘心入他網羅，上他的釣鈎嗎？」此時南海漁人臉上的神色可是十分嚴厲了，帶着冷笑說道：「葉女使我們雖則明知那金狼酋長這種辦法，是彭天壽的授意，我們若不應從，反倒不容易和這般惡魔作澈底的了斷，據我看，他這鬼谷定要封鎖起來，叫我們斷絕出路，這上面恐怕還不止於那五個苗酋，他安心要用他苗兵之力，把我們完全困在谷中，不過他也過份的輕視了詹四先生，就沒法闖出他這天羅地網麼？」靜空師太却在這時笑出聲來，羅刹女葉青鸞因為靜空師太在這時笑的可疑，遂問道：「蒼主難道大家猜測的全不對麼？」靜空師太把笑容一斂，正色說道：「據老尼看，惡魔彭天壽不止於是藉重這般凶惡苗人的苗刀弓箭來困住我們，只怕他谷口封鎖之下，要用火攻。」靜空師太話沒落聲，忽然這鬼谷四面的山頭，那種號角齊鳴，却有人吶喊着，南海漁人所領率的一般同道聽真，趕緊的把兵刃暗器獻出來，束手投降，答應兩件事，放你們逃生，不然的話，叫你們立時化為灰燼，頭一樣，是獻出兵刃暗器之後，齊向苗疆各酋長謝罪，對天盟誓，永不侵犯苗疆，第二件，是推舉五虎斷門刀彭天壽為天南江湖道中的盟主，生死就在眼前，不要自誤，兵刃不獻出



來，可就要動手了。這種喊聲一發出來，南海漁人，鐵劍先生，羅刹女葉青鸞等這一般人，全是怒眦欲裂，羅刹女葉青鸞，厲聲向上答道：「惡魔彭天壽，和那萬惡的苗酋，你們是錯打了念頭，憑這一般俠義道，一生行事，磊落光明，今日來在苗疆，被你們這般惡魔，集困在鬼谷，任憑你們盡量施爲，就是骨化成灰，焉能屈服在你們這般毒謀詭計之下。」葉青鸞這麼一發話，上面二次號角齊鳴，立刻從山頭上，四圍齊動手，全是那整個的荆棘枯草，滿帶着硝磺松脂，和易於引火的油質，向下面拋來，從那巉崖峭壁上滾了下來，凡是這火把滾過之處，那山壁上的藤蘿蔓草，也立時引着了，上面如同巨流洪濤一般，帶着火的草網，接連不斷的往下拋來，只這剎那之間，這座鬼谷四週，已經如同一座火巖山，靜空師太却向南海漁人等，厲聲說道：「我們不趁此時分開，往上闖，工夫越大，非要葬身這裏不可了。」南海漁人等，雖全是久經大敵的武林名手，但是現在被困在鬼谷中，也覺觸目驚心，你知道再想闖出去，九死一生，遂也答應了聲：「好！我們就看看他這種手段的厲害。」靜空師太道：「我們可不要聚在一處，要分散開，各攻一面，只要那邊先得手時，闖上山頭，不得顧什麼，叫多造殺業，千萬要注意到兩個惡魔，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和金狼酋長，我們師徒往東山頭闖，請南海漁人，和鐵鷄子雅非，天龍劍商和，往西山頭闖，請鐵劍先生，帶着盧蕭兒，往南山頭闖，請羅刹女葉青鸞，屠龍手石靈飛，往北山頭闖，不論那方遇到了彭天壽，和金狼酋長，千萬要向其餘的三方面呼應，我們那時要盡力往一處攻，這時大家已經身陷絕地，四面山壁上工夫一大，全被燃燒起來，可就再不容易脫身逃出去了，谷口那決不去看他，知道他們既已封鎖，那裏已經早佈置下的，那會容你再闖出去半步，還不如往這懸崖絕壁上，倒可以死中求活。」在這位靜空師太指揮之下，各自分開，全是各亮兵刃，飛撲向烈火騰騰的懸崖峭壁上撲來，這位伏魔大師靜空老尼，平時你看到她，是那種慈眉善目的情形，令人可欽可敬，此時這一把劍亮出來，把僧袍的前襟也提起，往絲絛上一掖，立刻露出一片殺機，神威凜凜，不可侵犯，帶着四個女弟子，修緣，修真，

修慧，修性，身形如飛，已經飛撲向東山壁，烟火騰騰中，這時南海漁人帶着雍非、商和，也撲向西面的懸崖峭壁，鐵劍先生和盧蕭兒，也各自把兵刃亮出，向南山頭撲過去，羅刹女葉青鸞，仗伏魔劍，石靈飛，日月雙輪，縱躍如飛，冒着烟火，往北山頭撲上來，上面已經有人全在嚴密監視着，下面見這般俠義道，居然在身臨絕地下，竟自不肯屈服，已然猛闖上來，這山頭上在彭天壽，金狼酋長指揮之下，竟自下了毒手，那苗刀苗劍，鏢槍石塊，向這般人打來，並且手法極準，又在這種火焰威猛之下，這般俠義道，撲上去十幾丈，已然又被迫下來，最厲害的是這種懸崖峭壁，平時就沒有容易着足之地，何況現在被他這種烈火燃燒，只能揀那火焰略少之處，飛縱上去，但是那種地方，奇險異常，有時竟自失腳，翻墜下來，似鐵鷄子雍非和羅刹女葉青鸞，全是輕功有造就的人，此時頭面上，已經被火焰燒傷了數處，那鐵劍先生衣服，也被飛箭的火焰，燒着了數處，靜空師太，伏着掌中劍，身上功夫，帶着這四個女弟子，這五口劍，已經闖到半腰，南海漁人從這西面山壁上飛撲上去，用掌中劍，獲住了身體，仗着武功精湛，身上還沒有帶傷，可是離着山頭還有六七丈，突然間上面一聲暴喊，詹老頭，你這是活夠了，給我下去吧！跟着颼颼的兩口苗刀飛到，向南海漁人胸口和小腹上打來，南海漁人用掌中飛虹劍往外一展，把兩口苗刀全給撥飛，可是上面又跟着一個極大的火球，向頭上砸來，南海漁人飛虹劍，往起一翻，向外撥這個火球，身軀可往左一縱，此時這種火球，只要一碰到什麼，立時火焰四濺，難則身形縱開，可是已經身上被火燒着了兩處，在這種地方，任憑你有多好功夫，也不能隨心所欲的施展了，腳下一滑，身軀一幌，順着山壁的一塊探出的巖石滑下來，南海漁人在這時自己，可知道是生死關頭，方寸不能亂，只要腳下一個收不住，立時得葬身在鬼谷中。在這身軀往下斜翻的一剎那，猛然把掌中的飛虹劍，向山壁上猛戮下去，這口劍是能削銅斷鐵，「噲」的一聲，劍身已扎入岩石中，飛虹劍陷入石中半尺，南海漁人的身軀，全仗着這口劍定住了，沒有倒翻下去，鐵鷄子雍非也在這時，從南海漁人腳下丈餘外竄上來，可是

這時山頭上面更有人哈哈一聲狂笑道：「詹老頭，我送你歸天！」這個「天」字出口，上面竟有三口苗刀同時打下來，在這種情形下，任憑南海漁人有托天的本領，也不易再施爲，只有送命在苗刀之下，可是鐵鷄子雍非，見師父劍已插入石中，身形還沒緩過勢來，上面用這種飛刀暗算的，分明是彭天壽，在勢急之下，鐵鷄子雍非只得抖手發出兩支梭子鏢，但是也只能是把他苗刀打落兩口，可是他的鏢發出，竟自有比他手底下快的，那三口苗刀叮咚的一片响，已然紛紛落在南海漁人頭頂上，不及五尺處，這一來南海漁人跟雍非全緩開了勢，那山頭上面更是一陣大亂，聽得一片叱咤撲擊之聲，南海漁人被雍非從身後縱起來，推了一把，身形也拿穩了，飛虹劍從山壁中抽出來，此時已經破出死去，這師徒二人猛往上闖來，可也真是作怪，只是往上面縱身時，竟有好幾個苗人從山頭上連續的翻下山去，燒在火焰中，一片慘號之聲，南海漁人跟雍非，竟在這時闖上山頭，這時上面還有許多苗兵往下拋擲乾柴草把，這師徒二人，那還肯再存什麼惻隱之心，南海漁人一口飛虹劍，雍非一條鞭，竟自把那苗兵打得七零八落，血肉橫飛，雍非雖然是身上尚有傷痕，可是對付這般苗兵，尚覺餘勇可賈，這一動手之間，這南面山頭上的苗兵，死傷逃竄，立刻把這山頭算是攻下來。天龍劍商和，竟在這時也闖上來，可是衣服全被燒得七孔八洞，面無人色，形似瘋狂，那鐵鷄子雍非，連着向下面發出喊聲，招呼沒攻上來的，人趕緊向西山頭往上闖，可是這時見西北角一帶，一片殺聲，南海漁人向雍非商和招呼了聲：「大約那一面也全衝上來了，我們快去接應，南海漁人頭一個飛闖過來，還沒到近前，已經看見連續着竄起兩個漢人打扮的，向山頭的後面想要翻山逃走，後面已然有人吶喊了聲，你還想往那裏逃，正是羅刹女葉青鸞，跟蹤縱起，可是前面飛縱起那兩人，他們已經落到一座小山崗之上，再若是一縱身，立刻可以把身形竄入亂石峯後。只是那兩人才往小山崗上一落，口中齊發着喊聲，一翻身竟有那三四件暗器，向他們身上打去，這一被暗器阻擋，羅刹女葉青鸞已然飛撲上去，一揚手之間，鏘的一聲，暗器發出，

正是那一五雲捧日攝魂釘，向彭天壽打去，那彭天壽他往斜處一縱身時，那裏閃避得開，身軀一栽，已經向亂石堆上倒去，那屠龍手石靈飛，竟自如飛鳥般已經縱了過去，日月輪往下一落，只聽彭天壽一聲慘號，南海漁人這裏一跺脚，咳了一聲，可是這時天龍劍商和也撲了過去，舉劍更向彭天壽胸前劈去。就在這時，石崗後飛縱起一人，在落在那彭天壽的身旁，竟把商和的腕子攔住，那商和還待動手時，屠龍手石靈飛已經把日月輪一拋，把商和拉住。這時羅刹女也趕了過來，隨着彭天壽一同逃下去的一個匪黨，正是那金川四義的震金川盧滿義，竟也在往石崗後一縱身時，被人暗算得負傷倒地。羅刹女葉青鸞趕到近前，忙向南海漁人招呼道：「老前輩，不認識此人麼？這就是司徒空老師父。」南海漁人忙把劍交到左手，向這位鬼見愁司徒空拱手道：「老英雄這麼仗義幫忙，救我們於危難之中，真是俠肝義胆。」鬼見愁司徒空答着禮道：「老俠客，彭天壽雖則萬分毒惡，我深盼大家，要手下留情，留他一條活命，就算是爲我司徒空保全一點江湖道義，他現在已受重傷，大致已成殘廢，總然他能活下去，也無能爲力了，葉女俠跟商老師，可能賞給我這點薄面麼？」葉青鸞忙答道：「司徒老師，只要你吩咐，我老婆子無不遵命。」這時從山頭的東南角已經如飛的趕過一人來，好快的身形，辨不出面貌，只看出一條灰影，直到近前，才看出是靜空師太，這位空門俠隱，身形停住，向南海漁人道：「金狼酋長和他手下兩個苗酋，已被我所擒，由小徒們看守着。」這靜空師太忽然看見了鬼見愁司徒空，驚異的說道：「怎麼你也來了麼？這真是難得的事。」司徒空道：「你一個出家人，還肯管這些閒事，難道我就肯置身事外，袖手旁觀麼？」說話間從西南面又轉過數人，正是鐵劍先生和盧蕭兒也全來到近前，說道：「現在山頭上已經肅清，那苗酋全數被擒。」那靜空師太向南海漁人說道：「我們得趕緊把這眼前事解決了，苗酋雖然被擒，可是這苗疆上全是沒歸化的野人，我們現在雖然僥倖把這一般惡魔制服了，可是他們是反覆無常之輩，我們此時不宜在這裏停留，彭天壽總然不死，也無足多慮，他已成殘廢，

人了所擒的五寨苗酋却放不得，我們還要仗着他這五個人安然脫離苗疆。」南海漁人點點頭，因為在鬼谷這一陣，雖然算是得到最後的勝利，可是這般人多半帶傷，苗疆上又是危險之地，一時不得修養，只有早早離開，彼此說話問，聽得遠遠一片殺聲，跟着烟霧迷漫的山頭飛縱過一人，往近前一落，正是那鬼見愁司徒空的徒弟藍玉，他却高聲招呼道：「老前輩們！還是趕緊退出這險地，各處的苗兵全往這金狼墟集合，他們竟要破死命的往回下接救他們酋長了。」靜空師太向南海漁人等道：「果然這羣野人們不肯甘心，我們還是趕緊動手。」靜空師太引領着南海漁人，跟商和等接應着從東面山頭，把金狼酋長和青蘆酋長，風奴酋長押解過來，鐵劍先生等也把那四山酋長，古沙酋長全解到一處，由鬼見愁司徒空指引着，從這亂山頭翻出鬼谷，這時這一般多半是身上被火燒傷，全忍着痛回到金狼墟中，果然四下裏號角齊鳴，殺聲一片，這般人在金狼墟略微的進了些飲食，裹傷敷藥，外面已然由鬼見愁司徒空早把裏面的寨門緊閉，容得全收拾好了，把五個苗酋押解出來，南海漁人和羅刹女葉青鸞各用掌中劍放到金狼酋長的項上，倒細着他二臂，兩邊抓住了他，稍一掙扎，立時就能把他斬首劍下，鐵劍先生跟天龍劍商和押解着青蘆酋長，屠龍手石靈飛跟鐵鷄子雍非押解着風奴酋長，盧蕭兒和藍玉押解着四山酋長，靜空師太在最後而令自己的四個女弟子押解着古沙酋長，把寨門打開，那外面苗兵已經把金狼墟圍得如同鐵桶相似，柵門才一開，四面號角齊鳴之下，竟自亂箭齊發，向這般人射來，這時鬼見愁司徒空竟施展開「燕子飛雲縱」一飛縱上柵牆的頂端，向那四外的苗兵高聲喝道：「無知的苗民聽者！現在你們五個酋長完全被擒，已落在我們手中，他們的生死全操在我們的掌握中，還不趕緊把包圍金狼墟的苗兵撤去，我們決不傷害你們苗酋，只令他們送我們出了苗疆，我們定然把你苗酋釋放，要知道與你們苗人無仇無怨，這次事是被惡人彭天壽蠱惑所致，你們若是不肯聽從，我們一動手之間，就能要了你們五個酋長的性命，不趕緊把苗兵撤開，我們可要動手了。」

——這時南海漁人和羅刹女也在喝斥着苗酋，叫他趕緊招呼他們所統率的苗兵撤退，只要我們下苗疆的人，能夠安然的到達漢苗交界金都寨，定然早早把你們放了，決不加害，因為你們鬼谷那裏所有的惡謀，知道全是被那惡魔彭天壽所愚弄，只要不再生惡念，決沒有加害之心，酋長們何嘗不怕死惜命，竟自也高聲招呼他們部下的苗兵，不得再仇視這苗疆赴會的人，立時所有的苗兵全向後面退讓出道路來，鬼見愁司徒空遂飛縱下柵牆，頭一個前面開路，離開這金狼墟神狹寨，這一路上那苗兵們還沒肯完全退去，竟由他們推舉出幾個頭目來，率領着百餘苗兵兩旁監視着，此次這一路上這一般俠義道，雖是仗着這五個苗酋做爲護符，可是時時在担心着這苗兵的要擊擊和劫奪，夜間雖則也停留了半夜，可是比走着還危險，直到第二日午後才到了金都寨這裏，已經是接近漢族的地方，並且也遠離野苗管轄之地，這才把五個苗酋放開，南海漁人等立刻離開苗疆到榆林寨仁和老店住下，來治療傷痕之後，那鬼見愁司徒空帶着徒弟回轉鷹愁澗，靜空師太也回到九道嶺菩提菴，南海漁人遂帶着羅刹女葉青鸞、鐵鷄子雍非、天龍劍商和盧蕭兒回轉黎母峯，鐵劍先生却跟屠龍手石靈飛趕奔雪山大竹谷去訪那黃六奇，從此這兩位風塵異人，竟全被黃六奇留住，羅刹女葉青鸞回到黎母峯之後，本要重返瀟湘，可是南海漁人却不叫他一家人再走了，就在黎母峯隱居下去，這一般人經過這次劫難，更對於江湖道上灰心了，從此不再下黎母峯，直到後來這盧蕭兒和金鸞長大之後，這兩個孩子得到兩派的絕傳，各造就成一身絕技，在天南一帶又接續着行俠作義，濟困扶危，成爲海上雙俠，使天南一帶，竟得保持着兩派的威名，震服那綠林的宵小，不敢橫行，本篇寫到這裏，跟前部龍虎鬥三湘首尾完成，可是單陋之處正多，尚希讀者不吝指正，是幸。

鄭證 拂塵 一册

鄭證 鐵筆峯 一册

鄭證 龍虎鬥三湘 一册

鄭證 南荒俠劍 一册

鄭證 綠野恩仇 二册

黃陰 義俠驚奇錄 三册

黃陰 案中案 二册

周曉 血染河山 一册

三俠劍 一五二集

正氣書局印行

民國卅六年十二月出版

技擊長篇小說 南荒俠劍

全一册 實售國幣

著作者 鄭證 因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發行者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話：九三〇六三號

特約發行 西安中正大街 杭州教仁街 廣州民漢北路 甯封相區寺街 長沙府正街 漢口統一街 蕪湖上長街 武昌胡林翼路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俠劍荒南

出版者：正氣書局

地址：上海山東路209

電話：九三〇六三

定價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版

黃浦區

編號：104

交書人：顧良貴

查   
換